

纵横天下丛书

# 喋血先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李人毅  
缪维丝  
刘国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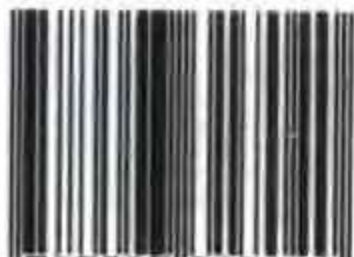


## 喋血先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策 划: 王 侠  
责任编辑: 张俊南  
              向 尚  
封面设计: 赵光明  
责任校对: 吴 汇

ISBN 7-5033-1704-3



9 787503 317040 >


ISBN 7-5033-1704-3

1-1366 定价: 26.00 元

# 喋血先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李人毅  
缪维丝  
刘国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喋血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李人毅 缪维丝 刘国辉  
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2

(纵横天下丛书)

ISBN 7 - 5033 1704 - 3

I. 喋… II. ①李…②缪…③刘…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843 号

书 名：喋血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

作 者：李人毅 缪维丝 刘国辉

责任编辑：张俊南 向 尚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 //www. jfjwyph. com

E-mail: jfj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357 千字

印 张：13.7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1704 - 3/I·1366

定 价：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内容简介

三十九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程和优良传统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红二十五、二十六军。长征时他们先期到达陕北，建立起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陕北创建了条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关头建立了特殊功勋。抗日时期，这支部队先后参与建立了鄂、豫、皖和陕、甘、边等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平型关、两淮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挺进东北开辟西满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秀水河子、保卫四平、三下江南等著名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镇南关。抗美援朝首批入朝参战，参加了1-5次战役，进行了340天的阵地防御战。三十九军的足迹遍及18省、市、自治区及朝鲜半岛，征程10万余里，作战6000余次，歼敌40万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和保卫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于大群，安徽和县，父亲是烈士。1948年4月生于湖北武昌，曾就读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1965年毕业于湖北中学，同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1月以志愿军身份调入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0军摩托师任班长。1978年调入北京，任中国新闻报社编辑。1989年调入北京军区制作室任美术设计员至今。1989年随在中南海采访“六四”事件并参与文字创作，1992年出版《天安门》，文学与一体的《新闻与艺术》。1993年起出版了《天安门》、《一个男人的远行》、《血路》、《天安门之夜》、《天安门18世纪》、《天安门与天国》、《20世纪的记忆》、《中国革命》等多部历史小说。纪实文字作品有《一个男人的远行》从1997年“革命文学奖”。《天安门之夜》获同年“《社会》奖”。1985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程耀斌，1930年9月30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1941年10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战士、班长、通讯员、宣传司务主任、宣传队长、师政治部副部长等职。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兵团第31军任大员，副师政治科长，师政治部副部长和团政委，团政委。1954年任旅政治部科长。是旅政治部《旅报》编辑委员会主任。曾发表许多学术文章，后又发表过许多学术文章。其作品曾被收入《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当代革命史》等大事记中。



马国瑞，1961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1976年12月入伍，是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90年获学士学位，副团职。1987年开始从事军事史的研究与写作，编写了《东北革命史》、《东北革命史》、《东北革命史》、《东北革命史》等多部书稿。其作品被收入《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等大事记中。

# 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久经战火考验的功勋部队。这部记述39军征战历程的纪实书稿，以大量的翔实资料、活泼的写作手法、流畅的叙述语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支英雄部队在革命战争这个大舞台上，纵横驰骋、为国建功的辉煌篇章和铁流滚滚、所向披靡的威武雄姿。我们相信，广大的读者朋友可以从这本书中更全面、深入地了解39军，一支让后来人深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英雄部队。

## **这是一支屡建奇功、能征善战的功勋部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39军的两支主要前身红25军和红26军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的斗争历史。红25军孤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主力为红26军和红27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道，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军委主席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先辈们在全国各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的情况下，保存了陕北这块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使之成为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和

出发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特殊功勋。

红 25 军、红 15 军团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歼灭或重创东北军 3 个师、西北军 3 个旅，使张学良、杨虎城认识到红军的顽强与坚忍，“剿共”是没有前途的，促使其思想发生变化，为后来“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革命先辈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从红军时期组建至历次革命战争时期，39 军及其各个时期的前身部队始终都是人民军队中的一支主力部队。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创建与坚持了鄂豫皖、鄂豫陕、陕甘边、陕北、晋东南、冀鲁豫、苏北等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平型关、反九路“围攻”、苏北反“扫荡”、两淮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挺进东北，开辟西满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秀水河子、保卫四平、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战斗，从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国的南部边陲镇南关（友谊关）；抗美援朝时期，首批入朝，连续参加志愿军一至五次战役，进行了 340 天的阵地防御。战争年代，39 军足迹遍及 18 个省、市、自治区和朝鲜半岛，征程 10 万余里，作战 6000 余次，歼敌 40 万。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保卫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这是一支战将如云、英才辈出的英雄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的将军和军职（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600 余人，其中大将 3 人、上将 16 人、中将 51 人、少将 240 多人。我军 36 位军事家，有 8 位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焕先、谢子长、刘志丹，窑工出身、战功赫赫的大将徐海东，品德高尚、堪称楷模的大将黄克诚等，为创建和领导这支部队求生存，求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杨



得志、张爱萍、刘震、洪学智、韩先楚、李雪三、吴信泉、钟伟、张天云等一大批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功勋卓著的战将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精彩战例。以锦州城下舍身炸敌堡的梁士英烈士为代表的英雄模范更是不计其数。有的奋身堵枪眼，有的孤胆闯敌阵，有的擎旗登城头，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的光辉业绩和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 **这是一支经历丰富、引人入胜的传奇部队**

这支部队久历战火，军史的含量厚重而独特，其中有许多传奇故事，即使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生动鲜活，引人入胜：在陕北黄土高原，毛泽东为解决中央红军御寒的冬装，打借条向红 15 军团借 2500 块大洋，徐海东把仅有的 7000 块大洋拿出 5000 块送给了中央红军；黑土地上，师长钟伟在靠山屯打了一个“违抗命令的胜仗”，由师长破格提升为纵队司令；一个美军黑人连在战场上集体投诚，震动美军高层，进而引发美军改黑白单独编制为黑白混编；吴信泉军长下令打开水库闸门，水淹美军陆战队，使其前进受阻……这些战场旧事，就像阳光下的滴滴水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折射出这支部队色彩斑斓的历史印记。时光的流逝，似乎只是更加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读来让人流连，令人感怀……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限于篇幅，本书所反映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 **这是一支历史悠久、建制完整的红军部队**

39 军是在党的领导下自红军时期组建至今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的一支老红军部队。1931 年 10 月红 25 军成立（1932 年 10 月红 25 军又重建），1932 年 12 月红 26 军成立，39 军的两支主要前身部队即形成。1935 年 9 月红 25 军、红 26 军及 27 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此后相继改编为八路军第 115 师 344 旅，八路军第 2、4、5 纵队，新四军第 3 师，东北民主联军第 2 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志

愿军)第39军。在其编制内,所属部队虽有进有出,但主力部队的建制相对保持得比较完整。特别是39军军部,从红15军团开始,基本完整地沿革下来,始终未变。只是1940年4月到8月由344旅上升为八路军第2纵队,又南下与新四军彭雪枫部合编为第4纵队,旋又与其分开,整编为第5纵队,半年之内三次改编,容易让人看不清其前后的承袭关系。但读者只要抓住纵队部(即军部)的发展脉络,结论还是清晰可辨的。对这支红军部队的历史沿革,本书在最后一章作颇有见地的分析和归纳,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从中梳理。

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一支党亲手缔造,始终坚持党指挥枪,永远忠于党的人民军队;一支英勇顽强,能征善战,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勇于吃大苦耐大劳,敢于打硬仗、打恶仗的英雄部队;一支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担当重任、勇当先锋的主力部队。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不管时代怎样前进,任凭风云万千变幻,前辈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培育和传承的优良传统,都永远是我们最为珍贵、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这支部队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红军的传人,红军部队的光荣传统要代代继承,并与时俱进地弘扬下去。

艾虎生 陈国令

# 目 录

序 ..... 艾虎生 陈国令

序 章 方舟与踏板 ..... 1

## 第一部 黄上如血

第一章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 10

- 节一 洪荒的暗示
- 节二 陕北人的领袖
- 节三 23岁的少将
- 节四 英雄不是天生的

第二章 灰蒙蒙的天上红红的旗 ..... 20

- 节一 从宁夏到保安·搥下葫芦起来瓢
- 节二 青年王世泰眼中的刘志丹
- 节三 谢子长——一个比刘志丹资历更老的人民领袖
- 节四 这一仗把谢子长、刘志丹打开了窍
- 节五 和误解、冤情相伴的人
- 节六 党内有个灾星叫杜衡
- 节七 千古憾事——火烧香山寺

	节八 “党的化身” 包装着一个叛徒	
<b>第三章</b>	<b>保卫家园的人们</b> .....	34
	节一 杨虎城和刘志丹摆开决战的架势	
	节二 在谢子长有话无处说时，刘志丹来了	
	节三 陕甘边这盘棋让刘志丹下活了	
	节四 历史性的拒绝才使中央红军有了家	
<b>第四章</b>	<b>野火过后的“种子”们</b> .....	46
	节一 野火烧不尽	
	节二 因为有了吴焕先	
	节三 周恩来留下的伏笔——程子华来到红二十五军	
<b>第五章</b>	<b>吴焕先与北上先锋军</b> .....	54
	节一 只带了三天干粮的长征	
	节二 仅有七位女兵参加了长征	
	节三 一行鲜明的脚印	
	节四 独树镇，政委吴焕先挥刀杀敌	
	节五 喋血庾家河	
	节六 中央红军的向导	
	节七 纳河悲歌	
<b>第六章</b>	<b>中国革命大功臣</b> .....	76
	节一 再寻“徐老虎”	
	节二 先锋军的艺术	
	节三 疾风知劲草·军心上的定盘星	
	节四 历史性的会师	
	节五 志丹的胸怀和海东的无奈	
<b>第七章</b>	<b>并肩陕甘眺昆仑</b> .....	93
	节一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辛苦了	
	节二 奠基礼	
	节三 在舵手身边	
	节四 毛泽东的借条	

- 节五 彭德怀的怀表
- 节六 “军团长，我们不怨你”
- 节七 毛泽东穿着刘志丹的鞋
- 节八 高福源的作用和杨虎城的请求
- 节九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的由来

## 第二部 干城如斯

<b>第八章</b>	<b>哀兵血战平型关</b> .....	126
	节一 过黄河，陕北的子弟兵想起了刘志丹	
	节二 全连 90 人，下来只剩 30 人	
	节三 喋血平型关	
	节四 徐海东的心事	
<b>第九章</b>	<b>黄公的伟略与直言</b> .....	140
	节一 黄克诚——焦点人物	
	节二 刘伯承发出的嘉奖令	
	节三 进谏为大业	
	节四 进军华中·黄克诚的第三个意见	
<b>第十章</b>	<b>又见同侪并马归</b> .....	156
	节一 会师盐城	
	节二 曹甸·黄克诚弹出不和谐音	
	节三 三打郑潭口	
	节四 大将风度	
	节五 佃湖阻击战	
<b>第十一章</b>	<b>走进《辞海》的“盐阜反扫荡”</b> .....	179
	节一 黄师独有一部电台之“谜”	
	节二 刘老庄——一段共有的荣誉	
	节三 单家港——世明港	
	节四 二十三团的“告别演出”——陈集之战	

节五	三团之功	
<b>第十二章</b>	<b>血染淮阴城</b> .....	196
节一	金井中队葬身林公渡	
节二	血战淮阴城	
节三	徐佳标舍身堵枪眼	
节四	孤胆英雄张昌义	
节五	八年，那来时路上的辙印	

### 第三部 从松花江到镇南关

<b>第十三章</b>	<b>指针向北·安家冻土</b> .....	222
节一	黄公慧眼	
节二	还得有个“家”	
节三	秀水河子叠映平型关	
节四	流血的谈判桌	
<b>第十四章</b>	<b>江南·江北</b> .....	241
节一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上）	
节二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下）	
<b>第十五章</b>	<b>黑土地·虎师扬威</b> .....	254
节一	新“虎头”·刘震的勇与谋	
节二	不打法库打彰武	
节三	陈林达的困惑	
<b>第十六章</b>	<b>喋血辽沈</b> .....	265
节一	林彪的七条指示	
节二	攻克锦州（上）	
节三	攻克锦州（下）	
节四	沈阳·蒋军兵败如山倒	
<b>第十七章</b>	<b>津门浩歌</b> .....	289
节一	天津城外的激战	

节二	红军团入关第一仗	
节三	虎啸津门	
<b>第十八章</b>	<b>向前、向前、向前</b>	303
节一	猛打穷追过沅江	
节二	最后一次攻坚战	
节三	五战五捷	
节四	战场上的“短平快”·柳州解放纪实	
节五	镇南关上红旗飘	
节六	黄师、梁师与吉祥号码	

## 第四部 为和平而战

<b>第十九章</b>	<b>弯弓射狼云山下</b>	332
节一	毛泽东注视着三十九军	
节二	美军的丧钟被提前敲响了	
节三	志司的第一份嘉奖令与彭总的总结	
节四	中国式的葬礼	
<b>第二十章</b>	<b>收复平壤</b>	352
节一	诱敌深入·彭德怀用兵如神	
节二	黑人连给白宫一个耳光	
节三	怀德上九洞	
节四	平壤城头，曾流过中国士兵的血	
<b>第二十一章</b>	<b>解放汉城</b>	362
节一	临津江岸“静悄悄”	
节二	九野山上徐鹏率领着光荣的团队	
节三	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	
节四	张峰的汇报	
<b>第二十二章</b>	<b>横城大捷</b>	376
节一	离弦之箭	

节二	美军横尸在横城	
节三	午夜凯歌	
<b>第二十三章</b>	<b>磐石颂</b> .....	<b>387</b>
节一	地下长城·上浦坊的枪声	
节二	阵中日记	
节三	坑道战从这里开始	
节四	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侦察的英雄团长	
节五	无名高地的著名英雄·无名高地有了名	
节六	蒙难与脱险	
节七	《立功》报上的重要新闻	
<b>后    记</b> .....		<b>425</b>



## 序 章 方舟与踏板

倘若在公元 1934 年，用电脑的多媒体系统来显示当时的中国局势的话，就会看到如下活动的画面：共产党所控制的苏区一点点缩小，大片插满红旗的土地上易帜为青天白日旗，随着蒋介石第五次进攻苏区战斗的结束，终使南方数省的红色武装变为几支浓缩的红色线条，开始向西流动。只见几条粗大的蓝色线条挤压过来——蒋介石军队如洪水猛兽般围追着、堵截着、吞噬着，恨不得把这几支流动的红线挤干、吸掉！

失去根据地的红军走得突然，走得仓促，扔下了瞿秋白和许多红军高级将领不说，头几仗打得也惨，败仗连着败仗。从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损失一半，进入湖南边境时已从 8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了。

红军往哪里去？

正当蒋介石在湘江边撒下一张大网，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水之东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湘南发生了红军往哪里去的争论。

毛泽东是一种意见，他认为：湘南是老根据地，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思想基础好，红军可以暂时站住脚，建立新根据地；而博古和李德却主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硬要按既定路线去闯湘江，往敌人的网里钻。

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后，离老根据地越来越远了。

失去了根据地，伤员无处送了，只能就地安置。一些老红军在长征路上成为远离部队的孤雁，有人历尽艰辛攀上了部队，更多的人同化于村野山民之中，把红军的经历永远留给了昨天。

前面有敌兵堵截，继续北上无疑重入敌网。是毛泽东的卓识，使部队转向贵州方向，击敌薄弱环节，把敌主力抛在湖南西部。

这次的战略决策人错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对转移的目的、任务、到什么地方都没有明确呢？那时有一个让当代人感到奇怪的现象，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不在中国人手里；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名叫李德的德国人把持着。当时敢骂李德的红军领导人当属彭德怀。他说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使中央红军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和连续败退的局面，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遵义会议，使红军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李德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职务。

毛泽东的地位被确定了。

有了毛泽东，红军才摆脱了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

那条红色路线划过贵州、云南、西康，向北走来。

如今，能简洁形象说明长征的方位物是雪山与草地，准确表述的数字是二万五千里征程。最精练概括长征的文字当属毛泽东的诗《七律·长征》了，而那句“万水千山只等闲”不过是诗人的浪漫，漫漫征程是血写的诗篇，仅一方面军从长征开始到结束，从8万多人只剩6000人，加上二、四方面军牺牲的烈士，几乎每两米就要倒下一个人。二万五千里路，是烈士尸骨连接起来的红军再生之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丧失了根据地。

毛泽东在形容根据地的作用时，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譬喻。他说，革命为什么要有根据地呢？这好比一个人要有屁股一样重要，人要是没了屁股，光站着不能坐下休息就会累死。没了根据地革命就不能成功。

过了雪山、草地，闯过了道道天险，摆脱了敌人追剿的红军，仍没有地方歇息，坐下来就没有了生路。如果这样走下去，后果就

很难设想了。

红军向哪里去？毛泽东心急如焚。

红军向哪里去？红军战士心急如焚。

面对洪水猛兽般的敌人，哪里是红军的诺亚方舟呢？

蒋介石在偷着笑。在他的日程表中，消灭红军已指日可待了。

应该说：让红星照耀着中国是苍天的选择。毛泽东说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红军走的是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路，然而恰恰是人间的正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揭示了一条自然法则，更应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结晶。红军信奉着马克思主义，但真正主宰红军的文化氛围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落实到军事上最实际的是古代的中国战争学。用李德的话说，毛泽东只懂古代的《孙子兵法》，然而，恰恰是毛泽东把孙子兵法来个古为今用，才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对洋为中用，毛泽东挑剔得很，讲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且还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李德已靠边站了，毛泽东在寻觅着红军的落脚点。

遵义会议后的周恩来肩上担子也不轻。浓黑的胡须把一张英俊的脸衬托得更加生动了。在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都有他坚实的足迹。

此时，地图前的周恩来，也在寻觅着，面对后面汹涌的浊浪，他也在觅盼着那中国革命的诺亚方舟吗？他是否有一种预感，一支部队正在前面等待着接应他们，更有一块绿洲将成为红军的落脚点呢？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永远也忘不了，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给他们以摆脱洪水猛兽的路标。这“路标”是一张报纸。这一事实明昭于史书中。其中由肖克、杨成武等人为顾问，徐向前、聂荣臻题词并由全紫光、靳恩彤主编的《伟大的长征》一书应算得最为权威了。书中有一个重要情节，披露了毛泽东在9月22日的红一、二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从现在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苏区只不过400公里路程了。”

说话时的毛泽东异常兴奋，有一种找到了家的感觉。

美国作家哈里森所作的《长征》一书中专有一章，题目就叫“家”。这比用“避难所”、“诺亚方舟”更进了一步。

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1935年9月21日，上午10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毛泽东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10天之后，毛泽东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

据地前进。

可以想象毛泽东在哈达铺看报纸时的神情。尤其看到有关陕北红军消息时那种兴奋。在此时，一个城府再深的人，一位再不轻易把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伟人，也会为之动容的。

诺亚方舟的典故来自《圣经》。而当时战斗在陕甘边界这块根据地的军事集团，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三十九军，当时叫红十五军团。

红十五军团的前身，就是由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坚持陕甘、陕北根据地斗争多年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

当毛泽东9月21日在哈达铺面对报纸兴奋不已的时候，红十五军团已于9月18日在陕西延川县的永坪镇正式成立了。

如何理解这种巧合？是遥感信息呢？还是“特异功能”的传递呢？总之，这是个很奇妙的现象，足以让后人有兴趣去探测着、追寻着其中的奥妙。

为此，三十九军肩负着历史的赋予，使其生存和发展影响着—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的蒋介石在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企图消灭红二十五军，又想一口吃掉陕北红色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他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去陕北。在蒋介石的眼里，徐海东、刘志丹和朱德、彭德怀一样对他具有极大的威胁。

蒋介石把一个拳头散开，呈五指叉开状，五个方向分别指着中央红军、红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蒋介石自以为能够推波助澜，没有想到他被淹在洪水中成为天意的处罚对象。直至在他后来的孤岛生涯中，仍耿耿于怀，其中最让他痛恨的当属于他认为是“文明一大害”的徐海东及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在仅差一步之遥就可能消灭毛泽东及其红军部队之际，偏偏让红二十五军在水天、六盘山一带横扫毛泽东北上的路障，为红军登上诺亚方舟搭了一个安全稳适的踏板。

是啊，如果说陕北根据地是当时中国革命的诺亚方舟的话，那

么，红十五军团就是为中央红军踏上方舟设置的一块坚实踏板。

这支英雄的部队，有着史诗般的业绩，可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史诗的许多篇章仍不被世人所知，有些精彩的情节还披着一层神秘的缦纱。如今让我们共同走进这部英雄的诗章中，去追寻、去发现、去与之共尝艰辛之果与胜利的喜悦吧！



1928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唐树等同志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农民起义，在关中地区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烽火。这是起义后成立农会组织。



1934年红25军于西华池歼敌王子义一个团，取得九战九捷，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胜利。这是战斗后部队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1935年8月，红25军打下了甘肃两当县，吴焕先与徐海东（右）合影。这张照片拍后十几天，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牺牲。



1935年7月，红25军向陕北继续长征，这是长征途中渡过渭水的情景。图为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拍摄。



红15军团之骑兵团一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15军团北返甘肃庆阳驿马关，进行军政整训。这是军团首长检阅部队。



# 第一部

## 黄土如血

# 第一章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 节 · 洪荒的暗示

这是一个让男人站起来就充满豪情的圣地。

这是一片让女人生下来就俊秀善良的沃土。

从远古到如今，鬼斧神工的大自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陕北高原的雕琢。

黄土崖接着黄土岗，山沟沟连着山峁峁，深深峡谷下别有洞天，那不平坦的路艰难地在沟底蜿蜒；一望无际的平川地原来是一块硕大凸起的高坡，毗邻并肩的两座秃山一览无余，可那脚下暗藏着让人望而却步的荆棘；一道道坡梁就是一座座屏障，相距咫尺却要转许多弯子才能见面，这里的一块块天和地难让人说声壮美，却使三皇五帝不能小视它的存在。

这就是陕北高原——一个对中华民族生息十分重要的地方：

羊肠小道串起岸畔人家的亲情，土疙瘩垒填出信天游的旋律，牧羊铲扫去满天星斗，粗壮的手托起一轮火红的朝阳；一条条川儿却只有少量河水流过，那喝不饱水的河床世代如斯，盛着的一半是企盼，一半是满足；横来竖去的山岭板着面孔默默屹立着，可傍坡挖窑便成为人类温暖的家，土里上气的地界难称其为秀丽，却使历

代豪杰留连忘返。

陕北高原喘着远古的粗气，把野性和智慧汇于一身便孕育着华夏的文明。黄帝轩辕氏和他的部落在此发明了舟、车和衣服，炎帝神农氏及其部落传播来了播种耕耘农作物的工具和技术，离此不远的伏羲氏发明了结网捕鱼和八卦记事。是的，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奇特，似乎早在洪荒年代就已埋下了伏笔，设下了玄机。那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黄河从西流淌过来，一路横冲直撞、桀骜不驯，可当它遇到这片土地后竟然恭恭敬敬起来，在它头上环绕而过之后便弯下了腰点头致意，形成了一个门字状的平台。这种图形难说不是一个千古费解的暗示？假若从黄河门字形的中间那点划出一条垂直于南方的线段，那么这条线的交点正是中华祖先的寝地——黄帝陵。而革命圣地延安也正是在这条直线上。陕北根据地，恰好在黄河躬身的保护区内。当《东方红》的乐声在这个区域内响起来时，能说这仅是一种巧合吗？

黄河在流淌中用身躯筑起了这座浩浩平台，好似祭天的祭台。站在那里，可以仰观天，俯视地，风骚四面，吐纳八方。

吉祥之地，洪荒所示。当1935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多年的苏区几乎丧失100%的情况下，惟有黄河腹下的这块红色苏区保存下来了。

这难道又仅仅是巧合吗？

## 节二 陕北人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在祖国西北一隅的革命是从“兵暴”开始的。

人说陕北裸露的坦坦荡荡的让人一览无余的不是黄土，而是祖国母亲敞开的胸怀。这话听似浪漫实则贴切。

陕北人勤劳质朴无私无畏，历来豪杰辈出。

那个被称为“黄来儿”的农民领袖李自成硬是把明朝皇帝崇祯

逼死在北京景山公园煤山上。他的家乡就是陕北的米脂。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搞士兵暴动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刘志丹。

刘志丹，中等身材，一张生动的脸，那一双让人看一次就忘不了的大眼睛特别传神。更传神的是他的经历和历史地位。中国人民的领袖，东方第一伟人毛泽东给刘志丹这样一个评价：“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写了这八个字后还觉不尽意，又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朱德的题词直来直去一字千钧，称刘志丹为：红军楷模。

周恩来对刘志丹的评价，则更有新的高度。那就是刻在陕北人民心上的这句话：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这样的评价把刘志丹推向了英雄群体的顶峰，要说中国志士仁人用血肉筑成了一座高高的金字塔的话，那么刘志丹就是这座塔最顶尖上的巨石之一。周恩来同志一生从不轻易给人过誉评价，他在给人以荣誉时，谨慎到惜墨如金的程度。能够为一位逝者颂扬到如此辉煌，恐怕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

刘志丹被陕北人民称为自己的领袖。在《东方红》这首赞歌没唱出来之前，陕北人民唱的是另一首赞歌，歌词的前一段是：

三月里来三月三，  
陕北出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真勇敢，  
带领红军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此时，唱山歌的人们还不知道有一支由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即将开到这里，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从心理遥感上来说，陕北这

块龙脉上要飞起一条巨龙来，是这里人久存的盼望。

刘志丹 1903 年 10 月 4 日生于陕北的保安县。他没想到由于他的出现，这个县后来被改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志丹县。刘志丹自幼敬慕李自成。这也许是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的是古代兵将后裔的缘故，时有农民武装举起反抗官家压迫的义旗，1907 年保安县的“硬肚”起义，还建立过 18 天的农民政权。辛亥革命后，刘志丹的爷爷刘士杰第一批剪掉了辫子，又投身了农民起义运动，深得乡民的敬重。

刘志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农民领袖那杀富济贫的思想及勤奋、纯朴、坚毅、见义勇为的性格，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次乡霸的儿子寻衅打人，小刘志丹抱打不平，狠狠揍了这个家伙一顿。结果惹怒了乡霸，扬言要找刘志丹一家算帐。父亲刘培基无奈，四处求情。刘志丹却说：“我要是李自成还要杀他老子！”

当他读了高等小学后，逐渐萌发了改革社会的愿望。发出：“我要做事，一定替穷人办事”的誓言。

大凡一个英雄的成长，都要有一方水土来哺育，并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条件作铺垫，对刘志丹一生最有影响的地方应首推榆林。榆林虽远离内地可历来受到当局者的青睐，留下了许多戍边保国的佳话。秦始皇曾把他的正选接班人、太子扶苏安排到这里，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为继承秦朝大业，卧薪尝胆。扶苏生活在贫瘠的地域，使命感陡增，曾经悟出了改革安民的良策。他作为一方之主多年，深得当地人民的欢迎。当秦始皇死于奔波途中的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让远在榆林的太子回来执政，可扶苏得到的是“赐死”的假诏。据说他在临死前痛哭流涕，化作一泓泉水，名呜咽泉。至今太子扶苏墓仍在绥德那座山顶上。这里的人们仍记着他，说他是个好太子，并把这种印象一代一代传了下来。绥德一位老者曾说：“要是太子扶苏坐了天下的话，秦朝绝不会二世而亡的。”这话听了让人觉得鲜亮而又沉闷，又似听一则童话。因为历史不相信，“要

是”和“假如”这类的话。可民心 and 民情却世代代流传着、企盼着“假如”和“要是”。

榆林虽不通火车，却吸引了许多仁人志士，“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人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了振兴教育事业，竭力聘请名师讲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魏野畴、李子洲等中共党员先后来校任教。这对在这座学校学习的刘志丹来说，是重大的人生转折。

不久，刘志丹当选为榆林中学的学生会主席。这时他如饥似渴地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曾手抄了《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等著作的全文。这是一种对信仰的真诚。人们常听说佛家弟子有手抄经卷的，更有甚者用自己的鲜血为墨抄录佛经，这都是-一种虔诚的体现。少年刘志丹抄写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一事，是对研究这位传奇人物的早期思想很有价值的素材。

刘志丹小学毕业后，曾一度回家务农。在垄上躬耕的日子里，他悟出了“在家种庄稼，总比当官欺压人好”的做人准则。他在一年内就精通了农活。

后来他挂起锄镰，拿起了笔杆子。在榆林中学这个陕北二十三个县里的唯一一所中学中，刘志丹把鸿鹄之志化作了不懈努力，他不满足于抄录革命书籍，开始进入深层次的思考，勾画安邦治国的设想，撰写了《陕北交通刍议》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除了阐述铁路对陕北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之外，还具体绘制了榆林到西安的铁路概图，设置了几个主要站的位置，还对桥梁和洞涵作了标识。这件事绝不能算作空想，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事业的未雨绸缪。为此，刘志丹被同学称为铁路设计师。

刘志丹最早表露的天分还有文学方面的造诣。他在这期间曾写了个名为《官逼民反》的小说，他还写诗以言志述怀，主题紧扣时代脉搏，一字一句喊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

刘志丹在《爱国歌》中这样写道：

黄河两岸，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剑，驰骋疆场，  
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刘志丹还编了一首歌，唱给蒙古族同胞。歌词唱道：

同种兄弟心相连，  
军阀列强内外患，  
汉蒙携手斗凶顽，  
灭敌除奸争人权。

刘志丹有一种素质，即把横溢的才华，铸入到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中，使得他的行为外溢着特有的丰采。这是历史赋予一个时代骄子的风襟。他在学习和斗争的实践中成长、成熟着。

1924年冬，刘志丹成为榆中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1925年春他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7月，他出席了全省学生代表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会上他报告了榆林学生斗争的经验，并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这时，他已成为这块土地上群众公认的学生领袖，并开始蜚声于平、津、沪等地。

### 节三 23岁的少将

历来志士仁人都是勇敢的开拓者，命运注定他们要走悲壮的人生旅程。是的，做一个中国人容易，做一名志士仁人却艰难了，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年代里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和刘志丹的同代人

中，不乏碌碌之辈。他们或满足于一得之功，或满足于眼前的享乐。刘志丹认为一个人缺乏追求，则无人魂；一个国家缺乏进取，则无国魂。刘志丹决心把追求化为行动，披肝沥胆，报效祖国。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刘志丹听从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

他说：“古人云，‘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对付军阀，没有军事怎么能行？”其实他早已有此准备了。从入党那天起他就确定了这样的行动准则：“走最艰难的路，挑最重的担子，过最热烈的生活。”

那时，刘志丹可能还没有另外一种思想准备，即准备接受和对待来自自己政党和队伍中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对他不信任，给予他不公正待遇，承受着最大的委屈。

他像一支拉满弓的箭，只待开弓就勇往直前地永不回头了。这种精神对他创始的部队是不无影响的。领袖的经历是一笔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让一代一代受用着。

黄埔军校中的刘志丹得益于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直接教诲，完成了他从学生到军人的重要转变。他心系陕北，注视着榆中有觉悟的青年学生的情况。

这期间刘志丹得了一场足以夺去他生命的重病，在被即将送到太平间之际，他奇迹般地翻了个身，给同伴们一阵惊喜。刘志丹终于战胜死神，活了下来。就在他重病未愈之时，1926年冬的东路军北伐开始了，刘志丹随部队北伐，负责做群众宣传工作。当部队到达江西吉安时，因冯玉祥已在绥远的三原誓师参加革命，正向陕甘进发，造成与北伐军南北呼应的局面。同时，他急需中共派干部援助。组织上想到刘志丹，他奉命返回广州，被任命为冯玉祥部队驻陕总部组织科长。

刘志丹火速赶到三原，又得到新的任命，作为冯玉祥的少将特使，去进行收编马鸿逵队伍的谈判。他策马急驰在黄土地上，从此，开始艰难曲折，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这一年，他才 23 岁。

23 岁的将军刘志丹才华横溢，英姿勃发，在收编和改造马鸿逵部队中，被任命为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而这支部队经改编称之为国民军联军第四军。刘志丹大抓军政训练，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反对打骂士兵，废除对逃兵进行割耳朵的酷刑。严明纪律，使部队战斗力有了增强，在 11 月 26 日参加冯玉祥所部打败刘镇华部队 10 万人马的战斗中，解了西安之围。

战后，冯玉祥嘉奖了第四军，在庆祝胜利大会上，对马鸿逵说：“马将军进军神速治军有方啊。”马鸿逵忙说：“哪里，哪里，还是冯帅派来的刘志丹治军有方，我是五体投地佩服少将军！”

这支部队改造成功，是刘志丹“出山”后首次亮相。

1927 年春，刘志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前去刘镇华部收编。工作刚开始，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以集训为名，解除了政工人员的武装，并把刘志丹等 32 名共产党员监禁了，随后又把他们装进闷罐车准备押往武汉。火车过武胜关，刘志丹他们趁押解人员交接忙乱之际，跳车脱险。

#### 节四 英雄不是天生的

刘志丹几经波折，又奉命回到了陕西。此时他已成为了一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

这时，陕西省委正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刘志丹为贯彻省委会议精神，被派到洛南三要司的许权中旅，全面展开起义的准备。

许权中旅的存在，是大革命的产物。该旅的前身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集中了西安中小军政学校的学生，投奔革命的青年和北伐军保卫团成员，共 1500 人组成的。大革命失败后，根据省委“找主求生”的方针，共产党员许权中用武力迫使陕西军阀岳西峰部师

长冯子明议和，承认建制，供给粮饷，编为补充旅，由许权中任旅长。刘志丹到达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组成旅党委，刘志丹任党委书记，许权中、唐澍为委员。

1928年4月中旬，省委指示许权中旅立即开往高塘参加渭华起义。在旅党委会上许权中认真思考，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势态后提出：渭华一带地形狭窄，秦岭山区人烟稀少，物资缺乏；这一带虽有群众基础，粮食较丰富，但距公路太近。故渭华不是起义的理想地区，主张部队向地形复杂、有回旋余地的陕北转移。

刘志丹听后不以为然。此时在他的思维中，理性的思考敌不过服从党的决定这一最高准则。在这种服从上级没商量的思想支配下，他断然拒绝了许权中的正确意见，按时举行了渭华起义。

事情结果被许权中言中了，渭华起义失败，部队伤亡较大，最后只剩200多人，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牺牲，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被破坏了。

刘志丹在教训中无情地解剖了自己。归结为：光杆斗争；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烧杀政策。提议将剩余的部队仍交许权中领导。

一个指挥员的成熟不是天生的，即使是再英明的统帅也有失误之笔，刘志丹年仅24岁，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尚无能力作出正确的抉择，更何况他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违背党的指示是不可原谅的”。

军人、党员的纪律意识应是钢铁般的。这种绝对服从造就了一个党和军队的辉煌，同时也因上级决策的失误，铸成过一个个无可挽回的悲剧。在刘志丹的革命生涯中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

不久，刘志丹被任命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亲手制定了加强军事活动，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可应该从哪里着手掌握武装呢？他仍很迷惘，而前面等待他的仍然有血的教训。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保安县，挤走了原县民团团总路仰之，接任了团总职务。他力图改造这支队伍，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处决了几名劣绅。这个行动立即引起了敌人的反扑。因为一个阶级、一

种势力，在维护本阶级利益上都有本能的快速反应，刘志丹想一把将民团变成红色武装的努力，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倒使他被迫离开了民团，痛失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

## 第二章 灰蒙蒙的天上红红的旗

### 节一 从宁夏到保安·摠下葫芦起来瓢

陕北的秋天到了，缤纷的秋色浓重地渲染了高原那黄色的基调，愈发显示了一个年轮成熟的美。那深黄色的谷子地似条条彩带，似乎很随意地系在崖畔山腰，金红色的高粱像一个个红色的音锤，互相击打着，仿佛奏起了火爆的音调，融入了秋歌的旋律中。枣树叶子黄得灿烂，衬着青里透红的大枣，织缀着金色的希望。往昔那白生生的羊群也似乎染上了秋色，变成一朵朵游动着米黄色的云彩。山沟和梁峁上的雨裂沟里也不甘寂寞，各种野菊花竞相开放，深化了黄的主旋律。如遇连绵的秋雨天气，金线般的水珠和秋风一齐扑向大地，搅得山野水淋淋湿润润，就更让人觉得秋心难测了。但毕竟秋是收获的季节，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月，金秋季节总会给人带来收获和希冀。

刘志丹似乎忘记了四季在变化着，好像这样的秋天并不属于他的收获季节。他所盼望的是壮大党的武装力量的时刻快快到来。

可这样的季节久盼不至。那埋下誓言的种子，是革命者用血肉之躯铸成的犁铧，耕耘在布满荆棘的不是有种子就能发芽的田野里。黄土高坡上搞武装的共产党人，面临着一次次腥风血雨，真可

谓“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1929年秋天，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前往宁夏的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他们率领几十个人以“率部相投”的名义进入了苏雨生的部队。

苏雨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但为了扩大实力，委任谢子长为旅长，委任刘志丹为中校副团长。当过少将的刘志丹对苏雨生不是不知晓，他深知这人的潜力。

1930年春，在连年失利的情况下，苏雨生派刘志丹回陕北扩军。这样一来使刘志丹如鱼得水，他从他当过团总的保安县民团中拉出一部分人作基础。同时接收了民间的武装，迅速组成了一支部队，活动于庆阳北三道川地区。可是，由于人员良莠不齐，被收编的土匪周维奇在女色引诱下叛变了，部队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被打散。

同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又拉起一支10余人的队伍。以陇东民团第六营的番号，巧袭太白镇，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缴长短枪60余支。此后就游击于保安、甘泉、合水一带，两三个月就发展为200余人的武装。但战斗中仍多次失利，部队损失较大。

## 节二 青年王世泰眼中的刘志丹

这期间，一位名叫王世泰的青年投到了刘志丹领导的队伍中。他如今仍生活在兰州市，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关这段往事，他是这样记述的：

我们一行3人（其中有1人是向导），翻山越岭，一直向东北方向密林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刘志丹游击队的驻地。

马上就要见到陕北人民广为传颂的英雄人物刘志丹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人们把我俩带到一孔窑洞里，看见炕上盘腿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志丹同志，另一个是杨树荣同志。志丹见我们进来，欠身忙让座，我随即把介绍信递给他。

看完介绍信，志丹抬起头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未来之前，我总以为志丹同志一定是个身材魁梧、气度非凡的男子汉，谁知眼前的志丹是那樣的清瘦俊秀。他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特别是他那不笑不说话的神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敬慕、亲切之感油然而生。这也许是我对他早年闹学潮、上黄埔、搞暴动等一系列传奇式的革命经历有所了解的缘故吧。

我暗自下决心，要在他身边为革命奋斗一辈子。

自此，王世泰开始了20年的军人生涯。后来，他走进了共和国省政府领导人的行列。但他革命的起步篇是从敬仰一位成长于同一片热土的英雄开始的。投身是一种选择，也是一次抉择。大凡领袖人物都是靠自身的凝聚力，来折服群众，以身相随，而领袖是从时代中产生的代表人物，愈是动荡的年代，愈能使人成熟，并把领袖推向时代最前列。

### 节三 谢子长——一个比刘志丹资历更老的人民领袖

陕北还有一位要比刘志丹资历还老的革命领袖。他只是因为英年早逝而没有走进共和国将军的行列里。他就是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创始人谢子长。

谢子长，1896年生于安定县，虽出身富户，却自幼许身报国，

学生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笔从戎，受组织的派遣奔走于西北各军阀及国民党部队之间，开展兵运工作。他早在渭华暴动之前就策动了清涧起义。如今那次起义已成为三十九军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中记载了这段历程，现摘录如下：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驻陕北军阀井岳部石谦旅发动了清涧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起义部队由1000余人发展到1700余人，长短枪1000余支。起义历时3个多月，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等8个县。部队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急忙调集重兵围剿起义部队，部队被迫转移到韩城。1928年1月，起义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议，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游击队编为四个分队、共计200余人，北上途中攻打宜川受挫，转移途中又遭敌袭击，起义最后失败。

谢子长的个人经历与刘志丹大致相同。都是在学校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激发起革命热情，认定了救国的方向，选择了跟定共产党走。这是群众领袖的起步篇。刘、谢二人在为之献身的事业中结成伙伴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陕北人最懂得“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的道理。这块黄土地敞开了民族的胸怀，把自己的优秀儿子献给了革命，他们用自己的领袖名字命名了两个县。后来除改保安县为志丹县外，又改安定县为子长县。

#### 节四 这一仗把谢子长、刘志丹打开了窍

1931年春，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以积蓄力量。苏雨生这时已接受杨虎城的改编，当了旅长，驻军彬县。他将刘志丹所率的部队改为补充团，委任刘志丹为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

正当刘志丹在搜集旧部、扩充新兵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没想到苏雨生出尔反尔，伙同反动当局下了毒手，逮捕了刘志丹并宣布判处死刑。

为了营救刘志丹，补充团官兵决定以放下武器为条件，编为徒手运输连。加之杜斌丞也极力营救，使刘志丹入狱8天之后即被释放。

出狱后的刘志丹又通过在陇东暂编十三师任副官处长的同乡李保堂，找到了该师师长陈珪璋，被陈任命为直辖十一旅旅长。可天有不测风云，陈部骑兵旅旅长高广仁与苏雨生早有勾结，便对十一旅发动突然袭击，打垮了部队，刘志丹再次被通缉，只好离开了这个队伍。

接着，刘志丹在南梁收编了三股地方武装，组建为三个营，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队和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会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任书记兼第一支队长，刘志丹任第二支队长。为了解决衣食困难，得到依托、掩护，以利于生存，在保持部队独立性，拨给军装、军饷等条件下，再次改编为陈珪璋师警备骑兵第二旅，由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驻庆阳新铺一带。

部队换装完毕就开始了冬训。冬训以政治教育为主，启发战士为劳苦大众当兵打仗的觉悟，并且加强纪律整顿，强调遵守革命纪



律。为了进一步扩军，谢子长又派阎红彦等 10 多个同志到陇东拉回 100 多个民团团丁，使部队扩展到六七百人。

在反动军阀的编制内，这样做显然是行不通的，陈珪璋不允许这样一个“赤化”的部队在眼皮底下丰满羽翼，便派人策反，急欲吞并。谢子长、刘志丹当即决定转移。此时已是 1932 年的元月了。

陈部调来 3 个团的人马，包围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队伍。紧急关头，谢子长率领部队突然出击，在合水县柳林村塬，歼灭陈部两个连，把部队开到正宁县紫桥村。

这一仗把这两位陕北的红色领袖打开了窍，把他们饱尝着一次次失败的痛苦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利用军阀武装，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始终潜伏着危机，必须准备条件，自己单独干。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随着“九一八”炮响，日军侵占了全东北，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开始了。陕西省委决定，将谢、刘所部改名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接着部队开始了整训。当回顾 1929 年到 1931 年这段历程时，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位领导人得到了共识，刘志丹这段话足有代表性：

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 70 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这位伟人没有著作传世，他当时说的这段话，是很珍贵的史料。是习仲勋同志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文中披露的，发表在 1979 年 10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

## 节五 和误解、冤情相伴的人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将部队编为两个支队，刘志丹兼二支队长。正当部队群情振奋，一面整训、一面筹集粮食、武器弹药和着手发动群众解决供给问题时，这支陕北武装发生了内部分歧。队委会的部分同志，对于二支队一大队长赵连璧打土豪打击对象不准、打击面过宽，认为是“土匪行为”。为贯彻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的指示，决定清洗部队不纯分子。令一支队收缴了二支队（其中包括刘志丹同志）的枪械，并解散了队伍，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长赵连璧和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次日晚，一支队长师储杰带领旧部 100 余人逃跑。如果不控制住局面，这个部队又面临着溃散的危险。已被缴械的刘志丹等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说服了将要离散的部队，避免了革命队伍的分裂。

此事在刘志丹革命生涯中是一次新的考验。他过去的逃难和被通缉都是来自敌对方面，而今他又经历了来自自己队伍中的意外事件的考验。其实，来自内部，包括上级的压力，那种无端的不信任及无理的猜忌和责难等等，给予他心灵的创伤，还远远没有开始。在这以后，他的人生岁月的每一时节，都写满了误解、屈辱和冤情。

关于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缴第二支队枪的问题，中共中央 1986 年发了一个通知，即《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第二个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

部队进驻正宁县三甲塬后，谢子长同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 1932 年 2 月 6 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在一般

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无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时的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是的，西北这块土地上的革命不同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斗争历史，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样做或那样做，究竟对与错，始终都程度不同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当时的刘志丹不在乎这些，他心急如焚的是抓枪杆子搞武装、为党的事业而披肝沥胆。大凡是真正的革命家，都有不屈不挠的韧劲，这种品格是由历代名人志士创造的只图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之歌。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全体指战员一律系上红色领带，佩着红色袖章，欢庆这支完全新型的人民武装的诞生和陕北农民革命战争的开始。

陕北红军从此正式亮出了牌子。2月12日，成为三十九军军史上一个重要纪念日。

游击队按省委指示，立即南下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从3月至4月底两个月内，在谢子长的指挥下，先后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偷袭了耀县照金镇，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和驻焦家坪国民党一个连。反“围剿”击退了富平、铜川、耀县民团的进攻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成立了西北第一个革命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4月21日，又攻下旬邑县城，震慑了敌人。

## 节六 党内有个灾星叫杜衡

就在游击队欢庆胜利的日子里，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前来巡视。他无端批评游击队领导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调往甘肃靖远县搞兵运工作，并令游击队分几路向敌占区进军。后因敌人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围剿”，省委才又下令将部队集结起来，并任命刘志丹为第二任总指挥。

刘志丹认真分析了敌情，提出寻找敌人薄弱部位，采取攻其不备、各个击破的战术，开展反“围剿”斗争。当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时候，省委一些人对刘志丹已产生不信任。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北升起的灾星不是偶然的。类似刘志丹、谢子长受到的不信任也不止一两个革命领导人。共产党人在红军中都面临着一场来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迫害。执行这种路线的人用最高的调子，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最见不得人的目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和张国焘。一切极“左”的行为，都掩盖其极右的实质。

此时的刘志丹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领导者个人都能代表党。但是面对直接领导人这无法改变的现实，他又无可奈何。

省委先是派李艮，带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使命，来游击队任政委。他不顾敌人正部署“围剿”的客观事实，抛开72个村的群众工作不顾，热衷于在受四面白色包围的地区搞土地分配的试点，并另立一个秘密党委来排斥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使游击队的工作陷于停顿，而敌人却获得了从容部署“围剿”的时间，乘机杀来。

刘志丹被迫仓促应战。

李艮对军事一窍不通却硬装内行，强迫游击队实行什么“进攻战略”，下令死守五顷塬，使游击队屡遭惨败，最后全队只剩下

200 余人。

这时，陕北发生了一件大事，陕甘游击队于 1932 年 12 月 24 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宜君县的转角镇成立了红二十六军。政委就是杜衡，在人们欢庆红军队伍诞生的同时，心里就压了一个重重的铅砣。因为刘志丹和后来回到领导岗位上的谢子长又被撤职了，罪名是“逃跑主义”和反对省委正确路线。撤职并不要紧，还强令他们立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受训，只是因为群众强烈要求，刘志丹被允许留下，但不委任任何职务。

这时的红二十六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团，即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是由班长提升起来的王世泰同志。

王世泰回忆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

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时提出两个候选人，有中队长连级干部的曹胜荣和任班长的我。结果，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又以军政委身份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

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几年，一直是个普通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发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后来王世泰还是服从了，一个班长一跃当了团长，这在中国红军及后来所沿革下来的部队中恐怕还是首例。那时的陕甘红军完全是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官兵几乎达到了绝对平等的程度。干部除了责任重大外，吃住和待遇几乎都和战士一样，真正做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战斗）。所担任的职务今天上明天下是家常便饭。人们适应了，也就不在乎了。可王世泰很在乎，他和杜衡力争留下刘志丹。杜衡给了刘志丹一个官衔——政治处副主任。事实上，以后的仗大都是由刘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

尽管是如此戏剧性的改编，但红军的旗帜在陕甘打出去了。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光明与阴影相伴着。

## 节七 千古憾事——火烧香山寺

红二团成立后，省委决定其任务有两项：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发展。

红二团坚决执行了这一决定。

红二十六军是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必然产物。它一诞生就显示出了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命运虽给予她多难和曲折，同时也赋予了她不畏艰险和百折不挠的勇气。

红二团首战焦家坪，全歼守敌，自己却无一伤亡。接着又经20多天的游击战，扫除了四周的“白点”，初创了照金根据地。

这期间有一件令王世泰至今仍感遗憾的事——火烧香山寺。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建立于唐朝中期。寺内广厦数百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地形险峻独特，是陕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古迹。寺中有僧众近千，寺产达十几万

亩之多，贮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

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焦心如焚。基于救灾民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决定，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

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公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

烧寺是红军负责的，分粮则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香山寺的粮食大约有二三千石，饥民们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游击队的恩德，这些饥民大都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给予了红军有力的支持。

王世泰同志在古稀之年回忆起此事，看得出他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当然是用岁月为依托，回过头来看的。他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分粮解救灾民不仅正确，而且必须那么做；火烧千年古刹，从军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一定作用，但从保护祖国文物古迹来说，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主意是谁出的呢？

当然是杜衡。

杜衡的脑子在兴奋。

革命事业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兴奋中又遭厄难。杜衡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刘志丹和杨重远认为我军力量不足，暂时不能与敌交锋。结果抗争无奈，只好执行命令。

果不出刘志丹所料，庙湾一仗打得不好，不但没有铲除据点，反而伤亡二三十个同志，骑兵连长曹胜荣牺牲了。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杜衡把责任推到参谋长郑毅身上，将郑撤职，降为第一连连长（后在战斗中牺牲）。

在指战员们的强烈要求下，王世泰也以辞职相逼，杜衡不得不让刘志丹任参谋长。

## 节八 “党的化身” 包装着一个叛徒

杜衡尝到了碰壁的滋味。

顽强地表现自己，“碰了南墙也不回头”，是“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特色，等他“回头”之日，就会转到革命的反面，这是他们的必然发展和必然结果。

尝到了碰壁滋味的杜衡，提出要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创造商洛新区，以与外蒙古联系打通国际线路。他野蛮地拒绝刘志丹提议的关于依托桥山山脉中段，在庆阳、合水一带坚持斗争的建议。还给刘志丹扣上了一顶“一贯右倾”的大帽子，硬性通过了南下渭华的主张。

全团 300 余人、数十匹战马要挥师南下，进入敌人腹地，无疑是驱羊入虎口，凶多吉少。刘志丹严肃地对王世泰说：“是呀，组织决定了，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

这支 300 人的队伍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走着冤枉路，空流血汗。而明知决定错误还要执行，这对指挥员刘志丹来说，需要多么高的涵养啊！

一个军队的成熟与否，不仅仅在于能打几次漂亮的胜仗，更重要的应表现于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基层干部战士能够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有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如今这支部队的军史馆里挂着大幅的刘志丹的照片。他的这些往事已载人史册，作为一种战争文化中的革命精神来陶冶着后来人。

一个人的经历可以作为文化财富来积累。

一支部队的经历，价值就更高了。

红二团的南下，是一段悲壮的历程。

自 1933 年 5 月 29 日红二团撤离照金，到 1933 年 10 月 9 日回



到照金，300 多人的队伍已所剩无几了。

必须一提的是，当部队刚到达渭河桥的渡口时，杜衡——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党的化身”，就已被强敌吓得失魂落魄，竟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独自溜掉了。不久即在西安被捕，随即屈服于敌，进而卖身投靠，当了可耻的叛徒。

杜衡的行为在陕北红军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战斗在这一隅的共产党人来说，震惊的程度相当大。

面对这一铁的事实，刘志丹是怎么想的呢？谢子长是怎么想的呢？

刘志丹的付出是巨大的，他在转战关中时险些牺牲，是他的追随者王世泰千方百计救他于九死一生之中。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刘志丹却失去了后福。人说经历就是财富，待到晚年反思时，会整理出很多独到的哲理来。刘志丹却失去了反思的晚年人生。

命运未能允许刘志丹反思。

## 第三章 保卫家园的人们

### 节一 杨虎城和刘志丹摆开决战的架势

刘志丹返回照金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陕甘这支红军部队正在苦苦经营。没了杜衡的胡搅，给刘志丹一段拨乱反正的时间，使他得以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

几年来，刘志丹足迹遍布于陕甘边的山山水水，对于这里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一幅促进革命发展的蓝图在他胸中已形成。

1933年11月3日，他在包家寨召开的陕甘边特委、工农民主政府、红军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即把陕甘边与陕北的游击战争作为一个战略全局来考虑。划分三个战略区，成立三个游击队总指挥部，即陕北、南梁、照金战略区和一、二、三路总指挥部；军事总后方北移到南梁，红四十二师驻南梁居中策应。这个建议，纠正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扭转了长期以来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战略方向上徘徊不决的局面。

这项重要的建议，标志着刘志丹已经能够驾驭陕甘边游击战争的特殊规律，从而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军事将领。

没有人提出异议，人们完全接受了刘志丹的建议，进而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应该说，包家寨会议成了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牢固地确立了以刘志丹为陕甘人民领袖的地位。

领袖的地位不是靠上级指派的，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民心所向的结果，而且有着众人一辞的口碑。根据会议决议，开始全面展开南梁根据地的建设。

不久，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时为1934年1月。

2月，杨虎城纠集陕甘军阀，动用了8个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分8路发动了对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杨虎城与刘志丹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刘志丹兵不足1300人，在1对8的战斗中刘志丹胜利了。摆脱了杜衡错误路线领导的阴影，去掉了“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刘志丹的指挥才干得以施展。他找出敌兵力平均分布这一弱点，决定置北、东线之敌于不顾，又以南梁、照金游击队钳制、疲惫西、南线之敌，集中兵力打敌人总预备队的合水王子义团，首先将敌拦腰折断，然后各个击破。

为实现此计划，刘志丹跳出合围圈，神出鬼没地避强击弱，使敌无法查及红四十二师行踪。敌主力四处扑空后锐气大减。

刘志丹率红二团突然出现在敌正面，使敌人手忙脚乱。当他们准备与刘部交手时，刘志丹主力已悄然撤退，只留下小分队白天诱敌穷追，夜间袭扰其驻地，接连三昼夜，使敌疲惫不堪，刘志丹趁机指挥部队从四面杀人敌群。

1934年4月2日，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五团主力，首次与红军交战，骄傲自负，不可一世，竟排着纵队冒进，骑兵马鞍上携着绳索，狂妄叫嚣，要用这些绳子来捆红军的。可万万没想到，被红军毙俘600余人，缴枪600余支，其它战果亦颇丰。

此役迫使各路之敌纷纷撤退，这是陕甘边红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创造出以弱胜强的范例。

5月初，刘志丹奉命再度率军南下，克槐树寨，占马拦镇，一举突破敌马拦河防线，跳出重围，并顺手牵羊打垮敌之一部。至

此，将敌第一次“围剿”彻底粉碎了。

这一连串的战斗锻炼了部队，使红四十二师以能走会打见长，以善打硬仗，勇于奇袭而威震强敌。

敌人再也不敢小看这支红色武装了。

刘志丹的战术思想，也在斗争实践中开始形成。

然而，陕甘边和陕北这地界由于敌人的分割，一直存在着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和两个领导关系。

一是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及所活动的根据地，是属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二是刘志丹苦心经营的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属陕西省委领导。两地之间虽互有帮助，但各自活动。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统一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

刘、谢二人对两地统一问题早有考虑，并在斗争中达成了共识。当时有两项举措：一是1934年7月8日，陕北游击纵队总指挥部成立后，总指挥谢子长就率一、二、五支队和200余赤卫队，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会合。二是8月份谢子长在指挥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负伤后，陕北特委又函请刘志丹共商统一领导问题。10月20日，刘志丹率红二团北上到达安定县水晶沟，专程看望了伤病中的谢子长，并交换了意见。

刘志丹在谢子长因伤病未能出席统一两地的党政会议上，积极推选谢子长任军委主席，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一幕往事。

红二十六军谢子长的牺牲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的牺牲相隔不久，这两位三十九军部队的先驱以战死疆场，全其节志，为后人树立起两座丰碑。吴焕先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失去最高级别的一位领导，具体情节将在另一章中追述。他和谢子长有着相同的惊人之处：都是牺牲于冲锋在前的行列里。

红军时期，尤其三十九军前身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五军，战斗中大有古代战场两军对垒时的遗风，即主要战将冲杀在前，虽然没有与敌方战将手持兵器大战三百回合，那是因为对方的将领当了缩

头乌龟。在以后的战斗中，三十九军的指挥员一直保持这个优良传统，当然不是直接拿着冲锋枪站在突击队前面去打仗，而是一定要靠前指挥，摸到敌人的鼻子底下去勘察地形、侦察敌情，然后定下决心。解放战争时期，打义县的五师石瑛政委和汪洋参谋长都抵进到敌人步枪射程内去观察敌阵地前沿情况。在朝鲜的老秃山战斗中，一一五师团长要清川则到敌人的两座阵地之间潜伏了一昼夜，把敌人的阵地情况摸了一清二楚。

部队的光荣传统是靠几代人用生命和鲜血来递演、加工、完善。一脉相承的是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这种素质，已渗入三十九军部队的灵魂和骨髓中去了。

## 节二 在谢子长有话无处说时，刘志丹来了

谢子长负伤的地点是河口，那是想拔掉敌人楔在根据地边上的这根钉子，不料偷袭变成了攻坚。按说敌人只有一个连驻在山上的工事里，谢子长把这次战斗看得太重了，他觉得利用优势兵力攻一个连都拿不下，怎能开辟陕北根据地呢？他见战士伤亡较多，便亲自组织冲锋。在冲锋号声中，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持枪就往上冲，可刚冲几步，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胸部。

按说这伤并不致命，但是在根据地缺医少药的当时却一天天恶化了。重伤中的谢子长觉得该办一件大事了。此时他的麾下王世泰、贺晋年、马佩勋、谢绍安、刘明山、李胜堂等一批猛将。他决定学习红二十六军的办法，组建起红二十七军。9月初，谢子长在崖窑沟召开建团会议，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当谢子长把团旗授给团长贺晋年时，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定格于陕北高原。

然而红二十七军的正式成立，还须有上级批准，这个日子终于来到了。1935年1月底，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告正式成

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两个团和一个少年先锋营，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至此，为陕北的主力兵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两支部队相互支援、配合，共同战斗，成为威震西北的一代双雄。

伤病中的谢子长继续率领部队进行多次战斗，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然而他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终于在19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

当时有一位姓杨的医生曾给谢子长看过伤病，尽管医术难比华佗，却目睹了比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更感人的场面。当时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杨医生慢慢解开了谢子长肋间的绷带，只一看，就发出“啊”的一声惊叫。只见枪伤的伤口早已化了脓，肉和皮翻了过来，血红血红的，沾着脓液，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味。肋间烂得更厉害了，几个地方都能看到白白的肋骨。杨医生脸色由黄变白，手不住地哆嗦着，用棉花球蘸上了盐水洗伤口，半晌都不忍心去碰。

谢子长一看这情形，爽朗地笑了笑，风趣地说：“医生是和死神打交道的人，还怕一点小伤小病？别急别急，你就大胆地治吧，没事。”杨医生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铁汉子，全仗着谢子长壮胆，把药换完了，却已出了一身冷汗。

谢子长的伤病越来越重了。重病中的谢子长带着部队到阳道崙向陕北特委汇报工作，特委负责同志见他躺着汇报，随队又不方便，决定让他离队养伤。

谢子长服从了。可战士们离不开他，他也留恋着战士们。

一些战士抓住担架泪流满面地说：老谢啊，你刚带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怎能说走就走？我们不怕累，抬着你随队一起行动……

谢子长养伤，起初组织上派白应奎等三人护理，不久就被特委将他们随身带的两支枪收缴回去，接着，他自己的枪也被没收了。就在他病入膏肓之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仍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

谢子长心中的伤口要比那露出白骨的枪伤还要严重。在双重打击下，他有话无处说。可人们知道，他在盼望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真的来了。

他就是刘志丹。

1935年1月20日是一个北风呼啸、大雪飘飘的日子，刘志丹来到谢子长的病榻前。他一把抓住志丹的手，失声恸哭。这可是位子弹到眉前不眨眼的硬汉子，如今落下了英雄泪。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刘志丹的眼圈也红了，他们更多想到的倒不是病情。谢子长久久地端详着刘志丹，他突然想到志丹这些年的磨难大都是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迫害，自己又在这个问题上对“左”倾机会主义退让，没有竭尽全力保护志丹，心里深感愧疚。而当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志丹却来了，还带来了药品和粮食！

病中，是一个人静思的好时机，这段时间自责时时在煎熬着谢子长，今天才得以一吐为快。他对志丹说：“咳，有些事，我对不起你，杜衡那样对待咱们，后来几件事，我也错待过你……”

听了这话，一直强忍泪水的刘志丹竟泪流满面，他打断了谢子长的话说：“不要提过去了，眼前治病要紧，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弄。你的警卫班呢？”

谢子长摆了摆手说：“人家特委下令给撤了。”

刘志丹听了愣在那里，好久没有说话。

就是在这次，刘志丹和谢子长达成了共识——统一陕北、陕甘边的军事武装。

谢子长此时的心境就更复杂了。他的一生，教训太多了。他追求光明，向往着党内纯洁，希望人与人心无遮拦口无封条。可不知为什么，有人，尤其是一些经常用成套的大道理来“教诲”别人的人，心里却是那么卑鄙，总盘算着找茬整人，最难防的是用暗箭伤人。他带着累累伤痕看着这一切，对心地正直的刘志丹，只能从侧面嘱托几句，把对一些同志的印象告诉了刘志丹。可话说得吞吞吐吐

吐，絮絮叨叨，有些话无伦次。

刘志丹是个明白人，但此时明白得有点糊涂。他激动地说：“老谢，你说的这一切，我都明白。”

谢子长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这一笑好复杂。

谢子长在陕北的地位和作用已载入史册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军事家，在去世前的职务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统帅。在选举时，有些同志考虑到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刘志丹当主席。可刘志丹坚决地说：老谢是老大哥，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目前他虽然不能工作，也应当选他。

谢子长如今长眠在瓦窑堡城东北的川道里。

一位扭转乾坤的伟人，1939年两次为谢子长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还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碑文。1946年这位巨人又一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赴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 节三 陕甘边这盘棋让刘志丹下活了

刘志丹的下一个对手直接是蒋介石了。

这次对垒，终于以刘志丹的胜利而告结束，进而将这位陕北红色领袖的声望又推向了一个新的辉煌。

当西北地方军阀“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亲自赴太原和西安，联合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动用了5个师26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把对付红军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所使用的堡垒战术也用上了，发动了对西北红军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敌人来势汹汹，分5路进攻，在神（木）府（谷）、米（脂）



佳（县）吴（堡）、三（原）淳（县）耀（县）安（塞）靖（边）清（涧）、南梁等地设 5 个“围剿”区，步步进逼陕北红军。蒋介石不敢再轻视刘志丹，除亲自部署外，还委派亲信毛侃为头子的参谋团驻绥德督战。

5 路“围剿”，气势汹汹，情况相当严峻。此时重任完全落到刚继任的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肩上了。

此时，刘志丹镇定自若，冷静地分析了敌情。他认为：敌人“围剿”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间矛盾重重，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胡宗南摆在第二线，一线的非嫡系部队又各怀鬼胎，因此，必将出现如下局面：

杨虎城在时刻提防蒋介石的吞并，兵至甘泉，大抵不会再向北犯，更重要的是他在陕南尚被红二十五军牵制着，不肯向不属于他势力范围的陕北大举进犯；马鸿宾虽派出大量部队进攻南梁，但主要目的是保住他的宁夏地盘，也不会冒险深入；井岳秀在屡遭打击之后，以求稳定他在陕北的地位，不敢豁出老本，采取保守战略，盘踞在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上，不愿轻易出动；唯有高桂滋甘为蒋介石效力，且武器精良，是敌“围剿”的主力。

根据此种判断，刘志丹决定将反“围剿”的主要拳头砸在高桂滋身上。首先，打破高桂滋的防线，而后向南发展，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刘志丹在这种周密分析后，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于 1935 年 2 月 18 日发布全军。

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刘志丹的分析，及以后实施战略行动的过程，大有三国演义中在刘备白帝城托孤后魏军分五路进犯蜀国时，孔明“安居平五路”的韵味。这是他多年来投笔从戎实践的结晶。此时，谢子长还没有逝去，他在动员令发布 3 天后逝去，敌人“围剿”随之开始了。

刘志丹在悲壮的氛围中，承受着痛失战友的巨大打击，决定置

胡宗南、马鸿宾、杨虎城于不顾，集中兵力对付高桂滋和井岳秀。他认为，鉴于井虽为弱敌，但如先攻井，高必来援；高虽为强敌，但攻高，井不会对他救援。故决定先灭高，尔后攻井，这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一着。

刘志丹做了具体的部署：

红四十二师主力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机动作战；红四十二师第一团进到耀县柳林地区，监视钳制胡宗南第六十一师，同时开展二淳耀宜地区的游击战争；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完成阻击马鸿宾三十五师任务后进到顺宁开辟定边环新区；骑兵团进到黑水寺地区相机东进，开辟宜川新区，并积极向韩城、合阳一带游击，扩大政治影响。红四十二师主力转到外线后，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内线斗争，陕甘边后方机关转移到络河川；神府独立团在原地坚持斗争。

陕北、陕甘边这盘“棋”让刘志丹下活了。这次反“围剿”打得很顺手，顺手的关键在于路线对了头，方针顺了劲。人心齐泰山移，何惧蒋匪！于是陕北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用枪杆子创造了一个更新的局面。

这段历史，在1935年的红二十六军大事记上有如下记载：

3月。

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偷袭守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殿邦团一个营，歼敌100多人，拔掉敌人据点。

3月中旬。

红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按原定作战方案，迅速转移至陕甘边西北、东北区向敌人发动进攻。4月下旬，在杨清川伏击敌警三团骑兵连获胜。

4月下旬。

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率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到达赤

源县的黄家岭、五家梁、孙家河一带与刘志丹会合。

5月1日—3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抗日义勇军与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

5月2日。

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5月7日—9日。

红一团伏击瓦窑堡敌一个连，在运动中将该敌全歼。

同日，敌五〇〇团第三营押送全团饷银、夏衣、军械等物资400驮，从清涧运往瓦窑堡，被我游击队、赤卫队尾追至马家圪。9日，刘志丹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该地迫敌投降，创三天内吃掉敌两个营的战果，迫使高桂滋转入守势。

5月10日。

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计划提出建议。

5月20日。

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兵团进至清涧无定河边，在张家吃全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

5月29日。

红军对延长县城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县城迅速被我军占领，守敌全部被歼。

6月17日。

刘志丹与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共同指挥其一、（缺原文）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28日。

我军到达靖边县城，拂晓开始总攻，6月30日，敌

弃城逃跑，县城宣告解放。

至此，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转战 800 余里，解放了 6 座县城，毙俘敌 3000 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围剿”。红军发展到 7000 多人，西北的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节四 历史性的拒绝才使中央红军有了家

刘志丹用兵深得传统的兵法要领，在巧取延长县城时，他所用谋略创造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战例：

5 月中旬，刘志丹率部大摇大摆地向绥德开进，使延长守敌自以为太平无事而放松警惕。随后他指挥红军主力星夜秘密南下，于 25 日到达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并命令部分战士化装游击队到县城东北的塬上大张旗鼓地打土豪、分财物，引诱民团出城，以减少延长的防御力量。民团团总李鸣吾果然上当，被红二团拖走。29 日晚，刘志丹率主力快速进至延长城下，于 30 日凌晨突然发起攻击，歼灭守敌。当李鸣吾发觉上当撤兵回援时，刘志丹又在途中设伏，两面夹击，将其一举全歼，李鸣吾当场被击毙。

在胜利面前，刘志丹保持冷静的头脑。当中央驻北方代表和驻西北代表团到陕北，要求陕北红军乘胜全线出击，攻取大城市，把陕北与陕南及川、甘、青、新等省连接起来，与敌作“伟大的阶级决斗”时，刘志丹明确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寡妇梦见男人——空想，不实际，别无其它新货色。

刘志丹这种历史性的拒绝，保存了陕北这个当时全国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胜利，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于是他又纠集了 10 万人马，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这次动用的主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而西北红军和游击队人数加起来只及敌人的 1/10。

形势是严峻的。当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战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刘志丹决定避开强敌，先从东线、北线的晋军和井岳秀八十六师开刀，接连取得了几次胜利，给军史上又留下这样一笔记载：

7月初，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绥德三皇峁歼敌一个工兵营 100 余人。

7月上中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在郃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中部县龙坊塬杨相之民团；在郃县、宜君、中部县一带活动，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路西侧，给敌人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地区。

7月17日，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高家塌袭击敌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骑兵营，毙伤俘敌 3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 余支，机枪 18 挺，敌五〇一团团长艾杰负伤逃跑。

8月11日，红四十二师对慕家塬守敌发起进攻，歼敌 600 余人。战斗中红三团团团长王世泰负重伤。

8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西北主力红军南下，主动打击冒进而战斗不强的晋军。选择定仙娥为战场，围点打援。经过 3 小时的战斗，将敌全部歼灭，毙伤敌副团长以下 200 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12 挺、轻机枪 50 余挺、长短枪 1000 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阎锡山派一架战斗机前来助战，被我军击伤，迫降在绥德县薛家峁一带，两名飞行员被俘。

蒋介石亲自指挥 10 万人马对西北红色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才 1 个多月，就被刘志丹指挥的西北红军打得首尾不能相顾而损兵折将。就在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喜讯中，刘志丹又迎来了从鄂豫皖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 第四章 野火过后的“种子”们

### 节一 野火烧不尽

三十九军的历史曾在一段时间内，是以红二十五军为主线来串连的。即把红二十五军重建之日作为这支部队的创建之初。这种认识一直到由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老人张竭诚担当军史编委会负责人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修正过来。

红二十五军源自大别山的山山水水。究其家谱，是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匆匆转移时留下的“种子”。红四方面军创建了这个曾火红一阵子的根据地后，匆匆地走了。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命令4个师紧急向平汉铁路西边转移，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这时红九军二十七师的一个团在师长徐海东带领下去英山打掩护，张国焘竟然不等把这个团召回来，就命令全军开拔。徐向前和王树声等人要派兵接应徐海东，遭到张国焘厉声拒绝，说他们不顾全局。

徐海东是位忠勇兼备的将领，当他不见主力去向时，带领第七十九团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巧遇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才知道四方面军主力向平汉路作战略转移，可郭述申又给他一个新任务——组织东路游击队继续牵制敌人，让他任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

长。这是一个临时凑的师。

凡参加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被留下阻击敌人重兵的追击将意味着什么。即便如此，徐海东也感到十分荣幸。关键时刻能委以重任是信任之所为，更何况共产党人是撒到哪就在哪生根发芽的种子呢。

徐海东的战斗生涯颇为传奇，在美国作家斯诺的笔下熠熠生辉，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大害……”

与徐海东这颗“种子”一同留在大别山区的指挥员们是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如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郭述申、成仿吾、高敬亭、戴季英等。他们都是中共鄂皖省委的部分领导。这些人成了后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

在这里，应该介绍给读者的，就是吴焕先烈士。

## 节二 因为有了吴焕先

吴焕先早期的经历是一位爱国者的求索之歌。他为了革命抛家舍业，连母亲、妻子都顾不上了，最后妻子饿死在讨饭的路上。当这情景被他的警卫员发现时，吴焕先坐在妻子的尸体旁久久没有站起来。

妻子的腹内还怀着他们的孩子。

吴焕先任军长时，部队曾一度缺粮。他的母亲和妻子挎起讨饭篮子，把要来的百家粮送给部队，自己却饿死，成了“路倒”。

1927年9月中旬，吴焕先以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组织部长兼紫云区区委书记的身份参加黄安县委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讨论制

定了黄麻地区的暴动计划。11月初，由吴光浩、曹学楷、刘文蔚、戴季英、吴焕先五人组成了暴动总指挥部。

暴动于11月13日开始了，吴焕先率领箭河农民自卫军担任主攻黄安县城北门的任务。14日凌晨在吴光浩率领的尖刀班配合下，吴焕先一举攻破城北门。经过4个小时激战和厮杀，全歼县城守敌。18日，鄂豫边第一个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但很快被国民党军摧垮了。总指挥潘忠汝、县委书记王志仁，以及蔡济黄、刘文蔚、王幼安等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鄂东军的大部分由吴光浩率领到敌人后方的黄陂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另一小部分由吴焕先率领在老区坚持斗争。

吴焕先参加的这支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鄂东军不久，即被编为工农革命第七军。1928年7月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接着，部队不断扩大，1931年与红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1年10月25日，在红军队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麻埠正式成立，吴焕先任七十三师政委。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

从此，吴焕先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投入新的战斗。

就在鄂豫皖红色根据地鼎盛时期，上海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桌前，出现了从苏联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先生。他从莫斯科带来两个同为24岁的中国青年，一个叫陈绍禹，化名王明；一个叫秦邦宪，化名博古。

王明、博古以布尔什维克化为口号，特派夏曦为中央代表，去整肃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派张国焘为中央代表，来整肃曾中生、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不辱使命，在“全力肃清四军中的反革命”的叫喊声中，滥捕滥杀，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魏孟贤、吴荆赤、王培吾、黄刚等出色的军、师指挥员被一一枪杀。



红军初创时期领导人徐明人、戴克敏、曹学楷等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仅3个月内就杀掉红四军2500多名指战员，相当部分是团以上领导干部。最后曾中生也没有幸免。

吴焕先，这位在反“围剿”作战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襟怀坦白，敢于直言，公开地讲：“哪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在党的各种会议上也利用机会为蒙难者申辩。

张国焘也想向吴焕先动刀子，只因吴焕先在红军和地方享有的威望太高了。张国焘找不到借口，就把他的军政委职务撤掉，调任鄂东北游击司令。

吴焕先被留在鄂豫皖是一种历史的呼唤和选择。可对张国焘来说，只是在一盘棋上随意弃之的一个卒子。因为张国焘撤退时，压根儿就没有把他看作能巩固根据地的人才。

用张国焘的话说，鄂东北将沦为一片没有粮食的荒土。他不给吴焕先留下正规部队的红军战士，而且把一些地方武装编入红军给带走了。

过了河就拆桥。

断桥的这边光杆司令是吴焕先，道委书记叫徐宝珊。

红军主力走时，张国焘本不打算留下徐海东，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安排，徐老虎被“放虎归山”了。

“双雄”会于危难之中，成了后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统帅着特殊形式下长征的红军部队。

重建红二十五军，是在吴焕先建议下，由省委作出的决定。

红二十五军大旗一树，先后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取得三战三捷，很快发展到13000余人。

1933年夏到1934年秋，是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最艰苦卓绝的阶段。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在转移中穿越潢（川）麻（城）公路时被国民党拦腰切断。徐海东等1000多人被阻于皖西，吴焕先进入鄂东北。

两支部队失去联系，重要的是没粮食吃。吴焕先的妻子就在这期间饿死在路旁，母亲来看过儿子也悄悄走了。

1934年4月16日，吴焕先和徐海东在商城东南豹子岩胜利会师了。会师之际是他们升华战斗经验的好时机，两人达成了共识：“今后红军和游击队要灵活、慎重，不要‘机械’。一切从实际出发，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

会合后的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改为政委，由徐海东任军长。

武装斗争，造就了军事家，他们管这叫“青山大学”。在和张学良的东北军长岭岗一战中，他们巧用战术，就俘敌3000多人。红二十五军装备大大改善了。穿的，用的，东北军有什么，红二十五军就有什么。

战争年代，三十九军有个传统，凡是当政委的干部，都能指挥打仗，还涌现出许多由政工干部出身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就是在基层连队里当指导员，如果不会打仗，一是干不长，二是被人瞧不起。这种被沿袭下来的传统，就是从红军时期传下来的，吴焕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吴焕先任军政委期间，使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不断提高，不断成熟。政治工作开展的好，保障了部队完成一次次历史上残酷而艰巨的任务。政治工作优与劣，体现在平时的部队作风硬，在关键时刻更要硬，这一点靠的是政治委员本身的素质。这支部队里，即使是政工干部，光靠耍嘴皮子、摇笔杆子是站不住脚的，用今天的话说：两手都要硬，而且身教胜于言教。

### 节三 周恩来留下的伏笔——程子华来到红二十五军

留在李德控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里的周恩来，一直挂记着红四方而军撤离鄂豫皖时留下的红二十五军。

这是一个“神秘”的日子，时间是1934年5月，周恩来把程

子华叫去谈了几次话。当程子华 74 岁时，美国作家访问了他。这位作家就是哈里森·索里兹伯里。他有如下的文字记述：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

……——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怎样解决呢？周恩来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红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他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委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红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

那时程子华也在写回忆录，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是这样说的：

鄂豫皖省委派宣传部长成仿吾经上海到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去。中央决定派我去。

1934 年 6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

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

出路是什么呢？他说：

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根据地。

周副主席讲（红二十五军）如何建立新区时指出：

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地形要便于我军作战。另外，还应有比较丰足的粮食和其它物质条件。

程子华的回忆录是1987年出版的，晚于哈里森的著作问世。

史料记载，成仿吾同志是1933年夏从鄂豫皖到上海的。能找到党中央还是鲁迅帮的忙。而程子华受命启程已是1934年5月中旬了。9月，程子华来到鄂东北，见到了郑位三同志。

此时，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北作战。程子华的到来，给鄂豫皖带来党中央的指示。郑位三立即致信省委建议红二十五军赶回鄂东北。

程子华等了40天，红二十五军终于回来了。11月11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光山县的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此次会议程子华没有参加，会上，是由郑位三同志传达的中央指示。

这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是红二十五军杀出一条血路奔赴新的战场的历史时刻。徐海东回忆这段历程时是这样说的：

1934年3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造

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9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是商城到麻城。我们进到汤池与敌一〇九师激战，将敌4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时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〇七师激战，消灭敌两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两小时，准备总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到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130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5时，由该地出发，10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到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25里到了斛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4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四、六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〇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11时战至黄昏，将敌4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4000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次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十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安置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

## 第五章 吴焕先与北上先锋军

### 节一 只带了三天干粮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是 1934 年 11 月 16 日从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的。当部队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时，军长已经是程子华了。徐海东改任副军长。这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个费解的谜。走在队伍中的战士们悄悄议论着。可一看到徐海东坦坦荡荡的样子，把疑惑又甩到脑后了。

程子华对他当上红二十五军军长一职似乎没有思想准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诉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

看来，省委的决定也出乎了周恩来的预料。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连，周恩来看望病中的徐海东时，曾问过此事。徐海东回答说，是他提出让位给程子华的。

徐海东在1965年1月完稿的《生平自述》中说：

……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原来是徐海东同志主动让贤。这就使得他忠勇之将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

这些年，流传一首《十送红军》的歌曲，唱得人心里如翻倒了五味瓶，在这离情别绪的歌声中，渗透出老区人对红军回归的企盼和对红军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江西根据地人民在此时此刻的感怀。中央红军走得匆忙可又走得明明白白，红军战士们都知道要实行战略转移，群众也知道红军要远去他乡了。

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走得就神秘了。神秘到下级干部和战士不知此行何处去，当地老百姓就更不得而知了。

离开大别山，对于这些红军将士来说是万难割舍的。别说普通战士，就是政委吴焕先在临出发的时候，心里也是又烦又躁，他坦率地对郑位三说：“我这会儿真想背着人大哭一场，可又哭不出眼泪。”

是的，气势雄伟的大别山给吴焕先的记忆太深了。在这片红军摇篮里，他战斗了8年，尤其是红二十五军成立后的两年间。如今，这里留下了红二十五军战士的鲜血和尸骨，也留下了仍在灾难深重中熬煎的人民群众。想到这里，他的心里沉甸甸的。但毕竟有崇高的使命感在驱动着这位卓越的红军将领，带着一种坚定的微笑，吴焕先说：“大别山使我们增长了斗争勇气，积累了经验教训，也丰富了我们的头脑，这回出去打远游击，再要弄个一败涂地，可就无颜见家乡父老兄妹了！”

这次行动开始时，只是对干部做了动员，提出的口号是“打远

游击”和“创建新苏区”。没想到干部中的反响也很大。在红二十五军最早的一份总结中，有如下文字记载：

……首先进行对干部动员，未敢向下公布，怕部队不愿脱离苏区。战士只知有行动但不明去向，立即进行精简，整顿行装，裁减老弱不能随行人员，丢掉行李担子，一律轻装。

11月12日，正当准备西行，（敌）刘振华一个师追击赶到长冲，（我军）且战且走，拖到黄昏，天黑后全军集合在田野，吴焕先同志动员讲话，只说打远游击，未敢公开提出离开苏区（原文如此——作者注）。经过动员以后，连夜出发，走信阳通过平汉路西征……过路以后，采取急行军达到棚窝，这时才动员说要去创造新的苏区……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脚步匆匆，出发时每人只带了3天的食粮和两双草鞋，但出师却是有名，红二十五军的“秀才”们，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精神，拟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的开头写道：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将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宣言中指出了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

《宣言》是这个正义之师走向抗日战场时发出的呐喊，如洪钟



大吕，声震四方。

## 节二 仅有七位女兵参加了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开始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女战士拦路喊冤，这是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如果不是吴焕先的一句话，那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就只是雄性群体在跋涉了。

就在红二十五军到达湖阳镇时，陷入敌人包围之中，军参谋长为了部队轻装前进，命令全军仅有的7个女战士就地遣散。

正巧，吴焕先集合整理队伍，见徐海东被几个女看护缠在小路边上。她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又哭又闹，嚷个不止。吴焕先忙把徐海东拉到一边，悄声问了问情况。徐海东不由得咧嘴一笑：

“她们都在诉苦喊冤，告参谋长的状！”

吴焕先这才当着女看护们问道：“唔，戴季英欺侮了你们，哭得好伤心哟！”

“比欺侮还要厉害哩！”一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当下就放了一炮：“参谋长偏心眼儿，就偏着他的三寸金莲……把我们几个都给撇下了，不要了！”

周少兰刚满18岁，个头不高，长脸，尖下颌，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也会说话。她是六安人，两年前就来到鄂东北，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留在医院当看护。这个性情比较泼辣的皖西姑娘，把一个身材比她矮小但又比她斯文些的女子，猛一把搽到吴焕先的面前，赌气地说：

“你当政委的不信，就问问戴觉敏！”

“参谋长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银元，当作路费，打发我们回家去呢。”戴觉敏哭哭啼啼地诉说了几句。

全军当时只有7名女护士。长征出发时，部队实行精简整编，把不少的老弱病残，其中有一些不足十三四岁的“娃娃兵”，全都

给刷了下去，作了妥善安置。按说，当时也不准许女护士随军远征，因为她们闹得不行，非要跟上红军主力不可，这才把她们带了出来。谁知进入桐柏山之后，敌情十分严重，部队又要进行远距离转移，而不得不把她们几个精简下来。军参谋长戴季英怕她们一路上吃不消，确实也感到是个拖累，就给每人发了七八块银元，或是返回大别山去，或是就近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或做媳妇，都无不可。总而言之，既不能让她们拖累部队，也得给以生存的出路。然而，这个“偏心眼儿”的参谋长，偏又把他的妻子张桂香留在军部，继续随军行动，姑娘们虽说抓住了把柄，占得住理儿，但又不敢当着参谋长纠缠，就坐在小路边上抱头痛哭。碰到徐副军长走了过来，这才迎头拦住，又哭又闹的没完没了。

“政委，你看这事……”徐海东面有难色地瞅着吴焕先。对于参谋长决定了的事情，副军长想要改变过来，至少也得当面打个招呼，商量一番。但俩人之间曾经闹过一些意见，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的。沉默了一会儿，徐海东又说：

“这几个女孩子，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出来的，她们的决心很大，非要跟着打远游击不可，是不是跟戴季英说说……”

吴焕先不由脱口而出：“有什么可说的？叫她们收拾好东西，跟着走也就是了……”

姑娘们顿时雀跃开来，都不约而同地笑着说：“咱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咋说也不能离开队伍！”也许是过分高兴的缘故，戴觉敏、曹宗凯、曾纪兰、余国清、山喜兰等人，都把紧紧攥在手心里的几块银元，就势往路边一撒，白花花落了一地，随后才拢拢秀发，拍拍身子，背上行李起程赶路。快活而又天真的女看护，似乎扔掉了被当作路费的几块银元，就摆脱了被打发走的险恶命运，无不感到轻松欢快。

“哎呀，咱们是打远游击的，路上还要花销咧！”还是周少兰多了个心眼，急巴巴地跺了跺脚。

大家这才又拣起银元，十分珍惜地揣在怀里，一个个忙去追赶

队伍……

然而，这7位女兵最终也没能全部到达陕北。

### 节三 一行鲜明的脚印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虽没有爬雪山过草地之艰难，强渡大渡河攻占泸定桥之险恶，可战斗的惨绝，行程的壮烈是部队前所未有的。

为了集中展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现把主要战斗经历呈现如下：

1934年11月16日：

红二十五军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长征从此开始。

11月17日：

于罗山朱堂店击退敌“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五支队的进攻。当晚，越过平汉铁路。

11月19日：

进入桐柏地区，由于敌重兵围追堵截，遂决定继续向伏牛山区前进。

11月26日：

红二十五军在方城独树镇以东与阻击之敌激战，击退敌数次猛攻。当夜，突出重围，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12月5日—8日：

红二十五军绕过卢氏朱阳关敌六十师堵击防线西进。击溃陕西雒南铁锁关敌守关民团，进入陕西南部。又在三要司歼灭陕军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

12月10日：

在庾家河与突然袭击之敌第六十师激战半日，经 20 多次反复冲杀，将敌击退，红军伤亡百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

1935 年 1 月 9 日：

攻克镇安县城，创建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中旬，蒋介石下令以 11 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下旬，鄂、豫、陕边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开始。

2 月 1 日：

红二十五军一部袭占柞水县城，主力在蔡玉窑击溃尾追之敌陕军第一二六旅二五二团，歼其一个多营。

2 月 5 日：

在蓝田之文公岭将敌第一二六旅二五一、二四八两团击溃，歼敌两个多营，创建陕东南和华阳革命根据地。

3 月 3 日—4 日：

占领宁陕县城。

占领佛坪县城（袁家庄）。

红二十五军一路冲杀，一路喋血，一路风骚，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可阻挡。接下来的征程就更加鲜明了，几乎是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

3 月 10 日，石塔寺战斗，毙伤俘敌 600 余人。

4 月 9 日，九间房战斗，歼敌一个团另一个营，俘 1000 余人。

4 月 18 日，攻克雒南县城。

6 月 16 日，荆紫关战斗，歼敌一个营又一个连。

7 月 2 日，袁家沟口歼灭战。毙伤敌 300 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 1400 余人。

7月13日，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7月31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俘敌少将参议一名。

8月3日，攻占甘肃两当县城，歼敌一部。

8月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8月11日，北渡渭河，并占领秦安县城。

8月14日，威逼静宁县城，开始截断西（安）兰（州）公路。

8月17日，攻占隆德县城，歼守敌一个营大部。当晚翻越六盘山，沿西兰公路东进。

8月18日，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高店，次日逼进平凉县城。

8月20日，马莲铺战斗，歼敌一个多营。

8月21日，四坡村战斗，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全歼敌1000余人。

#### 节四 独树镇，政委吴焕先挥刀杀敌

生活中，人们往往用力挽狂澜一词来形容政治家的作用。岂不知，在战场上，一个指挥员能在事关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转败为胜，更能显示出英雄本色。

如今，幸存的红二十五军同志总也忘不了独树镇的那场恶仗，都说，如果那仗要是打败了，红二十五军就被打散了。能否打到陕北，可就是两说着了。吴焕先政委手持大刀高声呐喊的形象，至今在他们眼前晃动着。

那是红二十五军由桐柏山转而北上以后，敌酋庞炳勋即判断我军“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

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急忙又调整了兵力部署：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唐河北返方城县之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迎头进行堵击；驻叶县之骑兵团史振山部，南下保安寨等地配合堵击；一一六旅刘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召，阻止我军进入伏牛山区；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紧紧尾追在后……

26日这天，恰遇寒流袭来，进而雨雪交加。昏暗阴沉的中原大地，一片混沌迷茫。突如其来的寒流大气，简直就像一张无边际的罗网，严密笼罩着一支挣扎于风雪中的红军队伍。我军指战员衣服都很单薄，又被雨雪湿透，一路上饥寒交迫，行进十分艰难。许多同志的鞋袜，都被烂泥粘掉，以至赤脚行军。为了抢在敌人的前面，尽快穿过公路，全军指战员迎着凛冽的寒风，冒着刺骨的雨雪，挣扎在泥泞道上，一步不停地向前挺进，挺进！

13时，当我先头部队二二四团抵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穿过公路，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驻叶县之骑兵团，恰在两小时之前到达此地，并占领公路沿线的几座村庄，突然向我先头部队发起猛烈射击。因为雨雪交加，能见度很低，我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与敌突然遭遇时，许多指战员的手指都冻僵了，一时拉不开枪栓，被迫后撤。敌人则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包围而来，情况十分险恶。这里地形平坦，先头部队无所依托，难以抗击敌人的进攻，完全置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

就在这时，有个外号叫“大金牙”的参谋主任，骑着一头大黑骡子，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各自逃命吧！”刹那间，先头部队乱了阵脚，就地抗击敌人的几个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情绪，纷纷掉转头来，往后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危急关头，只见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及时赶上先头部队，坚决而果断地稳住濒于溃散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部队得以转危为安。这时，他遂又指挥身边的二二五团，就近利

用地形地物，凭借几块坟地墓堆，顽强抗击敌人的冲击。战士们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作为依托的田埂、壕沟、坟墓堆儿，终于抵抗住两翼敌人的进攻。

那个动摇了军心的参谋主任“大金牙”也被捆绑起来，由两名交通队员押送到政治保卫队，听候发落。

“张连长！”

连长张海文浑身滚得像个泥人似的，闻声奔到吴焕先的面前，大口喘着气儿：

“政委，你下命令吧……”

吴焕先指着附近不远的一座砖瓦窑，果断地下命令说：“你们二连，赶快占领住那个土窑，利用周围的沟沟坎坎，坚决阻拦住右翼的敌人骑兵……”

“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做了个坚决执行命令的手势。紧接着便吩咐身边的两名战士：

“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

不多一会儿，就见一杆紧紧卷着的连旗在风雪中展了开来，高高插在土窑顶端。鲜红的连旗上，绣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六个鼓舞斗志的大字：“英勇上前杀敌！”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拥着一面战斗的旗帜，利用土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敌骑兵展开射击。张海文高声呐喊：

“连旗插在这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谁也不能后退一步……”

原来，红二十五军的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鲜红的连旗，配有一名掌旗兵，也叫旗手。行军路上，掌旗兵走在全连队伍的最前头，风展红旗，以壮军威。战斗中，掌旗兵总是紧紧跟在连长身边，摇旗呐喊，冲锋在前，连旗举到哪里，全连就跟到哪里，只要把连旗插上阵地，就如同钉子一般楔了下去，人在连旗在，旗倒，则是全连都壮烈牺牲。这支英雄部队的战斗作风，就是这样在枪林弹雨中

打出来的！

在打退敌人骑兵的冲击之后，吴焕先马上又指挥两个团的兵力，乘机向敌人发起反击。他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怒冲冲地举在面前，大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都跟我来——冲啊！”遂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杀上前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徐海东带领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场恶战，终将敌人打退。接着，我主力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试图打开一道缺口以便穿过公路。由于敌人的疯狂阻击，一连三次冲击，都没有成功。于是，军领导立即命令部队转而固守与敌对峙的几座村庄，并在以后突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天黑以后，全军很快又转移到杨楼一带，稍事休整。因为敌情严重，敌“追剿队”主力随后也紧追而来，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出重围。天黑夜暗，风雨不止。连续几天的急行军，加之独树镇一场激战，指战员大都疲惫不堪，几乎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英勇战斗，发扬吃苦耐劳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冲出敌人的包围。当晚，全军以极其神速的紧急行动，由地下党的同志帮助带路，从敌人封锁防线的间隙中穿插而过。他们绕道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昌）南（阳）公路，直抵伏牛山东麓。

穿过公路以后，敌四十军骑兵第五师、步兵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很快又尾追而来，沿途实行追堵夹击。28日拂晓，我军又一次在拐河镇东北的泮河两岸，接连打退敌人的追堵进攻，这才进入伏牛山中。

转战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长驱直入伏牛山以后，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顿时慌了手脚，急电沿途各地专员、县长：“选择要隘，努力堵截”，“务必实行夜袭，万勿失此机会”，“倘因循误



事，即唯该县长是问！”“如擒获匪首吴焕先、徐海东，即当转请重赏；倘仍敷衍，任匪兔脱，决予严惩！”并于艳（29）日午时，电复军长庞炳勋：“残匪西窜，已电各县严堵……如各县防堵不力，请即电示，以便核办！”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画饼充饥，为时已经晚矣！

## 节五 喋血庾家河

1934年12月10日，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在庾家河召开了。这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转折点。会上不失时机地解决了选择新区和制定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没想到，创建新苏区的序幕刚刚拉开，一场反击战斗过后，就把吴焕先推到更加困难的境地……

正当午时，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还在继续热烈地进行着。徐宝珊抱病主持了这次会议。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和郭述申等领导同志，围着个木炭火盆，进一步研究在鄂豫陕边创建新区的具体问题。

就在这时，在卢氏朱阳关一带堵截红军入陕的敌第六十师，突然跟踪追入陕南境内，经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在庾家河的东山坳口响了起来。事前，省委的领导成员们，都以为陕南是杨虎城的地盘，谁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第六十师这条疯狗，居然又越过省界，直扑庾家河而来。

省委立即停止开会，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人，都抢先奔上山去，指挥部队实施反击，阻止敌人的进攻。一场极其壮烈的反击战，就在庾家河的山坳口上展开了。

战斗一开始，敌第六十师先头部队三六〇团，就占据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接连不断地发起猛攻。徐海东奋勇当先，率领主力二二三团，强攻东山坳口，以猛烈反击夺回阵地。与此同时，二二

四团、二二五团也迅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主力团将敌人打退。二二四团团团长叶光宏，在与敌争夺坳口阵地时一条腿被炮弹炸断，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作战。该团七连的一挺轻机枪，在与敌人火力的对抗射击时，接连牺牲3名射手，仍持续不断地更换射手，终以猛烈的火力压倒敌人，保障了反击成功。跟随徐海东的司号长程玉琳，下颌被敌人子弹打穿，不能再吹军号，就利用坳口的一座庙作掩护，坚持向敌人投掷了数十颗手榴弹，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也壮烈牺牲。激战中，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先后都负了重伤。

程子华、徐海东负伤以后，军政委吴焕先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午后，敌六十师三五五团、三五七团，紧跟着又增援上来，轮番向我军发起冲击。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与反冲击，如同拉锯般地一来一往，激烈争夺展开了。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血肉横飞，白刃相搏。就连敌第六十师的“作战详报”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词句：“匪众施其惯技，摇旗呐喊，满山满谷，声势凶猛。”阵地上，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与刺刀的撞击声混成一团，厮杀声不绝于耳。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英勇反击，殊死战斗，以大刀、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战至黄昏，经过20多次的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打垮击退。是役，敌人伤亡300余名，我亦伤亡100余人。

庾家河反击战的胜利，最后打垮了敌人的连续追堵，使红二十五军得以在陕南站住脚跟。较之独树镇战斗，同样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恶战。

吴焕先奔下山时，天已黑了。冷风嗖嗖地吹着，天空中下起了雨雪，满山满谷，一片苍茫。当他回到街头时，看到那一条拐弯小街，到处都是来往奔忙的队伍，街面上拥挤不堪，显得十分混乱。各团转运下来的伤员，大都集中在军部驻地，还没来得及安置。尤其是军长、副军长全都昏迷不醒。

现实，把吴焕先推到斗争的最前沿了。

## 节六 中央红军的向导

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在长征途中后，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这期间，他与徐海东共同指挥了几次伏击战，使红二十五军军威大震。吴焕先一直想把红二十五军的工作及对下步工作的打算向党中央汇报。恰巧地下交通员石健民来到终南山下，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带来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消息，并从各种迹象表明，确有北上动向，这对吴焕先审时度势，明确红二十五军行动方向有了新的坐标。

7月15日晚，吴焕先在长安县丰峪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会议通观全局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帝国主义的瓜分与国民党的出卖，已经使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积极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任务更加迫切”、“两大红军主力在西北方会合的胜利，与将要形成的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特点”，“为树立中国西北方较大的红军主力，成为西北革命运动之柱石，配合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之行动，与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北“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了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革命根据地。”同时认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是红二十五军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

这一独立自主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曾经讲过：“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这偶然作成之“向导”，实属出自一种无可质疑的必然，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激剧

变化的棋盘上，红二十五军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走得相当及时而又高明，十分果断而又坚定！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从此又展开了新的艰难而又壮丽的一页！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即从丰峪口出发，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两天后进入周至县境。

这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但在店子头附近的一座古庙里面，仍然亮着一盏灯光。吴焕先伏在一张残破的香案上，伴着一盏悠悠晃晃的油灯，正在给党中央起草一份报告。因为石健民的来到，他得抓紧这个难得的好时机，让其及早转报中央。题为《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内容颇为繁多。报告依照时间顺序，概括了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全过程，直到威逼西安为止，可以说是一篇艰苦卓绝的斗争简史。

报告中说：

我们只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但不知党对全国红军之对付敌人国内战争，现在时期的战争策略如何？想一定有新的计划对付敌人。我们红二十五军如何行动，现在是否须改变我们的任务，我们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

是否可以同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请指示我们！

这种战略意图，吴焕先此时只是当作建议提了出来，请求中央给以指示。事实上，当时也不会得到中央的及时指示，但他还是按照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原则，写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汇报了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然而，历史却做出了另一种安排，还没等见到党中央领导，没有率队来到陕北之际，这颗将星，殒落天际，人民的儿子吴焕先血沃中原！

红二十五军闪电般地出现在陇东高原，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8月17日午后，红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守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大部被歼。当天晚上，沿西兰公路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18日，进至瓦亭附近时，与由固原赶来堵截之敌第三十五师一部突然遭遇。经过激战，终将敌人击退并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等地。19日，直逼平凉城下。

敌酋马鸿宾接到上司朱绍良的命令，慌忙从固原赶到平凉，堵击这支从天而降的红军队伍。起初听说红军远在六盘山西麓，那是新编第十一旅的防区，与他没有多大关系，随后听说通往瓦亭的电话线断了，这才感到情势不妙，急忙派了一个排的武装，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瓦亭方向侦察情况。谁知这个排一去不返，所乘坐的汽车，也被红军击毁在半路上。马鸿宾这才晓得红军已经过了六盘山，直逼平凉而来，慌忙调兵进行堵击。

## 节七 纳河悲歌

8月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经由白水镇，继续向东推进，沿着泾河南岸的泥泞公路，一步不停地奔走了20公里，到达泾川县城以西15公里的王村。这时，方才获悉去泾川的道路，早就被敌人严密封锁住了。

敌第二十五师骑兵团马培清部和一〇四旅二〇八团马开基部，分别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镇抵达泾川县城，迎面进行堵击。

红二十五军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情势十分危急。接连下了两天大雨，泾河水涨势很猛，部队再要北渡泾河，已很困难。而在公路沿线一带活动，南面则是一道地势突兀的高原，北面又临着一条

波涛汹涌的泾河，回旋余地狭窄，处境十分险恶。如不及时改变行进路线，摆脱敌人的前后夹击，时刻都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吴焕先等领导同志，果断决定暂时离开公路沿线，翻越南面的黄土高原，南渡泾河支流纳河，摆出一副佯攻灵台县城的架势，给敌人造成一种企图“夺路入陕”的错觉，实则西去威逼崇信县城，继续扭住西兰公路之敌不放，积极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于是，部队出王村爬上黄土高原。这里是地势突兀的一道高原。它位于泾河与纳河之间，由西向东蜿蜒而来，直到纳河与泾河的汇流处，遂又形成一座圆锥形状的高峻山势。就在这座山嘴之上，有座建筑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的石窟。许多栩栩如生的石雕群像之中，耸立着一尊王母佛像，故名王母宫石窟。当地人称之为“王母宫塬”。王母宫石窟建筑相当奇特壮观，传说周穆王曾驾八匹骏马到此一游，山上曾建有一座周穆王祠，时已荡然无存。此地为丝绸古道上的一所驿站，昔日也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王母宫塬南端，陡峭的断崖底下，就是即将徒涉的纳河。站在源头看去，宛如一条翻滚扭动着的泥土色长蛇，从土崖下面穿流而过。纳河水平时流速缓，深不过膝，两岸的老百姓经常赤脚涉河，往来不绝。那清亮亮的流水，还可以照见人影。眼下因为大雨滂沱，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过河造成很大困难。

吴焕先政委亲自站在岸边上指挥部队渡河。自从红二十五军驰奔于陇东高原以来，他总是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哪里，他像一团烈火，给指战员增加了热和力；他像一面战旗，给部队带来了希望和勇气。此时，他像一只搏击风雨的山鹰，沿着狭窄的纳河岸边，奔前跑后地呐喊着，指挥部队南渡纳河……

为了争取时间，吴焕先首先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纳河，占领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进行警戒，防止敌人突袭。先头部队涉过纳河以后，军政委吴焕先并没有跟随过河，而是就地留在纳河北岸，指挥军直机关分队继续渡河。就在这时，山洪突然暴

发，汹涌翻滚的巨浪，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有几个战士当下就被洪峰冲倒，淹没，卷走了。吴焕先一看情况严重，马上命令停止涉渡，组织抢救落水的战士。

接着，他们用几匹白布在河两岸拉起浮在水面的布绳索，战士们拉着绳索泅水渡河。

吴焕先望着秩序井然的队伍，松了一口气。就在军供给部渡河时，塬顶上忽然响起了枪声。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打响了。敌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 1000 余人，在一个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方向沿着王母塬顶，蜂拥般地突袭而来。守在塬顶四坡村的二二三团第二营，当即凭借房屋土墙，与敌人展开激战。一阵猛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的撞击声和愤怒的冲杀声，把个四坡村震得山摇地动。这时，大部队已经渡过纳河，无法回援，担负后卫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状态。如不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

吴焕先和徐海东决定分头指挥部队，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徐海东立即赶到二二三团阵地，指挥该团第一、二营投入战斗，从正面实施反击。吴焕先则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从右翼插入敌后，拦腰截击敌人。他不顾山高、坡陡、路滑，指挥部队抄着一条隐蔽的陡峭小路，一鼓作气从河边奔上塬顶，正好插到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战士们很快抢占了几处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只顾向四坡村发动攻势，没想到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顿时乱做一团，抱头鼠窜。吴焕先一面指挥部队猛烈反击敌人，一面对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顶住敌人就是胜利！坚决地打，狠狠地打，子弹打光了用刺刀捅、枪托子砸！决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的战场鼓动，犹似霹雳一般震响，激励着战士们冲向敌群，奋勇厮杀。

吴焕先刚好冲过一道沟坎，突然飞来一颗罪恶的子弹，穿入他的前胸。只见他就地打了个趔趄，仰身躺在泥泞的地上……

身边的两个交通员急忙扑上前去，把吴政委抱到一处隐蔽的土

坎底下，进行急救包扎。这时，吴焕先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双目微微的眨动着，只是嚅动了几下嘴唇，欲言又止。鲜血从胸膛里面涌了出来，王母塬上，被他的血肉之躯压过的野草，全部染上了鲜血……

指战员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人人怒火万丈，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与敌拼刺肉搏。二二三团二营的三个连，在营长郎献民、营政委田守尧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冲锋，赶羊似地把敌人压到一条泥沟里，一阵猛打，敌人就像炸了群似的，人马互相践踏，一个也没有挣脱出来。二营通信班长周世忠发现一个骑着白马的敌军官，企图夺路逃走，举起手枪“啪啪”两下，将其连人带马撂倒在断崖边上。这家伙身上挂了多处枪伤，浑身上下血糊糊，当时就一命呜呼。战后经过查证，此人就是敌团长马开基。

王母塬上的一场恶战，敌二〇八团全部被歼，侥幸逃脱者寥寥无几。但是，凡是参加作战的指战员谁也没有表现出激战后的喜悦，胜利后的欢笑，而是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人不热泪盈眶，捶胸顿足。因为，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躺在了王母塬上，停止了呼吸……

当天晚上，跟随在吴焕先身边的交通员，抬着军政委的遗体，踏着汹涌翻滚的河水，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着，大家互相簇拥着很快渡过纳河……

先头过河的部队，大都在纳河南岸的百烟村、龙王庄、郑家沟一带，就近驻扎宿营，军部就驻在郑家沟。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子，位于泾川县城以西，相距只有 10 公里。因为此地有一户郑氏大地主，占据着一块川塬相连的沟口，名声盖于泾川县境，故名郑家沟。事也凑巧，在为军政委料理丧事之时，恰在村里找到一口现成的好棺材，五寸厚的柏木棺材，漆得油光崭亮。原是大地主郑庭瑞为其寿终正寝准备的一口柏木棺材，便成了安葬军政委的难得之物。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军部所在的一户农家院落里点着几盏油



灯，忽忽悠悠地闪动着。吴焕先的遗体，就停在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一双没有完全紧闭的眼睛，仿佛还沉迷在一种“求索不止”的状态之中。

军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他揩去身上的血迹，穿上两件内衣，然后又用几丈洁白的棉布，紧紧地裹住身子。入棺时，徐海东把吴焕先生前最喜爱的一件青呢大氅，特意覆盖在烈士的身上。这时，徐海东伸出一双粗大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吴焕先的眼睛、嘴唇，使之慢慢合拢……一双拼刺过多少敌人的手哟，这时却那么轻柔，那么缓慢，那么小心翼翼，唯恐惊动这位睡熟的战友。

盖棺之前，军直机关有关人员举行向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告别仪式的有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参谋主任查国桢、秘书长程忠寿、秘书科长张池明、政务科长朱仰兴、组织科长夏云廷、宣传科长刘华清、文印科长陈鹤桥、管理科长何光宇、军供给部政委张希才、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和政委苏焕清，还有詹大南等警卫勤务人员。几十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都默默无语地凝视着，向军政治委员垂首志哀！

沉痛的哀悼，深切的怀念，也像一根根扯不断的红线，丝丝相连。吴焕先的牺牲，使鄂豫陕省委失去了一位才能卓越的领导人，使红二十五军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领导人。西征北上途中，从丰峪口会议到王母塬战斗的38天之内，几乎浓缩了他一生的经历。把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推向了人生的顶点。

徐海东擦了擦眼泪，带着悲凄而又低沉的语气，一字一板地安慰大家说：“同志们，吴政委离开了红二十五军，我们哭也哭不活了。大家都把眼泪擦干，英雄流血不流……”那个难以启齿的“泪”字，还不曾冲出嘴唇，他自己却忍不住又哭出声来。这个9次负伤，从战场上冲杀过来的钢铁硬汉，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院落里顿时又爆发出一片哭声。

郭述申抑制住悲痛一字一板地讲道：“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这支队伍，就是从眼泪中泡出来的，从血泪里爬出来的！我们的

血和泪，早已流成河了。焕先同志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领导，是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他是离开了红二十五军，但是我们的军魂可不能去掉，不能飘散。只要军魂不散，我们就可以振奋精神，团结战斗，争取胜利！大家还是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早日实现迎接主力红军的愿望！”

“同志们！”程子华不由把吊在脖子上的纱布绷带挣脱开来，舞动着一双残疾的拳头，慷慨激昂地讲了起来。他说：“我们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任重道远，步步艰难。大家都要拧成一股劲儿，英勇奋斗！就是天塌了下来，还有海东同志哪！”

这时，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徐海东的身上……

当天夜里，就为吴焕先举行了入殓仪式，埋藏在郑家沟的山根底下。为了保守秘密，只是由少数几个同志静悄悄地掩埋。

吴焕先同志，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童年读私塾，16岁进麻城蚕业学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参加领导著名的黄麻起义，坚持鄂豫边武装斗争。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历任黄安县农民自卫队党代表、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土地委员会主席、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吴焕先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热爱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胸怀全局，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百折不挠。他严于治军，与战士同甘共苦，英勇机智，指挥有方。在多次恶战中使所率部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他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坚强的斗争意志，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深为全体指战员爱戴和崇敬，是全军公认的杰出领导者。

如今，人们常用“军魂”两个字来形容军队的气质，歌颂军人

的风骨，褒扬部队的业绩，缅怀先烈的功勋，弘扬民族精神。

吴焕先和红二十五军的风骨，奠定了历史上三十九军魂魄的基本因子，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发扬光大。

吴焕先在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会，做出去陕北汇合红二十六军、迅速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是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英明决定。这一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具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徐海东在以后人生的日子里，一直怀念着吴焕先，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常常把他们两个人看成是一个整体——军魂的化身。

## 第六章 中国革命大功臣

### 节一 再寻“徐老虎”

徐海东的绰号叫徐老虎。

战场上的徐老虎总是离不开那把红缨大刀。那是1933年初，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徐海东策马冒着天上的飞机扫射和地下的炮火封锁，风驰电掣般奔向前沿阵地。他高声对战士们说：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是国民党的主力，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说罢，他跳下马来，从警卫员身上拔出一把大刀，举在手中，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站出来的岂止是共产党员！他们跟着徐海东，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向敌人。敌群中有人惊呼：“老虎！徐老虎上来啦！”这个使敌人心惊的名字，吓破了敌胆。敌人顿时乱了手脚，全线溃退了。

抡大刀冲进敌群，是红二十五军领导身先士卒的特色。在独树镇一役，吴焕先举起大刀冲进敌群时，徐海东从后卫冲了上去，举着大刀拼杀起来，终使敌人败退下去。

大刀，使红二十五军多次化险为夷。

1935年9月4日，红二十五军在板桥镇遭敌一个骑兵团的袭击，徐海东在我军主力无法展开迎敌的情况下，只带领几名精干的

骑兵，手持大刀冲向敌群，如猛虎下山，杀得敌群人仰马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中，徐海东也得到了这样的美誉：  
中国的夏伯阳。

中国的夏伯阳九死一生，最重的一次是在陕西雒南县庾家河一战，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底钻入穿过后颈飞出。他昏迷着躺了四天四夜，伤还没好就参加了葛牌镇战斗。

徐海东病到重时大口大口吐血，有时多达半洗脸盆。

呕心沥血一词用在徐老虎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

徐家世代当窑工。徐海东读了几年书，不满12岁就辍学了。从此，他跟着大人学着做起了盆盆罐罐，不久就掌握了做大缸的全套技术。

做缸卖缸，徐海东沿着父辈的路走了一程。

那是一个让人躁动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发酵，酝酿着一场变革。

徐海东再也不能重复父辈们的生活了，这是社会变革的给予。是一个时代在呼唤着有志之士，催化着热血男儿为之献身。用句现代词汇来形容，就是时代举起变革之笔为社会点石成金。

徐海东迷上了读书，捧起《共产党宣言》就忘了吃饭。接着他跟人生的第一导师吝积堂到武汉去找共产党的组织。

不安分当窑工的徐海东后来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搬动大缸的粗手想把旧世界翻一个个儿。1925年4月，徐海东入党了，又被安排到旧军队中习兵练武，而后参加了北伐军，战斗中提为少尉排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徐海东回到了家乡，拉起了农民武装，参加过黄麻起义。1931年他率领赤卫队编入鄂东警卫团，被任命为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团长。

徐家的窑工当了红军团长。

徐老虎的威名开始远播了。

那是1932年初的一个大雪天，徐海东率领三十六团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和河南压过来的20多个团的敌人展开激战。红军前沿阵地被敌人突破了，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成群结队拥上来。

徐海东甩掉了棉衣。

老虎发怒了！

徐海东手持大刀在雪中飞奔着，那飘动的红缨显得格外耀眼。他大声喊着：牺牲也要向前倒！

阵地终于被夺回来了。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注视着三十六团阵地，让师长陈赓几次派人跑来向徐海东传达命令：“一定要守住！”“坚决要守住！”“要紧紧紧吸引住敌人！”

激战了三天三夜，敌人发动了20多次冲锋，终于没能跨过徐海东这个团的阵地。

战斗刚结束，陈赓赶来了，徐海东要举手敬礼，陈赓一把抓住他的手说：“我该向你敬礼。”

第二年徐海东就被任命为师长。

徐海东在他家乡是个传奇人物，而且达到神奇的程度。1983年，笔者为画《大将徐海东》连环画，到湖北大悟县徐海东出生的那间房子里坐了一个上午，这座重建的房子的左侧，是徐家的老窑旧址。离此不远，在一座长满松树的山顶上，是徐家的烈士陵园。

一家人拥有一座陵园在中国很少见。原来徐海东一家为革命牺牲44人。相比之下这个陵园显得小了些，只有几座坟和一座纪念碑，矗守在这个山坡上。这里的群众没有忘记徐海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挥汗洒血的过去。每当清明节，去徐氏墓地瞻仰的人很多。

有人提议是否把徐海东也安葬于此，立个高高的碑，再修一个纪念馆。

有人悄悄对我说：“徐海东是神人，他救过毛主席的命哩。”说这话的是个厨师。

还有人说：“徐大将是关云长再世，过些年你看看，兴许能封

神，各地将相继盖起徐老爷庙哩。”

笔者听后笑了，笑是否认着这些传奇，又希望这些能变为现实。因为救毛主席命一事无从考证，也许，厨师说的救命之事是一种广义上的事实？不过封神之说倒很让人回味的。当年的秦琼、敬德不也是唐代战将，后人画为门神了吗？谁知道再过几百年后，徐海东是否成为镇守一方的神灵而享受那世人的香火呢？

就在这次采访中，笔者沿着红二十五军的故战场追踪着逝去的岁月，感悟着一支部队与优秀指挥员的血肉联系，为创作《大将徐海东》连环画收集了很多文字和绘画素材，还写了这样一首信天游：

一步两步三五步，曲径陡坡山里路。  
一里两里三五里，翻山涉水过小溪。  
横跨大别山和岭，为画大将徐海东。  
山高来水多深，最亲亲不过老区人。  
旧桌老屋沏新茶，山民对我把话拉。  
“这道山来那道岭，红二十五军出奇兵。  
徐大将用兵歼敌人，那田旁摆过口袋阵。”  
翻山要翻最高的山，山头立的是松子关。  
两脚一站多快活，左脚皖来右脚鄂。  
山头的石门岭上的树，可曾忘记徐老虎？  
天上的白云路旁的风，快告诉大将徐海东。  
铁车雄风今犹在，誓让虎威传后代。

## 节二 先锋军的艺术

其实，我们后来人的寻觅只是进行一次大而复得的努力，在一种存在中进行再发现。在北京，徐海东的长子，当时在中国革命博

物馆工作的徐文伯曾给我一份材料，让我们知道了早在1936年6月，“共产国际”出版的一个刊物的第七卷第二期上，就发表了一篇介绍红二十五军及徐海东的文章。时隔半个世纪，却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也就是最为客观地对红二十五军的评述文章。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文中大部分内容是抄录了一个无名英雄的日记，日记中真实纪录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主要战斗及部队状况，翔实生动。

文章开门见山写道：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就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才干卓越的第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正与这种荣誉相结合而不能分离。

几个月前，还很少知道这一切。而现在……提起徐海东的名字，这些军阀已感受到一种新的可怕力量。红二十五军非常勇敢善战，更是巧于运用群众政策，以求结成广大的人民革命战线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不久以前，徐海东总共只领有3000战斗员，最堪注意的，就是他的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那些在战斗中被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3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之下，建立起秘密组织，成立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傅伯德，可能是一位外国记者。看得出，他掌握着较翔实的材料。傅伯德接着写道：

在1932年末和1933年初这时期，国民党刽子手对待中国人民的野蛮残暴，真是异乎寻常。当时第一次侵入鄂豫皖苏区，在那里屠杀焚掠，简直是把这些区域荡成了平



地……

在鄂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旧的红二十五军剩下夹的战士还是继续拼命反抗。他们勇似猛虎，为着已洒满鲜血而保留下的苏区每一小块土地而斗争。余下的几百名勇士，在以后这两年之中，并不让那些劫掠者能安然享受胜利的果实。游击战争继续进行。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找寻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的懂事。也不用对他们宣传，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时代就领略到一切政治常识。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徐海东同志就是这一军的领导者。这一军的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岁到18岁。

把红二十五军说成“儿童军”是作者的“新”提法，然而事实真是如此。这是一支生力军，一群年轻的老革命。当这支部队威逼西安城下，消息已传到了陕北。

文章写道：

差不多整个陕北，连榆林、绥德、安定、徐安、延川、安塞等县都包括在内，都开始建立苏维埃根据地。陕西这种革命的改造不能不影响到毗邻的各省：西邻的甘肃，北部的宁夏，而特别是东部的山西。山西与陕西相隔只一条黄河。在这些省份，农民中的骚动开始了。这种情形，使地方当局，尤其是山西省督阎锡山发生了大恐慌。

红二十五军（儿童军）到陕南，该地区军阀惊慌更甚。南京惧徐海东与刘志丹在陕西汇合，连忙又把张学良的一批军队开往该省中部。同时，那些被日本人从河北、察哈尔和其它东北各省排挤出来的中国军阀部队也都向这

里集中。

这样一来，沿着那横贯陕西的渭水，就由那些开到陕西来的各军阀队伍组成一条强固的封锁线。这些军队的任务，就是要阻止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合，零星逐一扑灭他们。

应感谢这位撰稿人，他在1936年就为三十九军的军史写出了难得一笔。此文不长，简洁生动地记述了红二十五军纵横驰骋的英姿。接下来他写道：

毛、彭两同志的部队，原应经过胡宗南的防地。因为冬天迫近了，毛、彭军则被阻截在无人烟的万山之中。困难会日益增加。

儿童军之出现于胡宗南后方，情形就大大轻松了。毛、彭军脱离了这种困难地位，从岷山下打到了甘肃。儿童军的帮助，正是适得其时。儿童军在甘肃的行军动作很好地完成了。

徐海东同志给毛、彭军以帮助之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已彻底完成，他并不等待毛泽东部队来与他的儿童军在甘肃直接相联合。

大概，徐海东同志估计到毛部下山时，在路上也会遇到新的困难，因此他以后的活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通开往陕西的途径。

这里我们看到最早的把红二十五军称为“先锋”的文字记录。尤其这“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词更为之不易。这篇文章刊登于1936年6月，离中央红军到陕北仅8个月。从写文章到在国外发表，速度也真够快的了。这些素材他是怎样得到的，是谁提供的，目前尚未揭晓。

下面，作者一口气把红二十五军的军事动作道了个淋漓尽致：

于是，我们看见，儿童军怎样突然折向天水（秦州）而北上。占领了这个城市后，徐海东便把自己著名的二百〇二、二百〇五（应为二二二、二二五团——作者注）、儿童团和盒子炮团（即手枪团——作者注）渡过渭水北岸。这使毛、彭部队安全渡河有了保证。

于是，儿童军就立即向隆德突进，以便在毛军到前占据并保持另外一个重要地段，即是认为“由甘入陕之门户”的六盘山峡；虽然徐海东特别出动，是在张学良和甘陕其他军阀30万大军的后面，而儿童军竟先占领了六盘山峡，后来敌人才想起封锁这条通陕的道路，派往这个门户来的鲁大昌第十四师，被儿童军打得落花流水。

当徐海东看到谁都再不能阻碍毛部穿过这个门户的时候，儿童军又在平凉方面急进。

到了1935年11月初，儿童军的特别出动终结了。

随着他们的后面，毛泽东的干部军，也进到陕西。这支干部军，因为先锋军的艺术，沿途并未遭受特别的困难和损失。

### 节三 疾风知劲草·军心上的定盘星

徐海东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的传承者、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称为自己的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常有写军史材料的同志去北京，徐海东同志高兴地说：“家里来人了。”

至今，这支部队仍保持着红军时期的工作和战斗作风。说来也怪，不管领导如何变化，也常有外单位的同志到这支部队任主官，可只要一到这支部队，就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传统意识。好像久已

形成的生活习性和机制，在制约着你，左右着你，使你同化在某种氛围中。

徐海东率领下的红二十五军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包括一往无前、英勇奋斗、吃苦耐劳、严守纪律、勇于自我批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忠于党的献身精神。

也许是长期单独作战，饱尝了孤独和寂寞之苦的缘故，此时的徐海东特别盼望和中央红军会合。他深知把一滴水投入到海洋中才更有生命力。一支部队的孤独远比一个人的孤独更要强烈。当年战斗在鄂豫皖时，全军上下都盼望着党中央派人来。真应了那句“盼星星盼月亮，望穿双眼”的话了。当程子华受周恩来的委托到来时，军心大振。

如今，对于徐海东来说，最为孤独和失落的是痛失战友吴焕先的那段日子里，尤其是安葬吴焕先的遗体后，他接连两天只喝开水，吃不下东西。他一闭眼，就想起吴焕先，想起前几任的省委领导人沈泽民、徐宝珊。如今这些领导人不在了，军长负伤还没有完全好，这千斤重担一下落在了自己肩上。他要挑起这副重担，协同负伤的程子华同志，继续完成迎接党中央的任务。

一个有威望的领导人死去，往往像航船突然失去舵手，总是要在航线上摇摆几下。清醒者，不会因一时的船身摇晃大惊失色；只有懦夫、伪善和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在这一时的混乱中，露出他们的丑态和本质。徐海东正想找程子华同志说说他的一些想法，参谋长找他来了。

“现在死的死、伤的伤，只剩下你和我了！”参谋长叹了口气说。

徐海东最了解这位参谋长的品德，听他的话不是滋味，看了他一下说：“怎么能这样说！全军还有 3400 多人嘛！”

“我说的是领导人。”参谋长更正说。

“领导人还有军长、省委……”

“军长负伤，天天坐抬子。”参谋长认真地说，“他伤好了也不

能当军长了，我俩是老伙计了，你当师长，我也就是你的政委了。现在我们要共同负责，把这支队伍带起来……”

话越来越明白，参谋长是想趁军政委牺牲他来当政委了。徐海东差一点要骂他一句：“不要脸皮！”对这位参谋长的品德和才能，徐海东是深有体会的，心里说：这样的人若做了政委，真不知要把红二十五军领到什么路上去呢。是啊，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争名争位，在军队中更不能争兵权。可是，如果眼看着兵权要落在一个品质不好的人手中，也不能等闲视之。

第二天，徐海东向程子华同志讲了他的想法：要继续牵制敌人，打听中央的消息。万一接不到中央，就按上次省委会议决定的，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程子华同志这时伤口虽然好些了，可是落下一双残疾的手，生活、行动很困难。然而，他明白这是一个紧要的关头，便鼓励说：“海东同志，我们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一定要找到党中央！”

部队继续西进、南下，绕过崇信、灵台，在梁原镇、赤城镇一带积极活动。徐海东每天都派手枪排收集敌人的报纸，访问商客，以打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消息。他自己也每天翻阅着侦察员带回的报纸，连报上的广告都要瞅上一阵。只因报纸太旧，大多是一两个月以前的，无法看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他们只好这样的活动着。

这时，敌第六师十七旅又从兰州乘汽车赶来泾川，敌三十五师正向泾川一带调动，陕甘边界的敌二二三师也由清水向北推进。而对这种形势，徐海东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会议一致的意见是：既然难以迎到中央，敌情又在变化，大雨中不宜再奔走，就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会上，有人提出“省委书记没了，政委没了，要补选。”有人提议参谋长当政委，有人提议郭述申当政委。多数人的意见：省委书记和军政委都由徐海东代理、兼任。意见纷纷，一时难以统一。徐海东心里明白，这个时候不能选举，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万一让那位想当政委

的参谋长得逞，今后这支军队带起来就麻烦了。他宁肯继续让人称他“副军长”，不愿会议作出不利于党的决定。于是，宣布散会。在这关键时刻又一次显露出他那“粗中有细”的英雄本色。

满心想当政委的参谋长，似乎看清了徐海东的意图，猜透了一些领导人的心。他越来越感到泄气。吴焕先政委牺牲后，参谋长一度积极的态度，又变得消沉了。正当部队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抢过蒲河、黑河和马连河，到达合水县板桥镇时，敌骑兵尾追上来。9月4日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出发的时间，后卫二二五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伤200多人。

无谓的流血牺牲，给大家一个深刻的教训，使许多同志看清了那位参谋长是怎样一个人，使徐海东更认清了这个人的本质。在继续前进的路上，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豹子川，徐海东这才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讨论决定人事变动。会议一致通过：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在新军长又是老军长的率领下，经太白镇，沿着陕甘边界荒无人烟的山区，开向陕北，奔向了刘志丹和陕北红军驻扎的苏区……

#### 节四 历史性的会师

走到豹子川，翻越永宁山，至此，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走到目的地，于1935年9月初，跨进了陕北苏区。

刚进9月，山还是绿的，天还暖和。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徐海东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天，让每个战士都洗洗身子，换换衣服。他也趁此机会把那一身青色军服和八角帽洗净、晒干，又亲手把红五星订在帽上。他脸上两个酒窝闪动着，那双浓眉舒展着……一切都像是说：千山万水终于过来了，千难万险终于成为过去。现在，他要了解的是：党中央、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红四方面军在哪

里？

9月9日，徐海东和程子华见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见到了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红二十五军的。不仅带来了陕北人民的深情厚谊，而且带来了陕北人民革命领袖刘志丹同志的亲切问候。

徐海东见到习仲勋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找到你们了！”第一次从陕北红军嘴里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党中央、中央红军正向陕北这边开来。

心中怀念着党中央，眼下更想早一点和刘志丹相会。徐海东和同志们又从永宁山出发，继续走了4天，终于在1935年9月16日来到永坪镇，和刘志丹同志见面了。

“我们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今天总算聚会了！”徐海东拉着刘志丹同志的手，摇晃着，激动地说。

“我也早就听说过你和红二十五军，你们在陕南打得好啊！”刘志丹十分高兴，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不放。

他们虽是头一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相互问候着，打听中央的消息，谈着会师以后的一些想法。

徐海东真挚、坦率地说，“我是个粗人，会合后你要多多包涵！”

刘志丹笑了。他读过多年书，算作一个知识分子吧，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炼，如今也像个农民一样朴实无华。他喜爱徐海东直爽、热情、明快的个性，乐呵呵地说：“同志，你不能客气呀！你们来了，陕北革命力量更壮大了！只是我们这地方太穷……”

“穷才要革命呀！”徐海东坦率地说，“我从前是个穷窑工！”

就这样，两支红军的领导人，亲切、真挚地交谈着，越说越近乎。

9月17日，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撤销红二十五军、红

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三个军依次编为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三个师。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9月18日这天，永坪镇分外热闹，庆祝胜利会师和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在红军干部学校门前广场上召开了。红旗哗啦啦地飘，歌声一阵阵地响，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会场。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和当地的男女老少，欢聚一起，敲锣鼓，扭秧歌，口号声此起彼伏。

“热烈欢迎英勇善战的红二十五军！”

“庆祝红军大会师！”

“中国共产党万岁！”

……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和中央西北工委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人，满面春风，一字排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刘志丹、徐海东先后讲了话。

徐海东的话不多，但干脆。他不习惯于讲长话，先是表示感谢，最后说：“我们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

刘志丹这天身着深蓝色军服，腰束皮带，挎着手枪，讲话中不时地挥动着两手，这使他瘦瘦的个子，显得精神而干练。他说：“全松山（敌人一个师长——作者注）被我们打败了，又来一个高桂滋，他吹牛3个月消灭我们，现在3个月过去了，我们更强大了！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要携手打个大胜仗……”

欢迎大会成了战斗动员大会。徐海东和刘志丹谈得格外投机，他们从会场一直谈到驻地的老乡炕头上。夜深了，他俩才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 节五 志丹的胸怀和海东的无奈

9月下旬，中共北方代表派来了朱理治；这位把党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贯彻到陕北，这位带着框框到陕北的“肃反专家”，在永坪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

接着，这次会议应向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介绍西北革命斗争形势，研究如何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政方针。可朱理治说了句欢迎词后，就将矛头一转，把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和西北军军委主席刘志丹攻击得一无是处。声称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并任命戴委英为西北局保卫局长。

徐海东为此深感焦急，却也无能为力。

朱、戴一伙人，免去了刘志丹等人的职务。朱理治自任陕甘省委书记，把肃反不断扩大，逐步升级。

鉴于敌东北军7个师已分两路向陕北进攻，红十五军团决定集中力量予以痛击。刘志丹立即和徐海东一起到劳山一带察看地形，商量退敌之策。决定诱援敌进到延（安）甘（泉）公路这个口袋中聚而歼之。

在徐海东眼里的刘志丹同志是位卓越的军事领导人，可亲的战友。刘志丹同志穿着十分朴素，文静谦虚，让人想像不出他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刘”。徐海东为能与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感到十分高兴。

刘志丹的政治生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可他仍以革命家的胸怀积极工作着，他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两军会合的总结和动员，要求大家有好饭要让给老大哥吃，有好房要给老大哥住，打仗要主动配合，战利品要主动相让，一切都要照顾大

局。这些都写在他亲自起草的《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上了。

正当劳山战役紧张进行，部队浴血奋战之际，肃反也不断扩大，逐步升级。戴季英照抄搬张国焘的《肃反》手册，从9月21日起将习仲勋、张秀山等许多陕北、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关押起来。西北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戴季英严刑逼供被关押的人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妄图寻找置刘志丹于死地的口实。在这种阴谋未逞的情况下，朱理治等人决定对刘志丹作隔离审查。

于是在劳山通往瓦窑堡的路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10月6日，刘志丹接到命令回瓦窑堡开会，途中恰巧碰到上前方送信的通信员。此人不知信中内容，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他打开一看，竟是逮捕自己和其他陕北领导人的名单。刘志丹看过后未露声色，仍将原件交给通信员送到前方，然后毅然奔赴瓦窑堡。

明知前去必遭逮捕，却毅然前往，并不露声色。他此时心想的是劝说陕甘省委取消这种错误做法，结果一到瓦窑堡真的被捕了。

戴季英说他知情而不脱逃是狡猾，以此使党对其信任；说他率红军打敌人是欺骗群众的花招，并对他昼夜进行残酷刑讯，逼迫刘志丹交出所谓“反革命集团”名单。

刘志丹睡在潮湿的地上，宁死不说假话。

王世泰在《回忆我们红军生涯》一书中写道：

他们大肆杀害无辜，据说在洛河川就活埋了100多人，他们甚至连纯洁的少女也不放过……

他们先后逮捕了习仲勋、杨森、张秀山、高岗、杨棋、惠子俊、刘景范、张仲良、马文瑞、汪锋、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黄子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民、高朗亭、赵启民、蔡春堂、王巨德等一大批党政负责干部。我因在慕家塬战斗中负了重伤，又患伤寒病，卧床不起，才侥幸未被逮捕。

历史上往往有许多恩怨让人说也说不清楚。一刹时，陕北红军几乎所有领导都成了罪人，面临被消灭肉体的绝境！

在这危急的关头，历史在呼唤着救星的到来，来挽救即将成为刀下冤魂的民族英雄们，纠正一个地区党组织的偏差，拯救危机四伏的陕北。

这时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正向陕北走来。

而对逮捕刘志丹等人，徐海东一无所知。前不久，徐海东还和刘志丹并肩战斗，在劳山和榆林桥全歼东北军一〇〇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敌 3000 余人。

这天，徐海东正准备找刘志丹同志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听说他被保卫局关押起来了，真像一瓢冷水浇头，肺都要气炸了。徐海东不明白，在革命队伍里，为什么总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有的人既不上前线，也不去筹粮筹款，专靠在党内、军内抓“反革命”？无奈中，徐海东的旧病复发了，几处伤口钻心地痛。是啊，他不仅 9 次负伤，身上带着累累疤痕，心灵上也布满了疮疤。他早在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战斗中就曾想一死了之。他不想在肃反中被当成反革命杀掉。那时他任师长，政委戴季英这个肃反专家，曾一次把二二〇团 49 名党团干部全捆起来逼讯，七十三师在围攻七里坪 3 个月中被杀害的人达 1/3，原有干部几乎都被肃净了。

就快轮到徐海东了。他在会上曾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给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责任。”就凭这句话就够杀头的了。他被撵出了会场。正在这时，天赐良机，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了。

徐海东脱掉衣服，手持双枪，只穿一条裤头，率先冲了上去。他不讲究隐蔽接敌，有意暴露目标，连连向敌人射击。战士们见状奋勇争先，打退敌人，又俘敌 470 人，各路来犯之敌灰溜溜地撤退了。

事后，省委书记徐宝珊说话了：哪个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

如今，徐海东盼望有徐宝珊那样的领导人出来解救他的战友，解救所有含冤的陕北同志。

在这危急时刻，徐海东得到准确情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突破重重险关，来到了陕北。

10月19日，党中央进驻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之后，立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抓起来的干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指着他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党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等人的职务。

满天乌云这才被驱散了。

刘志丹和徐海东性格不同，但都是血性刚烈的男子汉。他们除了勇敢无畏、正直无私之外，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心灵深处不设防。他们敞着胸怀，视革命胜利为第一生命。一个指挥员的经历，一个统帅的素质，对于一个部队的作风养成很重要，重要到能决定一支部队的前途和命运的程度。刘志丹逆境中的求索，也是这支部队坚忍不拔的整体素质的具体体现。

## 第七章 并肩陕甘眺昆仑

### 节一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辛苦了

这天下午，一封由毛泽东、彭德怀签名的信送到红十五军团。一时，许多人高兴得呼叫起来：

“中央来信了！”

“来信了……”

徐海东、程子华和军团部的人，传看着这封热情洋溢的信：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久日听到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徐海东和同志们看着这封信，倍感亲切、温暖。虽然不明白这“陕甘支队”称号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不见朱德同志签名，然而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来了，这就说明中央红军到了。

“打胜仗迎接中央！”

“打胜仗庆祝会师！”

这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口号，在红十五军团中此起彼伏。

徐海东每天都渴望着见到毛泽东、见到朱德，见到彭德怀，见到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然而，他要指挥打仗。劳山、榆林桥战斗后，红十五军团的主力于11月初南下清扫民团，准备攻打张村驿。

张村驿是个小镇，住着一支民团。他们和四周几个寨子的民团联合起来对付红军，人虽然不多，但熟悉地形，又凭借围寨驻守。显然，红军硬攻是会吃亏的。徐海东很清楚这一点，他正设法智取。

刚刚开过早饭，突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7匹快马。原来是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信来了。信上说，请徐海东速回军团部驻地，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要到军团部来。

徐海东便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张村驿，叫马夫备马。他的马夫外号叫“猴子”，耳聪目明，人很机灵，看到从军团部来了骑兵，早就把徐海东的那匹白马备好鞍，拉到了他的跟前。

“干部要能带头冲杀的，兵要会拼刺刀的，马要跑得快的”，这是徐海东对部下的要求。他骑的那匹白马，是在陕南一次战斗中缴获的。当时，警卫员们都不想要它，嫌它一身白毛，目标太大。徐

海东是善识骏马的，他看了看那匹马的腿和蹄，认定是匹跑得快的马，便把它留下了。如今真是心急只嫌马儿慢。大白马已经是四蹄腾空，徐海东还在加鞭，把身后的几名骑兵通信员甩得越来越远。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约 135 里，中间要翻两座山，他们只用 3 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是甘泉县的一个村庄。还没进村，徐海东就跳下马来。他这才发现大白马浑身是汗，自己也汗透了衣衫。他走进窑洞，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同志就来到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同志。徐海东一个也不认识。程子华刚要作介绍，毛泽东同志已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连声说：“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一时间他不知要说什么，只重复着一句最普通的话。

在战争年代，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了面，互道“辛苦”，这本习以为常。在和毛主席的会见中，这“辛苦”一词，对徐海东来说，却胜过千言万语。

谈话中，徐海东这才知道，朱德总司令、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军第四方面军至今仍在长征途中。至于党中央其他一些同志的情况，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所经历的万水千山，雪山、草地的艰难，党内斗争的复杂……在初次会见和短短的交谈中，是不可能详细介绍的。然而，徐海东从毛泽东、彭德怀等 4 个人的衣着和瘦弱的身体上觉察到了：中央的同志们和中央红军这一路太苦了。他马上就想到了，该给中央领导同志做一身衣裳，该给中央红军送一些东西。

徐海东汇报了当前敌情，毛泽东同志便取出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边听，一边对着地图看，还不时地点头表示会意。彭德怀同志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

徐海东从谈话中可以听出，毛泽东这次来最关心的是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三次“围剿”，他详细地问着敌情、我情，分析着敌

人新的动向，最后又问：“你们说这次‘围剿’能粉碎吗？”

“能，完全可以粉碎。”徐海东说。

程子华也说：“能，中央红军来了，就更有把握了。”

亲切的问候，热情的鼓励，使徐海东、程子华他们的心里暖融融的。毛泽东、彭德怀同志不但赞扬了红十五军团在陕南的行动，赞扬了他们在回民地区纪律严明，而且还赞扬了他们的劳山、榆林战役打得好……徐海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也特地讲到在榆林捉到张学良的一个警卫营营长和东北军内部的厌战情绪。

正说着，警卫人员送饭来了，大家便边吃边谈，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吃过饭，毛泽东同志又就陕北战局的发展，讲了一些意见。最后，要走了，毛泽东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攻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

毛泽东同志对徐海东朴实、爽朗的性格很喜欢，谈话中，总是微笑着看着他。

徐海东又说：“我马上回前方去。”

毛泽东同志问：“你们那边有没有电台？”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说。这些年，他们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络，就是因为缺少一部电台啊。“我们要有电台，早就迎到中央了！”徐海东又说。

毛泽东像是早已想好似的说：“给你一部电台，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它。”

毛泽东看着这位爽直的人，笑了笑，摇着手说：“不要你自己动手，给你们报务员，要发报，你和他们说一下，他们会办。”

送走毛主席和彭德怀等同志，徐海东和政委程子华同志又交谈了一会。天已快黑了，徐海东想到前线的同志正等着他，需马上回去传达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指示，便向程子华同志说了声：“我走了。”不等程政委多说话，他走出了窑洞，跳上战马。



天黑路远，夜风又阵阵吹着。徐海东由于情绪激动，一路上一直想着和毛泽东同志亲切的谈话，感到浑身是劲。路，还是他来时的那条路，现在好像平坦多了。山，还是曾翻过的两座山，现在好像低矮多了。连那匹马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不用鞭催，一直朝张村驿方向飞奔而去。

在张村驿方面的部队，正准备攻击敌人。半夜 12 点钟，徐海东召开了干部会，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指示。最后又大声宣布：“马上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

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毛主席派的电台和电台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指挥所。天线很快架好，台长向徐海东请示说：“军团长，要发电报吗？”

徐海东看着那部陈旧又简单的手摇马达，好像不相信它会发报似的，笑着问了一句：“好用吗？”

“好用，好用。”台长说着叫人摇了摇马达，起动后，把耳机递给徐海东，要他试试：“你听！”

徐海东坐下来，套上耳机，听到一阵清脆悦耳的嘀嘀哒哒的声音。他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台的指挥员，孩子似的笑了。

“向中央发个电报！”徐海东高兴地说，“向毛主席报告一下我们的情况……”

一阵嘀嘀哒哒的响声，攻下张村驿的捷报发出了！这就是徐海东向中央发出的第一份电报！

## 节二 奠基礼

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群众高兴，红军欢庆，国民党反动派极度恐慌。蒋介石急令 5 个师的部队，加紧向陕北苏区围攻，敌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一带，正准备向直罗镇方向挺进。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一军团、三军团和十五军团的许多领导人都到了会。看来党中央领导早就有设想，会议很快就决定了一个战役的部署：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以求彻底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

会议很快结束，毛泽东同志说：“战场就选择在直罗镇一线，具体的战斗部署，看了地形之后，你们决定！”说完他看了看彭德怀司令员。

彭德怀司令员说了声：“好！”又对徐海东说，“明天我们在张村驿集合。”

会议很干脆，简单，明快。徐海东骑上马，一路往回走，一路思忖：今天这会，是他这些年来，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最满意的一次。会上认识了许多同志，学到了会议的民主精神和集中原则。他联想起从前的一些会，往往是吵吵闹闹好半天，决定不了一个大问题。有时不争不吵，决定得倒快，可是事后证明，决定错了。他又想到两年多前参加围攻七里坪会议，被书记撵出会场的场景，想到自己主持过的一些争争吵吵的会，深深地感觉到党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同志的能力、水平是多么高啊！

第二天一早，徐海东带领团以上干部，乘马飞驰30里，来到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下。彭德怀同志和中央红军许多指挥员，已经先他们一步上山了。徐海东跟着登上了山头，大家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只见彭德怀司令员严肃地绷着脸，不说话。

经过现地察看，一个巧妙的战斗部署形成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两面夹击，歼灭它！

杰出的军事家，既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做到所向披靡，又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让他乖乖就范。3天之后，敌师长牛元峰亲自带领一〇九师，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边打边走进了直罗镇。牛元峰一心想追杀红军十五军团，根本就没有料到毛泽东已在这里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晚上，徐海东接到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后，

率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速前进，此时中央红军正从北向南开进。

拂晓，两路红军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等亲临前线。总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山坡上。攻击开始了，毛主席又发出一道命令：“要的是歼灭战！”

徐海东指挥一个团，从山后攻进直罗镇。他估计要在这里打一场恶战，连大衣都脱掉了。不料，战斗进展得十分顺利。

激战了两个小时，牛元峰一师人大都被歼灭。

红军一占领直罗镇，枪炮声就渐渐稀疏下来。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在一个小寨残址内固守待援，接连向军长董英斌发电呼救。

红军战士包围小寨子后，敌我双方展开了冷枪战。红军想攻，又不能接近；白军想逃，也逃不脱。徐海东拿望远镜看着石头砌的寨子，心中不住地骂：“他娘的，不知哪个朝代留下这个寨子，真变成敌人顽抗的堡垒了！”他想起战前看地形时，彭德怀同志说这个寨子打起来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话来，这是多么准确的判断啊！只怨派部队来拆的时候自己没亲自督促检查扒掉它。瞧，这四周的石头墙拆的不彻底不说，石头都放在附近，敌人又把它垒起来了。如今可真是一害呀！徐海东想到这是会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他见太阳正当顶，离天黑还早，便决定沿着一条沟进攻。为了减少伤亡，掩护好突击队，他组织了6挺机枪，想亲自指挥封锁敌人的机枪射孔。就在这时候，留着黑胡子的周恩来副主席来了。他腰间挎支小手枪，非常英武。他拿望远镜看了一番，说：“敌人不少呢！”

徐海东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准备进攻的路线，说：“我们一定要把小寨子拿下来。”

周副主席已经看出，寨子的地形险要，白天进攻，必定会有较大的伤亡，就对徐海东说：

“我看还是要先围着他，晚上再进攻，要留个口子把牛引出牛棚后，在运动中消灭他。”

徐海东担心等不到晚上，敌人援兵会赶上来，便说：

“我看还是早攻下他好，万一让一〇六师赶上来，那还是个麻烦呢！”

周副主席胸有成竹地摇摇头，然后告诉徐海东说：

“董英斌派出的一〇六师，已经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在黑水寺消灭了他一个多团。”

徐海东听了，这才放下心来。他命令部队只围不攻，自己也就找了一个指挥位置，不时地用望远镜看着小寨子里。徐海东拿定主意：等天黑了，非活捉这条“牛”不可。

夜幕降临，徐海东就组织部队发起进攻。寨子里的残兵败将不等红军攻上去，就从红军留的口子突围向西逃跑了。徐海东跑上去，一看没有抓到敌师长，气得不得了。他急令七十五师师长和政委：“你们快追！一定要把牛元峰给我抓住！”

“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说罢，师长、政委带着部队朝敌人猛扑过去。徐海东提根马鞭也跟着跑了几步。忽然他好像是想起什么，见跑不过他们，就背后朝着他们大声喊：“要活的，要抓条活‘牛’。”

半夜光景，徐海东正指挥部队打扫战场，七十五师师长派人来报告说，他们追到直罗镇以西的一座山上，把牛元峰活捉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陕北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指挥的一次著名的战役。毛泽东同志把它叫作“奠基礼”。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歼灭敌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徐海东作为其中一路红军的指挥员，曾在回忆录《奠基礼》中，详尽地记述了这个战役的全过程，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谈话。

徐海东回忆道：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胜利品，押解着俘虏，撤离战场。晚上，当我们路过毛主席住的村庄

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还点着灯。这些天，主席够辛苦了，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着灯呢？

徐海东走进了毛主席住的窑洞。多年后他还准确记起当时的情景：

……主席简要地讲述这次胜利的意义、当前敌人的动向，然后，关切地询问着部队的伤亡和伤员的安置情况。最后嘱咐要好好组织休息，让战士们都洗脚。主席对战士们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节三 在舵手身边

从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敌人便停止对陕北的进攻。徐海东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的机会也多起来。一天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家庭、亲人。徐海东坦率地说，他家七代窑工，母亲为他受过许多苦，他十分怀念母亲。他说：“只是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同志说：“你是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孝子！”

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说，在长征结束时，他和一位名叫周东屏（即周少兰）的女同志结婚。她是红二十五军中仅有的7个女战士之一。

毛主席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来，就很了不起。”

徐海东向毛主席说：“她和我一样，从小受苦，她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

毛主席笑了，站起来踱了几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

‘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变成‘细人’。”

徐海东很高兴和毛泽东同志在一块。他觉得毛主席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架子，不摆像有的领导人的那种威风。他说话随和，生活上也不讲究，真是看不出和“粗人”有什么不同。一天晚上，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和彭德怀、徐海东坐在一铺炕上谈事情。警卫员见首长们都缩着身体，就大把大把柴火烧炕。哪知彭德怀同志最怕热，不一会儿就喊道：“莫烧了，莫烧了！”毛主席却高兴地说：“烧喽，烧喽！”半夜，炕上的席子、铺的狗皮，有一块烤着了。彭德怀同志一边扑火，一边笑骂道：“烧啊，烧啊，把老子都烧焦了！”毛主席这时仍是笑着向警卫员说：“烧喽，烧喽！”

这是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如果说刚刚见面，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一块还感到有些生疏的话，很快，这种生疏感觉就消失了。后来徐海东派人到中央红军学习，要求中央给他派干部。他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棉衣都破旧了，就叫十五军团供给部给他们做好衣服送去；见他们一个个面庞消瘦，想到供给部在陕南打土豪缴的银耳，就叫人包上几包送去。他这个“粗人”这时候“细”起来，连中央领导人每个人身材多高、棉衣的尺码多大，也都一一记在心上了！

11月30日上午，红军召开一个营以上干部大会。会场就是在东村一间大窑洞里。毛泽东同志穿上红十五军团供给部送来的棉衣，精神抖擞地作《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会合与团结，是直罗镇战役中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同志最后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进攻华北，妄图并吞全中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国民党，我们不许他们卖国。红军要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句句激动着徐海东的心。他和每个到会的人一样，欢欣鼓舞。

徐海东从一个“泥巴人”到革命军人，从一个普通士兵到高级指挥员，人生道路曲折而又艰难。他认为1935年冬，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身旁，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他曾经这样说过：

回顾进入陕北以后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红军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张国焘错误路线下，经历过失败和挫折，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走到了陕北，走向毛主席身边以后，许多问题使我有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跟毛主席一路行军、一块住。他的思想、言行，以身作则的伟大榜样，科学的工作方法等等，都给自己很深的影响。

#### 节四 毛泽东的借条

陕北高原的冬季，一向开始的早，一跨进11月，山丹丹花就凋谢了，寒风卷起黄沙，日夜扑打窑洞的窗门。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欢迎气氛，虽然暖人心房，却压不住滚滚寒流。一场初雪飘过，气温骤然下降。严冬降临了，从南方万里长征来的战士缺少冬装，夜晚偎集在窑洞里，相互靠着体温的温暖，度过漫漫长夜。

徐海东、程子华等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多次交换意见，要经理部（供给部）清查家底，想方设法给红军部队添些衣服、棉絮，买

些山药蛋，让战士们过个温饱的冬天。经理部的干部也四处奔走、想办法。

军团部多次发话，要经理部拨些钱给各团，但经理部总是迟迟不发。一天晚上，徐海东带着几分气，走进了经理部住的窑洞。他看见一名管账的干部，正拨弄着算盘。当徐海东知道他要把钱算好，发给各团买羊杀了吃时，气消了。说：“这就对了，冬天要多吃点肉，一只羊能顶几百斤山药蛋。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现洋？要给我说老实话。”

“7000块。”那管账的干部说，“还有些零头。”

徐海东眉开眼笑地说：“呵呵，怪不得有人骂你们是‘守财奴’，你们还真是个财神爷呢。提着这么多现大洋，它又不像女人会生小的，松松手，拨给下边一些嘛。往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拿来再补给你们！”

那管钱的干部叹了口气，说：“首长，不管钱不知难。都骂我们经理部是‘守财奴’，让他们骂去吧。反正是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一个子儿不给，让他们骂好喽。经理部就是挨骂的差使！”说着又拨着算盘珠算给军团长听：添冬装要多少钱，买药要多少钱，又是买盐、买油，啰唆了一阵，最后说：“要是再有三五千块钱，这个冬天就好过了。”

徐海东很喜欢这样忠子职守、认真负责的干部。他很少过问钱的事，如今也坐在炕头，和这个管钱的干部一块扒拉起算盘来。算到最后，他们还是下了决心，拨2000块钱下去，给各团改善生活用。

第二天，中央红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同志来了。他见到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的纸条，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块钱，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心里突然不安起来。从和中央红军会合以后，他只注意到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衣服单薄，身体不好，就是没有想到应该拨出一部分款子送去。如今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借钱，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为什么自



己没有早想到这一点呢。

杨至诚同志见徐海东沉思，以为他犯难，说：“你们转战也一年多了，一定也是困难的，要是……”他想说，要是不好办的话，他回去给毛主席说说也就算了。

徐海东忙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有钱。实话说，我们还有7000块钱。”说着叫人把经理部长查国桢找来。

查国桢部长一进门，徐海东就冲他点了点头，说：“那7000块钱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送给党中央。”

查部长听说要拿出5000块钱，呆呆地站着一时说不出话了。长征路上，他每天扳着手指头算计，恨不得把一块掰成几块花。不管下边的同志怎么向他哇哇叫唤，也不管有人背后骂他什么，他总是硬着头皮，能不开销的，就是骂娘，也一个子儿不给。现在，军团长一开口，要送走5000块，真像要割他身上的肉！不过他毕竟是位老同志，很快就明白军团长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干部，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单位，要讲大局，顾大体。查部长只说了声：“我这就去办。”匆匆走出了窑洞。

在如今，5000块大洋也不是一笔小数字。按每块大洋100元人民币来折算，就是50万元。

不知毛泽东写的这张借条当时由谁来保管着，如果保留到现在陈列在博物馆内，可是一件稀世珍宝了。

毛泽东一直对徐海东、刘志丹及十五军团这支部队怀有特殊感情。而在徐海东眼里，忠于自己的领袖，为统帅分忧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有句老话叫“亲兄弟明算账”。

在毛泽东的感情的天平上，倾斜着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情愫。中央红军离开了自己开创的根据地，来到陕北根据地，此时初来乍到，是客人还是主人呢？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中，总还有点“距离感”。

中国是礼仪之邦。

统帅的情操更为可贵，毛泽东的借条折射出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及其领袖的崇高的人格美。不是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不是以老大自居，伸手要这要那，而是尊重别人的感情，尊重自己部下的感情。这样的党和军队如东升的旭日，一定蒸蒸日上。

说来这支部队在历史上为中国革命雪中送炭的故事还蛮有嚼头。

不知这 5000 块大洋的事，进城后的毛泽东是否向徐海东提起过，毛泽东和徐海东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中断。在建国后，毛泽东仍记起这位曾和他在陕北同吃同住同生活过的忠勇之将。

当毛泽东亲自审阅授予大将军衔的名单时，在徐海东的名字上注视良久。

毛泽东的记忆力惊人，在这一刻他是否想起了那年冬天穿在身上的棉衣和踏在脚下的鞋呢？在徐海东的名字上，重重地叠映着刘志丹的名字，那是大将中本该有的功臣啊。

注视着徐海东的名字的毛泽东，是否想起了那为中央红军解燃眉之急的 5000 块大洋呢？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至 1969 年，3 年的大动乱，全国上下昏昏然。徐海东也是“虎卧平川”不能行走，靠氧气维持生命了。

就在“九大”开幕前的那个时刻里，徐海东接到了毛主席提议让他参加大会开幕式并且上主席台就坐的通知。

病中的徐海东坐在轮椅上，被送往会场。大会就要开始了，周恩来在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轮椅，一步步推着徐海东向主席台中央走去。

主席台上的人们注视着这位特殊代表。

有人向他招手致意。

徐海东含笑答礼。

周恩来俯在徐海东耳边说了句什么。

徐海东微笑地点了点头。

当年的徐老虎已无法就坐在主席台的座位上了。

这是毛泽东的临时提议，徐海东的轮椅被安排在过道的显著位置上。

会场响起了《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来到了会场。

当这位伟人环顾主席台的时候，目光停在了徐海东身上，并鼓掌致意。

徐海东把正在鼓掌的手停了下来，举起右手向毛泽东敬了个军礼。

毛泽东没有忘记徐海东这位中国的大功臣。

## 节五 彭德怀的怀表

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作为一路红军的经理部，从自己家中拿出几千块钱，送给党的领导机关，这本来是一桩不值提起的小事。可在当时，山头主义、本位观念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加之自己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一举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都把十五军团送来的5000块钱，看作“雪中送炭”。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到那些钱，风趣地说：“多谢你这财神爷，中央红军……”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说：“彭司令，你怎么也会客气了？中央来了，我们只想多拿出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这时，徐海东想起上次给中央的同志分送战利品——银耳之前，彭司令员正巧在场，问他爱不爱吃，他直摇头，就没给他。后来觉得不该问他，而应该分一包给他。可是如今银耳一点也没有了，徐海东心中总是过意不去。谈话中，听彭德怀同志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上兜掏出怀表，交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

吧！”

彭德怀瞅了瞅那块怀表，又看了看徐海东，问道：“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我还有呢！”

彭德怀说：“啊！你真是财神爷，好吧，这块就借给我。”说着将表举在耳边听了听，那古铜色的脸上便闪出了笑意。

“我只是借给你。”徐海东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认真地说，“等你有了好表，还是还给我。”

彭德怀一时不理解了。从会合以来，他所认识的徐海东，是一位胸怀大度的人，又十分重友情。为什么舍不得这块旧表呢？其中必有缘故，便试探着问了一声：“这是纪念物吧？”

徐海东点了点头：“是的，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后来他送给了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又送给了我……可沈泽民同志牺牲在天台山了……”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彭德怀同志听着，又把那块表放在耳边听了听。他仿佛觉得那表“嚓嚓……”跳得更动听了，那声音似乎在叙述着一桩说不完的故事。

“我可能不会给你了。”彭德怀说着，把那块怀表轻轻装进军衣上兜，贴近他心脏那个部位。此刻，他们都知道这块表的分量，彭德怀是实话实说。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德怀一直珍存着它，直到1946年，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他才把这块表交给了杨之华。

## 节六 “军团长，我们不怨你”

党中央到陕北后，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苏区混乱、危机的局面，很快扭转了。红军内部进行了整顿，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案，党中央和毛主席一一解决。刘志丹同

志从关押中释放出来，被分配到红二十八军当军长。

在这种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徐海东常常思虑着怎样处理他所在部队一些人的问题。当时原红二十五军中有 300 多个同志背着“反革命嫌疑”的黑锅。这批人有干部，也有战士，多是在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对“左”的肃反政策，徐海东从来是反对的。他多次提意见，甚至拍着桌子大吵大闹，才救下了一些同志，使他们免遭杀害。可是由于整个形势所迫，他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人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正确处理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给了徐海东勇气。尽管当时“左”倾思潮仍然像个阴魂在游荡，阻力很大，他还是下了决心，要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请求党中央给解决问题。

一天，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过后，人们散去。徐海东向毛泽东同志说：“主席，有件事要向党中央报告。我们部队现在还有 300 多‘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说着，便把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正讲着，周恩来同志也走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他们不时插话问明情况。

徐海东说完，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海东，你看那些人像反革命吗？”

徐海东说：“我看不像。”

“不像，就应该快解决。”周恩来副主席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主席思索了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副主席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逼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历史有问题，也找不到证明人。”

毛主席说：“我看不需要再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

部，要分配工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副主席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没有想到这样复杂、棘手的难题，毛主席看得这么清楚，解决得这么彻底。“统统释放”、“一律恢复组织生活”，这样干脆利索的决定，把徐海东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他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返回了部队，随即，他把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话传达给军团部的其他领导人。大家听了之后，一致拥护。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在军团部门外一个空地集合起来。冷风中。他们谁都不知道是凶还是吉，个个呆立着。有的衣衫破烂，有的头发很长，面颊清瘦。有的身体拖着病，双脚溃烂，包着一团破布。他们看着军团长严峻的脸。

“同志们……”徐海东一开口，声音就呜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面前站着的300多干部战士，大都是两三年的“囚犯”，他们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有人叫声“同志”了。他们在革命队伍里，穿的是红军服，走的是革命路，却没有人公开称一声“同志”！他们有的因丢了一个枪零件，被当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有的因说了几句怪话，被说成是“第三党”，有的人也不知为什么，稀里糊涂被指控为“AB团”成员，从鄂豫皖到陕北，长征一路，他们被剥夺了拿枪的资格。每天抬伤员、挑子弹箱、背东西。他们不敢随便说话，日日夜夜跟着红军走。他们盼着有这一天，重新有人喊一声“同志”，军团长一声呼叫，顿时300多人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哭泣，有的宁肯泪往心里流。

“同志们！”徐海东大声地说，“我奉毛主席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待分配工作。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怨，要怨就怨我吧，我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不由得泪水从眼睛里滚下来。

这时队伍里发出一片呼声：

“军团长，我们不怨你！”

“你是保护我们的！”

“我要求发给我枪！”

……

一声声呼叫中，含着悲痛，含着热泪，含着喜悦，一颗颗受到安慰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一双双含泪的眼渐渐模糊，徐海东想要再安慰同志们几句，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和面前的 300 多名同志一样，让痛苦的泪流向内心深处，把历史的教训记在心中……

## 节七 毛泽东穿着刘志丹的鞋

毛泽东曾参加过位于天安门广场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并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刻于碑的正面。在奠基仪式上，当毛泽东用那双曾握过刘志丹的手拿起铁锹铲土的时候，他不会忘记刘志丹同志。更不会忘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那时把刘志丹推向英雄的金字塔最尖端的那个题词：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在九泉下是什么心情呢？这位令后代一提起心里就打个结的领导人，被历史赋予一个悲壮的结局。

那时的刘志丹出了狱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军长和北路军总指挥。他除了开导受过辱的部下不计前嫌外，心里一直惦记着毛主席，见他没穿上棉鞋，就叫妻子做了一双“特制”的鞋：“里子要棉，帮子要深，鼻梁要高，底子要厚。”

刘志丹把这双鞋的意义做了诗人般的升华，他说：“毛主席脚踏千山万水，要踢倒三大敌人，在冰雪风寒里指挥千军万马，创造一个新中国啊！”这话很值得注意，近乎在建国后人们对领袖的颂

辞。但当时出自刘志丹之口，别有一番滋味让人回味。

毛泽东穿了这双鞋不知是何感想。

有了棉鞋又有了根据地，是陕北高原及高原上的陕北人民用自己的身心托起了自己的领袖，让他的劳累之躯得以休息，又得以生存发展。

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比喻是恰当的。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搞革命不能没有根据地，就如人不能没有屁股一样。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就说过这样的话。

刘志丹在东征途中，牺牲于中阳县三交镇。他是东渡黄河去抗日的，却死于中国人的枪口之下。

那是1936年初，刘志丹奉命率红二十八军，由神府渡黄河东征抗日，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红二十八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神府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3月底，刘志丹指挥部队胜利渡过黄河，从罗峪口、兴县、康宁镇横扫过去。到山西临县白文镇时，中央军委发来急电，命令二十八军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于14日拂晓打响。上午，刘志丹听说攻击不太顺利，经与政委宋任穷商议，亲自到一团阵地。就在他指挥部队对敌重新发起攻击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射入他的左胸……西北人民优秀的儿子刘志丹，光荣地牺牲了。这时，他还不足33岁。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被誉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袖，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他的人生实践，一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又恰恰是时时处处受到怀疑、猜忌、打击的对象。

有人说，如果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看看刘志丹就行了。

刘志丹功在哪里？

历史已有一个最公正的说法。



刘志丹走了，他创建的部队还在，在继承着他的遗志，“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如今他创建的那支红军部队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担负着保卫国防的重任。

刘志丹在九泉之下的遗憾是没有真正走上抗日战场。这一遗愿，被他的部队实现了。陕北红军走向抗日战场，参加了首战平型关战斗。

## 节八 高福源的作用和杨虎城的请求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稳坐了陕北根据地 10 年之久。

10 年磨一剑。毛泽东倚天抚剑，在黄土地苦心磨砺。可此时他的舞剑之姿并不是像昔日那么胜似闲庭信步。蒋介石大兵压境，用蒋氏的话说，消灭毛共只差一步之遥了。

天赐的良机骤然而至。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功在千古的“西安事变”。

历史不会忘记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曾是徐海东部队死敌的将领，在西安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在抗日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转变。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在关键环节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的，这就是东北军的团长高福源。

提起高福源被俘及被确认的过程，闪烁了徐海东的智慧。

那是 1935 年 10 月 25 日，红十五军团攻克了邻县的榆林桥，又一举歼灭东北军一〇七师 4 个营。徐海东听说被歼的敌人当中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外号叫“高包脖子”，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长。他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情报来源，就严令打扫战场的部队和手枪排，细查密找，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人清查出来。

在俘虏集中地，手枪排的战士睁大眼睛，仔细瞅俘虏的脖子，一个一个像过筛子似的，凡是脖子长得长一点的，统统讯问一番。

徐海东也亲自来察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一个战士抓住一个俘虏，大声吼道：“你就是高包脖子！”

那个俘虏吓慌了，连声说：“我不是，我不是……”

徐海东看了看，觉得不像，却故意说：“我看你倒挺像！”

“我不是，不是。”俘虏急了，说：“我是理发的。”说着他把嘴往旁边一努。原来高包脖子就站在他身旁。只见这个高福源，把长长的脖子紧缩在大衣领里。他被理发兵供了出来，只好故作镇静，居然伸出了脖子。

徐海东看他这一表演，扬起马鞭，想抽他一下，但一转念还是放下了手臂，冷笑说：“我当是活人堆里找不到你了哩！”

“我是个军人，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高福源嘴上还挺硬气。

徐海东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现在东三省都让人吞了，知道吗？你要有点骨气，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的兄弟，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来跟红军拼杀呢！”

高福源不吭声了，脖子又缩进了大衣领里。

“带下去，好好看着他！”徐海东向手枪排排长交代了一声，准备待会儿审讯他。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也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东北军中是个很不错的团长，他和王以哲军长的私人关系很好。徐海东认为把他争取过来将是个有用的人物。

审讯高福源的工作由程子华同志进行。

程子华：被俘了，你打算怎么办？

高福源：杀了我。

程子华：我们不杀你，再说第二个办法。

高福源：放了我。

程子华：也不放，说第三个办法。

高福源：没有了。

程子华：到我们的军事学校去教书。

高福源：我一定教好。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高福源又进行了教育，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后经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被释放回东北军，对沟通和东北军的联系，促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中，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再度扬威神州。

“西安事变”，震撼了中国，震动了世界。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紧急调兵，企图乘机置蒋介石于死地，扩大内战；美英派主张营救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内部有人主张杀蒋介石，有人主张送给红军，也有人主张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骑虎难下，电请我党中央派人到西安。在这种危及抗战的混乱形势中，党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中共中央代表团，首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保卫西安，准备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他们还指名要徐海东领兵前往。杨虎城并提出，要把他的警备旅归徐海东指挥。

周恩来完全理解张学良、杨虎城的心理：这是因为他们和红二十五军交战甚多，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红军的战斗力。于是一口应允了。

一份急电发向陕北。党中央立即命令徐海东为南路总指挥，星夜开赴西安。

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12月中旬便赶到了西安附近的咸阳。杨虎城得知红军到了咸阳，当即委派咸阳县的县长偕夫人出城迎接、慰问。这位县太爷和夫人在红军行进的路旁，不住地向红军战士打听：“徐将军在哪里？程将军在哪里？”

红军战士回答说：“我们红军没有徐将军，也没有程将军，只有个徐军团长和一个程政委！”

“是的，就是徐军团长、程政委！”那位县长连忙更正说。

“他们呀，行军从来都是走在前头。”红军战士说。

咸阳县长等了多半天，不见红军领导人。晚上，不知从哪里要通了徐海东指挥部的电话，第一句就大声说：

“报告红军总指挥部，我立正向你敬礼！”

徐海东有点莫名其妙，也许是军人的习惯，他听到咸阳县长电话里说向他立正，随口说了一声：“请稍息！”说完，自己也暗笑起来。

那位咸阳县长电话中好说歹说，要偕同夫人登门拜访。徐海东讨厌这套毫无价值的客套，谢绝了。

第二天，部队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想抓紧时机睡一觉，刚洗过脚要上床，一个侦察员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周副主席来了！”

“瞎说，你看清了？”徐海东说。他知道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城里忙的不可开交，怎么会出城呢？

“真的是他呀！”侦察员说，“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真事呀！”

徐海东忙向外走，刚出屋门，只见周恩来副主席穿一件新的绿呢大衣，头戴一顶礼帽，陪同一个中高个穿一身将校呢的军官急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可能就是杨虎城了。徐海东紧走几步，向周副主席敬了个军礼，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了。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微微躬身，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没有说话，只是和他握握手，让周副主席、杨虎城进屋去。他见杨虎城这位西北军名将彬彬有礼，又听说他和东北军名将张学良把蒋介石逮住，逼他抗日，心中对杨虎城倒有几分敬意。可是，到底是枪对枪、炮对炮打了许多年，如今初次以宾主相见，徐海东不知是不会客套，还是不习惯，好半天一句话没说。

杨虎城向徐海东客套了几句，叹了口气说：“唉，要知今日三位一体抗日，你不把我的主力消灭该多好呀！”

徐海东更不好意思开口了，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觉得这倒是

杨虎城的真心话。心里却想：“我不消灭你的主力，哪还会有今天！”

杨虎城又说：“国难当头，我们要携手抗日！”

徐海东还是没开口。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仗，仇敌突然变成了友军，话确实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周副主席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才打开了僵局。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起此事，还笑着说：“徐海东，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交。还记得吗？头一次见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谈话中，政治委员程子华也从外面匆匆赶来。他到底是位见多识广的人，谈笑自若，这才使徐海东感到轻松了些。

周恩来同志告诉徐海东、程子华说：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县一带。分别时，周恩来同志看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要他路上挡挡风寒。

杨虎城为表示对红军的敬意，送给红军前线指挥部一辆吉普车，并把他的警备旅长介绍给徐海东和程子华。那位在陕南险些被红军捉住的旅长，给红军送了100箱子弹，还一再声明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出兵，要子弹给子弹。

红军绕过西安，继续向南挺进。沿途，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那辆吉普车成了被欢迎的主要目标，常常被欢迎的人们包围起来。加上天气很冷，汽车走走停停，一熄火就不好发动，使头一次乘车行军的徐海东和军团部其他几位领导，远远掉在了大队的后头。徐海东想快快赶上部队，也好摆脱欢迎的人群，他跳下汽车，又换乘了马，在寒风中向蓝田方向驰去。

先头部队刚走到蓝田县城，几辆从西安开来的大卡车已经停在那里了。车上拉的全是军大衣，是周恩来副主席派人给南下红军送的。徐海东正愁着战上衣服单薄，看到那么多棉大衣，高兴得孩子似的爬到车上，向行进中的战士呼喊：“同志们，周副主席派汽车

给我们送大衣来了！”

战士们欢呼雀跃，大衣还没上身，一个个从心里向外热，前进的脚步更快了。这时，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先头部队已经快到商县了，情况十分紧急。先头部队的战士，每人抱着一件大衣，跑步前进。

第二天，红军抢占了商县北面的一座大山，占领了有利地形，阻止了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向西安冒进。

由于徐海东的部队在此踞守，国民党亲日派的部队终于没敢越雷池半步。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协议达成后，红十五军团才撤回了渭水。

### 节九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的由来

红十五军团还有一件应功垂军史的事迹，就是创作了代表人民军队形象、净化干部战士心灵、高矗革命军人节操的那首久唱不衰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此，三十九军也一直被誉为一支注重文化的军队。

一支部队能够打一两次胜仗并不难，难的是它在政治思想上的长远建设。为此，教育部队上下提高各方面的素质尤为重要。军队的专用术语叫“抓养成”。

抓养成要渗透到每个环节中。凡抓养成好的部队，即便在没有战事的日子也会居安思危，使部队的五指始终攥成一个拳头。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视为我军的传家宝。如今人们在强调学习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时，可曾想到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一种“统战”氛围中，曾一度成为三十九军（红十五军团）的军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193页中记载：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后，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参军的

战士和东北军解放战士（解放战士系部队对俘虏兵编入红军后的称谓——作者注），为了用革命的纪律教育广大指战员，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依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歌词，在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作者注）的协助下，将歌词填入原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曲调中，以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为名，经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批准，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报上。这首歌很快在各部队传唱开来，对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此时，中央红军尚未进入陕北，这首歌就已首唱在黄土高原上了。

程坦原在红二十五军中就任政治部秘书长，红二十五军的政治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当部队到陕北后，原军部的司、政、供、卫机关都并入到红十五军团机关，程坦仍任秘书长之职。

当然，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部队，执行起来更为出色。那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进至甘肃静宁县的兴隆镇时，二二三团供给处长刘炳华发现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就高兴地叫马夫放马，结果马吃了群众的谷苗。原来这位河南商城人错把谷苗当“狗尾巴草”了。事情传到徐海东那里，他立即找来了刘炳华，决定给他严重处分。回族群众知道了，纷纷来求情，最后徐海东责令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去赔礼道歉。

当时的红二十五军类似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是严格的纪律，造就了钢铁部队。程坦同志在填写这首歌词之前，就曾了解到一些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部队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遣队带来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他是依照“布告”的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的，他的合作者便是当时的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1947年

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先后于1950年底和1957年两次组织专人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并两次正式公布，可见这首歌的重要。

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者署名仍然是：程坦编词，集体改词。

当每个军人，或是凡了解我军军史的每个公民，一旦谈到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时候，都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一首红军歌曲，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精神食粮，一代一代地流传着。尽管会随着时代的变化，随时注入新的内容，可是这首歌总在提示、启发、告诫、警喻着每个军人，为纯洁自己、伟岸自我、辉煌自身而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这个军队的宗旨，并为之而献身！

而今，这个军的传人们深为此自豪着。他们为最先创作、最先传唱的先辈们自豪着，为这份永远的拥有而自豪着，这是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是这个军最早的军歌。

可以断言，只要这支军队存在一天，那么这支古老而新鲜的军歌就会在军营中传唱一天！

这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中仍不乏出现文艺人才。那首《打靶归来》，就是这个部队20世纪50年代一个团的俱乐部主任王永泉创作的歌曲。“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旋律中给一代代军人以鼓舞与振奋。又有多少人知道是从三十九军唱到全军、全国的呢？在时尚的流行歌曲中，人们把首唱者一直视为耀眼的明星。可谁曾记得那些首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红军歌曲的人们。如今，他们已走进暮年，可昨日情怀依旧。

就在离笔者居所不远的一幢小楼里住着一位将军，他叫张竭诚，当年他第一次学唱这首歌的时候，腰间插着一支崭新的白朗宁手枪。这是他刚从山城堡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这支枪他一直带在身边，直到1994年，才郑重地送到了集团军的荣誉室里。他是当年从鄂豫皖走来的童子军之一。

还有一位被誉为建国后授军衔时最年轻的将军的老人，他首唱



这首歌时才 13 岁。站在队伍里他唱得认真而执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执行的更是认真而执著。他就是原乌鲁木齐军区的副司令、全国政协常委王扶之同志。他是在东北境内为数不多的红十五军团的老战士了。许许多多首唱者们，已经把歌声留给了黑土白雪、黄崖红坡之后，悄然地走了，把这歌唱到了另一个世界。



1939年4月16日，115师344团教导营合影。



皖东北泗县  
张楼战斗的突击  
队员。

在1943年反扫荡斗争中，3师8旅连克单家港、陈集、八汉信等据点，这是陈集战斗胜利品之一。





1942年  
到1943年，新  
四军利用战斗  
间隙深入进行  
整风。这是整  
风讨论会场。



1943年  
春，新四军3  
师师长黄克诚  
同志（右二）和  
其他同志合影。

紅軍解於柏林我軍心從阜寧祝捷大會



1945年  
4月，新四军  
3师收复阜  
宁后的祝捷  
大会。



## 第二部

# 干城如斯

## 第八章 哀兵血战平型关

### 节· 过黄河，陕北的子弟兵想起了刘志丹

1937年8月31日。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黄河渡口。

徐海东率领新改编的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徐海东站在黄河岸上，那匹由刘志丹送给他的枣红马，前蹄用力刨地，不时发出阵阵嘶鸣。

黄河水高浪急，波涛拍岸，一泄千里。徐海东凝视着远方，如今，他已不再是红军将领了，过去的仇敌已变成了友军，他也由军团长改为旅长。此时，他心潮随着黄河的波涛起伏着，恨不能插翅飞到前线，痛痛快快地与敌人干上一场！

历史像个魔术师、万花筒般地千变万化着不同的人间剧目。

红军从八角帽上不情愿地摘下了红五星，明明对蒋介石有一肚子仇恨，可又不得不穿上国军的衣服。此时的三四四旅虽说已统一了思想，同仇敌忾奔赴抗日战场，可对这顶国军帽还有点别扭。尤其是红二十六军的战士们，他们忘不了自己的领袖刘志丹是倒在谁的枪口下。陕北的子弟兵是第二次离开故土了，那次东征归来的哀兵，如今一踏上黄河大堤就觉得心里酸酸的。

风萧萧，战马吼，哀兵必胜。

徐海东怅然了，假若刘志丹能够活着的话，一定会和他并肩作战的。想罢，又一阵哀思涌上心头。他看了看六八八团团团长陈锦秀和六八七团团团长张绍东，还有两位副手田守尧和韩先楚，这四位红军团长，是他的左膀右臂，这是战场上的两对猛虎，他从不存疑自己的部下会贪生怕死，他倒忧虑着不打仗的日子里部队怎么抓好养成。他不止一次提醒两位团长，一定做好原红二十六军战士的思想工作。这是一群多么淳朴、多么坚忍的上兵啊！红二十六军在这支八路军队伍里已改为两个营，分别插在两个团当中了。这些陕北娃娃是陕北人民最优秀的子弟兵啊！

想到这里，刘志丹的音容笑貌又一次闪现在徐海东面前。

东渡黄河抗日救国，是刘志丹的夙愿，而今，只有他的忠魂伴着出征的将士们走上了战场。

红十五军团改编后的第一仗就是平型关大捷。

走上平型关的三四四旅是支生力军。长期单独作战养成了独当一面的能力，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支部队具有很浓烈的主角意识，为此，渡过黄河后，战士们求战的热情高，将领更希望打大仗。平型关下，这种愿望滑了坡，这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主角意识更加浓烈的顶头上司林彪。

三十九军的历程中，不管这个部队是否愿意接纳，都和这位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的统帅连在一起了，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密切。其中不乏恩怨怨的情绪，这些都作为一种存在留在史册中了。

平型关下，林彪的指导思想是要打大仗，振奋民心，他甚至不在乎是否与毛泽东的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的总战略思想相悖，有点“一意孤行”了。他看准了平型关下的乔沟，他觉得这里将成为侵华日军部队的一个鬼门关。

在平型关打一仗的意向决定下来的时候，徐海东所率的三四四旅还没有赶到一一五师的集结地——上寨。徐海东赶到上寨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让他到白崖台一线去看地

形。

徐海东立即带领旅司令部作战科长张池明、参谋张竭诚等人赶到白崖台。

白崖台是位于乔沟南侧的黄土坡，与沟北的老爷庙斜对着，站在这里四面望去，崇山峻岭，蜿蜒起伏，沟壑土崖，纵横交错，深不见底的山沟，七扭八拐，平添了几分神秘几许恐怖。

林彪站在山坡上，举着望远镜向蔡家峪方向望去。身旁是三四三旅旅长陈光，还有六八五团团团长杨得志和六八六团团团长李天佑。徐海东走过去向师首长敬礼报告。至此，一一五师全部人马都集结在平型关下。

如今，生活在沈阳市延安里的一所新居里的张竭诚同志清晰地记得那一幕，老人说：

“林彪的个子不很高，穿着一身八路军军服，显得很精干，看得出他很兴奋，因为眼前是一个绝好的伏击地，他正对杨得志和李天佑交代任务，说话时声不高，慢慢悠悠、有条不紊。然后又和徐海东交谈了起来。

“林彪还和徐海东旅长到三四四旅的阵地前看了地形，他说：这一仗很关键，打好了影响一定很大。停了停后他又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更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

“林彪对徐海东交代的任务很具体，他说：你们旅要卡住敌人的后路，还要负责阻击来援的日军，消灭日军的后卫部队后，要迅速插入老爷庙地段，支援六八六团。

“林彪交代任务后就走了，战前他只到三四四旅阵地来过这一次。林彪走后，徐旅长立即召集两个团的领导来看地形。”

徐海东在平型关时，多次受伤的身体已经很弱了，爬山很慢，不时停下来喘口气。内战摧残了一员虎将那健壮的体魄，内战消耗着中华优秀儿女的外张力。但毕竟徐海东雄风不减，他边看地形边说：“这个地形选得好啊，如果敌人能上钩，一定能打胜仗。”徐海



东几乎把三四四旅的作战地域都勘察了。三四四旅除了主力在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外，还在小寨村与老爷庙以东的高地，配合六八六团对敌实施中间突击。遗憾的是，当大部队向乔沟开进时，三四四旅的六八八团被暴雨引发的山洪隔断了前进的道路，被作为师预备队的六八七团参加了乔沟的战斗。

三四四旅参加平型关大战的许多精彩场面及生动感人镜头，已消逝在岁月的尘封中了。而今，笔者只能将一些老战士的零星回忆介绍给读者，以此来管中窥豹了。

## 节二 全连 90 人，下来只剩 30 人

杨士梅是陕北横山县人。平型关战斗那年才 19 岁，他是沈阳市内作者所能找到的三位参加平型关战斗的老人中，唯一一名直接和日军短兵相接过的八路军战士。他所在的连队是六八七团二营，成分是清一色的陕北红军。这些刘志丹的部下，受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熏陶。在他们眼里，军长和师长待遇一律平等，只是职务分工不同，钱不多拿，饭是吃在一锅里的，他们对自己的领袖热爱得深沉。幸存者对红二十六军这支部队后来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而遇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事，一直是沉默，沉默了半个世纪。

平型关下，这支部队打得很顽强，付出惨重的代价，为家乡父老及他们的领袖刘志丹增了光。而付出代价最大的就是杨士梅所在的六连。

当我用电话约他谈谈战斗情况时，他当晚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上 8 点准时在风雨坛空军家属院的收发室等着我，给我一种作为一名老军人良好素质的记忆，那种在和平日子里仍保持着浓厚而博大的真诚的性格的印象。

老人正在病中，但思路清晰，说话实在，一句一字不加任何修饰，就像他家乡秋阳下的黄土地，坦坦荡荡，让人一览无余。

杨士梅老人说：

那天，我们赶到师指挥所时，战斗已经打响了，我们的副团长田守尧已经负伤下来了。当我们连走到山坡时，见到几匹马拴在一起，山坡上站着几位首长。我们营副营长跑到首长跟前接受任务，那时我是六连通信员，跟随营连干部行动。

交代任务的是聂荣臻副师长，他让我们六连迅速进入阵地，阻击从侧面向老爷庙高地冲击的敌人。

此时太阳已升出了地平线。

原来战斗打响后，我六八七团把日军后面的汽车炸翻了，车上的敌人被打得向老爷庙下面原来六连阵地的那个山梁上跑去。因为六连尚未进入阵地，日军的火力威胁到六八五团夺取老爷庙制高点的部队。六八五团就抽出火力来打这股敌人，要把他们堵回去，以保证夺取老爷庙。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快速向山下运动，当下山还没有到山底时，二班副班长被流弹击中负了伤，指导员让我把他送回山上去。当我们来到山坡时，聂副师长还没有走，正拿着望远镜在看着什么。见到我时就问：“小鬼，你怎么又上来啦？”

我说：“副班长负伤了，我送他回来。”

“怎么负伤的？”

“是鬼子打的。”

聂副师长对我说：“让他在这吧，你快一点下去撵部队。”我返身就向山下跑去。

当我顺山坡跑向阵地时，突然发现左侧的山凹里跑出三个日本兵，他们拐弯向一个山沟里窜去。我抬枪射击，一个鬼子应声倒下，另外两个吓得跑了，指导员在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他和两个战士跑过来接应我。

被我打倒的鬼子没有死，躺在地上直哼哼，我把他的三八大盖枪拿过来背在身上，几个人把日本兵拖到山梁上。这家伙怎么拖也不肯走，还拼死挣扎。前面我们阵地上情况非常紧张。指导员对我说：“哪有工夫管他，再给他一枪！”正当我犹豫的时候，这个鬼子竟然向我扑来，我一脚踢倒了他，举起枪照他胸部打了一枪，可是因角度不对，打在他的大腿上了，两腿中间冒了一股烟，这一枪，把他打坐了起来，我又一枪将这个鬼子打死了。

这是印象最深的一次杀敌经过。

谈到这里，杨士梅老人脸上洋溢着一种欣慰而满足的神情。

处理完这个家伙，指导员对我说，你留在机枪班吧！说完他就向阵地奔去了。

和我们对峙的这群鬼子有50多个，六连一上来，他们就放弃向老爷庙方向的进攻，和六连顽强地对抗起来。战斗中，又冒出一股敌人，企图向老爷庙日军增援。战士们打得很艰苦，日军的枪法准，我们副连长从阵地上抬头一望，然后站起来高喊：“冲啊！”话音未落，就被日军一枪击中牺牲了。他是我的陕北老乡，现在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他倒下的情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场战斗结束时，我们全连90多人，只剩下30人了。后来八连上去替下我们连，也牺牲了20多人，当我们第二天去打扫战场时，发现我们连还有一名伤员在死人堆里呻吟。他是六连在阵地唯一一名死里逃生的战士。

地上倒着50多具日军尸体。

我们连部3名通信员被打掉两个，要不是指导员让我留在机枪阵地上，我也得被打掉。

说到这里，老人低下了头。

打扫战场很仓促，我有一个老乡，战前对我说，“如果我死了，看在乡亲的面上，千万给我挖个坑埋了。”我在死人堆找到他，找个雨冲的沟，草草地埋了，别的就顾不过来了。

我们陕北人，原红二十六军的老兵，在东北就剩我们几个人还活着。

杨士梅还谈了许多，这一上午时间里，他不停地说着，只喝了一口水，他说他不渴。

如今，杨士梅被称为顾问，他离休前曾任空×军副政委。

这席话，是杨士梅老人在1993年春节前谈的。春节后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时他在医院住院。和我同去的有当时五连的战士曹子平。

### 节三 喋血平型关

六八七团九连的冲击地段，紧挨着六八六团，当年的副连长郭春林对参战的几个细节谈的较详实。较为有趣的是，他在阵地上对部队下达命令的时间，比师部的总攻击命令早了半秒钟，可见其歼敌之心急切程度。他是这样回忆的：

鬼子的步兵快走完了，后面开始出现了辎重部队。汽车、马车咕隆隆地响着，一眼望不到头，不能再等了，我怕打不上仗，就竭尽全身的力气大喊：“一排向右，二、三排跟我来！”就在我下达命令的同时，前面远处也响起

了激昂的冲锋号声。我们飞快地从山坡跑到夹沟上，猛烈地投出几十颗手榴弹，顿时硝烟四起，喊声震天，原来没事儿似的鬼子这才大梦方醒，忙举枪还击。

……他们挤在狭窄的夹沟里，人活动不开，重火器无法发扬火力，走投无路，便拼死想占夹沟两侧的山头，敌人这个阴谋，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他们冲上来一次，被我们打下去一次，如此三番五次，敌人终未得逞，只得钻进夹沟两旁凹处躲起来，战斗暂时沉寂一刻。不久，在我们阵地右前方忽然响起了疯狂的机枪声，原来有一股敌人已偷偷地爬上一个小山棱，并在那里架起了一挺机枪。

“必须把这挺机枪干掉！”我命令二排长秦二愣带领二排迅速完成这个任务，并要三排以火力掩护，这时二排只剩下13个人了，又大部挂了彩，秦二愣毫不犹豫地领着十几个战士扑了上去，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是从山上滚到山下去的，滚到敌人跟前，就用手榴弹把机枪炸掉了。随着，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射击。顽固的鬼子至死都不服输……突然，“嗖”地一颗子弹从我身边穿过去，我只觉得左臂火烫了一下似的，好在是轻伤，我赶忙用毛巾扎上，仍然指挥战斗。我的负伤增加了战士们的怒气，二排长秦二愣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大喊一声，扔出去一枚手榴弹，炸死炸伤好几个敌人，鬼子们挡不住，只好向下退，班长王忠秀哪能让他跑！带领全班跳下沟就往上打。前击后攻，鬼子夹在当中，一场肉搏战就这样开始了。

我记不清鬼子是怎样倒下去的，只记得有一个鬼子看我受伤向我扑来，当我正想用驳壳枪向他射击时，只听“噗哧”一声，鬼子血流满地，从后面赶来的二排长一刀把他刺个通心透，倒在地下了。站在我身边的秦二愣，两眼通红，浑身是血，呼哧呼哧喘气，我几乎认不出来他

了。这时他身上已经负了好几处伤，我刚要劝他退下火线休息，话还没有出口，几个嗷嗷叫的鬼子又扑了上来。秦二愣胸前背后4把刺刀闪动着，可他面不改色，转着圈挡拨着。当他拨开前面的两把刺刀，有一个凶神似的家伙，猛地一刀向他刺来，二排长没躲得及，被刺刀刺进腰部，他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紧接着，用最后的全部力气，也猛还敌人一刺刀，这才摇摆着和敌人倒在一块了。

事情发生的是这样的快，令人不敢相信，全连最勇敢的一个同志，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战友，就这样光荣牺牲了。我俯身去摸他的胸口，幻想他还活着，可他的心脏已经不跳动了。怒火烧干了我的眼泪，抬头一看，完成了打击边寨的一排与剩下不多人的二、三排会合了，他们已经把最后死伤过半的敌人赶下山去。

人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那镌刻在心底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淡忘的。

当年的排长程荣耀说：

约7点半钟左右，我们接到攻击的命令。全排战士一齐跑上山岗，往下一看，只见成行的大车已进入道沟深处，大约一个小队跟车的日本兵正好在我们射程之内。我命令四班长赶快架起机枪来。这时候，前边的枪响了，我们排的轻重火器也一齐开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敌人打了个蒙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没死的紧滚慢爬地四处躲藏。有的跑到前边的大车底下，拼命地还击。连长王化堂把驳壳枪往后一挥，喊了声：“同志们，冲啊！”就带头往道沟里冲去。

王连长冲上公路，一个没被击毙的鬼子兵突然站了起来，两人相距太近，武器都施展不上了。鬼子兵拦腰将王

连长抱住，两人就摔起跤来。王连长虽然精干，但那鬼子兵身体更强壮，翻滚厮搏中，被敌人压在身下。正在这危急时刻，打旗兵赶来，用军旗杆下端的尖铁锚子，照敌人后背猛戳过去，一下把这个敌人捅死了。

公路上展开的白刃格斗，把敌人压下去了，但逃离公路的敌人很会利用地形，在山坡边及修公路时挖土残留的坑坑洼洼里架起了机枪。枪口喷着火，子弹落在我们的眼前，击起土石渣都落到我们身上了。不把这个射手打掉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单腿跪地，用驳壳枪向敌机枪手射去，一串子弹打出了，没有打中敌人，再扣扳机时，枪里已没有子弹了。正在着急，蓦地，四班长大个子李虎站了起来，他平端着捷克式机枪，居高临下地和敌人对射起来，打死了敌人的机枪手，可他自己也中弹倒下了。我们趁机猛扑过去，用刺刀戳，用枪托砸，把洼坑里的敌人全报销了。

程荣耀的经历是多彩的军人生涯，据悉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看到了他的几篇回忆文章，想拍一部电视剧，张爱萍将军为此题名《红星照我去战斗》。如果能如愿的话，将为我们展现一个军人在战斗里成长的故事。

平型关下，他的征衣上溅染过日寇的血浆。他说：

消灭掉日寇的后卫小队，我们开始向一条线的大车队方向压去。那一辆辆的大车已经被打得东倒西歪，有的打得冒着火。押车的日本兵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没被打死的，或躲在车轱辘底下，或藏在公路的道沟里，我们边搜索边前进。此时手榴弹爆炸的烟雾还没有散尽，沟里天昏地暗，几米之外就看不到什么了。

突然，一声冷枪打来，我们副团长田守尧中弹负伤，

战士们又气又急，不得不小心翼翼行动。

我看见一匹骡马躺在血泊里，脖子炸去半边，腿还在蹬，紧挨这匹马旁，卧着一具日本兵尸体，死尸旁有一条步枪。我上去抢枪，哪知这是装死的鬼子，突然站起来，抓起枪向我扑来，我抬起枪来还击，搏斗中，只听“当”的一声，“咕咚”一下，我眼前一阵发黑，身子向一边歪去，心想这下可完了，可定神一看，面前的鬼子兵却又躺下了，胸口冒着血，血浆都溅到我的身上。原来我抢枪过猛，只刮了他点皮肉，我却闪了一个趔趄，鬼子的刺刀也扑空了。是身后赶来的战士段松一枪把这个凶恶的敌人打死了。

程荣耀老人的回忆也有过谦之处，把自己的杀敌战果省略了。记得1984年他与笔者通信时，他曾说过，此战的搏斗中，他亲手杀死两名敌人。

此后三四四旅继续活跃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展开了新的较量：

平型关战斗之后，奉命破坏由灵丘到团城口、大营的交通线，从小寨到老爷庙的汽车路，全部被破坏。敌人在团城口和大营集中500余步兵、6门大炮，向我军进攻，企图恢复交通，与六八七团接触后，被全部击溃。这一战毙敌100余人，缴获步枪24支、单筒炮2门。我军为彻底破坏敌人交通路线，就夜袭团城口和东泡泉，敌人仓皇退至大营，缴获步枪12支、轻机枪4挺。

接着，以一部向灵丘进攻，敌人被迫退出县城，向广灵后退。我军又包围了大营，进占繁峙。敌人得信，立刻由代县派出56辆载重汽车，满载步兵前来增援。在繁峙与大营间，我军早已派部队埋伏在砂河，敌人经过时突然猛烈袭击，打死200多敌人，大营的敌人和新城后援部队会合，向代县退去。此战毁敌人载重汽车20辆，缴获步枪11支。此外还抢到敌人的罐头食品数百箱，每箱内



有 100 罐，连着几天，战士们饭都不想吃，专吃牛肉罐头。

克复灵丘、大营之后，又奉命破坏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一部乘敌人势虚，配合独立团袭击广灵，另一部占领浑源，在浑源得到很多防毒面具和一些军用品，浑源敌人退至大同。大同之敌一度企图恢复浑源，集中 400 名步兵，几门大炮，配合 200 名骑兵反攻，与我军相遇，激战 4 小时，敌人被击溃，仍然退回大同。

浑源战后，我军奉命向南移动，在崞县商庄和敌人激战，打死 170 多敌人，在代县河东街口又打死 200 多敌人，缴获 20 多支步枪。当我军主力在忻口、原平一带和敌人作战的时候，从灵丘到大营的汽车隘路全部被我军破坏，

……

我主力退至太原后，又奉命赴关城岭东方，侧击进攻太原的敌人。11 月 9 日抵关城岭，太原已失守，与敌作了几次激烈战斗，后奉命向河北出动，破坏正太路与平汉路，打击敌人。我军到河北的平山、灵寿和井陘一带，两度袭击井陘煤矿的车站，打死 300 多敌人。敌人感到重大的威胁，便从石家庄、获鹿和井陘分派 800 余步兵、6 门大炮，向小寨山进攻，这一次进攻，敌人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 200 多人，还死了一个大队长。敌人遭受这次重大的打击，非常愤怒。在井陘、获鹿、石家庄和平山一带，集中 2000 余人分两路向洪子店进攻。一路由平山，另一路由井陘方山南北马庄前进。我军以一部在温阳附近设伏，给从方山前进的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死 300 多敌人。另一路敌赶至，我军已迅速退出战斗。此时我另一部进至盂县以北，当即击退进攻苁池、上社敌人，并进驻牛村镇，盂县敌人感受我威胁，就集中春阳、平定、盂县敌分路向牛村镇进攻。一部由盂县出动，约 600 余人，一路由河底出发，约三四百人。河底之敌被我伏击，死亡 200 余人，因另一路敌人赶至，才没有被我军完全消灭。

这些战斗，都是徐海东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条件下的运动战”所取得的

赫赫战果。累计起来歼敌 1300 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

#### 节四 徐海东的心事

三原改编时红二十六军的编制被打乱后，陕北子弟兵以大局为重，服从领导，表现出很高的精神境界。可徐海东体味到了另一种失落。他认为红二十六军是支独特的部队，本身经历就是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如果编散了，没有沿革下去，使军魂无所依，就会使这支部队的革命传统失传。应该保证这支部队的连续性，不能轻易流失，在滚滚的兵河之中，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1937 年底，根据上级指示，三四四旅扩编一个团，徐海东立即建议，由原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的人员组成。建议得到一一五师领导和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徐海东兴奋地在全旅营以上干部会上说：

“为了保存和扩大红军这一基本任务，上级决定我们旅成立六八九团，我们抗日武装又壮大了。现在我宣布，原红七十八师的同志无论在哪个团（或机关）的连队，一律带着现有的职务到六八九团报到。”

徐海东的话音刚落，迎来了热烈的掌声，而鼓掌最响亮的就是陕北红军同志们。

1937 年 12 月 18 日，第六八九团在河北平山县郭家镇西柏坡召开成立大会，团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原七十八师师部为第六八九团团部，原来的 3 个团编为 3 个营。至此，红二十六军一脉相承沿革至今，成为军的主力团队。

徐海东终于结了一件心事。

徐海东率部昼夜苦战，半年多，边走边打，跨越几千里，部队冒严寒，踏冰雪，坚持抗战，得不到休息，徐海东也因劳累过度而多次吐血。

日军被这支忽东忽西、指南打北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徐老虎在抗日战场上如鱼得水纵横驰骋，可惜他的指挥天才尚未得到进一步发挥，病情就恶化了，中央电令他回延安治疗：

行前，他抱病走了一个营，又走了一个营，几乎走遍了全旅的连队。一一告别之后，他带着难分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华北前线回到延安。

至此，徐海东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部队指挥过战斗。

## 第九章 黄公的伟略与直言

### 节一 黄克诚——焦点人物

就在平型关大捷之后，三四四旅走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从此，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了新的提高，在战斗中越来越成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又由于这种成熟和超前意识的冷静与睿智，使得这支部队的这段历史由于领导人的沉浮而沉浮着。

这个领导人就是黄克诚。

似乎是历史的赋予，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黄克诚的人生就很累也很苦。他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论实际上已不再属于自己的了。命运注定了他要用自己的付出书写着在中国当代史中别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地位。

谈起到三四四旅任职一事，还得从他的一份建议书说起。

红军改编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任弼时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去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探讨在新的形势下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

此时的部队暂时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从旅到连，各级只有正副军事领导人；多增一个副职，出征不到3个月，部队的作风就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突出的是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个别基层干部甚至仿效国民党军官的作风，讲究起排场来。原来红军的传统，党的核心作用被削弱了，潜在着一种变化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黄克诚认为要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必须开展反对军阀残余的教育。带着满腹的忧思，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意见汇报给任弼时。任弼时当即让他起草了报告，并且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3 个人的名义上报了党中央。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窑洞里的灯光彻夜不息，这正是他所担心的问题。八路军改编后，不能失去自我，不能受国民党部队的演化，否则就将名存实亡！

几天后，中共中央军委便宣布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从那时起到如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集团尽管几经易名，却再未更改过部队中军政各有一个主官主持工作的制度。尽管有时出于权宜之计，军政一把手一人兼任，也仅是特殊情况下的特例了。

在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同时，全军展开了整顿军阀残余作风的运动。一批卓越的政治领导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为这支军队的成长呕心沥血。应该说黄克诚成为一个军队在历史转折关头时的焦点人物，他改变了一个趋势。那恢复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了，是一种思想的执著延伸。

三四四旅是一支个性明显的部队，战场上猛打猛冲的作风造就了特有的荣辱观，就是压根儿瞧不起不能打仗和口头上讲空话行动上又另搞一套的人，那管你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者。

不应回避，大别山的童子军和陕北娃的优化组合，是先驱榜样的力量凝聚成的集体。尽管吴焕先、刘志丹已战死疆场，徐海东也不能冲锋沙场了，可魂魄依旧。当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显然会出现“讶而疑之”的场面。

黄克诚这时被任命为三四四旅的政治委员。

黄克诚的仪表着实让人不敢恭维。

瘦瘦的身材显得弱不禁风，不高的个头偏又有点微驼的背，表

情木讷还架上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说话慢慢悠悠，声调又不是很高，像一个书生。即便是不看外表而注重实质的人，也难以把他和叱咤风云的大将军联系起来。

黄克诚的出现，着实让人长了见识。还是听听黄老自己的叙述吧：

三四四旅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大部分干部是原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他们作战英勇，敢打敢拼，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这时还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与日军作战仍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尤其是对抗战初期的日军更是如此。再就是还有点山头主义，对由中央来的红军干部不大欢迎。我刚到这支部队时间不久，由于关系不熟，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一些干部对我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不仅我讲话他们不怎么听，而且在平时生活上也有故意为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是耐心做工作，诚恳待人，相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的。关于打仗的事情，开始我一般不多说话。后来见部队在作战中常常吃亏，我就劝说大家研究新战法，避免打被动战和阵地战。这些话也不大起作用。我也不着急，还是耐心地做工作，逐个说服。后来，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和这支部队同患难，共生死，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战斗情谊。

黄克诚的回忆理智而真实，其中还流露出另一种情愫——统帅的自省。偏于找问题和差距，尽量减少其中的亮色，对自己的辉煌就有意蒙上一层缦纱了。

黄克诚在三四四旅首次指挥作战是1938年1月的温塘战斗。当时徐海东旅长生病了，黄克诚指挥六八八团在阳泉、温塘镇与红岸寨和辛庄之间的山地伏击日军。黄克诚战前布置得很周密，战斗

打响后，敌人死伤惨重，尽管曾国华支队因临时任务而没能配合战斗，此战未能达到全歼敌人之目的，但也充分展示了黄克诚的指挥才能，令全旅上下刮目相看。

当旅长徐海东回延安养病的命令下达后，因为旅长人选问题，又把黄克诚推进了矛盾的漩涡。黄克诚是以一种无奈的心境回忆这段往事的：

徐海东决定要走，旅长一职空缺。第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总司令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朱总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于是朱总司令就找田守尧谈了话，明确告诉田守尧由他代任三四四旅旅长职务，仍兼第六八七团团长，等候总部任命。但嗣后朱总司令打电报给总部和延安，毛泽东、彭德怀都不同意由田守尧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回电说要另派人前来任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朱老总建议说：“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你还是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延安和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总司令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后来总部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就有点不高兴了，旅部为徐海东举行的聚餐会他也不参加。朱总司令见田守尧真的闹起情绪来，便对我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我就召集党委会，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说话。我是旅政治委员，又是党委书记，看到与会同志都闷在那里不吭声，我只好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了批评。由于我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因而对

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就以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上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这次党委会上，三四四旅的干部中，只我一个人对田守尧提了批评意见，因而引起了不小的误会，大家以为上级没有批准田代理旅长，也是我从中作梗。我又不能解释，自此以后，有好长时间没能解开这个疙瘩。后来经过长期相处，直到部队到了苏北，田守尧对我的芥蒂才最后解开。

承受误解和忍辱负重，成为黄克诚人生的主旋律。往往愈是这样的历史人物、人生的悲剧色彩就更浓重。一个事件的对与错，一种卓识被认同，要靠时间的推移才能水落石出。那么忍辱者所付出代价就太昂贵了。这里有青春的永逝，时光的无返，甚至还有身家性命的付出。这种献身辉煌得有些残忍。但中华民族对此总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黄克诚为这支队伍的建设呕心沥血。1939年初，杨得志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到了冀鲁豫，不久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辖5个大队，除刘震、李雪三的第一大队外，特务团编为第二大队，第三、四、五大队则是由地方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杨得志、崔田民离开旅部到冀鲁豫之后，黄克诚带旅部由林县回到太行山区，先驻在长治，后移驻高平。各团分散开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山头主义倾向又有所滋长，甚至有点不太听指挥了。他便将3个团所有部队都集中到太行山进行整训，把各团主要干部召集起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山头主



义，以加强党的领导。党委扩大会议开始时，有些干部不来参加会议。黄克诚不管来的人齐不齐，反正每次都按时开会，该讲什么他都讲，该批评的就批评，他相信那些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总会听到的。有的干部不服气，他就耐心讲道理，做说服工作。朱总司令也常到会讲话，要求大家克服山头主义。党委扩大会议连续召开了十几天，几乎把黄克诚累垮。以前行军作战不论多么疲劳，晚上睡一觉就精神了。但这次开会，搞得他精疲力竭，会议结束之后好多天都没有恢复过来。

## 节二 刘伯承发出的嘉奖令

能对黄克诚的付出以回报的，莫过于这支部队的骁勇和善战。六八九团成立不久，就随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武乡东的长乐村，同日军的主力打了一场恶仗，歼灭日军2000余人。这次战斗在二十九军军史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记载。然而建国后竟没有对外界作过任何宣传。直至近年来张竭诚才向我们娓娓道来：

1938年2月20日，八路军总部令我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增援晋东南，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敌人九路围攻。

当时我旅主力（六八七、六八八团）于温塘战斗后，集结于娘子关附近，准备配合三四三旅攻打娘子关之敌。旅部及六八九团仍留在冀西平山县之洪子店和东房泥。接获命令后，徐海东旅长率六八七、六八八团为第一梯队，于2月24日由娘子关以西过正太路分两路南下；同日，黄克诚政委率旅直和六八九团为第二梯队自平山县出发尾主力跟进。当时，韩先楚任六八九团团长，崔田民任政委，胡继成任参谋长，康志强任政治部主任，我在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后崔调任旅政治部主任，康任政委，黄惠

良任政治处主任)。

1938年4月4日，日寇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纠集第十六、二十一、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附骑、炮、工和辎重兵各一二个联队共计3万余兵力，由大(同)蒲(州)路之榆次、太谷、洪洞，北(平)汉(口)路之邢台，正(定)太(原)路上之平定，邯(郸)长(治)路之涉县，长治和临(汾)屯(留)公路之屯留，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兵九路围攻我晋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开展，压缩压缩地歼灭”的战法，妄图一举消灭我军于辽县(今左权县)榆社和武乡地区。

4月10日前后，日寇从东、西、北三面相继侵入我根据地。我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主力向外线游击，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涉县，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我旅主力、总部特务团和决死一、三纵队及各基干队、国民党武士敏部则预置于内线各要地，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路藏粮，组织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广泛开展内线游击战，阻击敌人进犯，为我主力部队机动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4月14日，南面东路之敌一〇八师团一〇四旅团一〇五联队由长治经襄垣攻占辽县；西路一〇八师团二十五旅团一一七联队自沁县进占武乡，并以主力北犯榆社，企图与北面之敌会合。这时，北面之敌已被我内线部队阻滞。该联队见与其会合无望，又虑其孤军深入，且苦于无吃无喝，旷日已久，师劳兵疲，退回武乡城内。

我一二九师获此情况，师首长决心趁其疲惫追歼该敌。此时，我六八九团归一二九师指挥，随师主力由涉县进至武乡东南蟠龙镇以东石门一带。当日即沿武(乡)涉(县)大道向武乡奔袭百余里，于4月15日进至武乡西北之东西黄岩和东西胡家窑地区。退入武乡之敌慑于我军声

威，不敢久留，遂于当日晚放火焚烧武乡县城，而后弃城沿与浊漳河并进大道东逃。

我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主力进驻武乡县城时，敌人已逃离一小时之久。我团遂帮助群众扑灭城内大火。然后，我一二九师部署以4个团兵力分三路沿浊漳河西岸平行追击逃敌。具体部署是：以七七二团和我团为左翼纵队，沿浊漳河北侧经巩家埡、田庄实施追击；以七七一团（欠一营）为右翼纵队，沿浊漳河南侧经南王家埡、马汗脚实施追击；以七六九团为预备队，沿浊漳河北岸公路尾敌追击。

4月16日上午8时许，我两翼先头部队于马庄、长乐村一带追上了逃敌。将浊漳河北之七七二团和南岸七七一团于长乐村西之公路上对接，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断。敌人后段1500余人被我包围在峡长的浊漳河河谷之中。在我迅猛打击下，敌人进退维谷，死伤累累。

已走过长乐村之日寇先头部队为解救后段被围之敌，遂集中1000多兵力向我左翼戴家埡高地进攻。七七二团遂以十连阻击敌人进攻，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该连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大部分被敌人攻占。

一二九师下达追击命令时，因电话线中断，我六八九团未按时接到命令。接令后，遂急行军于12时赶到戴家埡北之一里处高地。这时，攻占我阵地之敌见我大部队赶到，立即组织兵力向我进攻。我团英勇还击，连续打退了敌人9次冲击，迫敌节节后退，我夺回了被敌占领之阵地。

在我反击下，敌人向南退守戴家埡村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伺机向我反扑。我团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遂以一营向戴家埡之敌发起正面攻击。部署是：以一、四连实

施正面攻击，以三连攻击左侧无名高地。三个主攻连队指战员冒着正侧两面敌人密集火力，连续向敌发起两次攻击，一度突进敌阵地，与敌短兵相接。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我突入部队未能站稳脚跟，遂撤回原阵地。尔后又令二营主力和二连加入战斗，又接连从正面发起数次进攻，又未奏效，伤亡很大。戴家坳敌阵地久攻不下，韩团长、康政委和胡参谋长都非常着急。我当即向韩团长建议：让我和史参谋上去侦察一下侧翼的道路，能否从侧后进攻该敌，配合正面部队歼灭敌人。韩团长赞同地对我说：“你们快去快回，不要被敌人发现。”我和史参谋翻山越岭来到敌侧后，侦察中发现此路可通向敌侧后阵地，并观察到敌指挥所和火力阵地。我向韩团长报告后，他立即命令九、十连以迅猛的动作进攻敌侧后，配合正面部队围歼敌人。九、十连很快在敌侧后打响，敌阵内一片混乱，再也无力支撑，弃阵地而逃。我军攻占戴家坳阵地，并以全团兵力乘胜追击，将敌人压回到长乐村公路上。

正当我团与敌人浴血奋战之际，位于戴家坳西北侧山坡上的朱总司令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首长用望远镜始终密切观察着我团攻击阵地的一举一动，不时为我团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所感动，连连叫好。

当日15日时许，敌一〇八师团一〇四旅团一〇五联队附骑、炮兵共3000余人，由辽县经蟠龙镇赶至增援。令人愤慨的是，蟠龙镇原为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预定打援地域，而当日军大队援兵赶到时，曾军竟按兵不动，一枪不发，任凭敌人从眼皮底下顺利通过，以致造成我作战阵地上的巨大压力。

援敌的到来，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援敌以猛烈的炮火掩护，以一路向马村东南我团一营阵地攻击，我

与之激战达 17 小时，又有 1000 余敌人前来增援。鉴于此时李庄、邢村之敌已基本被歼，再战对我不利，一二九师指挥部遂命我团和七六九团各抽一个连队布成游击网于侧翼阻击和迷惑敌人，掩护主力撤出战斗。敌一一七联队残部得以和一〇五联队援兵会合，遂狼狈向襄垣以南地域逃窜。

长乐村战斗我共歼敌 22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 500 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给敌一〇八师团以沉重打击，为粉碎敌九路围攻起了决定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为夺取整个战斗的胜利，我团伤亡 500 余人，其中近 200 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五连的连干部全部伤亡。

战斗的当天，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对我团发布了嘉奖令，原文是：

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强及全体指战员：

在这次马庄、长乐村战斗中，你们表现非常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死打硬拼的大无畏（精神）的高贵品质，特予以嘉奖。

师长：刘伯承

1938 年 4 月 16 日

战斗结束后，我团奉命进至辽县休整，并参加了一二九师的战斗总结大会。朱总司令、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等首长专程来看望和慰问我团指战员，并在全团干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又一次给予我团指战员表扬，还指出我们战术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使我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 节三 进谏为大业

黄克诚继 1937 年建议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后，向中央提出的第二个意见，是向彭德怀建议开展反磨擦斗争，由于提醒得及时，使彭德怀的拓展方略一举成功。

黄克诚自述：

1939 年 6、7 月份，日军先后对我冀鲁豫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进攻太南之日军一部，占领了长治及其周围 9 座县城。我三四四旅为配合一二九师反“扫荡”作战，进至长治以东及高平一带山区分散游击，旅部刚进驻平顶山区。8 月下旬，田守尧、吴信泉率六八七团在高平以北两次伏击由河南博爱北犯的日军，歼敌一部，并缴获日军中将司令牛岛的作战命令一份。至 8 月底，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的扫荡被粉碎。12 月，三四四旅配合一二九师发起邙长战役，向邙长大道展开破袭，袭击敌据点，伏击敌调防运兵车队和运输队，断敌交通，予敌以沉重打击。冀鲁豫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一直坚持到年底。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中，不仅粉碎了日军的连续围攻、扫荡，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

正当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日益加剧起来，反共顽军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寻衅滋事，恣意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反共磨擦活动达到了高峰。在西北，胡宗南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占我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在山西，阎锡山向抗日新军和八路军进攻，杀害我抗日军民，摧毁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蒋介石又调集 10 万军队向我太行、

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犯。国民党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等反共最为卖力，妄图袭击我八路军总部。

这时，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他只带了少数警卫和电台，走山路过来了，快到达平顺时，我赶去接他。我与彭德怀一见面，别的什么也顾不上讲，就向他汇报国民党军队向我磨擦进攻的情况，我们俩边走边谈。一到旅部，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调动部队准备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打仗历来坚决果断，说干就干。但这次是要打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是要打个大仗。我就对他说：“老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先请示延安就动手干，怎么行呢？”彭德怀说：“来不及了。”于是，他一面发电报调动部队，一面同时报告延安。

在彭德怀和一二九师首长的指挥下，反磨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是冀鲁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尤其是给予朱怀冰部打击最大。鹿钟麟在林县被我三四四旅部队活捉，我让部队将他放走，以保持统战关系。至此，便彻底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革命根据地。

#### 节四 进军华中·黄克诚的第三个意见

一个战略家的基本素质就是看问题要有较高的起点，不图急功近利，更不沉湎于虚华浮荣之中，亦不会以物喜，以己悲，能勇敢地超越自我，站在党的立场上直抒己见，屡献良策，并能站在民族大业的高度审时度势。

黄克诚在抗战中的第三次进言更具有历史意义，那就是黄公一

条良策，使八路军跨越陇海路，打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仅此一举，使华中我党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推进了抗日救国战争的进程。

为此，三十九军这个红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中既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的部队。

黄克诚简述了这段史实：

1940年4月，我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遂将新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区斗争。我率三四四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合。我们刚离开山区，尚无平原作战经验。离开太行山时，韩先楚率主力为一路，我率纵队机关和直属队为一路，分两路向冀鲁豫进发。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们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中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蒙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我们离开辛寨，一气走了11余里，进入冀鲁豫支队活动地区，才停下来休息。

我们到达冀鲁豫与杨得志会合后，奉命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和军政委员会，我兼任军区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书记。

这期间，第二纵队已发展到两万余人。我考虑到在冀鲁豫集中这么多部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回旋余地也不



大，遂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和总部建议，将第二纵队分成两摊子，我与杨得志各带领一摊子，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斗争，另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4月17日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12000多人，由太行山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

黄克诚回忆说：

起初总部要我留在冀鲁豫，而由杨得志率部分主力沿陇海路南下。后来中央电令让我率部分主力南下，要杨得志留在冀鲁豫。中央于5月5日电报中还特别强调：“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5月中旬，向我冀鲁豫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主力被我军歼灭，我便着手准备离开冀鲁豫南下。5月下旬，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在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下先头出发，我与第二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于6月初出发。新二旅（辖第四、五、六团），旅长田守尧在延安学习尚未到职，由该旅政治委员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带领。行进途中，杨得志来电报说留在冀鲁豫的主力不足，提出从南进部队中调回一个主力营。我接电报后，即从新二旅抽出一个主力团（第四团）调回冀鲁豫。

第二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6月20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会合。6月27

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6月29日，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来电。要我作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豫皖苏边区当时面对日军，背后是国民党顽军，是个夹在敌伪顽缝隙间的一块地方。彭雪枫因原来的部队不多，坚决不同意我走。他起草了一份电报，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我刚刚到达豫皖苏，尚不明了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战略意图，以为我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直接指挥。

彭雪枫所起草的电报内容与我自己的看法比较一致。我也曾电报中央，提过类似意见，我们遂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7月15日、17日和18日，刘少奇连续三次来电催我速率所部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的电报与中央军委前6月27日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我即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我拿着毛泽东的回电给彭雪枫看，说我准备立即东进皖东北。此时我对中央的战略意图已经明了，决心遵照中原局指示东进。遂将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由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留在彭雪枫部，以加强其主力，教导营也留下一半给彭，我率新二旅的第五、六团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团及教导营的两个连，离开豫皖苏，

越过津浦铁路，向皖东北挺进。此后，我便在中共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开辟、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 第十章 又见同侪并马归

### 节一 会师盐城

黄克诚到苏北与陈毅在盐城相会了，他们两个人的会见是井冈山离别后的第一次重逢，然而意义远不在此。这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次在抗战中携手并肩，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陈毅即兴赋诗曰：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早在黄陈两位相会以前的10月10日，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了。八路军把在平型关缴获的机枪送给了新四军，新四军也赠给了八路军礼物，他们举行了联欢，来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

黄克诚率五纵队主力南下也是为了策应著名的黄桥战役。黄桥战役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新四军将失去生存的条件，无

法有效的抗日了。

10月4日，黄克诚接到了这样一份来自中共中央的急电：

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4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向黄桥挺进，增援陈毅。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黄克诚于10月4日率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盐河、废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城镇直下盐城。切断顽韩军的归路，动摇其后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顽军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皖南事变”后，黄克诚所部被编到新四军序列，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部队。在新四军7个师中，唯有三师更得天独厚，在其作战区域内，设立着新四军的重建军部，为此除执行繁重的作战任务，还要担负保卫统帅机关的重担。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抗战的两支劲旅，是中国共产党的左膀右臂，如今两臂相交了，必将产生巨大的合力，恰似猛虎添翼，巍巍然，浩浩然于华夏大地，共领风骚于那个时代。

汇合后的两支抗日武装，蒙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其中一些焦点问题一直留在昨天的时空里，不被世人所知。而知情者大都是有这方面经历的老人和一些专门的学者。

毋庸回避，大千世界充满了矛盾，往往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事物发展的潮起潮落。世界在矛盾中前进，人类的进步靠不断的对撞发展，那种视世界永远和平的愿望，只能永远是憧憬。除非宇宙停止了运转，人类静止了发展，一切一切都在静默中等待消亡时才没有了矛盾。一支军队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就是在斗争中前进，在不断出现矛盾和解决矛盾中日臻成熟。

并马而归的同侪在苏北战场上开始了新的一页。倘若黄克诚没率兵到来，那么也就不会有以后的争执了。

黄克诚和中原局矛盾的焦点爆发在曹甸，可当他与彭雪枫会合时，在那份彭雪枫不同意黄部东进的电报上签字时，就把矛盾显露出来了。

## 节二 曹甸·黄克诚弹出不和谐音

黄桥之战后，中原局决定打曹甸。

新四军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矛盾。在研究当代历史时能把新四军的历程作为一个课题，就会领悟许多带有历史性的规律。

历史应该是，也必定是一座雕塑，立体而生动。

黄桥战役以后，退守曹甸、安丰一带水网地域的韩德勤仍不愿与我停战言和团结抗战。适逢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安徽顽军李品仙部会同河南汤恩伯部以及桂系顽军一部，大举进攻我淮南路西、皖东地区；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霍守义一一二师奉何应钦之命，以“武装调停”为借口从山东南下苏北，进至淮阴以东凤谷村一带支援韩顽；而黄桥战役中被我歼灭的韩顽主力第八十九军在新任军长顾锡久亲自督促下，亦得以重建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韩德勤认为向我进攻的时机成熟，便开始向我屡屡挑衅。叫嚷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准备卷土重来。

此时，我五纵队三支队亦进入盐阜地区。我中原局和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决定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一、二纵队和五纵队之一、二、三支队兵力发起曹甸战役，先期解除韩德勤的威胁，巩固苏北地区，免除后顾之忧。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揭开序幕。五纵队以一支队配合新四军一、二纵队向西进击，围歼曹甸一带韩顽主力；以二支队六八七团及三支队的八、九团进至杨桥、蔡桥一带，阻击由车桥出

援的霍守义部，保障进攻曹甸部队之翼侧安全。是日，一支队由盐城西的楼王庄、楼夏庄、丁卯港一线渡过马家荡，以一团攻打射阳镇顽军常备第十旅。一营为先锋，一连为突击队，一鼓作气连续突破顽军三道防线、两道河川、一道墟子，打开缺口，开辟了道路。随即全团直插顽军旅部，全歼顽军第十旅。尔后，一团又乘胜进击，先后攻克琵琶、油房头、兰亭、太平庄、北宋庄等顽军外围据点，直向曹甸进击；二团攻克了陶家林，给予顽军以歼灭性打击，俘其千余，缴获甚多；三团于30日攻克蒋营、苗家村顽军据点后，亦继续向曹甸逼进。我二支队六八七团由淮安苏家嘴南进，攻克平桥、蚂蚁店顽军据点，打通了与淮南部队联系。尔后与三支队八、九团并肩进至杨桥、蔡桥一带，阻击由车桥出援之霍守义部，并向两淮日伪军警戒。同时，新四军一纵队到达曹甸以南之北宋庄，二纵队到达曹甸东北地带。至此，完成了对曹甸的包围。

12月13日，我全线发起对曹甸据点总攻。一支队一团担任曹甸西北角主攻，三团担任曹甸西南角助攻，二团阻击由车桥、凤谷村南援之霍守义部；我二支队六八七团和三支队八、九团仍于原地向两淮之日伪警戒；新四军一、二纵队分别于曹甸东南角及东北角攻击。

15日，我一支队一团和新四军一纵队分别从西南角和东北角突破曹甸外围防线。顽军凭借深宽外壕和坚固工事顽抗。我发起凌厉攻势，突破曹甸部分防线，并予顽军以大量杀伤。但因曹甸地处水网地区，进攻道路狭窄，我兵力火力均难以展开，遂造成我进攻兵力拥挤，遭敌炮火轰击，伤亡较大。我攻入曹甸部队难以向纵深发展，遂退出曹甸与敌形成对峙。同时，我担任助援之二团于车桥南与霍部展开激战。我一营四连被顽军重重包围，血战至最后，歼敌一个营，全连只剩下7人。

16日晚，新四军一、二纵队撤出战斗，回到射阳河以东休整。我二、三支队亦从西北平桥、蚂蚁店北撤至苏家嘴一线。我一支队仍留原地围困曹甸顽军。至17日晚，亦撤出战场，移至陶家林待

命。

同日，刘少奇发出电令，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不准撤出曹甸地区，准备继续围困曹甸顽军。并于18日赶至陶家林，命令我一支队再次前进围困曹甸，但因其他参战部队均未前来，仅我一支队单独作战，既要围歼韩顽又要阻止霍顽，兵力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局不得不于18日决定结束曹甸战役。

曹甸战役历时18天，共歼顽军8000余人，我亦伤亡2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我一支队奉命撤回马家荡以东楼王庄、楼夏庄地区休整。

曹甸战役前，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完全赞同消灭曹甸顽军，只是在时机和战术上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一、曹甸不同于黄桥，我主动进攻不符合中央指示的“击敌、和友”和“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二、我尚立足未稳，当务之急是肃清匪患，建立政权；三、曹甸工事坚固及多层纵深水网，易守难攻。我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和器材，成功的把握不大，还可能导致重大伤亡。他建议，应采取围而不打、引敌出洞于运动中予以歼灭，或采取筑垒掘沟，步步推进的战术。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未能被中原局及华中指挥部领导同志采纳，黄克诚同志则以高度的组织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纪律性率部投入曹甸战役。随着战役的发展，愈加证明他的意见的正确性，本着为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黄克诚同志于12月11日致电中原局并党中央，提出“攻击曹甸等地区采取持久战法，不宜速决”的建议：

……（1）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



但此建议仍未被采纳，随后导致我军久攻而不下，被迫撤出战斗。

曹甸战役失利后，有人认为黄克诚同志右倾，作战不力。还撤了黄克诚同志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毅兼任第五纵队司令员。由于陈毅担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无暇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黄克诚同志仍得兼任司令员的工作。

1942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指出：

“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消耗战——作者注）。”“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巷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我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入苏北后半年中，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最反动的顽固派，配合新四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战局，开辟了淮海、盐阜两地区，并初步巩固了淮海根据地，控制了盐城、阜宁、涟水、沭阳全境及淮阴、泗阳、宿迁、灌云广大乡村，沟通了与苏中、皖东、皖东北各根据地联系。我纵到达之后，组建了淮河大队、沭阳大队、滨海大队、沂河大队、东海大队、淮阴保安大队及泗阳、涟水、淮安独立团等地方武装。为进一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开展苏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由于曹甸战役问题处理不妥，既未全歼顽固派势力，亦未能争取其保持中立，造成了以后苏北敌、我、顽三角斗争的长期复杂局面，对我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有一定的影响。

### 节三 三打郑潭口

新四军三师在苏北平原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当属郑潭口攻坚战，它创造了平原攻坚战的首胜而威震华中。

郑潭口是坐落在江苏省涟水县东北 30 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地处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处的港湾里。是我淮（阴）海（州）、盐（城）阜（宁）两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之一，也是日军五港、大新集、新安镇据点与涟水城据点之间的水陆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在郑潭口的外围一带，还流窜着一支原国民党第四区区长金二板的残兵败将，有 200 多人，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已是一支兵匪。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我涟东县（涟水县的东半部）第三区中队第一分队长王立珍和第二分队长徐庆同率两个分队叛变，杀害了我区委书记和区长后，公开投降日寇。被日寇编入郑潭口伪支队，王、徐分别担任了两个伪大队的大队长。

伪支队长孙礼陶，共收集 600 余人。这些由地主、叛徒、流氓、土匪而编成的乌合之众，政治上极为反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恨之人骨。周围群众几次上书黄克诚师长，要求新四军为民除害。5、6 月间，我三师八旅特务营和二十三团在涟东县大队配合下，两次对其强袭，均未奏效。而后敌人又强征大批民夫，在郑潭口构筑了更加坚固的工事。强拉进去的民夫，每天都有七八百人，稍有懈怠，轻则枪搗、鞭抽，重则绳索捆绑，送进土牢或丢进大河。木料不够，将周围 10 里以内的树木全部砍光，民房拆尽。砖石短缺，拆走农家猪圈，捣毁群众锅灶。日寇派出“堡垒专家”佐木设计监工，用了整整 3 个月工夫，把个小小的郑潭口修得像只铁箍的桶。伪支队长“孙大狼”（当地老百姓给孙礼陶起的外号）得意忘形地说：“别说是新四军，就是天兵天将也奈何不了

我！”

1941年9月，八旅二十二团完成反“扫荡”任务后，进驻到涟东顾大楼一带休整。一天，师部突然派人送来通知：团首长立即到师部受领任务。团长张天云与政委张池明、副团长童世民、参谋长尹捷峰、政治处主任陶励一起，骑上快马，立即赶到师部，接受了战斗任务。

战前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团长张天云除了拍摄一组照片记录这次战前的准备外，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此战的过程：

9月20日凌晨两点，二十二团全体指战员披着星光，迎着秋风，从集结地域顾大楼出发，像一条灰色的闪电悄然无声地扑向郑潭口。早上5点，晨星寥落，天色微明，我全部人马已顺利到达一帆河东岸。隔河望去，郑潭口据点像鬼怪般地匍伏在那里。耳边除了潺潺流水声，一切都显得很平静。看来，敌人还没有发觉我军的行动。

这是张天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战斗之一，他的回忆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晚7时整。

张天云抓起电话机：“攻击开始——打！”

“轰！轰……”炮兵开始射击，随着一阵阵巨大的炮击声，郑潭口据点里，升起团团黑烟。他在高处拿起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人中心炮楼上的破“膏药”旗被炮弹炸飞了。东南角炮楼被打塌了一角，伪支队部的院中心也被击中了一炮。敌人进进出出，乱成一团。乘着敌人慌乱，张天云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随着急促嘹亮的号声，三营和二营分别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实施突破。积压在战士们胸中的怒火爆发了，他们冲出战壕，像猛虎似的扑向敌人。

刹那间，喊杀声响彻夜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

伪据点的东南角，是这次战斗的主攻方向。三营长郑本炎憋着满腔的怒火，手中举着驳壳枪，高喊一声：“跟我来！”亲自率领九连，带着向导冲了上去。他们用4辆“土坦克”开路，迅速排除了鹿砦，然后越过外壕、土圩，砍断铁丝网，勇猛地冲到东南角的围墙下，把梯子一架，迅速攀梯而上。这时，炮楼上和夹壁墙里的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九连射击，我方地形不利，兵力又无法展开，伤亡较大。听到这个消息后，张天云心中很急，九连的突破口是关键的地方，关系到战斗的全局，如果拿不下来，会影响整个战斗。

张天云立即和三营长通了电话：“你们怎么样？能攻上去吗？”

“能攻上去！有伤亡，但不太大，我们完全能够完成突破任务！”话筒里传来郑营长坚定的声音。

“好，要注意智取，不要单靠勇猛。我马上到你们那里去。”话筒一丢，他把指挥所交给尹参谋长，自己带着几名随行人员，迅速运动到了九连阵地。

九连阵地上，子弹纷飞，硝烟弥漫。尤其是东南角那座炮楼，上下两层的火力异常凶猛。张天云和营干部商量一下，决定先拿下炮楼。命令一下，全连机枪同时封锁敌火力点，一排副排长李小虎带领12名精干的战士，飞速地运动到炮楼周围，把一捆集束手榴弹塞进了炮楼的射孔。随着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只见十几个伪军连同炮楼顶盖儿一起飞上了半空。然而，炮楼底层的火力点的敌人仍在继续顽抗。激战中，李小虎和另外两名战士英勇牺牲了。这时，九连长许凤章同志带领二排迂回到了炮楼底层的东侧，把3颗手榴弹塞了进去，里面的敌人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乘敌人丧魂之机，二排同志飞梯登上炮楼，随即用机枪手榴弹开路，冲进底层。底层残敌吓得连滚带爬，钻进了南夹壁墙。九连乘胜扩大战果，又攻下了炮楼两侧地堡。至此，打开了东南角的缺口，并与南夹壁墙之敌形成对峙局面。

二营突破东北角的战斗也同时进行着。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营长何文清同志率领五连负责消灭据点外北侧炮楼之敌，另一路由教导员尹培良同志率领六连，攻打东北角炮楼，然后直插过去，会合三营消灭中心炮楼之敌。黄昏时分，敌北侧炮楼已被五连围得水泄不通，枪声、厮杀声如同风吼雨啸压向敌人。狡猾的敌人在五连发挥火力的时候不还手，但等我火力一停，战士向炮楼冲去时，他们就集中机枪、手榴弹进行猛烈反击，五连被迫停止攻击。

“五连伤亡很大！”通信参谋赶来告诉张天云说：“敌据点北侧围墙内外两座炮楼相互策应，火力集中，要突破土圩，拿下外围炮楼困难很大，五连现已牺牲 20 多人。”张天云立即返回团部，拿起电话对二营长何文清说：“不要硬攻，要选派勇猛战士，接近炮楼，实施爆破。”

这时，天已漆黑，二营长立即指挥各种火器，压住敌人炮楼上的射击孔，五连长李广之带领一个排战士，冲上土圩，接近炮楼，向里面投掷手榴弹，逼得敌人丢弃炮楼，夺路逃命。五连不愧是尖刀连，他们紧追不舍，奋勇地冲上去，与敌展开肉搏战，把敌人消灭大半，剩下少数敌人拼命地逃进夹壁墙里去。五连胜利占领了这座炮楼。

就在五连打响的同时，二营教导员尹培良率领的六连战士，在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向敌据点东北角发起猛攻。伪支队长孙礼陶亲自指挥一个中队，外加支队警卫排共 140 多人顽抗在这里。一部分伪军埋伏在土圩子里，一部分把守着东北角炮楼。当我六连接近时，敌人的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向我冲锋部队猛烈射击，子弹把水圩里的水打得“噗噗”直响，但这密集的火力并没有吓倒六连的战士们。在硝烟弥漫、一片火海中，六连高喊着“冲呀！杀呀！”勇猛地往前冲，二排六班长在水塘边被手榴弹碎片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一点点将肠子塞了进去，一手捂着伤口，一手举枪，带领全班战士向前冲，冲过水壕，冲过土圩，冲过敌人的层层设防，直到攻下东北角炮楼，他才倒下。五班小战士马

道连右大腿上中了两发子弹，鲜血像泉水般地往外涌，他撕下衣襟，扎住伤口，继续往上冲，直至牺牲。烈士的鲜血流进了河水，浸润着郑潭口的土地；英雄的革命精神，就像那滚滚一帆河水，永流不息；英雄的革命形象，就像那苏北平原上的苍松翠柏，巍然挺立；英雄的革命业绩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二营教导员尹培良在电话里大声汇报：“六连能攻得上去！现在已经突破水壕，冲上土圩，正在和敌人肉搏，请团长放心……”

突然电话里声音中断了，张天云赶紧拿起望远镜观察，只见六连长张清和等 20 多名同志冲到土圩边，向敌人战壕里甩出一排手榴弹，接着猛虎般地扑过去，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把敌人刺倒一大片。其余的敌人支持不住，连滚带爬逃进了东北角炮楼。

约莫过一个小时，二营通信员穿过封锁线跑过来了，这个口齿伶俐的小鬼，见了团长就开口说：“报告团长，我们二营六连发动了 7 次冲锋，突破 5 道防线，拼了刺刀，杀伤敌人 80 多名，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东北角炮楼……尹教导员说，完全有信心配合三营拿下中心炮楼……”

彭雄参谋长和张天云几个团干部都深深为二营和三营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感动。他们都明白，现在虽然东南、东北两个方向的突破已经胜利完成，但是，这仅仅是这次战斗的第一个回合，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头。

夜更深了，大地一片沉寂，团指挥所里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着，丝毫没有睡意。张天云和彭雄参谋长及团的几个负责同志反复研究着下一步的打法。为了扩大战果，彻底消灭敌人，决定令二梯队二营八连和三营十连投入战斗，采取两头对打、逐段打击的战法，歼灭南、北、西三面之夹壁墙内和东西红瓦房内顽抗之敌，完成对中心炮楼的合围。

午夜 10 点钟，十连长范得胜同志率 3 个排战士，乘敌人不备，杀人南面夹壁墙内，只见里面一片漆黑，由东向西，轮番攻击，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攻下一段，巩固一段。夹壁墙内吼杀

声、枪击声、爆炸声杂乱地搅成一团。双方拼杀了半个多小时，敌人被十连赶至南门。这时，守敌突然甩过一排手榴弹，趁着硝烟弥漫的时候，迅速将地道堵塞，然后用火力疯狂封锁，十连前进受阻。三营长郑本炎立即命令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同时组织力量迅速排除了地道中的障碍。十连战士随即像猛虎般的冲向敌人，一举消灭了地道内的顽抗之敌。经过逐段争夺，至午夜零时整，十连全部攻占了南面夹壁墙。

稍事调整后，我十连从墙内和地道同时向西南角炮楼之敌发起攻击。在我凌厉的攻势面前，楼内守敌招架不住，退至西夹壁墙内继续顽抗。十连遂占领了西南角炮楼。在南夹壁墙外还有敌一个大暗堡，仍向我南面的攻击部队猛烈射击、阻我接近。张天云命令三营的十一、十二两个连队也投入战斗，各以一个排分别从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掏地洞向暗堡敌人发动钳制攻击，最后将暗堡之敌消灭大半，其余遁入中心炮楼。此时，三营长郑本炎趁战斗空隙，查点了一下十连人数，全连只剩下30多人了。张天云咬紧牙关，命令：“三营长，你们打得好！不要怕伤亡。现在叫十一连接替十连，趁热打铁立即发起猛攻，把西夹壁墙的敌人全部消灭掉。”

十一连连长周东接到任务，马上带领全连战士扑了上去，战士们冒着敌人疯狂的弹雨，杀进西夹壁墙，经过将近4个小时的恶战，到21日凌晨4点钟，十一连彻底肃清了西夹壁墙内之敌。与此同时，二营八连经过顽强的浴血奋战，逐段攻下了据点北面的夹壁墙，最后攻占了西北角炮楼，与十一连胜利会合，另外，一梯队的二营六连和三营九连，采取南北对打的战法，攻占了据点东侧的一排红瓦房，至此，对龟缩在中心炮楼的200多名敌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

天刚破晓，张云天想趁敌人援兵尚无动静，抓紧有利时机，一鼓作气全部消灭敌人，就用电话向彭参谋长作了汇报：

“攻打中心炮楼的兵力，已经组织就绪，我们准备立即发起总攻击，力争在敌援兵到来之前解决中心炮楼，首长有何意见？”

“好！动作要猛，要快！慢了不行。”彭雄停顿了一下，“天云，你看如何？”

“一定做到。但我有个建议，请首长指挥阻击日军援兵，拖住敌人。”

“天云，你就放心地打吧！”彭参谋长激动地说，“狠狠地打！一定要迅速把中心炮楼拿下来！”

为了打好最后的关键一仗，张天云又到三营九连的前沿阵地上，和营的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战斗。这里位于中心炮楼的东侧，在阵地前面有排小瓦房挡住视线，必须占领它，才能看清楚炮楼底层火力设置情况，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一切布置妥当，张天云喊了一声：“打！”随着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他也迅速地登了上小瓦房。接着，他在房上指挥全部机枪火力，把敌中心炮楼上所有射击孔封锁住。这时只听三营长郑本炎大吼一声：“冲啊——”埋伏在东侧的九连战士从地上跃了起来，带了云梯，猛扑到中心炮楼前，架上云梯就往上冲。紧接着，三营十连、十一连和二营六连的战士，也分别从南、西、北3个方向扑上前去，这阵势，一时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浑身发抖。但是，不久敌人又进行拼死的抵抗。由于敌人工事坚固，手榴弹投在上面不起作用，火力又猛，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副团长童世民以下30多人负了伤，还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就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斗志非常旺盛，一往无前，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张天云便命令部队暂时撤了下来，稍事调整，待机而动。

西线阻援部队的阵地上正展开了一场激战。前来增援的200多名日伪军用猛烈的炮火向我一营阵地猛攻。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硝烟遮住了。敌人冲上来了，直到距离二三百米时，一营前沿仍是一片沉寂，仿佛部队都被敌炮火杀伤完了。他们以为我军阵地上已没人，一个个腰也挺直了。当距离我阵地只有四五十米时，突然一声清脆的驳壳枪声划破长空。霎时，步枪、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前面的敌人给扫倒炸倒一大片，后面的掉头往回逃，敌人的第



一次冲锋，就这样给打垮了。接着，敌人发动的3次冲击，都被我打援部队“铁臂”挡住了。这一回，敌人不仅未能跨过我阻击阵地一步，反而白送了几十条人命，被俘30多人，眼睁睁地看着郑潭口据点毫无办法。

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黄克诚师长熟悉的声音：“天云，打得怎么样了？伤亡大吗？”

“郑潭口已大部被我占领，敌人援兵刚被阻援部队击退，只剩下中心炮楼还未攻下来。童世民副团长受伤，二营五连、八连，三营九连、十连伤亡较大。”

“你们还有没有把握打下来？”

“马上就发动总攻，计划在天黑前结束战斗！”

“好，等着你们胜利消息！”黄师长在电话里又用十分关怀的口吻说：“天云哪，敌人援兵还将反扑，你们要设法尽快攻下中心炮楼，以防吃亏。万一不行，你可见机行事！”

“我们代价再大，也要把敌人消灭。”

“对！对！”黄克诚师长安慰他说，“天云，头脑要保持冷静，可别冲动。祝你们成功！”

就在这时，敌30余人掏洞冲出中心炮楼，向西突围。在我二营八连和三营十二连夹击下，全部被歼灭在水壕里。

太阳已升得很高，敌人看我军按兵不动，又听到西面援兵的枪炮声，撕破喉咙向着我军狂喊乱叫：“你们攻不开了，赶快撤走吧！否则西边援兵一到，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处！”

见到敌人如此张牙舞爪，有的连排干部气得直咬牙，对张团长说：“团长，快下命令吧！攻不下中心炮楼我就不来见你！”张天云告诉大家说：“不要急躁，这是最后一次突击，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稍停，他又说：“现在问题是，既要做到顽强硬攻，又要注意以智取胜，才能达到目的。”

接着，张天云和周围几个干部商量一下，决定各连抽调优秀射手组成火力队，专门封锁敌人火力点。这时，指战员们又纷纷请

战，情绪非常激昂。张天云看火候到了，就把进攻的部署重新安排了一下，随即发出了攻击命令：“向中心炮楼发起攻击！”

一场壮烈残酷的决斗，首先由三营十一连打响了。战士们在两挺重机枪、十挺轻机枪的火力掩护下，从西侧一跃而起，直扑到中心炮楼跟前，架上云梯就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敌人被我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只有盲目地向外扔手榴弹。我们爬在前头的几个战士，爬到窗口又被打下来。后面的还是继续爬。一排长倒下去了，一排副立即率领全排战士向上冲。眼看就要登上炮楼了，只听炮楼里的敌军官狂叫一声：“掀！”三四架梯子同时被掀到半空中，战士们从半空中被摔了下来。接着梯子又架上去，又被推倒，这样激战两个多小时，我十一连连续3次冲锋均未奏效。

到中午12点，张团长看部队攻击连续受挫，感到单靠勇猛不能解决问题。于是经彭参谋长批准，又命令十一连暂时撤下来休息，准备组织重新战斗。

张团长返回指挥所和张政委、尹参谋长商议，决定从二营六连和三营九连抽出精干人员，组成奋勇队，从正面进攻；以少数兵力从炮楼东北角底下挖洞，突入炮楼下层，配合正面攻击。张团长立即赶到这两个连队，在六连和九连各挑选出精干战士20名，指定六连三排排长做奋勇队队长，每10个人为一个突击小组。

21日下午1点，狂风大作，刮得天昏地暗。这时，张天云再次发出攻击的命令。冲锋号声激励着每个人的心。火力队一齐开火，把敌人所有的枪眼封锁住。战士们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顶着飞沙，像怒不可遏的洪流，从东南西北四角，一齐扑向炮楼。枪声、喊杀声压倒了狂风呼啸，震撼着长空。那声势如劈雷，如闪电，扫向敌人。八连长率领奋勇队战士飞奔向炮楼，架好云梯就向上猛冲，冲上去被掀翻下来，又冲上去，又被掀翻下来。第三次他们从窗口甩进去一束手榴弹，把炮楼炸开一个缺口，趁着硝烟，战士们飞快地爬上炮楼顶，张天云也乘势一起爬到顶上。这时，九连、十一连的奋勇队也登上炮楼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从

上往下扔手榴弹，把窝藏在里面的敌人打乱了。

就在同时，六连、九连组成的另一支奋勇队，从地下挖通下层炮楼，突进到里边。等敌人发觉时，战士们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敌人全部被歼灭了。

这时，我军进行最后一次政治攻势，实行阵前喊话，瓦解敌人：

“伪军兄弟们，你们投降日军，为非作歹，老百姓都恨死你们了，现在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赶快缴械投降，替我们把孙、徐、王 3 个匪首抓起来，将功折罪，否则决不留情！”

“你们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炮楼了！你们的靠山，日伪军增援部队也被我们打垮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缴枪投降，一律优待。要回家的给路费。”

喊话之后，敌人仍顽固不化，继续打枪、甩手榴弹。三营长气得直骂：“狗日的，不投降就消灭他！”战士们就猛往里面甩手榴弹，敌人动摇了，里面骚乱起来。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叛徒加汉奸大队长王士珍，看到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拿起手枪对准自己脑袋开了一枪，倒在一摊污血中。树倒猢狲散，拥挤在中层炮楼的伪军见头目已经自杀，就举手投降了。伪军中队长谭元修、缪锦生带了一部分伪军，钻进地道，负隅顽抗。我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采用了火攻烟熏的办法，把棉絮浇上煤油，烧着了扔进地道，然后甩进成束的手榴弹猛炸一通，浓烟烈火迫使敌人一个个乖乖地爬出来投降了。

21 日下午 3 点钟，整个战斗结束了，张天云一面派人找柴草、火油烧炮楼，一面清查了一下战果：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伪军 300 余名，生俘 310 余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步枪 400 多支、手枪 30 支、弹药一部分。救出男女百姓 100 余人。狡猾的伪支队长孙礼陶在战斗中途化装逃跑了，后来听说被这场战斗惊吓成疾，不久就呜呼哀哉了。恶贯满盈的伪大队长徐庆同被活捉，在郑潭口举行的公审大会上，他和另外一些作恶多端的伪军头

目一起被处决了。

我军正在打扫战场时，日伪军第二批增援部队四五百人，在日酋带领下，从涟水赶到我西线一营阻援阵地前沿，见郑潭口上空火光冲天，知道大势已去，遂停止前进。隔了片刻，向郑潭口方向打了6发炮弹，即狼狈撤走了。彭参谋长风趣地说：“鬼子在为他们放吊丧炮呢！”大家被首长的幽默逗得大笑起来，这笑声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一帆河、完蛮河，也照亮了战士们一张张笑脸。张天云率领队伍，押着300多名俘虏，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浩浩荡荡，胜利凯旋。

郑潭口据点的排除，把一度被敌人分割的盐阜、淮海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同时，在苏北日伪军中震动很大，他们士气大降，依靠堡垒战术巩固据点的信心也大为降低。战后，延安《解放日报》对此次战斗作了详尽的报道和很高的评价，更给了我军指战员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指战员们决心在广阔的苏北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 节四 大将风度

相貌平平的黄克诚看问题穿透力强，思想有深度，平时又不显山露水，可在事关民族、国家和军队命运的关键时刻里，却出语惊人。他把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的责任融为一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人物中不可取代的人物之一。

师长兼政委的工作，黄克诚曾经推辞过，但“辞”不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任三师军政主官之前，黄克诚曾辞掉过两担一肩挑的职务。那是三四四旅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的时候，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兼政委，他考虑到自己体质弱，高度近视，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他的另一种考虑是

来自一个优秀中华儿女的自谦品格。他甚至认为自己偏于谨慎，在选择时机时，可能对将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他认为这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的不利条件。于是，他请求总部另行考虑纵队司令员人选。

就这样，另一位三十九军的统帅走来了，他就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遗憾的是左权将军在三十九军历史上任职时间不长，就奉命调回八路军总部；更遗憾的是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使三十九军再次成为痛失统帅的哀兵！

黄克诚本不属于外露性格的人，言谈举止于浪漫气质无缘。他指挥过很多次战斗，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带有传奇色彩的镜头，一切一切都在平淡无奇中淡化着，淡化得那么自然和真实，使得他的业绩散落在昨天的硝烟中。如今，黄老已经远去，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就愈发显得可贵了。1939年入伍的刘培贤说：

我曾经在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当警卫员。有关“黄老头”的事我耳闻目睹许多，其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件。那是1942年秋冬之交，日寇为加紧推行“蚕食”政策，以华北、华中派遣军和伪军共7000余人，向我苏北根据地大举进犯。敌我战斗非常频繁。然而，即使战事这样繁忙，在战斗间隙抓训练，是师长黄克诚的一贯做法。这年的春天，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当警卫员。初冬，全师在孙何庄举行检阅竞赛大会，规定当时每旅参加四个连。比赛那天，师长黄克诚和其他首长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随着“砰砰”的枪响，射击场上的木靶中央出现一个个小黑点，黄师长放下望远镜，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这边投弹手也不含糊，手榴弹一出手，个个在50米开外。那边刺杀声惊天动地，对手们武艺高强，角逐激烈……

竞赛期间，新四军首长检阅比赛并带着军文工团慰问来了。喜讯传开，群情沸腾，比赛场上更加龙腾虎跃。

比赛正值一半，接到侦察员报告：“日寇约 800 余人，从西北方向杀气腾腾地向我师部奔袭过来，距此只有 20 多里路了。”听完报告，师长笑着对军首长说：“鬼子的消息还蛮灵通哩！”军首长也笑着说：“嗯，都来凑凑热闹，那你就先唱个主角！”俩人对话轻松自如，诙谐幽默，我由衷地佩服他们这种大将风度！

“命令八旅派部队去‘接待一下’这些远道来的客人，比赛照常进行。”黄师长对身后的彭雄参谋长说。

听了这轻描淡写的一句，我直吐舌头。大敌将至，要么全力迎敌，要么转移地方，而只派出八旅，这边还照“比”不误，能行吗？我偷偷地看了看军首长，只见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

半小时之后，远处隐约传来枪声。听声音距此不过十几里地。“如果堵截不利，今晚非得转移不可。”我这么想。

到了晚上，果然通知集合了。我急忙打点行装。警卫班长疑惑地问：“你打背包干什么？”

“不是要转移吗？”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下竟笑得直不起腰来。别的警卫员也都跟着呵呵地笑。

“你们笑什么？”我不太高兴了。

班长强忍住笑说：“老弟，集合不是转移，而是看演出。”

“什么什么？看演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远处，枪声已响成了一锅粥，跟年三十儿晚上放爆竹似的，中间还夹杂着沉闷的炮声。看来我军已与敌人大干起来了。眼前的操场上却鸦雀无声，同志们都在静听着首长的讲话。我的心老是安定不下来。“我军擅长夜战，但敌人数量多，装备好，能堵得住吗？万一敌人突击过

来，操场上这一班子人，还有军、师首长可不都得……”想到这，我不由得接了接腰间的驳壳枪，眼睛向响枪的方向瞅了瞅。

首长讲话完毕，文工匠开始了表演。一时间，锣鼓喧天，又说、又唱、又跳……乖乖！这简直是目中无敌啊！这些节目多半是根据部队的真人真事自编自演的，非常精彩，不久我也把敌人抛到脑后去了。此时此刻，台上热烈的锣鼓声，台下纵情的欢笑声，与不远处激烈的枪炮声交织起来，混奏出一支特殊的交响乐。

再看黄师长，仍然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文静得像个书生。

第二天，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昨天的战况。值班警卫笑了，说：“当你正在梦游故乡时，八旅的二十二团把鬼子‘送’回‘家’了！”

唉，一场虚惊！

这次战斗，就是著名的佃湖阻击战。

## 节五 佃湖阻击战

佃湖位于涟水东北40公里，东临黄河故道与河堤相接。南、西、北三面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镇子东西短，南北长，有800余户居民，是我苏北根据地边缘重镇。

八旅二十二团接受任务后，立即调整部署：一营和团部驻河东的大套，二营驻新荡，三营和涟东独立团的五、六连进驻佃湖，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9日拂晓，日寇十七师团联队长达子万亲自指挥日伪军800余人，兵分两路，向我根据地进犯。一路直插佃湖；另一路沿黄河故

道抢占制高点。

我阻击部队迅速进入阵地。三营长郑本炎为查明敌情，带着通信员跃进到阵地前 500 米的坟地侦察。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刻包抄过来。他俩边还击边后撤，郑本炎中弹负伤，通信员拼死抢救，敌人穷追不舍。在距我阵地六七十米处，遭到十一连的迎头痛击，敌死伤 10 余名，其余抱头鼠窜。不大一会儿，敌人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又向我阵地扑来。这时，教导员韩明曾赶到这里，组织部队反击，歼敌 30 多人，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

韩教导员利用战斗间隙，通过电话及时地向团长张天云作了汇报，并要求转告大会，让副营长张云山迅速赶回来，代替营长指挥。张天云表扬了他们，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勇敢作战，争取消灭更多的敌人。

张团长考虑师部距佃湖约 20 公里，张云山一时难以赶到，于是决定让组织股长程荣耀去三营协助指挥。张团长一再叮嘱程荣耀，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

程荣耀带着通信员刘德才迅速赶到三营，正好碰上西门阵地请求增援，就立即从九连调出一个排，由副连长金福谋带队，他们刚到西门还没来得及展开，敌人就扑了上来。机枪手当场牺牲，副射手抓过机枪继续打，副连长金福谋大喊一声：“拼了！”同志们端起刀枪冲入敌群，一阵肉搏，硬是把敌人赶了回去。当时的情况危急得很，若是晚到一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不甘心失败，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阵地扑来，但均未得逞，在我阵地前遗下一片尸体。午后 3 点多钟，敌人恼羞成怒，集中了全部兵力，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我阵地全面进攻。刹那间，枪声四起，弹片呼啸，硝烟弥漫，战斗达到白热化。我指战员以一当十，越战越勇。九连充分发挥手榴弹的威力，炸得敌人蒙头转向，人仰马翻。

教导员韩明曾让程荣耀负责全面战斗，他去九连指挥，不料途中腰负重伤。通信员把他背回来时，伤口血流不止，卫生员要把他



抬下去，他坚持要留下。程荣耀赶紧安慰他说：“老韩，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守住阵地！”他痛苦地点点头，离开了阵地。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团长张天云率领一、二营和团直，从两翼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三营也随之开始反击，敌人全线崩溃。八连长薛金贵和指导员耍清川步步紧逼。敌人凭借乡村民房、土墙节节顽抗。八连跟踪追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这时，敌人连续施放毒瓦斯，呛得战士们频频咳嗽，睁不开眼睛，敌人乘机逃之夭夭了。

第二天早晨，我军打扫战场时，在日寇尸体中发现一个军官，脖子上挂着一架望远镜，腰间挎着指挥刀，一支手枪落在身边。经过核对，他就是日寇十七师团联队长达子万。二十二团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师部。

这个消息传到大会，会场立刻沸腾起来，并由此休会一天。部队和群众成群结队来到佃湖战场祝贺。人们笑逐颜开，络绎不绝，就像是逛庙会似的，师部还特地派来女记者戈阳同志到二十二团采访。

当时就如何处理达子万尸体一事，意见很多，有的主张埋掉算了；有的提议把他的人头割下来示众，以长我们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团里为此召开会议，师政治部敌工科长王央公同志带着师长黄克诚的批示，专程到会。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将达子万尸体洗净，用白布缠裹，盛在一口新棺材里，送还百禄沟日军，由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王恨以《胜利之师》为题，写了一封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战决心和方针政策，劝告日军不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否则必将自食恶果的信。还由王央公科长带来苏北反战同盟分会日本同志石贺、掘本创作的两幅题诗宣传画，其中一幅画的是日本富士山，山前樱花树下，站立着一个正在远眺的美丽的日本少妇，寓意她痴情地期待着跨海远征的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画的下角则是曝晒在中国原野上的一堆堆白骨，上面插着一面支离破碎的太阳旗。画面上题有日文诗句，译成汉文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

人。”另一幅画是在“一将成名万骨枯”的诗句下边，画有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日军军官，脚下踩着堆积如山的日军骷髅，右手高举酒杯，左手搂着所谓“爱国妇人慰劳队”的妖艳女人，正在得意地狞笑。他们把印制好的这两幅宣传画放入盛殓日军达子万联队长尸体的棺材里，让民工把棺材运到日军据点。

此举对敌人震动很大。后来得知，日军据点士兵看到我军的信和宣传画，不少人流了泪，加深了日军内部官兵之间的矛盾。不久，百禄沟的日军被调走了。

此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 100 余名，缴获一些武器弹药和一份“扫荡”我苏北根据地作战地图。这份地图对我们后来反“扫荡”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表彰三营在这次战斗中的功绩，师特颁发奖旗一面，上面写着“百战百胜第三营”。

# 第十一章 走进《辞海》的 “盐阜反扫荡”

## 节一 黄师独有一部电台之“谜”

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1943年。三师所在的盐阜进入了一场艰苦的战斗，这就是著名的“盐阜反扫荡”，后来被收入我国最有权威的《辞海》一书中。此条目摘抄如下：

1943年2月中旬，日军10000余人，伪军10000余人，开始对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扫荡”。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分散坚持内线的斗争。第七旅主力及第八旅一部转到淮海区（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淮阴涟水以北），与淮海区军民协同，对敌人展开攻势。3月中旬，敌开始回窜，新四军第三师各部发起全面反击。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以攻坚、伏击、破袭、围城打援等战法，打击敌人。至4月14日止，历时50余天的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1070人，俘日、伪军780余人，攻克陈集、八滩等据点50余处。

在这次战役中，三师作为八路军的一支队伍，接受新四军指挥时，明显的与众不同，那就是拥有着一部随时和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可以随时把本师的工作情况电告中央。此时黄师的身份有点特殊，用如今的话说叫双层领导。

面对强大的敌人，“盐阜反扫荡”历经了反合围作战、反“清剿”作战和反击作战三个阶段。三师指战员在苏北递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战斗。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抵御外寇、卫我家园的壮丽篇章。

## 节二 刘老庄——一段共有的荣誉

反“扫荡”中的七旅打得很出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战斗事迹莫过于血战刘老庄的壮举了。按说这个事迹应在本书中占一定篇幅来记叙，值得庆幸的是这段史实已被收录进由某出版公司出版的另一部书中了。

用“值得庆幸”一词，是因为这次战斗也属于三十九军军史的重要内容。七旅部队在抗日战争中走进了三十九军序列，在黄克诚领导下的三师建立了功勋，又在解放战争中调出。一段荣誉史被两支部队共有着。刘老庄战斗是七旅走进三师序列后的第3年，与日寇进行的一次威震全国抗日战场的血战。因有前书在先，本书就不再重复撰写那次血战的内容了。不过，笔者手头有一篇当时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同志撰写的文章：

1943年3月12日拂晓，从淮阴城出动的日寇六十五联队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配备有野战炮，重机枪，过了废黄河、盐河，像把梳子样的扫荡过去，一直扫荡到涧桥、刘老庄。

蜿蜒的交通壕从刘老庄庄子里伸出来，傍着土地庙，隐蔽着持枪的哨兵。战士们的枪弹都上了膛，机枪都退了枪衣，手榴弹都挂在身上，准备战斗。这里是我军的一个连——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从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到司号员、炊事员，一共82人。

发现敌人，哨兵以连续的射击代替报告，四连立刻全部进入了交通壕。抵抗，交通壕是断绝的，不能够退却；抵抗，就是一个连，没有友邻部队的支援；抵抗，十几倍于我的敌人，重重的包围，不能够退却。

保卫刘老庄，保卫人民，保卫自己，拼死也要抵抗！

敌人，发起冲锋。1次，无效；2次，无效；3次，无效；4次，无效……就集中了火炮，对着蜿蜒的交通壕猛轰。

四连的82个同志，从拂晓战到黄昏，度过那极端紧张、残酷、悲壮的12个小时，只有枪声、炮弹声、手榴弹声；只有鲜血、英勇的牺牲。战友们一个个地递减下去，整天的战斗，仅剩下几个人，几发子弹，他们还是不停的战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等到一条交通壕都寂静下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同战场一样的昏暗，敌人迟钝地踏向交通壕的边沿，顺着交通壕躺着1个、2个、3个……82个中国人民的战士，每一寸土地上都染红了烈士的鲜血。交通壕里，没有一支完整的枪。步枪、机枪全部折断了，炸碎了，弹药都射尽了，手榴弹都打光了。敌人无可奈何地搬走了200多鬼子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胜利”的收获。

战后，刘老庄的人民，就在那断绝的交通沟旁边，修起一座高大的陵墓，在陵墓的正门上大书着“八十二烈士之墓”，永远地纪念着抗日的英雄们。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北，占领淮阴，他们像野兽般毁坏了八十

二烈士墓，人民打垮反动派，重修了八十二烈士墓，使她更加庄严，瑰丽。

### 节三 单家港——世明港

当“扫荡”之敌主力从我盐阜撤退时，我军集中八旅几个团在涟东、阜东、阜宁等地区，七旅二十一团及县总队分散活动，准备打击撤退和由据点出扰之敌。

3月16日，八旅二十二团主力在涟水被出扰的日军“清剿大队”发现，300余敌分两路向我军进攻。住在傅老庄的三营十一连立即展开阻击，两个连迂回至敌后侧，另一个连于李庄阻击东进之敌；二营阻止了敌人向南发展。我军对敌形成了包围，战至下午3点，毙伤日伪军100余人，我伤亡20多人，团政委贺大曾负伤。溃敌向佃湖逃跑。

战斗后，我二十二团经八堡向东隐蔽转移至阜宁县境内之单家港集结，准备攻打敌伪薛集据点。团部和一营驻单家港南街；二营驻单家港北街及南园，并由八连派出一个排占领单家港西侧废黄河大堤西岸警戒；三营驻高庄。

涟水日军逃往佃湖后，即汇集该地日军共400余返回黄营子找我报复扑空。3月19日，佃湖日军500余人再次沿废黄河大堤南犯，寻我主力作战。我二十二团获悉后，因白天不便转移，当即改变作战计划，被迫转入防御，占领河堤地形，修工事，迎击敌人。

单家港位于废黄河东岸，有百余户人家，村西紧靠河堤，连接大堤有一道“U”形堤，伸向河滩。这段“突出部”有50米长、5米多高、3米宽，东、西大堤相距千米，河面水宽15米，可涉渡。二十二团以二营占领突出部及西北大堤，为主阵地，一营、三营各一个连，在突出部以南大堤，配合二营作战，其他为预备队，在单家港和高庄附近待命。团指挥所设在单家港南街东头的大院内。

上午9点，佃湖的敌人进到了单家港对岸的汤码头、十三堡，其中有一个班渡河侦察，当即被八连歼灭。

11点多，100多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渡河冲击。八连放近敌人至30米前后，突然开火，五连也以机枪侧击敌人。八连乘势以一部兵力阵前出击，将敌人击退，毙伤其60余人。

下午1点多，敌人再次涉河，并占领了八连一排左前方一块沙滩，准备再次进攻。二十二团很快集中全团十多挺轻重机枪于二连阵地，准备支援八连战斗。敌人随即开始进攻，八连一排依托阵地顽强抗击。突然，十多挺机枪一齐开火，敌人成片成片地倒下。有一些敌人突入了八连一排阵地，战士们跃出战壕，肉搏拼杀，将敌人全部消灭。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日军损失惨重，伤亡160多人，狼狈逃回对岸。

下午3点半左右，300多日军在猛烈炮火和烟幕弹掩护下，向八连发起第3次进攻。这时，狂风骤起，漫天风沙，视线不清，枪打不准了。敌人乘机突破了八连部分阵地。二十二团立即令二连向敌人反击，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激战中，副团长童世明光荣牺牲。这时，团领导鉴于已经达到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为避免与敌人拼消耗，即令全团主力在二连掩护下撤出战斗。完成任务后，黄昏时分二连也乘机撤走。日军占领单家港后，为了报复，一把火将全村焚为废墟。

这一仗，二十二团依托有利地形，一举毙伤日寇200余人，随即安全转移，全团仅牺牲21人，是一个多月反“扫荡”作战以来，盐阜区主力部队杀伤日军最多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民心士气。为了表彰和纪念英勇牺牲的童世明副团长，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将单家港改名为世明港，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又增加了一个以三十九军烈士命名的地方。

#### 节四 二十三团的“告别演出”——陈集之战

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岂止是兵像逝水般地流来流去，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悠久历史的部队，在其漫漫征途上，不时会有整连、整营，甚至整个团队的调进调出。像曾经隶属在新四军三师建制下6年的七旅，调出之后，成为另一支部队的主力。还有八旅的二十三团，也是这样一支成建制地从三师序列中调出的红军团队。二十三团在盐阜区反“扫荡”中的陈集歼灭战打得非常出色，那一仗，成了它离开三十九军这个母体的“告别演出”。从那以后，它就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骨干力量之一。

关于陈集之战，曾有一篇回忆文章，是由邢泽、王志甲、沈政、孙志杰四人合作的。其中邢泽曾任过五十四军政委。事隔多年，细节虽然记得不多了，但毕竟是篇迟来的报道。而当时的八旅政委李雪三又在1987年12月1日为此写了一段编者话——一份迟来的按语：

1943年春，日军对苏北盐阜区进行大扫荡，被我三师八旅英勇反击，取得圆满的胜利。在反击中，对陈集的反击战是八旅二十三团担任主攻的，彻底、全部、干净歼灭日军崖畅也中队80余人。战后本当将战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写出来，以进行表彰，但因战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二十三团速调山东，划归山东军区建制，就把这件事耽搁了。我也觉得是一个遗憾。

今年（1987年——作者注）恰好遇到八旅老二十三团的几个干部，如邢泽、王志甲等同志在北京（当时都是营教导员），我向他们提出写一个回忆录，以志不忘在战



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欣然同意，很快地召集几个同志座谈或写信，询问熟悉陈集战斗的同志。当时直接指挥陈集战斗的团长是胡继成同志（已离休在成都），希望看到这一回忆录，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陈集是个小镇，约有200多户人家，位于阜宁西南，是通向东沟、益林、黄营、北沙的要道；也是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敌三十五师团林我夫大队的崖畅也中队侵占该镇以后，还没有形成坚强的防御体系，只抢修了一些简易工事，这种情况表明敌人还立足未稳，正是我军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为此，旅、团首长决心抓住这个时机，打下陈集，拔掉这个钉子，消除我根据地军民的心腹大患。

陈集战斗是由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统一指挥的。由于敌人装备好，战斗力强，旅、团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这次战斗。二十三团一、二营五个连队担任主攻，旅特务营一连和侦察队配合。二十二团在阜宁方向打援和堵击陈集可能的外逃之敌。建阳总队在东沟、益林方向打援。二十三团三营由叶建民参谋长率领，在北沙方向打援。

3月25日晚9时许，二十三团5个参战连队在胡继成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利用夜暗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陈集守敌的警戒线。10时，一营一、三连从镇北，二连从镇西，二营五、六连从镇东，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了冲击。各连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敌人的警戒线。突然和迅猛的程度，完全出敌意外，仅从敌人住房遗留的物品就可以看出他们仓促应战的狼狈景象：有的甩了钢盔，有的丢了大衣，有的扔下衣服，有的掉下鞋子……

在镇北面，敌人有个复哨，三连奋勇队在排长周保江率领下，突然跃起攻击，敌人只打了一枪，就大叫一声，向镇内逃窜，其中一个敌人在三连紧追下，躲入路旁一所房内，被我手榴弹炸死。

在镇东面，五连奋勇队在史副连长率领下，绕过敌人哨所，顺

利进入镇中。连长马正全率领的后续分队被敌人哨兵发现了，一枪打伤班长周培然。敌哨兵怕被抓住，竟跟在奋勇队后面逃跑了。有的战士还卧倒在地上，指导员鲁顺鼓动说：敌人哨兵跑了，快冲上去！战士们奋勇而上。马正全连长动作很快，他迅速接近哨所，把手榴弹塞进窗户，一声轰响把敌人消灭了。

镇西面河水齐腰，桥被破坏，二连同志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涉水渡河，迅速突破敌人警戒线，在桥头与敌展开激战，毙敌七八人。战后打扫战场时，从这里的尸体中捉了一个负伤的鬼子，日本反战同盟的松田谦次去做工作，要他接受治疗，竟被他咬了一口，后来松田谦次得破伤风而死。

一连、六连也同时突入镇内，进行战斗。

这时，5个连队像5把尖刀，勇猛穿插，势如破竹，把敌人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部署打得乱作一团，真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各连都与敌逐屋展开争夺，我军夺过来一座房子，敌人拼命地想夺回去，有一座房子与敌人反复争夺了4次。当三连奋勇队攻到一所大院时，敌人用两个小队来包围我军，在约半小时内，敌人向我军连续进行四五次猛烈的反扑，英勇顽强的奋勇队员，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击退。这时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火光，三连同志发现紧挨着大院的房子原来是敌人存放弹药的地方，敌人拼命反扑，就是为了保护弹药。三连同志明白，击毁敌人弹药就能迅速取得胜利。周保江一声令下，三连奋勇队一面投弹、射击，一面跳墙、越窗，一直冲到弹药房门口，敌人伤的伤，死的死，被打得蒙头转向。同志们迅速将十几枚手榴弹扔进弹药房里，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引起巨响，火光四起，弹药被打着了，整个房子也被打着了。

二营五、六连在陈集西街路南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拼命反扑。头一次反扑，被五连一阵手榴弹打了回去，接着敌人又冲上来，排副史朝科利用墙角，从侧面突然出击，一连刺倒3个敌人，接着他又和徐德胜、单天华一起与敌人拼开了刺刀，杀退敌人，不幸，史朝科在这里壮烈牺牲。排长赵聚成在与

敌搏斗中，冲击在前，勇猛顽强，夺得轻机枪一挺，步枪一支。经过7次搏斗，敌人终于被我从西街路南赶到路北。在敌人撤退时，又被六连击毙数人。

经过两小时的短兵拼搏，敌人被我歼灭过半。残敌大约40人，在混乱中被我压缩到陈集西北隅的一个大院里，进行顽抗，他们一面射击，一面连续发出求援信号。这时，约在凌晨1时左右，我一连在敌人固守大院的北面，三连在东北面，五连、六连在东南和南面，二连和旅侦察队在西面，对敌已形成紧密包围。敌人既难突围，又不投降。而我们虽有绝对优势兵力，但受到地形和武器装备的限制，攻击一时也难以奏效。所以，敌我双方实际上处于僵持状态。

天亮以后，敌我双方仍处于对峙的胶着状态，房对房，墙对墙，枪眼对枪眼地相互射击。这时，天气发生了变化，绵绵细雨愈下愈大，交通沟里越来越湿，近迫作业也越来越难。但为了创造火攻条件，各连在火力掩护下，仍在一铲一铲地挖沟，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情况对敌人越来越不利，虽然困兽犹斗，但他们四面被围，援兵无望，粮已绝，弹将尽，实已成为瓮中之鳖，绝难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

眼前我军的任务是突破敌人固守的大院，粉碎他们的顽抗。上午9时，一连战士陈全林首先爬到敌人草房上，向房内投手榴弹，被敌打伤，未能奏效。接着一连战士陈大章用长竹竿绑上棉花，浇上煤油作为火攻工具，通过交通沟，利用敌人火力死角，把敌人固守的大院正房房角点着了。当时东风劲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火焰愈烧愈旺，敌人感到固守顽抗有死无生，想从豁口向北突围。一营事先就估计到这一点，在豁口外的独立房内布置了兵力，由红军干部、一营特派员苗元厚率领一连苏式转盘机枪班和卫生员，在房内挖好枪眼，对准豁口，封锁敌人。敌人突然向封锁点打出白旗，一连机枪班的同志喊：“敌人打出白旗，要投降了。”等了一会儿，敌人没有动静，接着敌人又扔出一些子弹，表示就要投降。很

显然，这是敌人耍的花招，企图先涣散我军的警惕性，再拼命突围。

9时半，约数十个鬼子，先打出烟幕弹，遮挡我军的视线，然后端着枪，在一个手持指挥刀的鬼子率领下，大喊大叫地冲出大院奔向北面的豁口。他们分为两路，一路直扑独立房，在那里遭到一营特派员苗元厚率领的一连机枪班迎头痛击。苗特派员和机枪班同志的机枪、步枪、驳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东滚西爬，鬼哭狼嚎。但敌人仍未死心，有几个敌人趁我苏式机枪换弹盘时，利用死角冲进我独立房内。从事后现场来看，当时苗元厚和机枪班同志是用驳壳枪、刺刀、摔打等方式同敌人激烈拼搏的，最后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另一路敌人没命地直窜村边水圩子，占领退路，进而跨过水圩子，妄图逃窜。在这个小小的战场，凡是能靠拢的部队都迅速赶到，顿时，敌我双方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各种火力交织在一起，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构成一片火海。旅特务营一连沿水圩子南岸迅速赶来，他们立即展开侧击、截击逃跑之敌。

当时任旅侦察队支部书记的李军同志回忆道：

巷战迅速发展着，满街躺下了鬼子粗笨的尸体。

夜空升起了敌人向阜宁求援的信号。

情况很明显，敌人企图固守待援。这时，如果硬攻，将对我军不利，旅指挥所当时决定，将西北部队撤至陈集街中，将包围圈放开一个口子，从敌人侧翼发起冲击，迫使敌人突围，在野外歼灭。

当时我们旅侦察队就接受了这个冲击并歼灭敌人的任务。

我和队长詹有贵、教导员廖明义3个人在离敌正面50米南街的一幢小屋里，观察敌情，研究打法。我们正面是一片开阔地，敌人以两挺机枪和掷弹筒构成火网，严

密地封锁着，而这幢小屋却紧靠大河，怪不得旅指挥部命令我们从侧翼冲击。我们当时决定，教导员和我带领由29个侦察员组成的突击队下河，偷袭敌人右侧，队长从正面组织火力掩护。

这时，天刚拂晓，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天上呈现出黎明前的昏暗。在简短的政治动员以后，我率领着侦察员们悄悄地摸到河边，顺着大河往西屏息潜行。这一切都在异常迅速地进行着。当敌人发现我们时，我们已经爬上河沿跃过了离敌人只有一墙之隔的两个猪圈。这一出其不意的奇袭，使敌人大吃一惊，机枪正想转移方位，却被我友邻及我队正面的火力压制得招架不住，只得拼命向外投掷手榴弹，我们也以手榴弹还击。顿时，手榴弹的轰鸣汇成一片，硝烟笼罩了整个院落。乘敌慌乱，我们这些久经战火考验的勇武矫健的侦察员们，很快就突入了敌人据守的房间。搏斗开始了，扭打声，撞击声，我侦察员们手枪击发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从一个角落卷向另一个角落。这时，在我对面房间里，一个侦察员还在扭着一个粗壮的鬼子，厮打得难分难解。好家伙！我立即一个箭步蹿了过去，给了那家伙两枪。鬼子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不敢恋战，开始相继向外逃窜。侦察员们哪肯放松，个个奋起追歼。我担心屋内还有暗藏敌人，拿着手枪沿屋搜查，除了发现几具敌人死尸之外，只在层层叠着的棉被桌椅下面，看见有个黑糊糊的地洞，原来敌人只想到把自己安安稳稳地存到这只“保险箱”里，却没想到背后挨了我们“一刀”！

26日晚上9时，我队胜利地完成了对敌冲击任务，歼敌16名。

二十二团十连奉命追击逃窜之敌。指导员姜石修率二、三排迂回堵截。由于连续降雨，道路泥泞，时而滑

倒，弄得全身是泥，直到黄昏在郑庄才追上敌人。敌人发现我们穷追不舍，钻进一座孤房里困兽犹斗。指导员姜石修命令二排正面牵制敌人，三排九班从房后爬上屋顶，凿开屋顶从上往下投弹，残敌大部分当场炸死。余者有的钻进草堆，有的钻进床底下。此次战斗，十连击毙日军10名，生俘2名，缴获掷弹筒1具、步枪10支。

至此，陈集日军中队长崖畅也以下89人全部被歼。我们部队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40余支，掷弹筒3具，战马3匹，其它军用品一部，烧毁敌电台1部，弹药三四十箱，拔除了阜宁地区中心的一根“钉子”，创造了苏北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例。

战斗结束后，各参战连队都进行了战斗总结，表彰了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全团还召开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追悼大会。张爱萍旅长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陈集歼灭战，是二十三团的胜利，是八旅的胜利，也是盐阜人民的胜利。并号召大家，再接再厉，多打胜仗，为烈士们报仇……团政治处主任雷铁鸣同志在会上宣读了悼词。二十三团为牺牲的烈士建立了烈士纪念碑，黄克诚师长在纪念碑上题写了“陈集战斗烈士们永垂不朽！”

## 节五 三团之功

反“扫荡”中另一场恶战是在八滩展开的。这是三师为扩大战果、收复失地的重要一役。指挥这次战斗的是二十四团团团长谢振华，他离休前的职务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是三十九军一颗闪烁的将星。他的回忆成为此战最具有权威性的史料：

当时，我们二十四团正在阜宁东北的东坎、八滩，阜

宁东南的盐东以及滨海地区活动。3月下旬刚刚占领东坎的一个日军大队，于3月29日派出山本中队和200多伪军在八滩也安上了据点。八滩在东坎东北，相距东坎约60里。这里盛产鱼虾，又是海盐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每年的税收也不少。当地人民常用“金东坎银八滩”来比喻这两个地方富庶。敌人占领八滩，正是想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和扼死我们。为粉碎敌人企图，在日军占领八滩的当天，黄克诚师长就来电指示我们准备战斗，歼灭这股敌人。

开始，师里还计划从佃湖以南调二十二团来配合我们作战。但是从佃湖到八滩需要两三天的行程，而且要通过敌人几处据点的封锁线，我们的行动必然推迟，这样就会使敌人得到喘息机会，加强防御工事。有经验的猎手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打平地的狼要比打森林里的狼省事得多。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因此29日下午，黄师长命令我们乘敌人立足未稳，先下手为强，决定在次日晚上，并派师特务营的两个连来配合我们作战。

按说，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日军的一个中队和200多伪军，从人数上看我们占优势。但是，具体组织这次战斗，我们却十分慎重。因为我们一方面打八滩，另一方面还须要分兵去阻击东坎来援的敌人。同时我们的武器装备也远不如敌人，而日本鬼子那股子“武士道”精神也不可忽视……但是，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指战员。他们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敌人的残暴，在他们的胸中烧起深仇的怒火，使他们无往而不胜。有这些有利条件，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当晚，战前准备工作都妥帖了，师里批准了我们的战斗决心和作战计划，发来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时间，要我们在第二天早晨结束战斗。

黄昏后，部队在苍茫的夜色中沿着田野小道，从各个集结地奔向八滩。团指挥所在八滩西头一座孤立的小房扎下。这里离八滩镇不过半里地。警卫员点起一支蜡烛，我和参谋长及几个参谋挤在桌子周围，铺开地图来看。我们再一次查看了原定的进攻方向和攻击道路，生怕出什么差错。在跳动的烛光下，作战地图上的几支红色小箭头显得特别耀眼。我们就要依照箭头指示的方向，四面合击，给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晚上9点钟，部队悄悄地完成了对敌包围的计划。四野寂静，看来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指挥所里，大家安静地等待着。战斗发起前难熬的时间一分钟似乎比一天要长。

表针刚刚接近9点30分，我就叫通信参谋发出攻击信号。红色信号弹立刻把黑黝黝的天空撕成两半。激烈的枪声是二营的冲击方向，他们由南向北进攻，进去就和鬼子展开了恶战。二营副营长王光汉率领突击队，像一把利刀。他们一逼近到鬼子中队部，就砸坏鬼子的电台和电话机，逼得鬼子没有办法，只得接连放出3只军用信鸽，向外求援。一营是由西往东攻击，打的伪军如快刀割豆腐，仅仅20多分钟，就把200多个替鬼子挡枪子的伪军消灭了大部分，剩下的溃散了。

消灭了镇里的伪军之后，我们把团指挥所移到镇东的一条土堤上。这里离敌人的核心据点不到200米，中间是一线矮小的民房，借着鬼子打出照明弹，可以观察到据点西面情况。为了把东面的情况弄明白，参谋长向我打声招呼，就亲自跑向师特务营的攻击方向去了。

鬼子分住在3个大院里，鏖战就在这3个院套的四周展开了。我们在夜深天黑的情势下向敌人发起战斗。这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鬼子处于守势，火力得不到发扬，狡猾的敌人只好一个劲地打照明弹，使我们的战斗和



攻击动作有所暴露，在战斗中增加了伤亡。有10个战士不顾枪林弹雨，勇敢冲上一座院套的房顶。他们揭开瓦盖，正准备往里面投手榴弹时，被敌人院里的机枪扫倒了。二十几个鬼子乘势冲出北面的包围圈，叽哩哇啦地吼叫着，向指挥所扑来。我一面把手枪里的子弹顶上火，一面命令司令员吹号调一营的二梯队三连进入战斗。

三连的奋勇队在连长米富珍的率领下及时冲上去。米富珍是从小参加陕北红军，由一名小战士成长为一名机智、灵活、英勇果断的指挥员。三连在他的带领下，打得迅速、勇敢，将冲出来的二十多个鬼子，全部消灭了。

午夜1点钟左右，我们夺下据点东头的两个大院，将全部敌人压到中队部所在的一个大院里。虽然鬼子伤亡惨重，但仍在垂死挣扎，情况告诉我们，更残酷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

鬼子凭借厚实的砖石围墙，守住枪眼，拼命向我们射击。我们的迫击炮由于距离太近，不能发射，有些战士就翻过围墙，和鬼子展开了肉搏。但寡不敌众，不是牺牲了，就是被逼出了院套。两点钟左右，通信员喘着粗气跑来向我报告说：“二营副营长王光汉同志牺牲了，一营长毛和发和几个连的干部也都负了重伤。”我们和鬼子相距不过一箭之地，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在这块狭小的地段上，我们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亲爱的同志啊！

时间，这是师里再三强调的。很快天就亮了，战斗拖延下去，只会对敌人有利。我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打法，就叫司号员吹号请参谋长来。

参谋长头上缝了一条白布，急促地跑回来。

“老尹，头怎么了！负伤了？”我着急地问他。

“没关系，一点擦伤。”他毫不在乎地说了一句。我们

俩人伏在堤坝上，眼望前面攻击的部队和鬼子机枪吐出的火舌，心里像火烧一样。

“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了，我看最好使用火攻！”

“对，火攻！”我回答说，“用火攻是我们战斗方案中的最后一招！”

引火物在战前就做了准备的，部队在接到火攻命令后，有的把蘸了煤油的棉花团绑在马尾手榴弹上，投进院里，有的把棉花球绑在长竹竿上，抛向大院房顶，大火熊熊地燃烧起来。这是战斗的火焰，也是复仇的火焰，烈火猛烧着万恶的强盗。鬼子狼狽地处在火焰包围中，拼死想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哪里有路给他们呢！五连的两挺机枪紧紧地封锁住大门，只要鬼子一露头就被击毙，尸体都快把门洞堵住了。里面烈火燃，外面机枪打，这一阵势真叫人痛快。

拂晓，东南方突然传来阵阵低沉的马达声，几架大肚子敌机低飞着从头上掠过，可是他们来晚了。这时率领三营在阔港阻援的副团长陈玉才同志派人送来一份战报说：东坎鬼子大队昨晚两点多钟就分两路增援，现在已和三营打响了。

天亮了，大院里已是一片灰烬。但是机枪一直没有停过，围歼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突然，西北方面一阵混乱，十几个鬼子推倒围墙从二营和特务营的接合部冲出，企图向东坎方向逃跑。我急忙跑过去想组织部队收拾这帮家伙。跑着跑着，我右肩头像被什么撞了一下，血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浸透半边军身。警卫员赶来扶我一把，我使劲站起来，向前面望去，战士们正追赶溃逃的残敌。

赶来向八滩增援的敌人，害怕遇到同山本中队一样的下场，急急忙忙撤走了。这次战斗，我们击毙日本侵略军山本中队长以下 100 多人，并歼灭了一个大队的伪军，八

滩又重新获得解放。

战斗后的数天，延安《解放日报》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发表了题为《我克盐阜八滩重镇》的详细报道。这对我们在苏北坚持战斗的军民是多么大的鼓舞，它标志我们正向着新的胜利前进！

人民在胜利而欢庆的时刻也深深怀念为解放八滩献身的烈士们，特别是从鄂豫皖苏区参军的红军战士——二营副营长王光汉同志，他在向鬼子冲杀时英勇奋战，壮烈牺牲。当地政府为烈士们修建了烈士陵园并建了一座纪念塔，将王光汉等40余名烈士名字全刻在上面，让八滩地区的人民和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现今八滩的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着当年烈士洒鲜血、抛头颅的土地，烈士的英灵得到了慰藉。

回忆中，谢振华将军不加任何渲染，把自己指挥战斗身负重伤的情节一笔带过了。这次战斗中，团长和尹捷峰参谋长都负伤了，充分说明了战斗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发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的一些战斗。

据参战的老人回忆，当时八滩的群众为歼灭日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把镇上的民房都烧掉了。此举是焦土抗战的范例，这支正义之师深得民心，折射出民族精神之光。

## 第十二章 血染淮阴城

### 节一 金井中队葬身林公渡

在苏北战场上，淮海区的斗争更具特色。那里战斗着陕北人民最优秀的子弟——红二十六军的传人们。其中叶圩子、塘沟战斗，打得有声有色，更有高（沟）杨（口）战役使敌人闻风丧胆。这里需要介绍给读者的当属林公渡之战了。

林公渡战斗是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前身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攻破的最坚固的一个日军据点。亲身参加了这场战斗的薛复礼对此战情有独钟，因为打的是日军的“王牌”金井中队，印象特别深，每个情节都历历在目。他说：

那是 1944 年 9 月，我刚从县大队调到主力部队，新四军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第二支队六团。支队政委石瑛同志见我打仗不怕死，有股子虎劲，就让我当了三连指导员。六团的 4 个连都是刘志丹留下的红军连，能打仗，是二支队 3 个小团中的机动主力。

淮海区的日军由于遭到我军高（沟）杨（口）战役的沉重打击，日渐龟缩，被分割孤立几个城镇据点，水陆

交通几近断绝。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又在运河沿线重新安设据点，顽固地推行其“以点连线”的计划，恢复运河沿线上宿迁、泗阳之间的水陆交通，再度切断苏北、淮北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林公渡据点就是敌人扎在运河上的一颗钉子。

早前，刘震司令员就估计到敌人会在这条运河上安设据点，派人沿河岸进行了详细勘察，绘制了地形要图，做好了战场准备。同时以部分武装监视宿迁、淮阴两地的敌人。为了麻痹敌人，刘司令员有意让主力远离运河沿线，使敌人错误地以为我们放松了对运河的控制，以便诱敌上钩，达到分散歼敌的目的。

果然，宿迁日军派出了所谓“王牌”金井中队 88 人和伪军、汉奸武装 90 多人，在林公渡渡口南侧设置了据点。

刘震司令员立即调集两个支队和一部分地方武装，趁敌立足未稳，拔除据点，歼灭守敌，切断运河交通。我们二支队六团在支队警卫连、旅特务营的一个连和旅迫击炮连配合下，担任攻击任务，其他部队在各个方向准备打援。我们连和二连是第一梯队主攻连。

战斗动员，是在老乡的一个场院上进行的。支队政委石瑛站在一个土台子上，讲了敌人多少兵力，是个什么阵势；我们多少兵力，准备怎么打。两相一对比，底下的战士就有了信心。讲到最后，他说：

“下一次集合开会，就是胜利庆功会，谁先冲进敌人的院子，就把他请到台上来，给他戴红花、喝庆功酒。”

接着，他把脸一沉，厉声说道：

“战场纪律必须要严。我这里把话讲在前头，这次战斗，畏缩不前者，杀！擅自退却者，杀！动摇军心者，杀！……”

一连讲了六七个“杀”。好家伙，过去在县大队，哪见过这阵势，到底是主力，真厉害。我心想，这次战斗可和以往不同，心里憋足了劲，就等首长一声令下了。

战斗开始后，经过一天两夜的连续作战，我连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拔掉了张庄西面的敌据点，强占了林公渡口据点西侧的5所院子，为继续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7日晚，我连从敌据点正西开始发起进攻，打响了扫清西侧外围据点的战斗。

林公渡据点西侧沿东西方向有3栋9间相连的空民房。民房无顶，已被日军烧毁。民房再往西，是运河堤埂。敌人在靠近民房不远的堤埂上挖了一道横沟，横沟内侧建筑有一个地堡，四周布有枪眼，敌伪军一个班踞守这座地堡。

乘着夜色，我连用一个排的兵力顺着堤埂西侧冒着敌人的火力射击，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勇敢冲击。战士很快冲到敌前沿阵地，并迅速越过横沟，将敌暗堡摧毁。这场局部歼灭战打得干脆利落，顺利地干掉了敌地堡，歼灭伪军一个班，其中活捉3人，同时打退了日军20余人的3次反击。随后，我们连迅速占领了据点外围西边的3间民房。这样，我连当晚就取得了第一阶段外围战斗的胜利。

敌据点外壕上共有9间民房，每3间为一栋，中间有一堵土墙相隔。每栋房有一道南门，共有3道门。因此，我们虽然占领了前3间，却很难再靠近敌人的外壕和地堡。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托西边3间房屋的废墟，挖壕沟，打墙洞，占领相连的前边房子，从而一步一步逼近敌人。我们把部队分成两组，连长关来福带领一排轮流用锹镐挖沟，打墙洞。我们顺堤埂挖了100多米长的壕沟通向民房，并挖穿了土墙，占领了第一栋民房。然后继续在房

子内就地挖沟向第二堵墙冲击，并占领了第二栋房子。我们的战术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只要我们掏开第三堵墙，占领第三栋房子，对我们冲进外壕，夺取地堡十分有利。然而，这时险情出现了。当我们的壕沟挖到第三堵墙根，开始掏第三堵墙时，已离敌人外壕和地堡很近，我们掏墙发出了“咚咚”响声，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惊恐。敌人火力开始向房子猛烈扫射，子弹打不着我们，他们就用八八式掷弹筒向这边发射炮弹。敌人的炮弹不时隔墙倾落爆炸，部队作业十分困难，且很危险。后来敌人只要听到声响，就发射炮弹打我们，给我近迫作业造成困难。

8日中午，我双腿跨在一条新挖的壕沟两侧，指挥战士挖掘，并向房门口外观察敌情。突然我听见“嗖——嗖”声，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进房子，正落在我右腿前边的松土中。我急忙将两腿并拢掉进壕沟内，幸而这发炮弹是延期信管，需落到实地爆炸。几乎在我掉进壕沟的同时，炮弹“轰”的一声爆炸，烟雾弥漫，尘土飞扬，我被盖在泥土里。二班长王宝珍和几个战士忙跑过来，“指导员！指导员！伤着没有？”我立即站起来，跃上壕沟简单查看一下，竟然没有一点伤痕，真险啊！我怒火填胸，随手抓起一枚手榴弹，向敌人方向甩去。“轰！”手榴弹出手就在空中炸成几瓣。原来这是土造的手榴弹，质量不过关。我冷静一想，这样下去不行，难于前进，又会造成伤亡，必须另想办法，突破封锁。这时我心中开始形成新的作战方案。

8日下午，支队长冯志湘、政委石瑛、六团老团长喻和坦，把我和关连长找去问情况，征求意见。首长问我：“薛复礼，你看，到晚上能不能挖通第三栋房子？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打好？”当时我很冷静，我对首长们说：“这样干不行。我提个意见，为了减少伤亡，第三道墙不挖了。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只要我们的镐一响敌人就打炮，容易造成伤亡。第三道门距第二道门才十几步远，干脆我们晚上天黑时就从第二道门出去，多跑几步，跑快点，直接攻击西南角地堡，打开缺口。

首长们当即同意了我的建议。随后，我连开始准备攻击。天黑以后进攻战斗打响了，连长和新任团长刘汉章带两挺轻机枪，在西南横沟处以火力掩护冲击部队，二排长赵云龙指挥一、二排从房子第二道门出击，奋力冲向外壕和敌堡。两个排的战士，三分之一冲进外壕，三分之二在外壕外坑洼不平的地面上卧倒，同敌人对峙。但由于日寇火力太猛，战士们无法再靠近敌堡。敌人利用地堡、土墙作掩护，用机枪扇面扫射，战士们伤亡较大，仅半个多小时，我连就伤亡40多人。我和二排长站在第二道门口，看的真切，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看到这种情况，我真想亲自带队冲击，但因我是刚从地方部队来的，又不敢擅自行动。于是，我很快跑回机枪阵地向新任团长报告：“团长，部队进攻受阻，没打进去。”这时团长说：“你带着部队冲吧！”

受命后，我立即带领三班3个战士冲到敌外壕外，准备强攻敌堡。在南边二连的配合进攻下，我们用手榴弹将敌地堡机枪炸哑，敌人仍依托壕内土墙用机枪扫射我们。我想，不消灭敌人的轻机枪，部队就冲不进去。我命令战士傅德某干掉敌机枪，并交给他3颗手榴弹。傅德某是个很有经验的战士，他接入手榴弹，跪姿连续向敌人轻机枪位置甩去，把敌人机枪打退，我带领3个战士越过外壕占领了地堡。当时担任南边攻击的二连指导员温海中也带3个战士从地堡东南角冲上来和我们会合。

突破外壕占领敌堡，使我们在林公渡据点边缘站稳了脚跟，下一步是如何向敌纵深发展，扩大成果。我随即带



五班5个战士跃进西厢房南头的过道里。过道里面是座院子，院子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南面是院墙。敌人在正房门口用机枪封锁西厢房的过道和院墙正门，火力很猛。我当机立断，进行战场鼓动，大声向跟进来的战士喊道：“我们三连是‘三模’连队，这是我们的光荣，现在又到了我们再立新功的时候了，我们要发扬不怕死的精神，端起刺刀向院里冲杀！”随后我与五班长王顺德带头冲进院子。4个战士争先端着刺刀喊着杀声冲向敌人。

敌人见我们前来拼命，就退到第二道院子据守，第一道院子就这样被我们夺取。前面几道院子结构和第二道院子相同，正房和东厢房有一过道，过道不宽，鬼子在第二道院子用机枪封锁了过道。

我和几个战士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在南面担任攻击的二连已突破南边外壕，向二道院子正门往里打，但也被鬼子机枪封锁在院墙门外。这时，我连的机枪还没跟上来，我十分着急。我看到我团副团长杜存典跟进院子，就跟副团长请求能否从二连借给我一挺机枪，增强火力，我好向前冲击。副团长马上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从二连调来一挺轻机枪交给我指挥。我命令战士向二道院子甩手榴弹，用机枪压住敌火力，接着，我和5名战士端刺刀冲进第二道院子，将鬼子驱赶到第三道院子。为了不让鬼子喘息，我命令战士们乘胜追击，夺取第三道院子，我们共8个人6把刺刀1挺机枪，杀声阵阵，虎虎生威，用冲击第二道院子的手段冲进第三道院子。我带机枪封锁在三、四道院子中间的巷口，严密警戒，与敌人对峙。

我和7名战士连夺三道院子后，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梯队的主攻任务。这时，副团长、连长和部分战士都来到这里，共同和敌人对峙。因我连伤亡较大，疲劳过度，团长

命令四连接替我连，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我连奉命撤至壕外休整并作预备队。战后，我连和二连被淮海军分区授予“攻坚模范连”，傅德某被评为战斗英雄，我个人获战斗模范称号。

四连从西南角接替三连进入战斗后，继续和敌人逐房争夺。从东面进攻的旅特务营二连和支队警卫连也突入了敌人的据点。迫击炮手用炮筒平射，轰击敌人的指挥所。混战中，金井中队长被击毙，敌人放火烧了房子，向西突围，当即被我歼灭大部，一部被阻援的部队歼灭。

敌人向西沿运河逃窜，一连一排长赵先顺带一个班追出20余里，最后在运河里活抓了3个日军士兵（其中一名重伤，在押解途中死亡）。

这一仗，胜利地拔除了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66人，全歼伪军，给了宿泗地区人民以极大鼓舞。战后，部队押着两名日本俘虏，胜利而回，当地6万多群众兴高采烈地在十几里长的道路两旁夹道欢庆。这一场面，被一位有心人摄入镜头，为三十九军和一一七师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林公渡战斗中的薛复礼从那以后几乎经历了这支部队的每一次硬仗，成为一名善打攻坚战、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当上了师长，再后来当了省军区副司令员。赶上“文化大革命”，他奉命到“牛鬼蛇神”成群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支“左”、“三结合”。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畸形的政治赋予了“三结合”中的军代表畸形的权力，却被他用来尽可能地使共和国的艺术人才免遭劫难。无意中，他的举动在一位女艺术家的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为若干年后的一段佳话埋下了伏笔。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薛复礼老人，已是病卧在榻，连迈出门槛都要有人搀扶了。但在我们眼里，他的形象永远是那个第一次出场亮相时，端着雪亮的刺刀连闯三道院子的虎将薛复礼。

## 节二 血战淮阴城

当我们跋涉在三十九军的历程中时，思绪不得不放慢自己的脚步，去承受着一个真实的存在，即如何看待荣誉的自身价值。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徐海东的骁勇、黄克诚的缜密、刘志丹的坚忍和吴焕先的智慧，使革命英雄主义熠熠生辉。

不仅仅如此，在三十九军部队中，还不乏黄继光、董存瑞、罗盛教、邱少云式的英雄。这些英雄的出现为这支部队平添了几分威武和自豪，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大多不被人们所熟知。

还是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个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徐佳标吧。

此事发生于三师在苏北进行的重要战斗——攻克淮阴。

战斗是在早晨5点多钟的浓雾中进行的。由于雾太大，10米以外几乎看不见人，所以直到部队进到几乎和敌人面对面的时候，才彼此发现对方。刹时，枪声、炮声立刻爆竹般响了起来。

营长张峰一面向团里报告情况，一面令一连正面接敌，二、三连从西侧迂回，使部队铁钳一样紧紧卡住了高升桥的守敌。

只十多分钟，守卫在高升桥的敌人就招架不住了，逃的逃，降的降。

硝烟还未散尽，钟伟在张峰的陪同下，就来到了高升桥。由于战斗刚刚结束，战场未来得及打扫，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

此时，太阳已升到高空，火辣辣地照着这块刚才还枪炮轰鸣的土地，淮阴城已完全暴露在我军眼前。

行进中的战士有的干脆停住了脚，遥望着淮阴城那高大的黑色城墙。队伍中不时地低声传喊着：“淮阴，淮阴……”

二十八团战士大多数是从淮阴、涟水一带入伍的，被称为“淮

涟子弟兵”。可抗战以来，淮阴一直被认贼作父的潘干臣的伪军驻守着，战士们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此刻淮阴就在他们眼前，而且马上就要攻打淮阴了，所以那些淮阴籍战士的激动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一座废旧的地堡里，团长钟伟一边拿着望远镜观察淮阴的敌情，一边向营长张峰说道：“旅党委已经定了，这次由我们淮涟子弟兵担任主攻。刚才我已同旅长通过电话，主攻方向选在城东，连以上干部随我去看地形。”

随团长勘察完地形，四连连长张昌义显得特别兴奋，刚到连里，便吩咐通信员去打一壶酒来。

“打酒？”通信员有些困惑。

“对，打酒！攻城前让每个兄弟都喝上一口，打仗时壮胆又添劲儿！”张昌义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中。刚才在勘察地形时，二营三个连为争当突击队，闹得面红耳赤。

营长没办法，让各连长摆一摆想当突击队的理由，五连长、六连长先争着发了言，各自强调自己连队准备如何充分，决心如何大等等。

五连和六连连长发言完毕，张昌义灵机一动：“我们连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和两个兄弟连差不多，但我连担任主攻有个更有利的条件。我有个亲戚在淮阴，我从小在淮阴长大，淮阴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胡同，我都熟悉，担任突击连肯定没问题。”接着他又说出了两条淮阴的街道名称，一下把五、六连的连长比了下去。营长当场拍板，将突击连任务交给了四连。

通信员刚走，副连长刘子林和副指导员张成才推门进来，一进门就乐呵呵地问道：“连长，听说营里把突击连的任务交给我们连了？”

“是呀！这样大的任务不交给我们交给谁？”张昌义一副非我莫属的样子，接着又把争任务的经过如此这般地给两位副职讲了一遍。

细心的副指导员张成才不由纳闷起来：“可——连长，我们从来没听说你在淮阴城长大呀？”

“咳！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咱们炊事班老刘头以前不是给潘干臣做过几年理发师傅么？他就是个淮阴活地图呀！打仗时有他，这淮阴的大街小巷不是任咱们随便转了么？”

刘子林、张成才终于明白过来——原来一向老实巴交的连长，这次竟骗了营长，争来了担任突击连的任务。

这时，通信员已买回了酒。

张昌义使劲闻了闻酒香，说道：“好酒，打仗前每人都喝一口酒，保管浑身是劲儿！”

到8月31日，十旅部队完全扫清了淮阴城外高升桥、金家坪、刘家庄、王家祠堂、马家庄、唐庄、赵庄等外围据点，完成了对淮阴的合围。其部队分布是：二十八团在东门方向担任主攻，师特务团在南门，为助攻；二十九团在城东南，为二十八团的二梯队；北门由淮阴警卫团负责；射阳独立团和淮海新二团负责从西门突破淮阴，在北街与二十八团会合。

9月6日，从早晨开始，东门外一座破旧的民房中，二十八团三营战士李武林不时看着钟伟亲自交给他的一块马蹄表，觉得时间从来没有这样慢过。

3天前，就在这个位置，团长为了减少攻城时的损失，决定由此挖一条通向东门的地道，把炸药埋在东门城下。这个任务交给七连的李武林和连里另外5名干部战士。

团长还拍着李武林的肩膀，鼓励说：“小李打高沟时表现不错，一个人打了一个排，当了英雄，这挖地道的任务也像打仗一样重要啊！”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李武林听到团长还记得他在高沟战斗中当了英雄，心里格外高兴。

“就这样定了，你们快挖，总攻时，由李武林亲自点燃炸药，把潘干臣给送上西天。”钟伟幽默地说。

3 天来，为了尽快挖好这条 55 米长的通向城门的地道，李武林和他的战友们整整干了三个通宵。地道挖好后，几个人又在里面装上满满一棺材炸药，足足有 500 斤。出来时，一个个都成了浑身是泥的红眼猴。

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更加重了李武林的焦急情绪。

表针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哒、哒、哒”地走着，离预定攻击时间——下午两点还有半个小时。

表针终于指向了两点。李武林回头瞅了一下远处急不可耐的战士，他们早已弹上膛，枪上刺。他向战友们挥了挥手，这才猛地拉动了炸药的火绳！

“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携带着一片浓烟直穿云空，东门被炸开一道 20 多米长的口子，好一会儿后，爆炸所带起的泥土、石块、肢体、血肉才从空中落到地上。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千军万马像决堤的洪水，紧随着爆炸的余波在蒙蒙的细雨中向炸裂的口子卷去。

而与此同时，守东门的敌人有的被剧烈的爆炸送上了西天，有的被震昏，有的被震呆了！整个东门死一般的寂静。

直到攻城战斗打响的前 5 分钟，旅长刘震还在一遍一遍地研究着作战地图，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尽管从汇报、检查的情况看，团、营、连、排、班 5 级对淮阴作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充分而又充分了，可是这毕竟是抗战以来十旅对县城以上据点进行的第一次攻坚战啊！何况城内守敌潘千臣也有 1 万多人，兵多、枪好，凭坚固守。敌人不是反复叫嚣：淮阴城“固若金汤”么？

这时，巨大的爆炸声响从东门方向传来，震得旅指挥部的屋顶直往下落土。

“东门爆破成功了！”

### 节三 徐佳标舍身堵枪眼

南门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上午10点钟，郑团长和三营宋营长等来到尖刀连。宋营长端起一碗酒，望着突击班的战士，语重心长地问道：“党和人民在看着你们，你们能不能为全团杀出一条路来，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

五班战士坚定地回答：“能！”徐佳标的双眼像燃烧着一团火，望着营、团首长大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拼死也要把红旗插上淮阴城头！”说完把碗中酒一饮而尽。

中午刚过，攻城部队悄悄进入了阵地。尖刀班伏在南门外护城河的桥头掩蔽壕里，一个个像即将出膛的炮弹，等待着攻击信号。

南门的攻城战斗打响了。我军制高点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响了起来，南门城墙上烟土四溅。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把敌人打得蒙头转向。

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冒着弹雨前进，把装有引信的一颗飞机炸弹一直推到城门洞子里。爆破手点燃了引信，出乎意料，炸弹没有炸。

爆破没成功，指战员们心中的弦一下绷紧了。突然东门外传来了轰隆巨响，接着又传来一片冲锋号声，二十八团爆破成功了。战士们急得直冒火。徐佳标更是又气又急。

郑团长当机立断，命令用仅有的两发迫击炮弹轰击城楼。第一发炮弹打到里面去了，第二发炮弹虽准确命中城楼，但只把城楼炸了个小口子。再没有第三发炮弹了，怎么办？

宋营长、张副营长一阵风似的跑进团指挥所，异口同声地说：“团首长，你们就下命令强攻吧，我们誓死拿下南门！”话音未落，又有好几个营连指挥员跑来请求强攻。

郑团长和政委迅速赶到前沿阵地，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改变

攻城计划，由七连八连两把尖刀并肩突破。郑团长大声说：“我们要用云梯、刺刀、手榴弹征服堡垒！征服高城！征服顽敌！”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开始了。霎时，我军制高点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尖刀班的勇士们从土壕中猛地飞身跃起，用手榴弹炸开障碍物，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直扑城门。

徐佳标手擎红旗冲在最前面。他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火力，很快冲到南门城脚下。

与此同时，宋营长把驳壳枪一挥，率领部队抬云梯紧跟尖刀班前进。他们冲过小桥，跃过开阔地，像潮水般冲向城墙。

八连副连长带一个排被人流阻在桥南，眼看别人冲到前面去了，他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跟我来！”接着跳进护城河里。

副连长不会游泳，没走几步，河水把他淹没了。他憋足了一口气，把枪举在水面潜过护城河，带领战士们冲了上去。

城墙下，一架架云梯飞快地竖起来，还没等架稳，登城就开始了。

攀登在最前面的是尖刀班长徐佳标。他左手抓梯，右手握枪，一面火红的战旗斜插在背后。

徐佳标迅速爬到城头边缘，刚一露头，城墙上一群敌人就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

徐佳标早有准备，接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没炸死的赶紧缩进地堡里去了。

徐佳标趁势一跃攀上城墙垛，奋力把红旗插到城头上。鲜艳的红旗，在古老淮阴城上迎风飘扬。我军士气大振，战士们从几架云梯纷纷登上城头。

飘扬的红旗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黄狗子们进行疯狂的反扑。十几个敌人在碉堡中的机枪掩护下，一面射击，一面呼喊扑向红旗，向刚刚冲上城头的战士们围了上来。

城头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敌人居高临下，用手榴弹、刺



刀、马刀，依托碉堡和城墙垛封锁登城点。一个战士一脚刚跨上城垛，3个敌人的刺刀一齐向他杀来。

这位战士毫无惧色，东挡西杀，他用刺刀抵挡左右两边刺来的敌人，接着向中间猛地来个突刺，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拿马刀的黄狗子被刺死，这位战士也负了重伤。

敌人发疯了，手榴弹像冰雹似的扔过来，在城下爆炸着。徐佳标又被敌人的火力压回到城墙外的梯子上。他回手取手榴弹，发现已经用光了，便迅速端起“三八式”步枪。

“叭！”的一声，徐佳标的枪响了，领头的黄狗子应声倒下。但是，拥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

突然“咔嚓”一声，徐佳标脚下的云梯被敌人甩过来的手榴弹炸断了，突击班的战士从半空中摔了下去。徐佳标手疾眼快，就势抱住了城墙垛子。

很快，一架云梯又在徐佳标的脚下架起来。徐佳标刚用力要跃上城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左肩。血立刻流了出来，他全然不顾，双手吃力地扒着墙垛，奋力向上攀去。

就在这时，一个长着满腮胡子的守敌从徐佳标侧面偷偷爬过来，凶狠地举起马刀……

徐佳标躲闪不及，双手被砍断，一阵剧烈疼痛，他昏了过去，却以惊人的毅力把身体牢牢靠在墙边，城头上的红旗带着弹痕仍在硝烟中飘扬，召唤着战友们前仆后继，英勇战斗。

大胡子敌人得意忘形，刚一直腰，一颗复仇的子弹飞来，他嚎叫着跌落到城下。

敌团长见我登城部队被阻，顿时来了精神，他用手枪逼着上兵声嘶力竭地喊着：“顶住！给我顶住！”这些亡命之徒，个个红了眼，凭借有利条件，向城墙边沿压了过来。

此刻，古老的淮阴城，展现了一幕气壮山河的战斗画卷。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铁器撞击声，连续不断，我英勇的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

一个战士被敌刺刀捅下去，另一个战士又迎着刺刀冲上去；一架云梯被炸断，另一架又竖起来。战士们前仆后继，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城墙下指挥的三营副营长张培英，抓住云梯刚要向上攀，黄狗子扔下的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他牺牲在云梯旁，一只手还紧紧抓住云梯。

四连连长惠汉良率战士登上城头，敌人一梭子子弹打来，他掉下云梯，壮烈牺牲了。

敌人一面用刺刀、马刀、手榴弹封锁城头，一面用机枪把南门桥头封锁得风雨不透。我新四军战士每前进一步，要付出血的代价。激战中，六连连长任良泉、七连连长杜正德、八连连长李云山等身先士卒，相继牺牲。

八连突击班长一鼓作气，爬上城头。还没等抓住城墙垛，梯子被敌人从城上推开了，就在云梯猛地向后倒去的一刹那，他迅速地把手榴弹投向敌群，在手榴弹爆炸声中，他摔倒在城墙下。

突击班长的一条腿被摔断了。他全然不顾，左手抱一捆手榴弹，右手一颗一颗地向城墙上扔。连续杀伤敌人，掩护战友往城楼上冲。

云梯炸短了，够不着城墙头，几个伤员同志背靠着背，坐在一起，让战友踏着自己的肩膀，搭起云梯，硬是把短缺的云梯举上城头。突击手含着热泪，踏着战友的肩，一步一步向上攀去。

在这严峻的时刻，团、营长们一个个取下皮挎包，掏出党费交给警卫员和通信员。他们做好最后准备，拼死拿下淮阴城。

经过激烈争夺，我军终于占领了第一道城门。敌人退到碉堡里仍然顽强抵抗，登上城楼的战士们继续浴血奋战，一寸一寸地扩大阵地。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伤亡不断增加。

这时，淮阴城内外杀声四起，我各路攻城部队都在激战中，目标直指魔鬼巢穴——潘干臣的指挥部。

潘于臣在指挥所里，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一个参谋跑来

报告说：“新四军又突破了南门。”潘于臣听了犹如五雷轰顶，立即下令，派他的女婿带领军官教导队火速支援南门。

全副武装的敌军官教导队迅速向南门奔来，潘于臣的女婿大喊大叫：“他妈的，快，把暗堡打开，用火封锁桥面！”

此时，淮阴城下又响起了一片嘹亮的冲锋号声。郑团长组织新的冲锋开始了，一支由通信员、司号员、炊事员组成的第二梯队投入战斗。

二梯队冲向桥头，继续向前跃进。突然，在南门右上方捅开几块砖，这正是敌暗堡火力点。立刻，机枪喷出了一串串火舌。

子弹像暴雨般封锁着桥头，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冲锋号仍在响着，战士们冒着弹雨前进。

宋营长见此情景，把手枪一挥，高喊：“冲啊！”跳出战壕，不顾一切地向城门冲去。

机枪的响声和冲锋号声，把昏迷中的徐佳标震醒了。他看到离自己一米远的地方，机枪在倾泄着罪恶的子弹。他心里一震：

“见鬼，怎么在这里出了个火力点？”

徐佳标扭头向桥头望去，一眼看见营长宋传海刚踏上桥身，就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了。接着又有几名战士中弹倒下，进攻部队被阻止在桥南。徐佳标悲愤交加，心急如火。

“一定要干掉它！”徐佳标仔细观察。原来，这个暗堡的枪眼悬在离城墙垛不到一米的墙中间，上下、左右都打不着，徐佳标想跃上城去，被砍断了的手腕一阵剧痛，差一点又昏过去。

徐佳标稍镇静一下，上身吃力地向仅距一米左右的敌枪眼倾斜过去。在这战斗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徐佳标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做出了抉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战斗的胜利！

徐佳标右臂向右伸去，右腿毅然离开了云梯。接着他用血淋淋的双肘支撑着，身体悬空，一点一点地向右移动着。

徐佳标以惊人的毅力，向枪眼移去，一寸、二寸、三寸……这个平时伸手可及的距离，此刻对徐佳标来说，是多么艰难的历程

啊！

距离更短了，徐佳标离枪眼只有十几厘米了，枪口烟火都喷到了他的身上。淮阴城下，郑团长和所有攻城战士都屏住了呼吸，惊愕地看着徐佳标的一举一动。

只见徐佳标艰难地侧过头，迅速扫视了一下战友们，接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向枪口压过去……

年轻的共产党员徐佳标，用腹部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正在狂叫的机枪眼，喷吐着子弹的火舌立刻熄灭了！嚎叫的机枪哑了！

“冲啊！”“为徐佳标报仇！”目睹这惊人一幕，战士们飞身跃起，他们用徐佳标以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宝贵时间，冲过小桥，潮水般拥向城墙。

英雄的壮举，惊天动地，敌人颤抖了。战士们迅速登上云梯，冲上城头，用手榴弹消灭了城头上顽抗的敌人。

紧接着，在郑团长指挥下，代理指挥三营的李营长率领战士们乘胜前进，夺取了第二道城门。敌人丢魂丧胆，全面崩溃了。

同志们抱起徐佳标的遗体，无限悲痛，只见他的腹部被敌人罪恶的子弹击穿多处。从他站立过的梯子到敌人枪眼上方，一米多长的城墙上留下一行血迹。在英雄堵枪眼的地方，烈士的鲜血从城头直流到城根。

这一天是公元1945年9月3日。

让我们记住这位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牺牲的日子吧。

#### 节四 孤胆英雄张昌义

东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枪炮声、喊杀声交汇在一起。营长张峰早已脱掉了外衣，和二连突击排的战士们一起往前冲去。

城墙下三排搭起一架云梯，排长陈阳洲抽出腰里的大砍刀，飞

快地向上攀登。刚登到一半，云梯被敌人投下的手榴弹炸成两截。陈阳洲重重地摔在地上，左臂被弹片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口子，鲜血汨汨地往外流。

不远处，五班班长曾加良已登上了城墙，几个敌人正朝曾加良扑去……

这时，张峰亲自扛着梯子来到城墙下，刚要上，被陈阳洲一把拉住了，说：“营长，你掩护，我来上。”说着他连伤口也没来得及包扎，便登上了云梯。

城墙上的敌人又探出头来想掀翻梯子，张峰一甩驳壳枪，两个“黄狗子”便从城墙上栽了下来。

陈阳洲终于登上城墙，顿时，大刀在城墙上飞舞起来。

张峰紧随着陈阳洲登上墙头。他低头看了一眼马蹄表，好！从攻城开始到突破城墙仅用了5分钟！

这时敌人两个排的兵力从城里反扑过来，而我方登上城墙的却只有7名勇士。

“投手榴弹！”张峰一面用短枪向敌人射击，一面高声喊着。霎时，一排手榴弹向敌群飞去。

伴随着敌人死亡时发出的鬼哭狼嚎，爆炸一声紧接着一声。敌人扔下20多具尸体急忙掉头后逃。

“追！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张峰一边抓下帽子擦汗，一边命令着。

嘹亮的号声在城墙上响了起来。

随着东门爆破的那声巨响，张昌义立即带领着他的连队猛虎般的向爆破口冲去。

由于东门敌人被爆炸震得失去了抵抗力，四连很快就冲进了突破口，接着沿东门大街向城内攻击前进。

战斗进行到巷战了。

敌人倚托着一条街道，向四连频频射击，紧跟在张昌义身边的潘登高、朱学高、刘智三等相继倒在血泊中。

潘干臣以前的理发师傅、炊事员老刘头来到张昌义身边说：“连长，我知道一条路，可以拐到胡同另一头。”

张昌义抹了一把被硝烟熏黑的脸，一挥手臂命令道：“一排、二排继续吸引敌人火力，三排跟我来！”说着，便和老刘头钻进另一条胡同。

不一会儿，一、二排正面的敌人就开始乱了阵脚。往前冲，被一、二排一阵手榴弹打了回去；往后退，又被张昌义带领的三排给堵了回来，只恨没有个地缝钻进去……

张昌义解决了这部分守敌后，立刻带领部队按预定方案沿东门继续向城里进击，去攻占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淮阴城东西大街的交汇点。潘干臣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连的兵力，倚托着麻袋包、房梁，泥土构筑的阵地，向我进攻的部队疯狂地扫射着。

街道很窄，敌人两挺机枪就将街道封得死死的，张昌义组织部队硬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

副指导员捅了一下张昌义道：“上房顶。”

张昌义抬头望去，只见十字路口周围沿街的房子很密集，一座挨一座，如果从房顶过去，给敌人来个居高临下，守敌肯定措手不及。

他立即对张成才说道：“好主意，你带几个战士过去，一定要打掉敌机枪手。”

“放心吧，连长。”张成才说着，把背后的大刀又使劲别了别，立即带领5名战士上了房。

一会工夫，张成才已沿房顶迂回到敌阵地上方，他习惯地一摸手榴弹，呀，上房时匆忙，手榴弹打没了，也没及时再带几枚。

这时，张成才已顾不了许多，他只看到敌人的机枪在不停地对我军扫射着，我们的队伍中不时有人倒下，流血。

他“嗖”地抽出大刀，“呀”的一声，飞身从房顶跳下，一打滚翻到敌机枪手面前，挥手一刀，敌机枪手便已身首分家了。

其他5名战士也随着张成才飞身跳下，在敌阵地中厮杀开来。

敌人完全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吓住了，一时竟忘了射击。这时，张昌义带领部队利用这短暂的间隙冲了上来……

占领十字路口后，张昌义立即从全连干部战士中挑出17名身体结实的小伙子，在老刘头带领下，向潘干臣指挥所冲去。

位于镇街的敌指挥所内，玻璃早已被枪炮声震碎，地上到处是没来得及销毁的文件、纸张。潘干臣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室内来回走动，在他20多年的军人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绝望过。从城内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中，他有一种沉重的预感：“末日快要到了！”

潘干臣正胡思乱想着，院内的枪声突然急促起来，潘干臣急切之间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忙钻到桌子下面。

这时，门已被蜂拥而入的张昌义等人一脚踹开。张昌义大声喊道：“潘干臣，缴枪不杀！”

潘干臣下意识地摸出了腰部的手枪，刚打开保险，眼明手快的张昌义举起驳壳枪朝他扫射过去……

另一间房子里，刘子林正用冲锋枪逼住身穿黄色军呢服的敌参谋长刘绍坤，要他用电话通知在各地抵抗的敌军投降，早已被我新四军吓破了胆的刘绍坤乖乖地抓起电话……

陷于潘干臣魔掌下6年零7个月之久的淮阴城终于解放了！城里城外处处是笑脸，处处是歌声。

这次战斗，从攻城到战斗结束仅仅经历了一个半小时，就全部彻底解除了潘干臣1万余人的抵抗。二十八团仅用5分钟就突入了城东门。当时《苏北报》称此次战斗“创迅速解决战斗光辉范例”，是我军在“苏北首次光辉战绩”。

陈毅军长专电祝贺：

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首，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

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战后，张昌义被誉为孤胆英雄。二十八团光荣地获得“清江部队”称号。

徐佳标用鲜血染红的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新四军党委追认徐佳标为“淮阴战斗英雄”称号。

然而，对英雄的宣传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着。1982年笔者去采访时，在南门问了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徐佳标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佳标门”是什么涵义，因为南门早已荡然无存了。

怀着一种失落的心情，徜徉在这被血与火洗礼过的土地上，为昨天的英雄不被当代年轻人所知而悲哀。幸好，一位老者还依稀记得那个把血从城门楼流到地上的烈士。他说，哎呀，事隔多年啦，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了，再过几年就更少有人知道了。

记得老人还问笔者，三师哪里去了？那个黄师长还好吗？在苏北他们可打了好多仗哩，死了好多人哩。

应该说，徐佳标是三十九军英雄群体在抗战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把三十九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壮举推向了一个高峰。

## 节五 八年，那来时路上的辙印

抗战八年，三十九军从三四四旅到新四军三师，“军部”的番号经过了四次变化。在晋东南，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上升为第二纵队，由黄克诚带着南下，在豫皖苏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黄克诚旋又率原二纵队人马挺进皖东北，加上苏鲁豫支队改编为第五纵队，“皖南事变”后，加入新四军序列，编为第三师。这时，三师辖有七、八、九三个旅。其中九旅张爱萍部原来是彭雪枫所部，而彭雪枫四师的十旅刘震部原属黄克诚二纵队，黄克诚到豫皖苏时，将刘震部留给彭雪枫统属。新四



军 1941 年重建，当年 10 月，刘、张部相互对调，各归原属。军史上，将这次变动称之为“归建”。

此后，黄克诚三师带第七、八、十旅兼苏北军区，在苏北大地上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巩固、扩大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七旅（苏鲁豫支队）是由中央红军改编的主力，担负起整个华中地区机动作战任务，八旅并兼盐（城）阜（宁）军分区，在 3 个主力团之外，另统辖几个县的地方武装，这支红二十五军沿革下来的部队在苏北打出了威名，使盐城长期以来成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后来，八旅调出一个主力团补入一个地方武装射阳独立团。

归建之前，十旅随新四军四师在淮上地区反顽战斗中损失较大，原来的两个团（另有一个团随黄克诚先去了苏北）最后合编为一个团。到苏北淮海区后，十旅并兼淮海军分区，旅长刘震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由于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兼任十旅和淮海军分区政委。1942 年底，在日军“扫荡”的严峻形势下，十旅仅有的主力二十九团，也就是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全部地方化，与淮海地区十几个县的地方武装——县大队或独立团，合编为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的 4 个支队。支队相当于团，所辖的小团相当于营。

到了 1944 年下半年，根据地日渐扩大，整个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也发展到数万人。十旅“地方化”下去的部队也由 4 个支队渐渐变成了主力团。此时，日本人在江、浙发动攻势，迫使国民党军队纷纷西撤，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主力一部南进、西进。

为此，新四军和华中局指示苏北三师，于 1945 年 3 月抽调一个旅，向南机动，并准备南渡长江，加强江南力量，同时策应已于 2 月分批过江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南进支队）向湘粤边进军。

三师即以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的第二、第三支队新组建一个新四军独立旅。4 月 5 日，在泗阳县里仁集召开了独立旅成立大会。

这个独立旅，就是后来的一一七师。至此，三十九军这棵大树分出了重要的一支，三个主力师的建制全部就位。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的另两个支队继承了十旅的番号，后来演变成一一六师。不难看出，一一六师和一一七师是源于同一母体的两兄弟。

独立旅一成立即南下到皖江地区，由于形势变化，王震三五九旅部没有继续南进，独立旅也就没有过江，留在江北的含山、和县地区，协助新四军第七师发展皖江根据地。

日本投降后，三师奉命去东北，又把独立旅收归，并将两个新团分别补给十旅和独立旅。此时的三师，已扩大到主力部队四个旅又三个特务团，3.5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5万人。9月28日开始，主力部队陆续上路，三师的编制序列是：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副师长：刘震、洪学智（兼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七旅（1946年9月调出三师）

旅长：彭明治

政治委员：郭成柱

第八旅（后编为一一五师）

旅长：张天云

政治委员：李雪三

第十旅（后编为一一六师）

旅长：钟伟

政治委员：刘彬

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

1945年  
9—11月，新四  
军3师从苏北  
挺进东北途经  
河北霸县大  
桥。



39军在锦  
州西北方向，  
担任主攻。这  
是我突击部  
队在强大炮  
火掩护下，向  
锦州之敌发  
起总攻。

在我军  
军事打击与政治  
瓦解下，东北  
“剿总”直属  
装甲兵团全部  
向我115师投  
降，缴获装甲  
车60余辆。





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39军以攻坚手段，先后攻克怀德、昌图等城。这是怀德战斗俘敌新1军30师90团官兵一部。

架桥组在炮火掩护下，扛着用芦苇绑扎的浮桥前进（天津战斗）。



1949年12月11日，胜利的红旗插上祖国南部边陲重镇——镇南关。



## 第三部

# 从松花江到镇南关

## 第十三章 指针向北·安家冻土

### 节一 黄公慧眼

抗战胜利的时刻突然到来，使三师的抗日将士们欣喜若狂，苏北大地的村村镇镇到处响着锣鼓声、鞭炮声。人们奔走相告，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然而黄克诚的心情并不轻松，相反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忧虑在煎熬。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了，中国的和平前景却不妙。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雪藏”于大西南，居心何在？不就是等抗战胜利后，用来对付共产党吗？表面上，他邀毛主席去重庆“和平谈判”；骨子里，他是不会放过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过八年的发展，我们虽然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和国民党实力相比，还处于劣势。特别是我们的根据地还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南沿海，没有连成一片，这是非常不利的。两党的和谈，也使自己队伍中的一些人产生和平幻想，这是很要不得的。目前的形势变化极快，如何才能制敌先机，为日后将同敌人的长期斗争打下基础呢？身处苏北一隅的黄克诚，日夜注视着全国形势的演变，他苦苦地思索着。

9月13日，部队经过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时，黄克诚听到了我军已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的消息，他的想法一下明确起来。

东北有着极其丰富的物产和战略资源，重工业占全国的80%，苏联红军歼灭了关东军主力，溥仪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随之化为乌有，目前正处在权力真空。而我军在华北、山东的部队，有着地缘上的便利。于是，他拟了一份向中央建议的电文，给华中局领导人和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看了，想用军部电台发往中央。这是一份对全局提出见解、分量很重的建议，饶漱石大概觉得还把握不准，不阴不阳地说：这恐怕不大妥当吧。黄克诚一向看不惯饶漱石的作风，见他这般态度，也没多说，就返身回到师部，用华中局的电台，以他个人的名义，直接发往党中央。电报原文如下：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目前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向其背后挺进。估计国民党军队到达指定之城市、交通要道之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下构筑铁路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图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并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伪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得很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我们方针有下面三个：

1. 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2. 有利基础上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

持力量。

3. 有决心地主动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四、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介石永远不会放松我党我军）。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大片的战略根据地，以利进行长期斗争。

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 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东北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 以晋、绥、察三地为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对该地区国民党军队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和太行全部。

3. 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待敌伪缴枪以后，在济、徐、胶、徐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 其它地区则成为两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应调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尚没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



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和国际谈判，均带有很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纵观电报全文，要点有三：1. 不相信国民党的和谈有诚意；2. 速派主力，争取东北；3. 收缩关内，巩固华北与山东。其核心是争取东北，建立大的战略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就在黄克诚那些来不及斟字酌句的文字化成电波穿过千山万水，从陕北的那架旧电台里“嘀嗒嘀嗒”一泄而出之际，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正在酝酿着一项关系整个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黄克诚的见解与中央的方略不谋而合。

9月19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在抗战胜利仅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向北发展”同时“向南防御”这一重大转变，为掌握战争主动权，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当然，在这个重大转变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许多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都提出过类似的见解。包括当初没有远见和勇气在黄克诚电报上署名的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形势渐渐明朗之后，也向中央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特别是9月14日，先期进入东北的冀东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特使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直接的、现实的依据。但黄克诚的建议，时间正得其时，内容上具体详尽，不能说是最有分量的，却无疑是最有见地的。

有黄克诚的这封电报在先，中央要从华中调部队去东北，指令黄克诚带着他的新四军三师主力去，也就顺理成章了。23日，三师收到中央的电令：28日出发，抢进东北。

只经过了短短的几天准备，9月28日，3万多人的部队便匆匆上路了。

在山东，老区人民热情迎送。过了山东，又继续北行，部队从大兴、廊坊之间穿过，于11月10日赶到冀东的三河、玉田，这

时，天突然下起了连绵秋雨，道路泥泞。部队没有雨具，只好就地休息，并借机作出关动员。至此，基层干部和战士才弄明白：此一行原来是要去“满洲”啊！

雨还没有停，却传来一个坏消息：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了！原来，和共产党斗了多年的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根据地的重要和东北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8月底就成立了东北行辕。10月下旬，以爱将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将6个正规军划入其战斗序列，借助美国军舰，10月底将驻九龙的十三军和在越南受降的五十二军，共5万多美械、半美械装备的部队，先期海运至秦皇岛登陆，随即攻占我军控制的山海关。

敌人比我们晚出动，却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绕到了前面。黄克诚和刘震、洪学智两位副师长打开地图研究，认为不能在山海关与敌人纠缠，当务之急是迅速出关，占领东北。遂向中央军委建议绕道冷口出关，军委同意，并令三师迅速向锦州集结。三师从玉田出发，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以西的江家屯。至此，三师从苏北出发，徒步跨越5省，历时2个月，跃进3000里，顺利完成进军东北的任务。

从此，这来自苏北的3万多将士的命运，紧紧地和东北的黑土白雪、暖屋热炕结下了情缘。他们随同部队转战南北，有的牺牲在各个战场上，有的滞留在各城镇，还有的在部队工作到退休的年龄，使东北三省处处有苏北的乡音，有苏北人留下的足迹、创建的业绩及营造的新文化氛围。说不定哪位读者在如今东北的某个城市的街头巷尾，遇到的迎面走来的白发老人，就是当年随黄克诚北上的战士。

## 节二 还得有个“家”

在苏北出发前，各方面传来消息说，东北到处是日本人丢下的

武器。中央也转来一份先期进入东北的同志报告：在沈阳及各地堆积着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9月中旬，苏军说沈阳附近有日军军火库，存放着10余万支枪，可以移交八路军。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尚未出发的部队，不带或少带武器，到东北后再武装。

对此，黄克诚心存疑虑：战争时期，情况瞬息万变，部队要长途跋涉几千里，且不说路上可能遇到小股敌人袭击，万一部队到东北拿不到武器，赤手空拳，怎么打仗？不应存有半点侥幸心理，武器必须带上。岂止是武器，黄克诚考虑的更多。此时虽然还是9月，苏北大地阳光灿烂，暖意洋洋，可等部队长途跋涉到了东北，就开始入冬了，几万人的棉衣一时上哪去筹措？于是，他又加了一道指示：抓紧筹集棉衣，一人一套，背上出发。

这两个命令当时有很多人理解（因为当时大部分人不知道是要去东北），闲言碎语也刮到黄克诚的耳朵里。他一笑置之，力排众议，坚持实施。

果然，等三师部队紧赶慢赶到东北时，苏军老大哥早已变脸，军火库不准八路军接收。三师虽然在路上也留下了一些武器，但比其他后到的部队情况便好得多。有的部队十人中只有二三人有枪，怎么打仗？此时的东北已是寒冬，苏北带来的薄棉衣虽然难以抵御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却应了一时之急，否则情况不堪设想！直到这时，人们才由衷地佩服，黄师长的眼力确在众人之上。

黄克诚的外号并不中听，这个外号同辈人当面叫，部下背地里也叫，这就是大家叫惯了嘴他本人也听顺了耳的“黄瞎子”。此号究其来源，就是那副厚厚的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岂不知，黄克诚戴上它，就使得缤纷多彩的外面世界不管怎么令人眼花缭乱，也要用坚厚的透明结晶给予充分的过滤后，还原于本色了。

说实话，此时黄克诚真的离不开这副眼镜。行军打仗，尤其是夜间行动，没了眼镜就寸步难行。为此，难说“黄瞎子”的外号不是一种战友们的关怀、爱护和亲昵的表示。

有人说，你要想最简捷、最生动地画出一个人的形象，那就画他的眼睛，更有人说眼是心灵之窗，可这话一到黄克诚这里就得拐个弯绕过去。笔者曾画过黄克诚的肖像，可真难为人了，那双眼睛怎么也难现出大将丰采来。于是，倒产生这样一句用于黄克诚的专用哲理：心灵是眼之窗。因为生活中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太多了。

黄克诚不轻易说话，他露真情时就说实话。这是因为他心中之眼永远是明亮的。

黄克诚的慧眼在心里。

严冬的日子，在东北室外，黄克诚的眼镜常结霜，影响视力，但寒霜遇热总会融化的。于是，黄公的眼前更明亮了。有了这双慧眼，是他部下的福分。到东北后，战士身上有棉衣穿不挨冻，手里有了枪腰杆子硬。可是这比起事关一支部队成与败命运的大事情来说，黄公的眼力就更值得称道了。这就是他提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构想。提建设性的意见，往往因其独到和“前卫”而引起争议，更容易使在前进的惯性中已适应的人感到不快。黄克诚似乎不在乎别人的脸色和眼色，痴心不改地拓展着自己为民谋福、为军谋强、为党谋前途的志士仁人之路。这倒让人想起了明朝诗人张同敞那首《和〈浩气歌〉》来：

白刃临头惟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  
但留衰鬓酬周礼，不羨余生奉老庄。

黄克诚又要说话了。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

敌人控制山海关之后，沿北宁路逐步推进。起初，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形势的判断是趋于乐观的，准备调动部队大干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三师刚到锦州地区的第二天，敌人就占领了锦州，东北局急电三师，切断铁路交通，阻止敌人进入沈阳。

可此时，部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长途跋涉，人员非常疲劳；苏军因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日伪的军用物资，部队得不到及时补充，枪、弹均甚缺；伪满政权垮台，东北权力真空，兵、痞、匪、霸横行，匪盗蜂起；东北群众“正统观念”强，对共产党、八路军不了解，对我冷淡，部队出去搞粮食，要整连、整排的武装，人少了根本行不通；干部战士没有棉鞋，棉衣也很薄，而此时的气温已 $-20^{\circ}\text{C}$ 。独立旅有个司务长私自卖掉了三件日本大衣，几双大头鞋，就被枪毙了，可见部队困难到了什么程度。黄克诚将上述不利因素归纳为“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此时此地，与装备精良、以逸代劳（乘船而来）、训练有素的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有利吗？能打赢吗？

对于执行命令，黄克诚同其他许多人不同，有时他毫不犹豫，有时却要讲讲“价钱”，而且常常是非讲不可，不然革命事业就要受损失。

黄克诚一生中因提正确意见而被批判斗争、撤职降级共有十次之多。不过在东北的此时，倒没有立即得到一双小鞋穿。因为刚到东北，他与东北局的同志们都不熟，可意见又非提不可，想来想去，还是给延安发报为上策。于是，黄克诚就把“七无”电报直接发给了毛主席，并提议三师部队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并以一部分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第二天他又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强调说明：

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毛泽东和军委很快给黄克诚复电，指示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直接与林彪商谈有关问题。黄克诚立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

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之部队，数目特别巨。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大减弱强大力量。

并建议：要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几个月时间，初步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政权，初步建立根据地，以利明春大规模作战。如以上意见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黄克诚为使这个意见引起东北局的重视，连着去了三封电报，重申建立根据地的紧迫性，但不见回音。

黄克诚摸不着头脑了，只得做好执行东北局下达的作战命令的准备，同副师长洪学智一起，带着四个旅的干部去看地形，部署作战任务。这天，看完地形回到驻地，一位老熟人不期而至。

来人是奉林彪之命前来联系的李天佑。原来，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林彪的司令部就在附近，距此不过20多里，黄克诚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还在9月的电报中，他就建议中央派“有威望的领导”来东北。到东北后的这段时间里，在通信联络和行动指挥上一直不大顺畅，黄克诚心有焦虑。现在有了统一协调整个东北战局的首脑机关，他立即策马，同李天佑一起去林彪的司令部。

黄克诚和林彪在黑土被白雪覆盖的东北见面了。两双瘦而弱的手握在一起了。他们都感觉到合力的分量。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新兴力量的代表，汇集着民族的精英，把握着国家的命运。无论此时和彼时，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然而合力是靠几股力量团结一致转动起来的向心力产生的。要摒弃山头，克服本位主义才行。此时的林彪虽然挂着“总司令”的头衔，但实际上手中并没有多少兵力可调动。黄克诚的到来，让林彪大喜过望。随三师一块从关内过来的还有山东一师梁兴初部，现在也在锦州西部。有了这4万人的主力部

队，林彪就有发言权了，特别是梁兴初部的 7000 余人和三师七旅的 7000 余人，都是当年打平型关的主力部队，而七旅则是从南昌起义一路打来的，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一等主力。三师的其他三个旅，一个是红二十五军的老底子，两个是红二十六军的老底子，都是硬邦邦的主力部队。自平型关之后，八年了，林彪没有带兵打仗，战马的嘶鸣声已经有些生疏了。而今，手中又有了军权，辉煌的历史将从这里开始，写下更为壮阔的一章。

算起来，林彪与黄克诚也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了，自抗战后分手，两人再没有见过面。林彪的军事才能，黄克诚是信得过的，此刻，黄克诚决定把他带过来的 32000 人的主力部队都交给林彪直接指挥。

围着温暖的炭火，他们谈了一夜的话，黄克诚陈述了自己关于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决战的建议，对东北局准备在锦州地区同敌人作战的计划，他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没有根据地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黄克诚是直接来自一线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对部队的情况最了解。林彪认真听取了黄克诚的陈述，采纳了他的建议，放弃在锦州地区的作战计划。随即命令三师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在义县乡下，黄克诚和林彪多次围着火盆促膝而谈，反复陈述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打开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就在这时，延安的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又在集思广益了。

黄克诚将以前的意见拟了一份电文，让林彪过目。

林彪一边看着电文，一边不时点头。看罢，只说了一句：我没意见。

第二天，黄克诚把这份想了多时的电文发出去了。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来了一封长电，指出“我党在东北现时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要将正规部队相当部分分散下去、消灭土匪，建立政权，以便稳固地方……”

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中央采纳了。

几十年后，当年的老战士白发聚首，重温这段历史过程时，都由衷地敬佩黄克诚的远见卓识。他反复建议，最终使我军主力避免了一进东北就在山海关和锦州之间与敌人大规模决战。这个过程他们并不了解，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个仗不能打。

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家。老同志们回忆说，1946年上半年，也就是四平保卫战以前，根据地建设并没有真正展开，部队打仗伤员大部分都得自己抬，困难可想而知。设想一下，一个百十人的连队，一次战斗如果出现十个伤员，就需要二三十人抬，如果有二十几个伤员，至少需要五六十人抬。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吗？还能打胜仗吗？四平保卫战后，三师独立旅的两个团去东满的梅河口、辽源、柳河一带转了一个多月。那里的群众基础更差，部队给养无着，时常断炊，不得不挖野菜充饥。入夏了，身上还穿着棉衣，无夏装可换，棉花絮子露出一块一块的，衣服缝里长满了虱子，脱下来一抖，直往下掉。看穿着，就像是一支叫花子部队。幸亏这一段时间敌人也被我们打怕了，战事不多。没吃没穿，走路疲劳，虽然艰苦，咬咬牙，还能挺过来。如果以这样的条件、环境，再和敌人继续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黄克诚一到东北，就抓住建立根据地这一根本问题，并反复多次如实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部队遇到的实际困难。他的主张是切合实际的，有远见的。

根据地建设和对敌军事斗争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就难以开辟、发展；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主力部队也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甚至无法立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西满的三师部队大致进行分工：七旅暂归林彪直接指挥，与山东一师配合，2月进行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十旅和独立旅在辽西活动，



一面作战，一面侧重于开辟根据地。黄克诚带八旅和师直三个特务团深入西满腹地。1946年1月，解放了西满重镇通遆，此后继续北上，由刘震率领进至长春以西地区，3个月内，作战30余次，解放10余座县城，歼灭伪匪等反动武装4900余人，控制了中长路以西的大片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建立西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 节三 秀水河子叠映平型关

这又是一个定格的历史镜头，当年首战平型关的将领林彪，把红色铅笔指向一条小河。

秀水河子只是个有500余户人家的小集市，河水穿村而过，地势平坦，交通方便。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团另一个营占领该村。十三军是汤恩伯所属蒋军的嫡系部队，全副美械装备。进入东北后，连续进攻，未遇到有力打击，狂妄得很，一个团的小部队也敢远离其主力，向我军进犯。

林彪在这一带聚集主力，已等待多时了。进占秀水河子之敌已远离其主力一日行程以上，孤军深入，弱点完全暴露，正是歼敌有利时机。根据敌情，林彪决定组成临时指挥部，以我三师七旅旅长彭明治为指挥，山东一师师长梁兴初为副指挥。当时，拟定了两个作战预案：一个是敌若继续前进，则将其诱至预定地区，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主力由侧、后猛攻歼灭之；另一个是敌若固守秀水河子，则包围将其歼灭。

敌人没有走，而是迅速构筑了工事，强占民房，毁墙拆屋，弄得秀水河子鸡犬不宁。敌人气焰嚣张，声称要扫除“共匪”。

七旅与一师分别从西北和东南向秀水河子接近。秀水河子的敌人不但没有撤回，还向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彰武出击。彭明治旅长当即令七旅十九团和二十团出击，将已前出至团山子的敌一个营截

击。当攻击部队向团山子侧后迂回时，狡猾的敌人发现不妙，仓皇退回了秀水河子。12日，七旅又击退了两股外出之敌，到这天晚上，敌人已全部集结于秀水河子村内，处于守备状态。

林彪原定是12日晚向敌人发起攻击的，由于部队和外窜敌人战斗一天，已很疲劳，为我军不致仓促投入战斗，彭明治请求推迟一天发起攻击，得到了林彪的批准。

13日黄昏，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先发起攻击的山东一师只用了3个小时便肃清了外围阵地的守敌，部队进入了攻击出发地。七旅这边也相继攻占了皮虎山、洋桥，经兴隆台向前屯接近。从抓获的俘虏审问中，我军进一步查明了敌人的情况，准备进一步调整火力，发起新的攻击，坚决全歼敌人。

晚上9时，彭明治旅长接总部的电示，敌五十二军的一个团前来增援，已进到秀水河子南太平庄之线，与阻援部队交火。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彭明治命令攻击部队加紧攻击，力求在14日拂晓前全歼秀水河子之敌。

22时，一师方向发起总攻，打了十几分钟，却不见七旅主攻方面的动静。师长梁兴初和政委梁必业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有些疑惑不解。正在这时，七旅这边突然炮声轰鸣，十九团在旅、团炮火支援下，像从天而降的神兵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人阵地。这突然的一击，将敌人的防线撕破，打开了突破口，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激战2个小时，我军从各个方向突入村内，进入纵深战斗，将敌人分割包围于各个民房内，逐屋、逐院与敌人争夺。敌人依托民房，集中轻重机枪和美制六〇炮，山炮等火器向我军轰击与抵近射击。双方争夺得十分激烈，枪声、炮声震耳欲聋，秀水河子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七旅副旅长王东保不顾个人安危，跟随攻击部队现场指挥。战士们端起刺刀，追得那些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兵东钻西窜，乱喊乱叫。但也有一部分在军官的督战下，拼命顽抗，等待增援。

战至后半夜，守敌仍在混乱中顽抗。这时，有人对彭明治报告

说，一师接到林彪的命令，要他们停止攻击并撤出战斗。彭明治一听急了：打到这个份上，苦也吃了，罪也遭了，胜利就到手了，怎么能前功尽弃呢？再说，既然设了临时指挥部，撤也应该先告诉我这个总指挥一声。援敌是从七旅后面来的，要撤也该是七旅先撤，一师后撤，不然七旅就要腹背受敌了。彭明治立即派骑兵告诉部队，不要撤，继续打。并告林彪，部队决心全歼守敌。同时命令打援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全力阻击北援之敌。

七旅和一师又对敌人进行了几次猛烈攻击，至拂晓，两支部队在秀水河子村内胜利会师，全歼守敌。来增援的敌人听到秀水河子枪声渐稀，知道被围的难兄难弟已无指望了，就草草收兵，撤走了。

这一仗，一师和七旅共计毙伤敌 700 余人，俘敌 9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800 余支、炮 38 门。虽不是一个大战役，但在军事上、政治上有很大意义，是我军到东北后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敌人的狂妄气焰，显示了共产党、八路军争取东北的决心。

中央军委的贺电说：“在秀水河子歼灭敌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秀水河子战斗是蒋军在东北第一次整个团被解放军消灭的开始”。“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表面上装作镇静……而内心却非常丧气，感到蒋军想两个军接收东北，势不可能。我乃连夜电蒋介石申述意见，略谓接收东北领土主权，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来看，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兵不可”。

这一仗也打破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也取得了一些同敌人正规军作战的经验，锻炼了队伍。政治上也收获了不少，提高了我党我军在东北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七旅和一师在作战中配合默契。这两支部队都是老主力，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七旅前身一部在林彪

的一军团，一师前身一部在彭德怀的三军团，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抗战后，一同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三四三旅，又并肩战斗在平型关。而今，都作为民主联军又回到林彪的麾下，必胜的信心伴随着胜利的凯歌响在黑土地上空了。

在黑土地的师、旅一级干部中，彭明治是个老资格了，1924年就入了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彭明治在叶挺独立团四连当排长，林彪在一营一连当排长。第一次北伐后，部队驻扎武昌，有时部队外出野操时，混在集体当中，两人见过几次面，但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林彪当了军团长，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同样是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彭明治，却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与党失去了联系，辗转到处，才找到部队，又重新入党。长征时，彭明治任红一师参谋长，红军改成八路军时，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的参谋长，后任团长。部队挺进苏鲁豫，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又任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为重新建立新四军，中央军委将一部分八路军改为新四军，彭明治率部加入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前后在这支部队中战斗了七年。直到1946年9月，东北部队统一整编，因为三师编制大，部队多，编成一个纵队还余一个旅三个团，东总就把七旅调出，和其他两支新部队组成了第六纵队。从此，彭明治也就随着这支部队离开了三十九军前身的建制。

#### 节四 流血的谈判桌

为了争夺在东北的有利地位，共产党很想控制几个大城市。但国际政治形势并不有利，斯大林的苏联红军虽然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因与蒋介石有条约在先，按国际法，东北的主权是要交给蒋介石接收的。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让出了先期进入的沈阳。1946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了反苏示威，要求苏联红军撤出东北，

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蒋介石原本是想借此举一来表现他的“民族气节”，二来制造声势，为将来在国际政治中讨价还价增加筹码。没想到，惹恼了斯大林，索性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反而措手不及了，因为它运到东北的正规主力还不多，且多集中在沈阳一带，再往北，一时鞭长莫及，调兵遣将，尚待时日，便只好由在各地收编的伪军、伪警察和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这就给共产党夺取大城市提供了良机。一来那些伪军、地主土匪武装战斗力不强，军事上难度不大；二来从政治上也师出有名了。

黄克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苏军刚一宣布要从东北撤军，他就命令部队做好夺取大城市的准备。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黄克诚即令钟伟将十旅带到四平附近待命，并去电东北局，提出“即派部队进占四平”的建议，很快得到同意。3月14日，苏军从四平撤出的那天，我军就组成了以十旅旅长钟伟为总指挥、保一旅旅长马仁兴和辽西第二分区司令员邓忠仁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部队共6000余人，夺取四平。

四平是东北重要的战略枢纽。苏军撤走后，即被所谓的“铁石部队”占据。15日，二十八团首先占领西郊飞机场，截断了四平之敌与外界空中运输渠道。17日拂晓，我军发起攻击，那些由伪、匪组成的部队哪里是我军的对手，只一个下午，就结束了战斗。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及其四平保安司令张东凯收编的土匪及日伪3000多人，除张东凯带少数人仓皇出逃外，其余被俘。

4月14日，我民主联军集中了2万多人，从三个方向突入长春市区，将敌全歼，长春宣告解放。

接着，三师副师长洪学智率特务一团乘火车北上，于4月24日下午，会同嫩江军区部队，向齐齐哈尔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该市。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于4月中下旬一连夺取了长春、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要地。三大城市的解放，大

大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鼓舞了军民的斗志，收缴了大批物资财富，部队装备、给养得到很大改善，极有利于部队日后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

到了3月中旬，国民党的准备基本就绪，军事上已占有明显优势，遂依托沈阳，集中了5个军11个师，分别向南满、北满大举用兵。由此开始，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斗争渐渐演变一场以争夺四平为中心的大规模战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二战四平——四平保卫战。

整个战役的特点是：军事配合政治谈判需要。开始并没有完整的防御计划，所以兵力是逐次增加，战役规模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打响这次作战第一枪的，是三师十旅钟伟部。3月19日，国民党新一军开始从沈阳向四平方向推进。22日夜，十旅乘火车至铁岭地区，在二台子、莲花泡一带与北犯之新一军的先头部队遭遇，即开始了节节阻击，边打边退。从铁岭、开原、昌图，十旅与敌人激战一路，特别是在开原城和大清河铁桥战斗，马千总台和马仲河战斗，长青堡、太平沟阻击战，前后歼敌主力新一军千余人。到4月，三师七旅也加入运动防御作战。十旅和七旅的阻击，有力地迟滞了敌人的进犯，掩护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向四平地区集结，也使敌人占领四平的计划一再破产。蒋介石不得不将占领四平的日期由4月2日推迟到4月8日。新一军军长孙立仁仍叫苦不迭：“限4月8日攻克四平街有困难”、“愈进愈感兵力不足”。

到了4月上中旬，林彪见主力集结就绪了，就抓住企图从左侧迂回四平的新一军，在四平西南大洼、金山堡一带设下“口袋阵”，以小股部队诱敌就范，待敌人袋，突发伏兵，速战速决，歼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大部，毙伤敌2300余人，俘敌2000余人。这是在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情况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首次在东北歼敌一个师，狠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打破了部分同志对美械装备的迷信和恐惧心理。东北民主联军参战的14个团当中，有多半属三师建制。各部队纷纷亮相，均有上乘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师独立旅三团。在团长张竭诚带领下，他们独自战斗7天，先是连续三

四天以节节抗击的战法，迟滞敌人进攻，掩护民主联军主力集结，尔后诱敌深入，并组织阵前反击，抓俘虏，查明重要敌情，为林彪最后定下歼敌决心提供可靠依据；继而转至敌后，切断敌八十七师与后卫九十一师的联系，并有力地阻击了九十一师的增援。三团的出色行动，受到了林彪的电令嘉奖。

至此，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结束，三师四个旅全部参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有力地阻击了敌人新一军、七十一军的北进，已歼敌七八千人。三师部队自身的伤亡也不小，特别是在中长线节节抗击的十旅，伤亡更大。其主力二十八团已连不成连、营不成营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多人，营只剩下不到百人。上级决定，一些新编的部队补充到老部队，即使如此，三师的减员还是难以恢复。

4月18日，敌人完成了对四平的弧形包围，开始向坚守四平的民主联军发起猛攻，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在近一个月的激战中，双方逐次增兵，战役规模越打越大。在四平地区，民主联军集中了14个师（旅），而国民党则投入了10个师的优势兵力。此时的国民党军编制齐整，装备精良，又是主动进攻，各方面的条件远比民主联军好，战事渐渐变得对国民党有利。5月17日，敌新六军突破民主联军的防线，攻占西丰、平岗、哈福屯，直插塔子山阵地，配合新一军对塔子山阵地形成三面包围。

塔子山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位于四平市区东南10公里，是四平左翼防线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民主联军四平左翼防线的全部阵地，得失直接关系到四平防御全局的安危。

塔子山阵地开始是由万毅纵队五十八团据守的，由于伤亡过大，此时已将阵地交由三师七旅坚守。七旅的几个团在前一阶段战斗中，曾在四平市区、三道林子等阵地与敌人恶战多日，伤亡很大，特别是二十一团。这时七旅将十九团置于塔子山阵地。敌新六军在飞机和强大炮火支援下，发起猛攻，十九团三连、五连、六连和十连及友邻部队多次将敌击退。特别是五连阵地，因地形突前，战斗尤为激烈。副班长杨甫南在8名机枪手全部伤亡的紧急关头，

一人轮流使用9挺机枪，守住了阵地。敌人集中百余门火炮，重点覆盖塔子山核心阵地331.5高地，随即发起集团冲锋。据守阵地的三连、十连不惜伤亡，誓死不退，同轮番攻击之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下午，敌人再次集中兵力，展开猛攻。由于山上光秃，石质坚硬，无法构筑工事，防守部队只能利用石缝和弹坑作掩体，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伤亡惨重，与敌血战竟日，大部牺牲。七旅十九团、二十团连日苦战，伤亡过大，无力继续增援。战至18日黄昏，至关重要的塔子山阵地失守。

敌人占领了塔子山，就可以向四平侧后迂回，封闭四平守军的退路，陷入极为被动的不利地位。总司令林彪于5月18日午夜果断下达了全线撤离四平的命令。至此，轰动中外的四平保卫战宣告结束。

全线撤退时，三师十旅又担任了掩护任务，沿中长铁路线节节抗击继续北进的敌人。在神仙洞阻击战中，二十九团十一连副排长单长胜在全连干部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代理指挥，鼓励全连战士坚持战斗，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4次击退敌人的冲锋，与突入阵地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坚守阵地7小时。战后，被三师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民主联军总部致电嘉奖十旅：“幸赖十旅全体指战员英勇抗击，顽强守备，挫敌凶焰，确保重地，特电嘉奖。”



## 第十四章 江南·江北

### 节一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上）

国民党军与民主联军在四平街“大战百余回合”之后，似乎有些精疲力竭了。在此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它占据着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继续调兵遣将，整编、扩充部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企图一举击灭民主联军。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杜聿明手下已有7个正规军25万人，连同地方杂牌军，总兵力达40万人。

从四平前线和各大中城市撤退到乡村的共产党人反而清醒了，在这宝贵的半年时间里，他们的动作更快、更有效。部队拿1/3的主力，肃清伪匪，建党建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迅速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拥挤，扎扎实实建立了得以休养生息、安身立命的根据地。

部队有了人民的靠山，不再是无根的浮萍，给养有了保障，兵源补充源源不断。同时统一整编了部队，组建了5个纵队和几个独立师，并建立了完整的指挥系统。1946年9月，由黄克诚从苏北带来的新四军三师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辖四、五、六等3个师（七师和3个特务团调出），

每个师的兵力逾万人。

经过整编的第二纵队人员齐整，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士气旺盛，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各师的火力也都有所加强，还增编了一个炮兵团。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沉寂了半年的东北战场再度热闹起来了。

原来，杜聿明虽然扩充到了40万兵力，但相对于广阔的占领地域来说，仍嫌兵力不足，无力发动全面进攻。因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在松花江以南监视北满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而集中兵力进攻南满解放区，力图先解决南满，再集中全力消灭北满民主联军主力。

为迫使敌人两面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在1947年的1至3月间，民主联军同国民党军在南、北两个战场上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每当敌人集中兵力向南满进攻时，北满我军就越过松花江，攻敌据点，在运动中打击援军，迫使南满之敌北调，而不得不放弃南犯计划。一下江南，二下江南，二纵没有打上好仗，到1947年，三下江南，终于抓住了一次战机。

二纵部队中，敢于在战场上违抗林彪命令的将领，除彭明治外，还有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他名叫钟伟。林彪的军事生涯中，百战百胜，其指挥似乎没有失误过，却在二纵让他的部下改变了两次作战布置，他有权发火。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被干扰决心的统帅似乎那时的胸怀很宽广，对部下不但没有责备，倒很欣赏，使违命者成为传奇式的人物。

1947年3月8日，钟伟带领五师南越松花江。深夜，师部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电令，我军拟歼德惠以东新一军分散之敌。五师立即出发到达靠山屯以南，准备明日东进，配合一纵队歼灭该敌。这使没仗打就闹心的钟伟兴奋了起来。

第二天，钟伟率领部队一面前进，一面搜索、侦察。10点左

右，进到了朝阳川以北地区。这时，师部听到靠山屯一带有枪声，钟伟立即派骑兵连前去侦察，部队原地待命。钟伟和政委王凤梧、副师长王良太围着地图研究起来。一下江南和二下江南，五师乃至整个二纵队不是破坏铁路，就是配合兄弟部队牵制敌人或打援，路没少跑，苦没少吃，仗没打上。这一次敌人又跑得快，五师只好又要奉命配合别人，去牵制敌人。钟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娘的，几天不打仗，我这手痒得厉害。老蒋总是把屁股给我们啃，真他娘的损。”说得王凤梧、王良太等人也不禁笑了起来。

刚吃完午饭，作战科长沈华坤带一个连兵力回来了。他们在靠山屯以西与敌人一个连接触，抓了几个俘虏。下午2时，发现靠山屯有两个连的敌人向拉拉屯开进。17时，十四团团团长吴国璋报告，发现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军向南运动，敌人在向德惠方向撤退。

是执行林彪的东进命令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还是就地歼敌？师领导之间意见出现了分歧。

多数人认为，不应顾及眼前的敌人，一则敌情不明，边侦察边打，势必浪费时间，且我一个师孤军深入，胜利把握不大。再则东进关系全局，若贻误战机，后果严重。

可是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说：“敌在退却当中，意志不坚，部署不周，正可为我所利用。我一个师出击虽要冒风险，但至少可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吃大亏。况且，独一师、十八师均在靠山屯东北，必要时可以支援。若仍继续执行东进命令，势必与敌南撤队形交叉，不打也得打，仗打不好，路也走不成，还放跑了敌人，错失良机，也难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域。再则，前两次下江南光跑道儿没打上仗，部队憋了一股劲，士气可用！”于是他断然定下决心：暂停东进，就地展开，准备歼灭当面南撤之敌。

18时，部队开始行动，十四团前卫一营疾进20里，至五里堡时，从居民口中得知，敌人刚东逃十几分钟。团令一营跟踪追击，东渡伊通河占领毛家屯，切断德惠到靠山屯的公路。一营长王扶之认为，跟踪追击，只能将敌击溃，德惠是县城，东逃之敌必向南折

向德惠方向。于是率部改变追击方向，直插姜家屯，切断德惠至靠山屯公路。

一营前卫三连接近姜家店时，就听见围墙上有人声，接着就有人喊：“什么人？”王扶之让三连长答道：“自己人。”就这一句“自己人”，敌人就不能立即开枪，争取了宝贵的一两分钟。三连迅速接近到围墙边，一连转向另一侧，二连向南，插到公路边上，切断了退路。“噼噼啪啪”，三连跟敌人接上了火。战士们趁机搭起人梯，很快翻到了屯内。这时，王扶之发现西北角有个炮楼，断定是火力点，就让三连长派一个班消灭它。果然，它是敌人的一个重机枪班，并开始把机枪架好了。他们以为下边来的是自己人，招呼道：“赶快上来。”结果把三连的一个班一个一个地伸手给拉上来了。等我们的战士一开口，敌人才发现不对劲，可也晚了，只好缴枪投降。

姜家店是敌人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一个营，到这儿时间不久。我一营控制了制高点，用缴获的机枪劈头猛扫。敌人原本就想不到民主联军会来得这么快，疏于戒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成一团，仅一个小时，敌350余人就被毙伤150多名，其余当了俘虏。

战士们在搜查时发现一本写有韩增栋名字的笔记本，一问，这位师长大人刚在这里部署这个营准备掩护明天靠山屯敌人的撤退行动呢。刚才混乱的时候，他和二六二团的团长带警卫人员，用吹小喇叭蒙混我军，漏网了。一营立即去追，结果打死打伤了韩的几个警卫人员，韩增栋侥幸逃脱。

另一边相距2里路，十四团二营也在王家屯遇上了敌人。由于姜家店这边打响后，王家店的敌人已警觉，火力已展开，二营3次攻击受挫，前后打了4个小时，还是让敌人向东南突围了。

十三团和十五团展开后，从两个方向向靠山屯靠近。

然而就在十四团与敌在姜家店、王家店激战时，师部又先后接到林彪16时和19时发出的两次让五师立即东进的电报。

可是部队已让钟伟撤出去了，收拢回来至少要五六个小时，况

且前面正和敌人打着哩。钟伟决定，暂不执行东进命令，打完了再说。

但当师指挥所到八家子后，让山炮向靠山屯打了一阵，进行火力侦察，却不见敌人有任何反应，十五团也报告：靠山屯没有敌人，估计是撤走了。这时姜家店、王家店战斗结束了，师部又接到东总 19 时发出东进至指定地点的电令。

于是，五师向东总报告：靠山屯无敌，全师准备东进。部队立即开始收拢。

就在部队开始行动没多久，师部又接到十五团报告：10 日凌晨 2 时，进入靠山屯内，俘敌 7 名，并遇一个从屯内跑出的小学教师，查明，靠山屯东端的烧锅大院内有敌人十八师二六四团 900 余人，没有撤退。

此时，钟伟的心像一锅沸腾的开水，翻卷着、冲撞着。他不想失去这么好的战斗机会。他感到如果放掉敌人，就不只是丢掉到口的肥肉问题，而是将留下遗憾！不过，想留下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东进还是就地歼灭靠山屯的敌人，他和其他师领导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争论中，钟伟以理力争，他说：“违抗上级命令固然不对，可贻误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了。”有的领导则说，东进才是全局。上级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了总部的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

意见僵持不下，可时间却一分一分地溜走了。钟伟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坚定地说：“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说到这里，他把拳头往下一砸，大声命令道：“打！”

已经撤离靠山屯，正向西崴子集中，准备东进的十五团，中途又接到钟伟师长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命令，遂再返靠山屯，狠敲了敌人一下，自己也伤亡了几十人。

这时，钟伟一行人赶到靠山屯旁边的后岭，接到了林彪的回电：

(一) 你们机动将敌八十八师追歼一部甚好；(二) 对所围之敌望大胆歼灭之；(三) 战斗结束后，望将部队移至大房身东北的曹家窝棚、济墨甸子一带，到达时间你自定。

读罢电报，钟伟并没松口气，他知道林彪意在让他速战速决，再移师曹家窝棚。为此，他把目光又盯在靠山屯了。

在十五团攻击靠山屯时，钟伟到前沿观察地形，发现烧锅大院守敌并未惊慌，火力部署得也很严密，立即给十五团打电话：别乱打了，等师统一组织后下午再打，我还要钓鱼哩。

是啊，鱼是好钓，可守着咬钩的鱼不让你钓就更闹心了。此时的钟伟不怕对面的敌人，最怕的是后面的林彪来电报让他撤退。

果然，此时林彪的目光仍然盯在东线大房身新一军的那一个团上。

电报说来就来了，就在五师展开部队部署战斗的同时，10日下午，钟伟收到林彪12点发出的电令：

致二、六纵，四、五师，独立二师，炮兵：

目前我军决以一、六两纵队及第四师和炮兵首先歼灭大房身之敌，以五、六两师及独一、二师箝制朝阳堡、达家沟、高家堡之敌。望照此方针行动。

林彪原以为五师会很快歼灭靠山屯之敌，故早上5时的电报在同意五师打靠山屯的同时，特告五师，打完后即东进。一上午过去了，不见五师东进，遂在发上封电令的同时，特别给五师单独一道电令：

据报高家窝棚、四马架之线有敌，望五师即出发向该

线前进，箝制该地区之敌并求得相机歼灭其一部。我主力拟先歼灭大房身之敌。

2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五师执行命令东进，林彪有点失去耐心了。

林彪 10 日 14 时致五师电：

望立即向四马架附近前进，堵住敌人退路！

电报一点不啰嗦，就像林彪指着钟伟的鼻子在说话：你要赶快东进，要是放跑敌人，我拿你是问！

靠山屯战场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首先，屯内之敌已经有了准备，不是一个冲锋就解决战斗的，必须重新组织好。其次是到了下午，敌人已从两侧增援上来了，形势严峻了。加之我军已经包围了靠山屯之敌，与之接上火，想从容撤走，已是来不及了。

面对如此严峻情况，钟伟把心一横说：“违令，这仗也要打了！还是那句话，打错了，撤职、杀头，我负责！”

尽管钟伟的性格刚烈，虎劲上来天地不怕，可他毕竟是位恪守天职的军人，敢来，并不胡来；敢拼，并不瞎打蛮拼。他一面组织战斗，一面向林彪报告情况，并把敌增援情况做了强调说明。电报主题词无非一个：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就因为眼前有大仗可打。

在钟伟的坚持下，林彪终于改变了决心。

20时，五师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向敌发起了全面的攻击。就在攻击发起后，钟伟接到了林彪 18 时发出的电令：

援敌能歼则歼，不能歼则放其进靠山屯，以促其分散。（你师）不必东进了，速查明敌情电告总部。

很显然，林彪被部下说服了。在四野的老兵中，至今提起东北战场上的钟伟来，都啧啧称赞。说他是真正的军人。

不难想像，在敌我火力交织的响声中，钟伟在阅读林彪这封电报时的表情。

至此，钟伟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钟伟是在情感的大起大落中度过的。他把目光又一次投入到林彪的电报上。

睿智的钟伟敏锐地意识到，透过这封电报，总部有转移攻击方向的考虑了。只要坚决围歼靠山屯之敌，就能拖住援敌，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将会在西线展开。

20时，对靠山屯的总攻开始，十三团尖刀排在排长张公俊带领下，首先炸开围墙，冲进烧锅大院，在马棚里举起了突破成功的信号灯。二营营长朱恒兴带两个连冲到突破口，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奋勇冲入院内。与此同时，从西侧攻击的十五团二营、三营也相继突入围墙内，三营营长臧公盛指挥部队巩固了突破口。守敌利用地堡、炮楼、房屋等工事顽抗、反击，双方展开了反复争夺。有几个地堡严重阻滞了部队的进展，十三团参谋长张峰调来一门92步兵炮，逐个将其摧毁，扫清了路障。

战斗刚一打响，敌七十一军的另一个师也派兵增援了。我五师全师部队都投入了战斗，形势非常紧张。钟伟、王凤梧、王良太等师领导冷静分析了敌情：敌不明情况，又不惯夜战，必不敢贸然行动。遂令十四团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援之敌；令十三团、十五团加速进攻，迅速解决战斗。同时请求纵队、东总给予支援。东总立即电告五师：大胆干，靠山屯以东有我4个师。我主力正向靠山屯调动，准备歼灭援敌八十七师，无论如何要将该敌堵住。

至此。林彪终于改变原计划，把攻击矛头从东线的新一军转到了西线的七十一军。

战士们得知这一消息，信心大增。子夜时分，靠山屯战斗结束



了，1337名敌官兵全部被歼。

部队顾不上休息，打扫完战场，迅速按东总的命令，在拉拉屯一线展开，死死抱住援敌不放。敌人边打边撤，到12日下午，撤退到了郭家屯一带时，被民主联军一、二、六纵队包围。战至第二天，敌除小部溃散外，6600余人全军覆没。

民主联军的三下江南大获全胜。

战后，东总发来嘉奖电，表扬了五师的主动精神和机动战术。

靠山屯之仗的意义不仅在于歼灭了千余敌人，更重要的是吸引了敌人的主力来援，给林彪搭起了围点打援拿手好戏的戏台。这一仗充分展示了钟伟敢打、爱打、会打，而决不是胡打、蛮打，那建立在对战争规律的领悟、对眼前的敌情我情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指挥能力。东北战场上，机动灵活，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并不少见；但违抗命令的胜仗，却极为少有。靠山屯之战精彩之处，就在于钟伟在内部意见分歧，敌情威胁严重的情况下，三次违抗林彪的命令，结果打了个本末倒置，把林彪也指挥了一次。

## 节二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下）

钟伟是属于战争的，被人称作“好战分子”。能打仗、爱打仗、会打仗。别人抢不到手的战斗，他能抢到；别人不好捕捉的战机，他能捕捉到；不好打的据点，他去了，就打下来了；最困难的一分钟，他能坚持住。

为此，钟伟也是在黑土地上，唯一一位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军长）的人。

说钟伟其人，恐怕难用一节文字的含量来说透了，他的人生是厚重的一本书。有人说他像美国的战将巴顿，有人说他比巴顿还要有军人特点。

其实钟伟就是钟伟。

凡像钟伟这样性格的人，都是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的优点和弱点都在争议中，在众人瞩目中被扩大了若干倍。

我们曾在某些纪实之类的书刊上，见到这样的描绘：

一说是钟伟“几乎和哪个政委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在苏北地方要粮要钱，人家给得不够，钟伟就派侦察排在河边打了区委书记的埋伏，狠揍了一顿。事后黄克诚查问，钟伟还装糊涂：八路军抓共产党的书记，竟有这种事？天下奇闻。在东北，有一次“东总”的两辆弹药车路过五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下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大笔一挥，递过一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

二说是不仅钟伟能抢，他带出的部队也能抢。战前，让战士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到处都是“五师缴获”的条子。不仅抢东西，据说还抢俘虏。

还说钟伟什么都敢干，比如贩大烟土，上级查得很紧，弄不好都得掉脑袋。钟伟不理这一套。部队军费无着，不贩烟，哪来钱？子是五师就“财大气粗，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好，冲锋陷阵格外有劲头”。钟伟还能吃会玩，打完了仗，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

还有的传闻就更玄了：1949年四野渡江南下，钟伟已是四十九军的军长。一次战斗，部队中了敌人的埋伏，情况危急，担任指挥的兵团副司令陈伯钧要部队撤，钟伟不同意，说不能撤，一撤大家都完蛋。陈伯钧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资格比钟伟老，说我是副司令，你得听我的。钟伟拔出手枪顶住他的脑门：“娘卖×的，再说撤我就毙了你！”

以上种种传闻，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无从去考。有些情节是值得推敲的，或许是回忆者记忆有误，或许是讲述人演义了的。依钟伟其人的性格，是非常适合被演义的。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关

云长，把什么样哥们儿义气的情节加在他身上别人都信。而《三国志》中关云长的本来面目，反倒无关紧要了。

诚然，五师在东北打出了名，也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是否应该把这一点都归“功”于钟伟，有待研讨。但可以肯定地说，钟伟对五师作风的养成，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钟伟的军人之路要比巴顿将军曲折。他曾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后，他从彭德怀的三军团，被分配到了五师的前身部队——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当政治部主任。从此，就与这支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到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当团政委，由于脾气与支队领导不合拍，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刚出生的孩子及警卫班“跑了”。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还打了几仗。老婆走不动，就用担架抬，历尽艰难，最后来到苏北，找到了老部队。在苏北主政的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收留了他，让他回老部队——由七十八师改编的新四军三师十旅，改当团长。从此，他当上了军事干部。

1945年9月，刘震指挥十旅攻打淮阴城，全歼守敌9000余人，钟伟率二十八团担任主攻，这是十旅第一次有模有样的攻坚战斗，钟伟因出手不凡，突破的干脆利落，接着直捣敌指挥所，击毙敌酋，起了决定性作用，被三师授予“清江部队”称号。到东北后，钟伟任十旅旅长，又改为五师师长。从1945年10月，一直到1948年3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钟伟带着这支部队一路打来，铁岭、开原、四平、金山堡、靠山屯、黑林子、昌图、娘娘庙、彰武、闻家台……到他离开时，五师早已是东野中的一支响当当的主力师了。

有一句亘古名言：军人的悲剧在于失去战场。像钟伟这样属于战争的人，在和平的日子里那人际关系看不见的较量中，他难道还会是叱咤风云的天之骄子吗？

果然，就在12年之后，钟伟将军便在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打了一个“违抗命令”的败仗。

同样是面对林彪。可惜已今非昔比了。

那是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中央军委召开史无前例的军委扩大会议，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干部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总计扩大到1061人，另有508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批判会已经进行了几天，气氛越来越充满火药味，要追逼彭德怀交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名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老实交代，休想过关”，一阵阵的轮番“轰炸”，使彭老总根本无法申辩。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这时，有人放出了一颗重磅炮弹。只听扩音器里传出了一个鼻声很重的嗓音：“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林彪也在一边帮腔：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

“胡说！”

台下响起了一声斥喝。全场为之震惊，目光“刷”地集中到发言者身上——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只见他义正辞严地说：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当时在场吗？我在场，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有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是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因为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敌人反扑，他丢了阵地，丢了战友，逃跑了，被我们的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按说，应该把他交给林总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不足为奇，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

说到这里，当年他违抗军命，不怕撤职杀头的执拗劲又上来

了，几乎是呼喊地说：“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然而这一次“违抗命令”的钟伟不再幸运了。不到5分钟，总政治部保卫部的一位领导奉命带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地给钟伟带上手铐，押出了会场。钟伟边走边说：“毛主席呀，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下，竟有人会替他说话，打抱不平。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从这一天起，直到临终前，彭德怀元帅一直在心里挂念着钟伟。

“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得以彻底平反。据说，平反后钟伟去看望老首长黄克诚大将，并要求分配工作，再去带兵打仗，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啊！战场，军营，只有战场和军营才是他生活的土壤。黄克诚说：你就老实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遗憾的是，当1987年部队开始着手编写军史时，钟伟将军已经离世3年了。我们无缘亲耳聆听他亲自讲述当年那火热的战斗生活，也无从印证或否定那些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但钟伟将军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那些三十九军老战士的回忆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钟伟将军那叱咤风云的威武英姿。

## 第十五章 黑土地·虎师扬威

### 节一 新“虎头”·刘震的勇与谋

在靠山屯一仗的记叙中，因为突出了林彪与钟伟之间那下令与违令的矛盾，把二纵的司令员给冷落了。其实刘震在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与钟伟同呼吸共命运。只是因为我军历来有越级指挥的特点，刘震只能恪守这一特殊的规律。

刘震的人生是壮丽的。从红二十五军那血与火的岁月冲杀出来，是频繁的战斗，使他从手执大刀冲锋在前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纵队司令员，军政素质越来越成熟。三十九军因为有了刘震将军这只“虎头”，更加朝气蓬勃，所向无敌。

在刘震指挥下，二纵队从夏季攻势开始，一路打下来，啃的全是硬骨头，其中最多的是打攻坚。当公历纪元走到了1947年夏，东北民主联军从5个方向向敌人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双方的战略攻守态势发生了转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作战方式也发生变化，城市攻坚战越来越成为一种主要的作战形式。对二纵队来说，正儿八经的城市攻坚战，始于怀德。

刘震是个主动找仗打的人。

主动攻击最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支部队的搏击能力。

当二纵司令员刘震了解到怀德有敌新一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共 5000 余人时，立即向东总建议，纵队主力远距离奔袭怀德。未等回电，刘震即令四、六两师日夜兼程前进，掌握了有利战机。

林彪把东北战场的首次攻坚战的任务正式用电令传达下来时，刘震已经察看地形，选择好突破口了。只经过两天的准备，就发起了总攻。只见刘震一声令下，主攻团在炮兵团的支援下，开始突破。这是二纵第一次使用大口径火炮。战士们看到自己的炮火完全压过了敌人，个个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地往城里冲。

十二团七连突击组长管国仁一气打掉了三个地堡，冲进了突破口。一连连长李希全机动灵活，率部迂回包围，解决了顽抗的地堡群内的敌人。战后，他们双双被评为特等功臣。

十六团八连战士赵泽南在一座大庙殿堂上同敌少校军官追打两圈，将其放倒生擒后，用手榴弹炸开碉堡，为部队歼灭敌团指挥所打开道路。到第二天下午，战斗结束。首次攻坚，就一口吃掉了敌人所谓“五大主力”新一军的一个整团和一个保安团 5000 余人。部队士气大振。

到此时，刘震导演的这场好戏才演了一半。

这边怀德刚围上，敌人南北两面援军就来了。围城打援本已在东总和二纵计划之内，北边有一纵和独一师专门等候着，南边放着自己的五师张网捕敌，早已呈利箭在弦之势。可敌人出来的这么快，盼望已久的一块肥肉就这么到口了，多少有点意外。

说来也怪，被围住的本来是新一军的部队，但是南边来救援的七十一军挨打更积极，已经和五师在怀德南二十里堡一带粘上了。是按原计划总攻，还是集中纵队主力先打援敌，再攻城。万一一时攻城不下，又挡不住援敌，两边粘住，我军将陷于被动。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刘震成竹在胸，他给几个师长打电话通告敌情，了解部队准备情况，也暗含探探口气的意味。钟伟说：“让四师、六师放心打吧。只要五师有一人在，七十一军休想越过一步！”陈金钰、张天云说：“请转告五师，只要顶过今晚，明天我们四师和六师一定

拿下怀德！”此战的关键在于攻城部队能否速战速决。刘震部署是适当的，准备是充分的，兵力是绝对优势的。指战员情绪饱满，信心很足。“打！坚决打！”刘震的脸上似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果然，一夜战斗，怀德城基本拿下，只留最后一处据点。大局已定，刘震司令员再次表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迅速转移主战场，对怀德只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歼，不马上解决战斗，用来吊着援敌的胃口。而纵队主力和炮兵迅速向打援的五师靠拢。五师则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引援敌，主力向援敌侧后疾插至大黑林子，坚决切断敌援军退路！

怀德战斗一夜工夫，就使“王牌军”的一个整团没了踪影，从进东北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二纵还是第一次可以从从容容地围上去，吃掉敌人两个团，痛痛快快地打起有模有样的歼灭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在阻击阵地上的五师战士个个心花怒放。插向大黑林子的部队疾风一般，等怀德彻底沉寂下来，援敌回过味来想逃跑时，才发现退路已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东总让独一师独挡长春援敌新一军，把一纵也调过来，从另一侧包抄上去与二纵把敌七十一军的两个师彻底围住。敌人欲打不敢，欲退不通，徘徊不前，正犹豫间就被拦腰截成数段。在方圆 20 多公里的范围内，我两个纵队痛痛快快地对敌展开围歼。到 18 日黄昏，敌两个师的主力 and 军部全部被歼灭。二纵击毙了七十一军参谋长冯宗毅和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就是靠山屯漏网的那个师长）以下 800 余人，俘虏了 5000 余人，加上怀德的战果，3 天之内，歼敌万余人，在夏季攻势一开始就打出了威风，争得了首功。

此役成为战将刘震和他所率领的部队留在黑土上的一部“围点打援”的经典之作。

1947 年的那个夏季，刘震的“胃口”越来越大。刚刚吞下了对手的一万多人，似乎并没有怎么吃饱。怀德和大黑林子之战，把敌人在西线仅有的机动兵力大部歼灭。惶恐不安的西线之敌纷纷龟缩于四平、昌图等据点。意犹未尽的刘震，把目光从地图上刚刚被



打了红叉的怀德缓缓向下移动，越过了四平市，最后停在了一座不大不小的老城——昌图。

于是，继怀德之后，刘震将军又导演了一幕堪称漂亮的城市攻坚战。

这一次，他把打头阵的荣誉，给了本纵队内相对年轻的第六师。第二天傍晚，部队向昌图城急进，于次日拂晓前占领了昌图周围的交通要道，完成了包围昌图的任务。29日，刘震、吴法宪率二纵队另两个师进入昌图地区，彻底切断了昌图守敌与其他各地的联系。4000余名昌图守敌已成瓮中之鳖。

刘震决定，以五师和六师从东、西两面攻击昌图，两师在城内小河的东山桥会师，并分别歼灭小河以北、以南守敌。四师准备阻击开原方向的增援之敌。

扫清了外围工事，总攻的一切准备就绪。1947年6月1日，暮色降临了，二纵队炮兵团和几个师的炮兵分队，大小口径火炮全都脱掉炮衣，炮口指向昌图城。晚8点整，刘震司令员下达了总攻命令，昌图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在炮火掩护下，爆破组夹着一捆捆的炸药包，扑向敌人的障碍物。十八团突破营尖刀六连20余名爆破手前赴后继，将几百公斤的炸药堆在一起，一声天摇地动的巨响，将城墙炸开一道25米宽的豁口，炸塌了护城壕的沟壁，有十几名爆破手连同城墙上和几个碉堡里的守敌，被巨响震昏或埋在土里。最具威胁的几个机枪火力点一时都成了哑巴，尖刀连乘机发起冲击，顺利登上城墙，随即和城内据守院落的敌人展开巷战。

突破成功了，部队像潮水般拥入突破口，迅速向会合点东小桥攻击前进。

在五师的攻击方向上，由于没能有效地压制敌人护城壕内侧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十四团突击营被突如其来的火力压制在壕内，伤亡很大，进攻受挫。汪洋团长立即进入护城壕内，令二营接替三营，搭人梯登上城墙，打退了敌人的反击，巩固了突破口。

两个师的4个团相继投入战斗，在小小的昌图城内与守敌展开

了激烈的巷战。到午夜时分，敌人的防御体系彻底被打乱了，拂晓前，战斗胜利结束，4000多守敌无一漏网。

至此，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暂告结束。刘震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二纵队开门见喜，怀德、大黑林子、昌图三战三捷，歼敌近1.5万人。黑土地上一颗耀眼的将星，开始浮出地平线了。

## 节二 不打法库打彰武

我军在黑土地上迎来了又一个冬天。这一年雪下的早，不觉中银装给大地裹上了白色，可掩盖不住滚滚的硝烟和弥漫的战尘。

冬季攻势开始，刘震忙开了。

东总一声令下，二纵奉命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手段，切断了铁岭至法库的公路，呈半月形包围了该城。

刘震立即率部下去勘察地形。

善战又主动找仗打的刘司令员，心里总有个小九九，就是一定要在一切有利于我的情况下才开始行动。他认为，不加思考地一味尊重上级指示不是好指挥员。而胜利的条件则主要靠自己来创造，这在机遇均等的情况下就显得棋高一筹了。

通过看地形和审问俘虏，刘震发现：法库周围都是山，有利地形皆为敌占，且均有防御工事。我军若打下法库需7至10天，而敌人援兵离得近，可能来得很快，且这一带没有打援的好战场。遂向东总建议：不打法库打彰武。

此时林彪也在睁大眼睛寻找最佳战机，他看到我军主力已集结在法库地区，并歼敌一部。敌人的注意力就完全被吸引到铁岭、法库、沈阳地区。如打法库，敌主力离得近，可能很快来援，于我不利；而打彰武，可以更大范围地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捕捉战机。为此，他命令：二纵、七纵乘机而进，四面包围彰武，由刘震统一指挥攻城，其他纵队准备打援。

彰武敌人的防御，也是很典型的：坚固完整的城墙，星罗棋布的钢筋水泥碉堡，护城壕及鹿砦铁丝网，地雷场，应有尽有。城墙之外的有利地形均有坚固的支撑点式防御工事，在二纵方向就有五六处。而这些外围工事不扫除，攻城就无从谈起。由于城区狭小，敌人把相当的防御力量放在外围，构成了大纵深、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城内、城外火力可以相互支援。彰武的防御工事之坚固，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守敌是四十七军七十九师，共万余人。

艰苦的肃清外围战斗足足用了5天，难度之大，不在攻城之下，特别是南门城外的南关前沿和老爷庙敌工事。城南有个沙坨子，地势较高，上面敌人修筑了地堡群。为了看地形，组织战斗，刘震司令员特意让六师副师长张竭诚组织一个炮兵连，以抵近射击，支援十七团一连，首先将其夺下，占领了有利的观察地形和非常好的炮兵发射阵地。这次战斗规模虽不大，战术上却十分成功，特别是炮兵发挥了作用，刘震司令员十分欣赏。

1947年12月27日，彰武外围的关键之战打响了。中午时分，六师十六团向南关发起猛烈攻击。

守敌构筑的工事十分坚固，子母堡相连，交通沟四通八达，我军打得很艰难。

三营营长薛复礼指挥七连和八连与敌人反复争夺一座大地堡。由于天寒地冻，有的战士枪内的油稍抹多了就勾不响枪机，当冲进地堡内时，只好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利用近战这一拿手好戏，一个个攻克敌人的地堡，夺下了敌南关前沿据点。接着该团连续作战，至28日凌晨2点，又攻克了老爷庙据点。至此，经过连续作战，彰武外围的大小10余处据点全部肃清。十六团硬是从地堡群中肃清了5个连的敌人！全团伤亡300余人，打得既顽强又出色，全团评出大功以上功臣79人，荣获纵队传令嘉奖。

战后，林彪曾评点了彰武之战，他特别提到了二纵队六师的外围战斗，他说：实践证明，我军白天发起攻击，同样能克敌制胜。

彰武攻坚战胜利后，东北战场的攻坚战大都是白天进行的。

外围战打得干净利落，大大鼓舞着主攻部队。

为了形成重点攻击，刘震司令员经过反复勘察地形，决定改原来两个纵队从四个方向攻击的方案为两个纵队分别从东南（二纵）、西北（七纵）两个方向实施攻击，而且在每个方向重叠部署3—4个突击团，进行持续而猛烈地进攻。

一梯队十四团团长江洋带人反复察看地形，选择阵地和冲击路线，组织火力队，区分火力，掘炸药，做梯子，并进行突破演练。27日夜，以堆雪再浇水结冰的方法，构筑了冲击出发阵地。

28日清晨，彰武总攻开始。我军炮火之猛烈，在二纵的战史上是空前的。除了纵队的炮兵团、师炮兵营之外，首次与东总炮纵主力配合，仅重炮就集中了66门之多。6个炮兵营持续90分钟的炮火准备，在敌城墙上炸开了30多米宽的口，战士们禁不住高呼：炮兵万岁！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十四团炮兵连指导员，后来成军政委的李兆书回忆说：那个场面的确太壮观了。当炮兵火力急袭刚一延伸时，轻重机枪火力队、迫击炮向城墙内射击，掩护步兵架桥过外壕。

十四团二营的两个尖刀连5分钟就从炮兵打开的口登上城墙，各以一个班带着一挺重机枪向西扩大突破口。

七连主力插向纵深，隐蔽在城墙根屯兵洞的敌人出来反击，五连主力猛扑上去，和敌人混战在一起。战前，一梯队的正副班长配给了汤姆式冲锋枪，这时派上用场了。城内两个连的敌人向突破口反冲击，在城墙上机动的我军两个班和重机枪居高临下，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两个尖刀连趁机反击，尾敌进入纵深，十四团主力顺利突入城内。十三团、十六团、十七团先后进入战斗，仅5个小时，彰武战斗即告胜利结束，创造了东北战场攻坚战歼敌一个整师万余人的成功战例。其中担任主攻的二纵队歼敌7000余人。

消息传到陕北，正和胡宗南匪众周旋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发来了贺电，祝贺我军的突击力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彰武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让人久久难忘的是编在歌词中传唱的一名卫生员的事迹。

冷万中是个卫生员  
十七岁的黑发美少年  
战士们冲锋陷阵  
他紧跟随在身后边  
……

这是当年东北部队人人会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如今17岁还是个孩子，有的离开父母的照顾，几乎寸步难行。而我们歌中唱的这位少年却已是一名坚强的人民战士了。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艰苦的生活促人早熟。革命军队是座革命熔炉，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军旅生涯都是能使青年人迅速成长、成熟的大学校。

伴着歌声，我们看到这样一组生动的镜头：

冷万中背着红十字挂包紧紧跟在突击队后面，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一位突击队员负了伤，他扑过去迅速包扎好，又交给后面跟上来的卫生员。就这样，他一连包扎了7名重伤员，争分夺秒地和死神争夺战士的生命。突然，一颗子弹射来，擦破了他的额头，他全然不顾。又一颗子弹飞来，把他的右耳朵撕成两片，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滴落在伤员的身上，染红了他手中的纱布。当他向另一名伤员扑过去的时候，一颗机枪子弹打进了他的喉咙，他抽搐了一下，用双眼平视着前方，慢慢地倒了下去，牺牲在他抢救的伤员怀里。

冷万中牺牲了，他没留下任何遗言，在闪光的年华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人们想起了他在战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牺牲了，请求组织追认我为共产党员。

这就是那一代青年人的信念。

他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纵队还追授他为“模范医务员”的称号，成为又一名特等功臣。

活跃在前线的文工团员们噙着热泪，将他的事迹编成歌曲在部队到处传唱着。《黑发美少年》的颂歌唱得战士们士气大增，唱得冻土白雪都为之动容。

40多年后，当年的文工团员，包括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田川、吕若曾相约来到老部队，又唱起了这首《黑发美少年》，唱着那位永远17岁的少年英雄。歌声中，老战士们心潮起伏，仿佛又回到了那火热的战争年代，昨天的战斗仿佛就在眼前，那滚滚的硝烟仍萦绕在他们已经霜白了的发间。

### 节三 陈林达的困感

1947年冬的林彪，像一张拉成满月形的弓，强力蛮足。他睁大双眼施展方略，把敌人调动得疲于奔命。

武器比我强，兵力比我足的敌人，恨不能把南满北满土地上的所有雪都堆起来，搭起一座高高的擂台，与我军一对一地较量一番。

当擂主总得面对打擂人，林彪精巧地把陈诚转得晕了头。

彰武战斗之后，林彪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命各纵队分散至沈阳西北活动。陈诚见有机可乘，调集了5个军15个师分三路向沈阳西北挺进，企图与我军决战。见敌人上了钩，林彪命令两个纵队组击援敌主力，以二、三、七等4个纵队将孤立突出的新五军合围于公主屯以南地区，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野外围歼战。

二纵以五师、六师为一梯队，从左、右两路步步进逼，将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及所率残部5000余人压缩到一个300户人家的大庄子——前闻家台。

挟彰武之战的余威，二纵再次上演步炮协同的拿手好戏，由东

总炮纵一团3个营和纵队、师两级炮兵，组成强大炮群。

1948年1月7日上午，浓雾散去之后，60门重炮齐声吼叫。炮火不仅使敌人的野战工事顷刻支离破碎，也摧垮了敌人的战斗意志。五师主力随即发起猛攻，在六师十八团配合下，将敌军部及所率残部全部歼灭。毙伤敌900余人，俘敌4242人。此战，成功地运用了“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从意志上彻底压倒了对手，撵得敌人丢掉武器装备，只顾逃命。十四团有两个排硬是一步步向前猛追猛打，坚持到最后5分钟，俘虏了1800余人。在没膝的积雪中，战士们追得很慢，敌人跑得更慢了，那么坚持到最后一秒钟的队伍，才是过硬的部队。二纵的战斗作风，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勇气伴着冷雪和热汗养成的。

战斗结束了，敌军长陈林达被俘。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他忍不住问：“据你们看，新五军战斗力如何？”

新五军虽是不久前才编成的，但都是抽调了主力师编成的。

“不错。”看押的人望着陈林达迷惑不解的神情，又说：“新一军、新六军我们都歼灭过。消灭九〇团用4个小时，消灭一〇五团不过1个钟头，打你们却花了1昼夜，称得上是一支‘精锐’部队。”

得到对手的夸奖，陈林达有些不好意思，反倒谦虚起来，有些嘍嘴。他说：“我们这次挺的时候也不算长啊。”

两天后，陈林达的精神好了许多，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军长已成为历史资料了。这两年来真是心力憔悴，过去八年抗战，也没有这两年疲劳。这辈子再也不想带兵了。希望到了哈尔滨住一间小屋子，让我好好地研究研究共产主义吧。”

陈林达是东北解放军俘虏的第一个军长。吴信泉副司令让五师钟伟派人，将陈林达带到纵队部，与之作了一次谈话。45岁的陈林达，黄埔四期毕业，到缅甸作过战，与吴信泉同是湖南人。吴副司令问他：“你对新五军被歼有何感想？”陈林达说：“我对陈诚的指挥十分不满。由于陈诚不通报其他两路情况，我就率部前进，孤

军深入你们的口袋，3/4 的部队被歼。逃至前闻家台时仍想突围，但你们的炮兵太厉害，使我们的指挥顿时陷入混乱，惊慌失措，和我一起督战的师长、团长也四散逃生。自人行伍以来，我经过数百次战斗，没见过你们这样能打的军队。”

能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也真是赢得够潇洒的了。



## 第十六章 喋血辽沈

### 节 - 林彪的七条指示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这是一场集攻坚、防御、阻击、奔袭、追击、巷战、围歼、围困等作战形式之大成的一场波澜壮阔、险象环生、斗勇斗智的战役。其惨烈的搏杀程度、卓绝的血战场面都是空前的。

辽沈战役虽让东北野战军各路战神群龙戏海，可大部分的战斗都在锦州、长春、辽西和沈阳四大板块中进行的。纵队和各部队一路打下来其势如惊涛拍岸，凯歌频频，却也各有滋味在心头。细细品来，锦州是一块硬仗，辽西是一块巧仗，长春是一块柔仗（指围困以瓦解敌人斗志，逼敌投降——作者注），沈阳是一块富仗（沈阳之战缴获最多、被称为发“洋财”——作者注）。然而重头戏还是在锦州。

打锦州，必须首先从攻取该城周围的卫星城镇开始。拿下这些城镇，再堵往来援之敌，中断守敌与外界的联系，锦州就将是一座死城。

林彪的眼睛盯住了义县。

义县是锦州的屏障和西北方的门户，距锦州 50 公里，是铁路

交通的枢纽，敌欲守锦州则必保此城。我军夺取义县则能建立起一条运输补给线，意义就不仅在于打下锦州一城一地了。

林彪的眼睛盯住了敌暂九十三军整编第二十师。这是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过去大部分时间在冀热察活动，从未受过重创，战斗力相当强。

经反复考虑，东总把攻克义县的任务交给了二纵五师和三纵部队，使二纵这支不负众望的铁血先锋，在此次战役中和兄弟部队一起，又站排头，又担开路先锋。

五师战斗力特强，却十分注重战斗策略，从不打死打硬拼的莽撞仗，把这支部队放到关键部位，各级都放心。

五师将士果然投桃报李，写下三处精彩之笔。更令统帅部刮目相看。

彩笔之一是改变了原定的突破口，保证了一举突破的成功系数。

攻坚战，选择好突破方向和突破口，事关战斗的成与败。

此战的总指挥官是三纵的司令员韩先楚。

当五师到达义县城外指定地点时，先期到达的第三纵队已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此计划为：三纵一个主力师为预备队（留于锦州突破），两个师分别由城东和城南突破，二纵五师由城西突破。

根据三纵首长指示，吴国璋师长立即组织部队在城西与七师交接防务，政委石瑛和参谋长汪洋绕着义县城从三面把几个师的攻击阵地都勘察了一遍。

义县有一座完整的古城墙，以此为依托构成城防主阵地，上面明碉暗堡密密匝匝。主阵地的前方有些村落，构筑了各外围据点，火力可以交叉，又可得到城墙上的火力支援。工事全由地堡组成，各种障碍物，如雷区、铁丝网、鹿砦、梅桩、外壕等，一应俱全。像这样坚固的据点，即使不用很大的兵力防守也相当难啃。城北是大凌河，部队难以接近城墙。城南、城东是三纵的阵地，五师预定突破地段城西，是敌人防御的重点。不仅工事林立，其后还有一条

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铁路路基，又是一线地堡群，构成城西前沿的阵地二道防御。从这里突破，难度极大，伤亡必大量增加。再看城西南方向，除了有吴家小庙等几处民房据点外，是一片千余米无遮无拦的开阔地，毫无地形可以利用，攻击时要想接近城墙非常难。

这可如何是好？

然而，事物都是两面性的，不利因素，常常可以转化为有利因素。石瑛和汪洋发现，城西南 2000 米处，有一溜小山，如作炮兵阵地，居高临下，射界开阔，可充分发挥炮火直射的威力。对那千余米的开阔地，汪洋参谋长想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又很不容易做到，但绝对奏效的好办法，这就是地上走不通，走地下，挖交通壕，直通城下。把西南角的吴家小庙夺下，攻击部队就可以接近到距城墙的二三百米处了。山炮也可以拉到离城墙三四百米处直接射击。结论是，突破口应由城西改为城西南。石瑛认为是个好主意，立表赞同。吴师长也觉得有道理，但没有马上表态，又带上作战科科长高克看了看地形，才回到师部。

这天晚上，一向果断的吴师长却犹豫起来。这次五师归三纵指挥，三纵司令员韩先楚作战经验丰富，新开岭、威远堡等几次大捷，打出了威名。既然攻坚的部署已经确定，我们怎么好再提意见呢？如果提得不适当，还会影响二纵的荣誉，甚至动摇韩司令的作战决心。石政委认为，为了减少伤亡，意见还是应提，但怎么个提法，具体意见，三个人都还没想好，一时再没有什么话好说。

抗日战争之初，韩先楚曾在三四四旅（即三十九军）当过团长，汪洋给他当过一段时间秘书，比之吴、石二人，他更了解韩先楚。所以，光有原则意见还不够，更要有具体办法。问题的关键还是那千余米的开阔地，换句话说，就是挖交通壕的办法，能否行得通？这天晚上，汪洋派人准确地测定了开阔地的距离，根据其土质，测定了交通壕的长、宽、深及要弯曲而增加的长度，并充分考虑作业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精确地计算出了完成这些交通壕所需的兵力和时间。

第二天，五师决定提出此案。恰巧，那天下午韩先楚召集各师领导开作战会议，了解扫清外围情况和攻城准备。轮到五师发言，先是吴国璋师长感谢三纵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从弹药一直说到粮秣，又简单汇报了扫清外围的战况。吴师长说完，韩先楚接着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石瑛政委顺势说道：“按说，这个意见不应该提，因为要涉及到整个战斗部署和三纵首长定下的决心。但是……”

三纵政委罗舜初见石瑛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话后有话，忙说：“讲。”语气热情而又肯定。石瑛赶紧把改变主攻方向的想法全盘托出。接着，汪洋又把两个方向作了详细对比，具体地分析利弊，并说明了挖交通壕的可行性。韩先楚听得很认真，他注视着石瑛和汪洋，没有立即表明态度。

讲到这里，该吃饭了。饭后，韩先楚、罗舜初等首长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开会，宣布同意五师改变主攻方向的建议。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战斗的发展，正像五师的领导所预计的那样，顺利、圆满。

今天看来，为了工作，给上级提点意见，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那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中，提出改变主攻方向这样的重大意见，仗打好了行，打糟了，伤亡一大堆，甚至没有按时打进城里，谁负这个责任？谁又有把握，挖壕作业就一定能完成呢？提这样的意见，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要有一种敢于负责的精神。

事后，汪洋说：石政委的政治勇气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个精彩之笔是：创造性地摸索、总结了城市攻坚战的挖沟接敌经验。

9月27日晚，五师集中6个营的兵力在夜色掩护下进入开阔地，先趴着，挖成单人掩体，由前沿向后延伸，由点成线，不断拓宽延长。这天夜里，没有月光，夜色朦胧，敌人例行地打几枪，放几炮，伤着了一些人。但由于汪洋的组织工作做得严密，敌人虽似

有察觉，却未能判明真实情况。

天亮后，5条通向城墙的交通壕和70多个火力发射点挖成了，部队撤回营地，只以少部分兵力警戒。待敌人发现这条眼皮底下的“地下长城”，惊恐万分，疯狂打炮破坏，但为时已晚。

韩先楚带着三纵的干部看了五师的交通壕后，说：“你们五师真有办法，我们信心更大了。现在就可以预言，打下义县是有把握的！”

随即他把这一做法在三纵推广。30日，十四团打下敌外围据点吴家小庙，担任主攻的十三团进入阵地后，又连夜挖了近千米的交通壕，一直延伸距城墙50米的地方。事后，被俘的敌师长王世高说：“天一亮，我发现你们的交通壕直达城下，我就感到，这下算完了。”

义县攻坚战打得十分漂亮。林彪派东总的作战处处长苏静了解打义县的情况。当时主要想摸一摸云南部队（敌九十三军）守城作战的特点。苏静了解了两条：一、云南部队守城不如国民党嫡系部队经验多。二、攻城部队挖沟接敌，一直挖到进攻出发地。这个经验始于五师，并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减少了伤亡，打得比较顺利。林彪听了苏静的汇报，对挖沟接敌的经验极为重视，问：“要用多少兵力挖？”苏静回答说：“据五师汪洋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地近前。”根据苏静的汇报，林彪当即口述七条指示，发给攻锦各纵队、各师。严令执行。1. 每师须以6个营（三分之二）的兵力全力用于挖交通沟；2. 要不怕疲劳和伤亡，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由前向后挖，前后同时挖。3. 每师需挖5条或3条交通沟。4. 每沟高、宽各1.5米。5. 先以卧姿挖沟，再逐渐挖成站沟。6. 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人火力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7. 各部必须立即开始挖沟。战役结束后要将挖沟作一总结检讨的报告。

如此具体，连技术细节都不厌其烦，似乎不像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该管的事。但这恰恰是林彪的特点。东北的一些老人说，我军的军事家当中，宏观战略上，毛泽东无人可比；战略战役的军事思想上，刘伯承当数第一；林彪的特点是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好的做法立即拿过来加工、提高，最后形成易学易懂、可行性很强的具体战术动作。林彪的军事理论从战役战术的指导思想，到班的战术动作都管用，东北解放军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6个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都是通过部队战斗的实践总结形成的。辽沈战役中的挖沟接敌经验也是如此，林彪口述的几条，完全就是汪洋参谋长实际操作的总结。大规模的挖壕作业不仅对打锦州起了重大作用，后来打天津、武冈，又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那时，可以说已经没有东北解放军攻不破的城市了。

第三处精彩之笔，是攻坚战的突破技术，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当一切部署就绪后，血战吴家小庙开始了。别看这只是一个只有4户人家的小村落，方圆50米内，却密密麻麻布设了20余个地堡构成三道防线。地堡群和义县城头上敌人的火力，可以将吴家小庙交织成无缝的火网。守敌虽然不多，只有两个排，但有条暗道与城内相连。真的打起来后，陆续增援的敌人，有近一个营。就是这条暗沟，给十四团的攻击和固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能否按时夺取吴家小庙，直接关系到主攻的成败，也是五师建议三纵首长改变攻击方向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师、团的重视自不待说，各级指挥员亲自上阵，做好了一切部署和准备。

9月30日12时半，十四团的攻击发起了。十连很快炸开障碍，冲击吴家小庙，但遭敌人连续、猛烈的反击。等把敌人3次反击打退，全部占领阵地，十连伤亡大半，7个排级干部6个牺牲，1个负重伤。炮火把吴家小庙打成一片火海。在火力支援下敌人从暗沟反击上来，城墙上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我方后续部队的道路，准

备带队增援的三营营长也倒在敌人炮击的途中。十连阵地上唯一的一挺重机枪也被敌人打坏了，战斗组长杨青山把报废的三挺轻机枪拆开，拼凑成一挺。手榴弹没有了，冲锋枪子弹也不多了，反冲击的敌人却越聚越多。危急时刻，共产党员、副班长王凤江站了出来，他们这个班只剩下他和刘茂才两个人，其余都是别班的人，他就成了当然的指挥员。当敌人冲到跟前阵地眼看守不住时，王凤江大声喊着，战友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战士们在他的鼓动下，置生死于不顾，上好了刺刀，拣起了石头，与敌做决一死战的准备。这时炊事员高发和意外地找到了敌人的一箱迫击炮弹，王凤江拧掉炮弹的惯性保险，顺手摔出去，正好投中了要集结冲锋的敌人。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这次反击又退了下去。

就这样，十连在吴家小庙坚守了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7次反击，使敌人付出了400余人伤亡的代价。十四团为了减少伤亡采取逐次班组增援，先后使用了16个步兵班。战斗结束时，十连剩下的唯一一个干部、副指导员申明和带着不足20个人，撤下了阵地。薛剑强团长和任茂如政委迎上前去，紧紧地搂住了申明和与战士们。

后来，王凤江当选为三十九军战斗英雄代表，出席了全国首届英雄代表大会。抗美援朝战争时，这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不幸倒在了临津江畔。

当夜，十三团接替十四团阵地，准备主攻义县城垣。尖刀连进入了吴家小庙攻击出发阵地。夜色中，十三团又构筑了两条交通壕，一直延伸到距城墙50米的地方，一切准备就绪。10月1日9时半，总攻开始。炮纵榴炮一团以最大的射速向城墙和敌人的工事倾泻着重磅炮弹，没有多久，就在10米多高、7米多厚的城墙上炸开一个40米宽的大缺口，砖石碎块填进护城河里。原本坚固、高大的城墙，战士们冲锋时，连梯子都用不上了。这是二纵战史上炮兵运用最为成功的一次。

炮火按计划延伸压制敌人纵深火力。开辟通路的连队顺利地炸

开城外4道障碍物，连续炸塌护城河岸。两个突破连随即冲出阵地，越过已炸成斜坡的城墙，冲进城内。一连尖刀五班率先登城，将红旗插上了义县城头。从发起冲锋到插上红旗，整个过程还不到5分钟。

尖刀连刚夺下突破口两侧的阵地，敌人就开始了反扑。这时，团长张峰和政委朱嗣龄已把团指挥所带到突破口附近。张峰立即令火力队掩护二连向敌翼侧出击。打退反击之敌后，一营乘势向纵深发展，全团后续部队迅速加入战斗，尖刀连直奔敌人的师指挥所。

二梯队十四团越过突破口时，敌人一个地堡群的重机枪火力复活了，突破口一时被封住。副团长王扶之立即就近调来六连猛扑过去，迅速清除了地堡火力点。后续两个团蜂拥入城，快速向纵深推进。到中午12时许，十三团围住了钟鼓楼西南侧仁老汇面庄的敌二十师指挥所，一个冲击将敌全部解决，活捉敌人100多名。

俘虏中，却唯独不见敌师长王世高。团长张峰有些着急，难道他长翅膀飞出了义县不成？张峰说：“给我挨家挨户地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没多久，王世高连同其副师长韩润珍就被五连从一间小土房里押出来了。已化了装准备趁乱蒙混逃跑的王世高，早已没有了叫嚣死守到底时的骄横了。

下午1点半，城内最后一个据点也被攻克了，义县战斗胜利结束。从炮声响起到枪声沉寂，仅仅4个小时，万余敌人或被打死或被俘虏，解放军的强大突击力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这时朱嗣龄政委对张峰说：“你的裤子上怎么粘了血？”张峰卷起裤腿，这才发现肉皮被子弹擦了一溜沟，正流着血。光顾着指挥战斗了，什么时候负的伤，竟不知道，叫政委这么一说，才感到伤口有些疼。

战斗刚一结束，韩先楚司令员就来到五师，同师领导一块视察战场。他高兴地对吴国璋说：“仗打得真漂亮，你们一个师就吃掉了那么多敌人，我们纵队的战士可没吃饱，是不是有点贪心了啊！”



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大家边走边谈，韩司令问吴师长：多大了，哪里人，什么时候当的兵？吴回答说：29岁，安徽金寨人，1931年参军的。韩司令说：“这么说我们都是鄂豫皖出来的，你12岁就是红军战士了。五师攻城组织得很细，打得也好，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下次我们要全歼东北的蒋介石军队，一定会用得上的。”

## 节二 攻克锦州（上）

1948年10月，历史的焦点汇聚到了辽西的一座古城——锦州。解放战争三大决战第一个大战役的关键之役，在这里气势磅礴地展开了。为了确保实现毛泽东“关门打狗”、封闭国民党卫立煌集团于东北的宏伟战略意图，林彪集中了东北的精锐主力，以5个主力纵队和炮兵纵队共25万人，坚决夺取锦州，同时以主力一部，分别在东面的黑山、大虎山和西面的塔山阻击敌人关外、关内两个方面的增援集团。

在攻击锦州的关键之役中，东北解放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三十九军，与另一支主力，第三纵队和炮纵主力，被东总部署在锦州以北、西北，组成北突击集团，担任对锦州的主攻。

10月11日到12日，二纵开始了肃清锦州外围据点的战斗。

四师和六师分别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敌十二亩地和合成燃料厂据点发起了攻击。

四师十二团团长颜文斌在时隔半个世纪的今天，仍记忆犹新，他说：

十二亩地是一座突起的高地，它“严实”地掩住了锦州这个孤城。而在它和锦州之间，就是敌人西北外围防御地带的最大支撑点——团管区。不夺取团管区，无法突破锦州城，要夺取团管区，必须打下十二亩地。

十二亩地前面地形开阔，敌人炮火封锁又严，无法接近。从3里外的鞑子营开始，除主攻二营外投入了所有的部队，两条蛇形交通壕用了两个寒冷而紧张的夜晚，付出了不小代价，终于挖到了敌人阵地的脚下。

主攻部队按时做好了准备，配属我团的野炮团、山炮营，以及迫击炮连的各种不同口径的炮，已经高傲地仰着头，指向了十二亩地……

十月十一日，我们的炮火开始了猛烈的袭击，火光硝烟吞没了敌人阵地，各种炮弹爆炸声混在一起，震得天旋地转。时针很快指到了下午4点，我急忙叫股长孟光涛发出了3颗红色信号弹，主攻营第五连发起了正面攻击。接着，我把三营的七连插入十二亩地的东南，切断敌人通向锦州的后路；又把九连放在十二亩地和团管区之间，堵击敌人的增援。这两个连队形成一把铁的钳子，卡在了敌人的脖子上，叫他动弹不得。

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五连的突击战士，像无数支箭射向敌人阵地，但在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后，二、三排踏响了地雷，伤亡超过了半数，战士们没有退缩，还在向前猛冲。这时，敌人纵深的火力，突然猛烈起来，前进受到阻碍。我看出来了，原来敌人的火力点，不在前沿，而在纵深。隐蔽工事的火力能够四面射击，各火力点又构成了火力网，这是我们在侦察中没有看出的。情况严重的是，二营向我报告说：外壕太宽，水又深，原来准备的梯子短了，过不去。五连拥挤在外壕边沿，受到了敌人手榴弹的反击，伤亡很大……

顿时，我脸上一阵发烧，严肃地责备着自己。战前侦察，外壕没有水，用小梯子可以通过。显然，这是被敌人的狡猾欺骗了。

但是，我们的战士有办法。他们猛扑壕内，跳进了没

肩深的积水。开始，一人踩在另一人肩头，搭成人梯，顺沟沿爬过去，很多战士又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倒下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战士在水里用双手把梯子举起来，一头搭在壕沟边，一头举在头顶上，战士们就从这座人桥上踏过去了。这是谁呢？他叫王天臣，是五连突击排的一个战士。

“同志们，从我这里上吧！”在火炮打得最激烈的外壕里，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人桥。最勇敢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做桥墩，挺立在水壕里，血火纷飞的土壤里，忍受着肉体最大的痛苦，又获得了人生最大的快乐，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战友们，在火海中铺开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顺着这条通往胜利的人桥，部队终于占领了十二亩地，全歼守敌一个加强连。五连是个钢铁连队，在这场战斗中，全连136人伤亡76人，还有45人负伤不下火线，始终坚持战斗。该连干部除一排长外都伤亡了。

与此同时，三营七、九连的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粉碎了敌人的反击，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营长李希全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在九连一班阵地的一个最狭窄的突出点上，一个战士在敌人反击时，左脚负重伤，就坐在地上扔手榴弹。敌人用炮火摧毁了这小块阵地，大部分同志都伤亡了。在这个突出点上，只有他还活着。他用全身力气滚动着，收集烈士身边的武器弹药，敌人冲上来了，他猛地站起来，端起已经牺牲射手的机枪，狠狠扫射，中间又负伤，也没停止，坚持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敌人最后一次反击，他腰部连中三弹，就忍痛撕破棉衣，堵住伤口，去迎击敌人。他把捆在一起的三颗手榴弹，拉响后推到敌人堆里爆炸了。最后冲上来两个敌人抱住了他，3人搏斗起来，他用牙咬住敌人的脖子、脸、耳朵，直到把一个敌人咬死，而他自己还活着……这个不平凡的

战士叫马凤岐。

拿下十二亩地，部队又以两个整夜的艰苦作业，挖通了长约10里的交通沟，逼近了团管区，构筑了冲锋出发阵地。

六师在夺取了合成燃料厂敌据点后，师主力十六团担任了主攻黑山团管区的任务，他们和四师十二团的突击点分别定在据点的西北角和北侧。

### 节三 攻克锦州（下）

锦州外围之战，打出了二纵的军威。

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是全局的需要，它关系到整个东北战局乃至全国各战场的发展总趋势。此时，毛泽东注视着锦州，蒋介石更关注着锦州。然而，争排头当主力，勇做强中强的劲旅，才是虎师的最高追求。最能直接牵扯到全身每根神经的，最为敏感的，当属系东北军政大权为一身的林彪了。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林彪立在那张巨大的锦州敌我态势图前。手中的红铅笔在锦州西北扫来扫去，最后在二纵队的突击方向上重重地画了一笔。于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形成了，于是将一个就要书就的历史改写了。这仅仅在锦州之战总攻的两天前。

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传了下来。

10月12日9时20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三纵、二纵及炮纵：

在外围肃清后，我军攻城的主要突破方向应选在二纵的地段上。因此，炮纵最大部分的炮火与坦克应转交二纵使用。根据这一全战局的重点需要，我炮纵所属炮兵与坦

克之绝大部分，本晚开始向二纵方向移动。

东总为什么临战前改变想法，调整了火力部署。要以二纵进攻地段为主要方向呢？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林彪在反复察看地形后，最后认定，主攻放在二纵这个方向地形最为有利。二是外围战斗的进程，二纵这方面比较顺利，三纵那面却遇到了些麻烦，主攻放在二纵这边，更有把握。第三个原因可能来自林彪的一句话。那天在帽儿山看地形时，他问及二纵的战斗部署，刘震汇报了以两个师打外围，让五师打突破的想法。林彪听了说：“好嘛，五师义县打得很好，他们的决心大，就让他打嘛。”

应该提及的是，主攻方向的最后调整，是在距总攻锦州只有两天时间发出的命令，这封电报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人们对这次战斗的概念，仍然是东总正式下达任务时的那个总的部署，以至几十年以来，在宣传、介绍锦州之战时，二纵的主攻地位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部队在编写军史时，从解密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份原始电报。有感于那些不合历史真实的传媒，对我军战史研究、编撰及总结历史经验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年参加这场战斗的22位老将军、老战士以这封电报为契机，结合他们亲身所历，亲眼所见，联名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信，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他们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相应的传播领域里，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行动业已开始。老人们对历史负责的求实精神，令人敬仰。

东总的电令很快就传了下去，配属主攻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了。坦克营副营长王庆怀即带两个坦克连的车长、驾驶员到二纵指挥所受领任务，刘震司令员热情接待了他们。

当晚，炮一团黄登保团长也到刘震那里接受任务。黄团长和二纵已配合过多次，与汪洋、刘震都是老相识了。

第二天，傍晚之前，二纵夺下了团管区，五师师长吴国璋带黄团长和战车团的丁铁石副团长，借着残阳的余辉，大致察看了地

形。等炮兵的营、连长上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只好口头告之突破口就在前面，是个大铁桥，各连炮阵地沿团管区围墙依次摆开。五师给炮兵抓到了几个俘虏，让他们讯问敌人阵地情况，并派步兵帮助炮兵构筑阵地。第二天，坦克兵也进一步察看了地形。

最兴奋的当属五师官兵了，突击营、尖刀连个个摩拳擦掌。全师上下涌动着热烈而紧张的气氛。

10月14日10时，总攻锦州开始了。近千门火炮一齐开火，使锦州城陷于一片火海。担任主突任务的五师十四、十五团突击分队的指战员屏住呼吸，等待着爆破分队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冲向锦州城垣。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炮火刚打了一半，第二次破坏射击还没进行时，配属五师的8辆坦克提前冲击，越过了步兵冲击出发阵地，冲向城垣，抵近射击。十五团尖刀连见此，遂跟着冲过的坦克发起冲锋了。负责掌握炮兵的五师参谋长汪洋和炮纵一团团长黄登保看到这一情况，赶紧商议：为了避免误伤坦克，重炮火力迅速停止威力射击，延伸火力提前；同时以伴随突击部队的直瞄火炮和重机枪继续压制敌城墙工事，建议步兵利用已有的炮火准备成果，立即发起冲击。在一座小楼上指挥战斗的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璞也看到了坦克已冲向城垣，遂下令发出步兵冲击信号。“啪啪”，随着几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两个突破团的数个尖刀连同时扑了上去。

临时改变了的火力计划，要求做到每门火炮既能压制敌人火力又不误伤自己人，火炮延伸得恰到好处，使步兵踩着弹着点前进。在突变中，步炮协同得天衣无缝。

当40多年后，谈及五师提前发起冲击这件事，汪洋带着复杂的感情说：

锦州突破，如果说要总结什么教训的话，那大概就没有步坦协同的作战经验了。那时的通信手段落后，坦克

一开动就联系不上了。结果坦克提前冲了上去。当时我们太珍惜这些铁宝贝了，生怕它有个三长两短的，被我们的炮火误伤。因为我们全东北部队才30多辆，就配属给我们11辆。宝贵得很。为此，就提前延伸火力，发起了冲击。假如把重炮火打完的话，会把敌城垣工事摧毁得更彻底，我们步兵冲击得更顺利些，大概可以减少三四百人的人员伤亡呢。

锦州守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生力军，正以百倍的疯狂阻止着我军的前进。锦州西北是敌人城防重点方向，集中了百余门各种口径的曲射炮，向西北方向滥射。但这丝毫不能阻止我军的前进。攻击部队仅5分钟就冲进突破口。十四团的正面城墙口子没有完全打开，尖刀连架上梯子往上爬。为了争取时间，一些战士搭起人梯往城里翻。整个突破正面形成了争先恐后、多路并进的壮观场面。在帽儿山观察战况的林彪从望远镜里看到指战员前赴后继，奋勇登城的感人场面，连连对身旁的吴法宪说：“五师这个部队，好部队，好作风。”

突破口上，成了此战的焦点，敌人迅速组织了反冲击，一次比一次疯狂。双方相互冲击，你来我往，最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白刃战。我英雄的十四团、十五团打退了敌人，牢牢地控制了突破口。

紧靠突破口的是两条平行的铁路，其后是一片百余米宽的低洼开阔地。攻击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铁路路基发起冲击，遇到了敌人更大规模的反击。当十五团拼死争夺，抢占了铁路路基，正在越过开阔地向市区进攻时，突然，身后响起了机枪扫射的声音。原来，狡猾的敌人依托铁路路基，不仅有向外的工事，还修筑了枪口向内的地堡。从侧后射过来的子弹使我尖刀连猝不及防，有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我军被压制在低洼的开阔地上。城内的敌人再次集结，准备组织反击，情况万分紧急。

必须迅速炸掉这个可恶的地堡，否则将陷入被动。一连几个战

士上去，都牺牲在半途。这时十连二排五班战士梁士英没等排长同意，就冲过去巧妙地靠近了敌人地堡，将爆破筒塞了进去。梁士英刚一转身，却被敌人将爆破筒捅了出来。梁士英拣起，再次塞进敌地堡，敌人又往外推。机枪还在“咯咯”地响着，全连的人都在望着梁士英，只见他双手紧握爆破筒，用全身的力量死死顶住。“轰”的一声，地堡消失了。一股巨大的气浪，伴着一团闪光的烈焰腾空而起，划过浩瀚的天际，化作新的星辰。梁士英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战友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锦州人民为了永远铭记这位英雄的业绩，把锦州的西北门命名为“士英门”，把梁士英的战友们在牺牲之后攻占的锦州市惠安街命名为“士英街”。梁士英成了整个辽沈战役东北解放军的英雄代表。如今，他的塑像耸立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舍身炸碉堡的人民英雄。

当梁士英的英灵在古城上空徘徊的时候，他用欣慰的目光，看到了如下的场面：

突破口打开了，后续部队潮水般地拥入锦州城内，各个连队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哪里有枪声，就奔向哪里，逐个解决顽抗之敌的防守据点。已完成突破任务的十五团团长樊洪、副团长朱恒兴等先后负伤，只剩下团政委陈绍昆。团、营干部伤亡2/3以上。利用战斗间隙，陈绍昆及时召开临时党委会，合并建制，指定各级代理指挥员，又继续向纵深冲杀过去。两个尖刀连从头至尾，一直冲在前面，战后剩下不到30人，十四团突破正面西侧的城墙时，因城墙拐了个弯，拐角侧面射来的火力威胁甚大，部队伤亡剧增，但仍没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战斗刚开始时，团长薛剑强就负伤被抬下战场，政委任茂如前后4次负伤，一直坚持到胜利。在天德合烧锅，部队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时，正好配属的坦克也进城了。突破时坦克没有用好，反倒成了目标帮了倒忙（坦克一出现，敌人的炮火就集中在这个方向），师参谋长汪洋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坦克的到来，使他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只见他向带队的车长略一交



代，坦克就冲了上去，对准敌人露出地面的地堡一炮一个，不慌不忙地把几十米地段上的地堡都掀了盖。敌人毫无办法，只有束手待毙。五师战士欢呼起来，在坦克的有力支援下，烧锅大院很快被攻破，500余敌人乖乖地做了俘虏。

十三团团团长张峰在组织部队围歼高等法院之敌时，发生了一件趣事：二营在用迫击炮射击时，一发炮弹竟然击中了低空飞行的敌机，为二纵队的战绩又增添了生动的一笔。

六师十七团在税务局大楼遭到敌人阻击，团里组织火力，掩护于德富等爆破手将百余公斤炸药堆放在大楼跟前，一声巨响，炸塌半个楼房，成百的敌人被压在里面。于德富在搬运炸药过程中几次负伤，剧烈的爆破震得他耳鼻出血，他竟然顽强地活着，后来被评为“爆破英雄”，出席了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一举突破城防的二纵三个师计4万多兵力，全都投入了锦州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歼敌1.5万人，其中俘敌两个中将，缴获的枪、炮、弹药和车辆等军械物资不计其数。我军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营以上干部牺牲14人，负伤50人，总伤亡5000余人。

百战劲旅，方显英雄本色！

胜利之师是血写的篇章！

应该说，锦州之战的胜利是林彪的得意之笔。对二纵的战绩，东总首长非常满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在向毛泽东报告辽沈战役的总结电文中，有三四处表扬了五师，特别对五师攻城的组织、战术技术动作予肯定：

五师担任攻击锦州时，于十三日二十四时才开始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只几个钟头的黑夜时间即完成了交通壕作业及阵地构筑，火力、兵力配备等复杂的突破组织，于十四日十时即一鼓突入敌人城垣，杀入纵深。

林彪、罗荣桓等认为，如此短的时间完成如此复杂之组织准

备，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经验，战后即派人专门到五师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可惜，由于部队紧接着就参加了辽西会战、解放沈阳，又很快入关作战，一直未能坐下来好好对辽沈战役进行总结。不仅五师如此，整个东北野战军都因为提前入关进行平津战役，没来得及全面总结经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不过，历史总是不亏待铁血之师的。

1949年10月，东北军区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对每个部队逐一作了中肯的评价，在12个纵队，36个野战师中，对五师的评语是：

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量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战，攻坚力亦很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是啊，可以想象，假如没有漂亮的锦州突破作为五师在东北三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名冠头等主力师的评语。

盖世殊荣绝不是空穴来风。五师为什么有这样强的战斗力呢？除了人民解放军共有的特点之外，有三个因素在五师显得尤为突出。一是师团干部都很年轻，朝气蓬勃，敢想敢干，不仅主动精神强，而且善于总结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部队进步快。师长29岁，参谋长28岁，最大的要数政委石瑛，也不过33岁。团的领导几乎都是20多岁，像十三团团团长张峰只有26岁，已是任职两年的老团长了。干部指挥靠前，机动灵活，使部队始终充盈着活力。二是十分珍视干部的使用，摸索了一条在战争环境下保存和使用干部的好方法。每次战前，都从主攻部队中挑出相当一部分组织能力强，善于打仗的班、排、连、营乃至团的干部，调到非战斗部队，“秘密”保存起来，作为干部预备队，以备随时替补伤亡的干部。这样，不论仗打得多么残酷，有干部在第一线指挥，部队就仍

然有战斗力。战后，有干部在，建制就不散，补充得就快。有了好干部，就不愁没有好兵带。辽沈战役前，五师用此法“冷冻”起来的干部编一个团都绰绰有余。这也就是打完义县后部队迅速恢复战斗力的关键所在。锦州之战后，也是如此。三是教育俘虏人员的工作能力极强。锦州战斗之前，五师补充了义县战斗的俘虏共1800余人，十几天后参加锦州决战，就有百余人光荣立功，300余人英勇伤亡。

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研究解放军胜利的秘密。不知是否把这个内容也算作重要的一条。不过说起来也有让人为之心酸的事。因为战事频繁，有的解放战士连国民党的衣服都没换下来，就牺牲在战场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解放战士负伤了，担架队员上来，见他穿国民党军服，不抬他，他争辩说是解放军，哪个哪个部队的。担架队员问他，你们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团长政委都是谁。他才来几天，解放军的编制还摸不着门，自然说不上来。担架队员还是撇下他，去抬别的解放军去了。牺牲的解放战士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有的甚至从来就没人记起过他们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成为永远默默无闻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而牺牲的奉献者，应世代受到国人的崇敬。然而，问题还不仅停滞在此，那些家中只知儿子当了国民党的兵，而不知道后来当了共产党的兵又牺牲在战场的家属，有的后来受了很大委屈，真是愧对冤魂。

#### 节四 沈阳·蒋军兵败如山倒

当东北解放军的六七个纵队从锦州掉转头，去围攻东北敌主力廖耀湘兵团时，谁也料想不到，战局会发展的如此之快，一个10万之众，火力强大的机械化兵团，仅三四天的工夫，就彻底报销了。真应了那句话：“兵败如山倒。”

按照东总的部署：二纵队从锦州向北绕道阜新，再折向黑山、大虎山方向，执行外线大迂回，跑的路最远，结果，等他们转到主战场时，战斗已进入尾声，由于参战部队太多，他们又在人家后面，只能从人家的缝隙中零零散散地抓了二三千俘虏，太不过瘾了。

就在上上下下都觉得没过瘾，发着牢骚之际，来了新的命令：“沈阳之敌似要南逃，速进营口，堵住敌人”。部队立即向营口开进，刚走出没多远，又来急电：“沈阳之敌无南逃状，速向沈阳进发，会同十二纵、一纵等部，歼灭该敌”。

已经连着有六七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睡过一个像样的觉，天天行军跑路，已疲惫不堪了。可是一听说去解放沈阳，整个部队就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立即来精神了，大家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跑步向沈阳疾进。

沈阳是什么样？是东北最大的城市，是繁华的“花花世界”。在这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心中，大城市的繁华与文明就是未来。那里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他们童话般的理想生活。当初他们进入东北时，就一直想到沈阳这座东北的“首府”看一看。3年来，围着这座大城市，东南西北，不知转了多少路，如今终于可以昂首迈入了。

此时沈阳虽有10余万守敌，但已军心涣散，除了开始接触时有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之外，大部分已放弃抵抗，等待解放军进城受降了。但在沈阳南部及苏家屯、浑河堡一带的敌青年军二〇七师却很嚣张。这是蒋经国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思想顽固，下辖3个旅，去辽西1个，留在沈阳2个。

10月31日晚，二纵各师急进到沈阳西郊一带，稍作部署，好于次日清晨向市区发起攻击。这时，一纵的部队也赶到了，因东总令二纵、一纵分别由沈阳西郊和西北突破，由二纵司令员刘震统一指挥。一纵司令员李天佑给刘震打电话说：我们部队到齐了，你统一指挥吧。刘震回答说：现在战局发展已不需要作统一部署了，你

们从皇姑屯进城，赶紧肃清残敌抓俘虏吧！

入城部队进展顺利，但局部仍有一定抵抗。

四师十二团参谋长程国璠带一连两个排和机枪连在铁西区一座大院内发现了“东北剿总”直属的装甲兵团，院里停了足足60辆装甲车。敌人发现了他们，发动了两辆装甲车往外冲。程国璠令连长带人占领右侧楼房，火力掩护。战士们趁势占领了第二排楼房，机枪连赶到后架起两挺重机枪，子弹打在装甲车甲板上，叮当作响，装甲车射孔被封住了。四辆装甲车冲了四五次，终于败退下去。一连趁势跃进，攻占了第三排楼房，突进了敌人的驻扎区，控制了有利地形，彻底封锁了装甲车的出入口。敌人乱了套，哨子狂吹，装甲车调来调去，不一会儿又开出6辆分3路冲击。可是这时各个巷口都有五六挺机枪把守，有一辆装甲车被战士们用爆破筒炸着火了，其它几辆也吓得退回车场。

这时，一辆美制吉普车，上面插着面白旗开到一连阵地，车上跳下两个身穿美式夹克的军官。因大势已去，敌人不想打了，来的是副团长和副营长。准备投降。程国璠过来了，敌人的副团长赶忙说：

“你们是二纵队的吗？我们昨晚接到二纵队司令员要我们起义的命令，你们若是，就请进去接收车辆。”

二纵是以司令员的名义向当面守敌发出通令，但不是“起义”而是“投诚”。不过这会儿暂不必计较名词，先把车接过来再说。于是程国璠对来说：“我们正是二纵队的，欢迎你们投诚。”

58辆装甲车完好无损地被十二团接收了，另有辅助车辆42台。

敌人大势已去，我军各部队纷纷派人赴敌指挥所接待来“谈判”投降的敌指挥官，并武力胁迫敌人投降。

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队长毛芝荃经与五师十四团谈判，最后率该队3个团投诚。

敌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在二纵队副参谋长、四师师长胡继

成等人劝说下，率所部 7500 余人投诚。

11 月 2 日，沈阳全城已基本无战斗，唯浑河堡敌二〇七师一个旅仍在抵抗，从南湖打过来的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奉命由北协同十二纵队攻击该敌。敌人支撑不住，7000 余主力终于向十七团投降，其中一个炮团的榴弹炮 20 余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待接收。

应该披露的是，二纵在沈阳战斗中，直捣市中心，活捉了敌沈阳城防最高指挥官、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周福成。

那是六师十六团进城后，沿中山路、马路湾向东搜索前进。一营进到大西门附近，有个老太太告诉一连连长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附近一座楼上有国民党大官，还有十几个手拿盒子枪的兵守着楼梯。听到这个消息，二人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带人去侦察，楼里果然有人。不过，敌人没有向他们开枪。一连立即派人将这座楼包围起来，并向营长马志高报告。事后知道，这座小楼叫世合公银行，是座二层带木质结构回廊的小楼。卫立煌等匆忙逃离沈阳时，将沈阳城防交给周福成。周本人一直立场顽固，但周围的高参和部下大多主张解放军来了就投诚，有些指挥官已私下和沈阳地下党接触，酝酿“起义”。迫于无奈，周福成在众人劝说下，离开指挥所，带着高级参议苏炳文等人转到世合公银行暂避。所属部队实际上已各自为政了，多数在解放军进城时或“起义”或投降。到了这时，周仍不听苏炳文等人的劝告，不同意投降。

此时，一连部署好了警戒，向里面喊话说：“你们快出来，不投降就要炸楼了！”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 50 多岁的高个子。黄达宣将他带到马志高面前，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苏炳文，当过辽宁省的主席，现为周福成的高参室主任，这会儿正在劝周“起义”。马营长打断了他的话说：“起什么义？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投降。”苏炳文连忙点头称是，可又说周现在还想不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蒋委员长。时间紧迫，说多了也没用，马营长说：“再给你 10 分钟，劝他投降。不然，我们可要动手了。”苏炳文为难地说：“10 分钟太短了。”“那就 20 分钟，快去吧。”黄达宣和苏炳文一道

返回小楼。过了十来分钟，黄达宣兴冲冲告诉马志高，周福成投降了。

可是没想到，在将二人向团部押送的路上，周福成害怕了，见了薛复礼团长更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了。十六团又将他送往师部。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接见时，反复向他交代政策，周福成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古老的沈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有关二纵在沈阳的战斗故事很多，其中就有在此战中“发洋财”之说。本文无意于去辨识真伪，谈论此举的是与非。但从公而论，二纵着实打了一次“富仗”，其中，俘敌和争取投诚3.5万人，包括两名中将；缴获各种炮453门，轻重机枪943挺，其他枪1.47万支，坦克12辆，装甲车161辆，汽车125辆，工程车24辆，及其它难以计数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国民党囤积的加拿大面粉，一直到入关，打完天津，从沈阳带去的面粉还没吃完，这以后一段时间，部队一日三餐，换着样的吃白面做的食品。

是啊，胜利之师也该吃点好的了。

然而正是由于缴获的东西多，部队的城市纪律上也出了问题：发生了和兄弟部队争抢战利品的情况，有些缴获的物资没有按规定上缴，而是私自扣留。

由于纪律的问题，二纵队受到了东总的批评。

某团四连19岁的指导员，率队打到马路湾时，他带人冲进沈阳红十字会医院（即今天的二〇二医院）。当时医院里收留了不少国民党伤员，就误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指导员带人搬走了一些药品。有些战士看到一贯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兵竟住这么好的医院，一来气，把一些医疗设备也砸了。后来在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时，有人说解放军抢砸医院，东总政治部火了，一追查，是二纵干的，结果从纵队政委吴法宪到这个团的团长、政委，都受了批评或处分，团党委也集体记过。师政委李少元性子急，说要枪毙此人（当然是气话）。据说，从没见过吴法宪发那么大火，胖政委一向是很和善

的，即使下属顶撞了他，也很少动气，可这一次却真急眼了，把这位指导员找去谈话，到了门口，警卫员下了他的枪，着实把他吓坏了。后来并没有怎么处理他，毕竟还年轻，又不是有意破坏。此人六七十年代还担任过团里的领导干部。

二纵因为进沈阳最早，仓库占的最多，吃的好、用的好，的确发了大财。进沈阳后，部队最关心的就是找仓库，以致俘虏满街都是却没有人愿意要，很多俘虏都是自动找上门来，希望收容他，不然没饭吃呀！

因砸医院受了批评的吴法宪也发了狠：下令打开天津，谁要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结果，天津的城市纪律二纵表现最好。有的商店遭国民党抢劫，服装、鞋袜、罐头、饼干等散放在门口无人看管，战士们从旁经过，不动一指。有的战士鞋袜磨破了，露出冻红的脚趾，也没有一个人私自拿双鞋穿。所有缴获物资，均交指定机关接收，真正做到了战前动员时提出的口号“一丝不沾、分毫不取”。

在编著本书前，本书的作者之一刘国辉曾访问了如今生活在济南市的吴法宪。他的记忆力已衰退了，可对战争年代经历的事情仍然印象很深。他们没谈及发生在沈阳的这些往事，倒发现老人的书法成为爱好者炙手可热的收藏品。尽管吴法宪曾有过不同于别的老人的人生经历，可他曾是三十九军战争年代的一任政治委员。

一支部队多打胜仗能鼓舞士气，也容易产生骄傲情绪。三十九军的成长就是在不断克服缺点，发扬成绩中前进的。

本书意在写三十九军的征战史，涉猎有关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多，这也不是有意回避这支部队的缺点，因为任何政党、军队，也包括个人，都是在不断超越自我、战胜自我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不完善中逐步完善。即使是一支军政素质都很高的部队，也会在新形势下遇到新的问题，更需要新的超越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需要，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第十七章 津门浩歌

### 节一 天津城外的激战

1948年11月17日，二纵队改为第三十九军，辖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和一五二师。隶属东北野战军序列。

1948年12月1日，三十九军从沈阳启程，向平津挺进。这次入关和3年前出关的情景大不相同了，变夜间隐蔽行动为昼行夜宿，只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旌旗招展，威风八面。当他们来到了激战不久的锦州城时，南下雄师的脚步却多了几分凝重。这里硝烟刚刚散去，刀光剑影依稀在目，炮吼弹啸犹在耳畔。我们胜利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年轻的一一五师山炮营营长杜博特地来到二纵的突破口看了看。他在此静静地伫立着，好久没说一句话，他见到被炮火轰塌的土壤、地堡、铁丝网仍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墙上弹痕累累，残垣断壁，瓦砾满地。就在这突破口三四百米的范围内，几百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2月15日，部队行到山海关，长城和关楼的高墙上刷写着醒目的大标语：“东北大军进了关，好似猛虎下了山！”在离关3里处，部队开始休息。整顿军容，脱下炮衣，擦拭火炮，连拉炮的大

洋马也洗刷干净。然后，步兵团全团号兵开路，重机枪、轻机枪随后。各连四路纵队举行入城式。过城楼时，威武雄师的阵容，受到了夹道迎送的群众热烈欢迎，鞭炮声、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响成一片。老大爷、老大娘和年轻姑娘把鸡蛋、花生、大红枣一个劲地往战士手里塞，撕撕扒扒往子弟兵的口袋里装。学生们把大红花戴在战士胸前、挂在炮口上。有的壮汉子举起小孩子骑跨在炮身上，引起了阵阵喝彩。群众热情欢迎的场面，深深地教育了部队，特别是刚换过装的解放战士，他们似乎一下知道了我军胜利的秘密所在。民心，只有争得民心的政权和政党，只有为了人民切身利益而战斗的军队，只有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而流血牺牲的战士，才能一往无前，攻无不克。

战士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为了自己国家锦绣的前程，向前！向前！向着东方欲出的太阳前进！

东北大军人关，毛主席本来是不让林彪走山海关，而从冷口等偏僻处绕行，昼宿夜行，隐蔽入关。但林彪觉得这么多部队行动，敌人又天天有飞机侦察，密是保不住的。索性不管了，后面的几个纵队子是得以大白天浩浩荡荡地改走山海关了。

子是，山海关前和箭楼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如今，如果你走进幸存的四野老兵的家里，尤其是三十九军的老干部们，在他们珍藏的影集中，几乎都有自己站在山海关下的英姿，那醒目的“天下第一关”似乎绽出了笑容，字里的点撇竖捺间，涌动着新的活力。尤其那张三十九军宣传队员在关前的百人大合影，留下了令人能够回味久远的军旅情怀。同时，我们也会在影集中看到一些就在这里匆匆留个影就走了的烈士英姿。

天津守敌在风雨飘摇中苦熬着最后一个冬天。

不甘心于失败是一切反动势力的属性，拥兵自重，掩饰着垂死挣扎者那色厉内荏的本质。百足之虫死前的毒瘴弥漫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四周。此时，天津工事坚固，而守敌仍逾10万之众，要想攻克天津并非易如反掌。根据陈长捷把嫡系部队放在北部和中部，杂

牌部队放在南部，形成“北部兵力强、中部工事强，南部皆平常”的特点，我军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以三十八军、三十九军配属野司所属炮兵的 2/3 和 20 辆坦克，由西向东，实施对天津的主要突击；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由东向西攻击；四十六军和四十九军四五师由南向北攻击。东西对进的会师点是海河上的金汤桥。

于是，三十九军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又一次大决战中，再次打主攻，当先锋！

为了拔除在突破方向上 5 处较大的外围据点，从 1949 年 1 月 7 日起，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一一七师和一五二师外加配属的野司警卫团，均以各师一个团向这几个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拔除外围据点的战斗是很艰苦的。

1 月 7 日，我一五二师四五四团二营在炮火支持下，首先向丁字沽发起攻击，经激战，全歼守敌一五一师四五一团一个连，俘敌 30 余人，并击退敌一个营兵力的 3 次反冲击。

1 月 8 日，一一七师三五一团政委彭仲韬、副团长杨兴华指挥二营对南侧的三元村外围据点及其西南地堡群发起攻击。该据点以坚固房屋工事为核心，周围筑有 16 座地堡和铁丝网、雷场等障碍物，可得到城防火力的有效支援。

15 时 30 分，二营四连在炮火掩护下沿交通壕逼近敌阵地，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随即突入敌阵地，逐堡歼敌。

十班爆破手小侯将爆破筒推进敌 5 号地堡，与敌人反复推顶了 3 次，在一声巨响中他与敌同归于尽。连主力突入后，多路出击，分割围歼，30 分钟即扫除三元村据点，歼敌百余，我仅伤 5 人、亡 1 人。

与此同时，五连在炮火支援下，攻克三元村西南地堡群。和平门之敌企图增援三元村，被我炮火和四连、五连击溃。战后，军授予四连一面“无坚不摧”锦旗。

1 月 9 日，一一五师三四四团一营，三营分别向南运河北侧鲁

西义地和安徽义地开展攻击。两处据点有地堡 70 多个，四周挖了堑壕，设置了铁丝网、鹿砦、雷场等障碍物，并可得到城墙火力支援，各有守敌一个连或加强连。

15 时 30 分，一一五师开始炮火准备，16 时 5 分，一营、三营分别发起攻击，在炮火掩护下，九连一排仅用 4 分钟就排除 4 道障碍物，完成开辟通路任务。随后又以勇猛的动作从安徽义地西侧打开突破口，插入纵深。连长邵洪奎中弹牺牲，指导员李洪印命令二排迂回敌侧后，击退敌人反击，残敌向城内溃逃，被我追歼。

九连仅用 16 分钟就歼敌百余人，占领了安徽义地。

与此同时，二连和团警卫连前赴后继炸毁敌地堡 25 个。二连五班班长赵文灵活机智，带领全班连续攻克 13 个地堡，俘敌 25 人，直插敌核心阵地。经 1 小时激战，攻占了鲁西义地，随后又击退敌数次反扑。

1 月 13 日，野司警卫团攻占霍家咀据点，歼敌一五一师两个排。至此，我军正面外围据点全部肃清。

在战前勘察地形和外围战斗中，我三五一团团长杜存典、该团一营营长孙敬亭、四五四团副团长马克正、军通信科长王甫廉、三四四团二营营长李洪军等同志英勇牺牲。

在肃清外围的同时，各部队昼夜不停地进行土工作业，累计完成纵横交错直达天津城墙下百余米处的交通壕、堑壕 15 公里，以及能容纳 14 个营兵力的各种掩蔽部、掩体 1194 个，构筑了良好的冲击出发阵地。担任突破任务的各团抵近侦察，查明敌火力点、障碍物的位置、数量及分布情况，明确我突击方向和进攻路线。连队摆沙盘研究打法，突击班、爆破组、架桥组假设各种情况，尤其是如何渡河和对付敌人暗火力点进行演练。各项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为突破天津城防做好了充分准备。

陈长捷的“大天津堡垒化”并非一句空话。抗战时期，日军即环城建筑红砖加水泥，高达 3 米的炮楼和碉堡。1945 年，美军曾一度进占天津，又架设了铁丝网、电网等。国民党接收天津后，更

积极修筑工事，建立地堡式防御群。第十一战区副司令、老反共专家上官云相以他在江西剿共经验，强征劳工，修筑了长达84里的环城碉堡工事，挖了一道宽10米、深3.5米左右的护城河，引河水入护城河内，护城河内墙加高到7米。环城筑成土城墙，全封闭式防御圈，只留8个门供市民出入，城墙上大型碉堡380个，上面有铁丝网和电网，护城河外有2道铁丝网，3至5道鹿砦。但这还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堡垒、城墙、铁丝网、地雷场、鹿砦，这些东西我军见得多了，并不在话下。工事再坚固，有了强大的炮火，也能炸个稀巴烂，问题出在护城河上和暗堡火力，特别是护城河。天津的护城河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沿海滩地，活水源源不断，结冰后再放水，仍可加高水位。过不了护城河，就进不去天津城。战前，战士们发明了芦苇桥、汽油桶桥、双梯、翻梯、船桥等简易渡河器材。只待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就是古城回归人民之日，战士为国建功之时。

## 节二 红军团入关第一仗

三十九军主攻天津的三四三团和三四九团，是两支久经沙场的劲旅。尤其是红军团的战士们，更有一番别于其他部队的心绪。其实所谓灵感并非是艺术家的专利，一支部队同样魂魄中闪动智慧的火花。据三四三团的一位老兵讲，部队一出关，这个团从干部到士兵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似乎前面又是军魂永驻的一处重要落脚点，而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就仿佛永远永远和这个团队密不可分地贴合到一起了。甚至有的战士还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里将是他们人生的归宿地，就连那面火红的红军团团旗也似乎有了灵性，显得越加亮丽，血色更浓！

红军团再度辉煌的机会来了，红军团再显虎威的时刻来临了。

此时三四三团的团长是由陕北入伍的原红二十六军的战士王扶

之。刘志丹的英灵有知，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当年的红小鬼已成为出色的指挥员。政委郭永昌与王扶之相同之处，都是在从锦州到沈阳转换战场途中调到红军团任职的。郭政委上任很特别，那是在沈阳的巷战中，他突然出现在正在战斗的战士面前说：“听我指挥！我是你们新来的政委！”这样短的就职演说是绝无仅有的。如今，他们正在紧张地组织部队做主攻前的准备工作。

部队的士气极为高昂，战士们说：“战斗后与大家两个会上见面，不是庆功会就是追悼会。”

1月14日9时许，在刘震军长、吴法宪政委指挥下，三十九军向天津发起了猛攻。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来了，三四三团的战士们眼看着城墙上的碉堡一个接一个地飞上了天，城墙瘫塌下来，露出了一个个大豁口，兴奋地站起来观看，欢呼，指挥员只好强令大家隐蔽。有几门山炮觉得在工事里打不过瘾，干脆推出来打，瞄准敌人暗堡。九二步兵炮连的炮手周永贵、刘永久觉得大炮的弹雾影响观察，就把炮推出工事，架在高坎上，两炮就把敌一个暗火力点打哑了。在排雷之前，师集中60门迫击炮，齐射轰击雷区。11时，步兵开始爆破雷区的障碍物，李明禄、鲁景成、黄才、韩子明等24名爆破手前赴后继，踏着战友的血迹炸开了4道障碍场。按计划，这时应该有6辆坦克前出列于护城河，掩护部队架桥，可不知怎么回事（通信手段落后协同不上），坦克没有来，快到总攻时间了，怎么办？不能再等了。团长王扶之下了命令，炮兵火力延伸，架桥，准备发起冲击。团观察所的大旗倒下，发出了开始架桥的命令。10米多长、2米宽，串扎六七抱粗芦苇捆的浮桥很笨重，要20多人才能抬动，而且是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就在这时，坦克隆隆地开上来了。架桥队受了鼓舞，守城的敌人受到了震撼。以70余人伤亡的代价，芦苇桥终于被抬到了河边。一座胜利之桥架通了，七连仅剩下负伤的指导员和5名战士了。教导员陈砚田曾在战后数过梯子一侧的枪眼，那根木头上密密麻麻竟有40多颗子弹穿的洞！战士是英勇的，战士的

生命是可贵的，这70余名战士就这样为胜利付出了代价。

其实，昨夜寒流出人意料地冻厚了冰层，炮火中护城河的冰层并未破裂，不用桥也可以过去。城墙已经瘫塌，不用梯子也能爬上去。只因情况不明，才牺牲了这么多人。三营指挥员接到报告，担心情况不确实，准备再派人去察看。副营长丁剑锐对七连十班高喊：“谁去侦察一下情况，有种的站出来！”战士纪毓生抢先从人群中跳出来高喊：“我！”接着又站出来一大群。

中了头彩的纪毓生在弹雨中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跃进，很快就到了护城河边，转眼不见了。正在大家为他担心时，只见一个轻捷的身影时隐时现地向营指挥所跑来了。丁剑锐立即派两人接应，连推带拉，一同滚进了交通壕。纪毓生的面孔被硝烟熏得发黑，头部已负了伤，血流满面。衣帽裤子被子弹穿了几个窟窿，几乎撕成了破布片。很快，他被送到团参谋长朱互宁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报告说：“冰很厚，完全可以过人，河岸也不陡，城墙也塌了下来，都能上人。”

为了对数千名即将投入战斗的指战员负责，朱参谋长很严肃地说：“情况确实吗？你敢负责吗？”纪毓生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膛说：“我报告的情况如果不确实，可以杀我的头！”三营教导员陈砚田当即拍着纪毓生的肩膀说：“好样的，有种，我以营党委的名义宣布给你记两大功。”

此时，二营也向团部报告了冰上能过人的情况。事关重大，如果情况有误，尖刀连冲到护城河也过不去，就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果不堪设想。王扶之团长不能不慎重，当即要作战股长汪明德核实一下。汪明德正要行动，朱互宁参谋长从三营来电话了，情况属实。

“立即发起冲击！”王扶之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二营副营长金仲伟，三营副营长丁剑锐分别率尖刀四连和九连，奋勇发起冲击。

四连连长郭奎武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尖刀班战士刘士凯刚刚把

红旗插上墙头便中弹牺牲，紧跟登城的机枪三班班长张勋将红旗插上城头。

九连二班长杨印山见突破口拥挤，率全班机智地从右侧铁丝网破口处钻过去，越过护城河逼近城下，遭到敌暗堡火力封锁，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杨印山连续投出两枚手榴弹，趁着爆炸效果登上城墙。旗手高全理、高福田、赵钧理相继牺牲，副班长吴小顺将红旗插上城头。

四连打开突破口后，又遭突破口敌暗火力点的火力压制，封锁了后续梯队前进。

团长王扶之跃出指挥所，到突破口亲自指挥一门九二步兵炮和两挺重机枪，消灭了敌暗火力点，保证了后续梯队进入战斗，不幸腿部受伤，躺在护城河的冰面上继续指挥战斗。

此时，四连、九连肃清突破口残敌，夺取王文元花房后，又分别击退佟家楼、酱菜园和张树林方向敌人的多次反扑，并乘胜攻占了张树林的敌炮兵阵地，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

二营攻占佟家楼附近的地堡群，肃清了南运河与护城河三角地带之敌后，直插邵公庄。

三营包围了敌纵深内的重要支撑点华北制油厂。该厂周围是2米多高的围墙，墙外环绕着宽2米、深2米的外壕，壕外是铁丝网和雷场，东南西北四个角均有地堡。

八连从东南侧迂回夹击该敌。

九连一排在火力掩护下冲过开阔地，越过外壕，炸毁了西南、西北角的地堡后，又炸毁了两侧围墙，三营教导员陈砚田及九连长姜玉清率该连冲入院内，在八连配合下全歼华北制油厂之敌160余人。

团二梯队一营随三营之后进入战斗，沿城墙向左翼扩大突破口，继面向天津西站发展进攻。

15时30分，三四三团的二、三营并肩向天津西站发展进攻，在一营协同下攻占天津西站，歼敌一个连。19时，三四三团顺利



攻占大红桥。当准备继续向河北大街之敌发展进攻时，得知敌一五一师正向我军联系投降，遂停止攻击。

此战，红军团全团突破一举成功，从西向东率先打开了天津的城防。随即向纵深前进，又连克敌人据点，夺下天津西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战后，杨印山荣立五大功，并于1950年被选举为战斗英雄代表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这一仗，三四三团3个营的12名营级干部3亡3伤，还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血洒津门，冻卧热土，留下永久不衰的动人篇章。

### 节三 虎啸津门

一一七师担任突破任务的三四九团、三五〇团分别以本团的第一营在10号、11号碉堡之间与和平门南侧实施并肩突击。三四九团三连以两个梯队交替前出连续爆破，遭敌暗火力点杀伤，以伤亡90余人的代价英勇完成开辟通路任务。

二连抬着巨大的芦苇桥，在通过开阔地时，3次遭敌暗火力点杀伤，连续冲上六七个小组均未架通，伤亡60余人。

10时40分，三连指导员高全顺报告：护城河冰面可以过人，薛复礼团长即令一连迅速履冰越过护城河向城垣冲击。

新战士刘清林在前4名旗手相继牺牲后，在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跃上城墙，把红旗插上墙头。

一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率部迅即发起冲击，占领城墙。敌人在坦克掩护下分3路两次反扑，均被一连击退。一连随即向两翼发展，连克20余座地堡，在二连、三连协同下，扩大了突破口。

三营继一营后登城时，因两翼友邻尚未突破，遭敌侧射火力杀伤，伤亡150余人。团即令二营转从右翼与友邻的接合部迂回。

二营通过障碍区，履冰过河，登上城墙。二营、三营突破后沿芥园大街发展，相继攻占第三监狱和路南一片民房；略经与敌对峙，即插向纵深，该团在突破战斗中毙敌400余人，俘敌300余人，以伤亡650余人的代价，打开了突破口，并消灭敌暗火力点，支援了友邻突破。

三五〇团发起攻击后，一营三连连续爆破，炸开障碍物完成开辟通路任务，冲击至护城河前。

八连和警卫连随即抬着芦苇桥向护城河接近。因桥身笨重，且和平门下及两侧敌暗火力点未被我摧毁，架桥队遭敌火力猛烈射击，大部伤亡。

三四九团一连已突入城垣，主动支援三五〇团一营消灭敌暗火力点。三五〇团一营随即履冰河奋勇冲击，歼灭城垣守敌，向市区攻击。

我先头坦克冲破敌猛烈炮火拦阻，沿河堤冲过和平门桥，消灭敌残存火力点，突入城垣。袁正元团长指挥团主力进入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

三十九军各突破团突入天津后，二梯队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一一六师三四八团、一一七师三五二团随即加入战斗，向纵深发展，扩张战果。

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于13时45分从三四三团右翼进入突破口后，沿南运河北岸向东发展。

17时，二营及警卫连在三星纽扣厂遇敌顽抗。19时30分在师山炮一连火力支援下发起攻击，歼灭守敌六十七师一九九团团直和二营一部370余人。

一营攻占了纽扣厂东侧的大白楼，俘敌90余人。尔后，三四五团继续向东发展至酒精厂，遇敌六十二军前指、军侦察营的抵抗。酒精厂四周有围墙，院内是呈凹形的五层大楼，敌人凭借酒精厂大楼居高临下负隅顽抗。团令二营在师、团两个炮兵连支援下，攻击该敌。四连实施重量爆破，九班战士鞠海清等人在火力掩护下

连续爆破，将大楼一角炸塌，四连及二营冲入楼内与敌逐房争夺。从14日21时，激战至15日凌晨，二营攻占该据点，敌六十七师师长李学玉带残部800余人向东逃跑，被我一五二师四五六团俘获。

此后，三四五团沿南运河北岸继续向东攻击，协同一一六师控制金华桥后，团主力沿子牙河向北攻击前进。

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三五〇团突破后，沿忠庙大街并肩前进。三五〇团避开敌火力锋芒，沿小巷迅速插向纵深。二营进至自来水厂时受阻，六连凿洞进入院内，炸毁敌碉堡，攻占自来水厂，歼敌大部。此后，五连、六连交替掩护攻击前进。

五连攻占了北洋火柴厂后，六连相机攻占千佛寺。团参谋长李惠民牺牲。二营突破铃铛阁中学的敌火力封锁，打退敌数次反扑。14日22时进至老城北门内大街，又遭鼓楼敌地堡群火力封锁。四连由天瑞里向东穿越墙院，利用夜暗连续炸毁5座地堡，歼敌一部。二营于23时经40分钟激战攻占小东门后，向南北两侧扩大战果。五连与三五二团一部攻击青年会大楼，并击退金汤桥方向敌人300余人的反冲击。

15日5时，敌警备司令部一个连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沿罗斯福路向北逃窜，与三五〇团二营，三五二团团指和二营突然遭遇。我隐蔽不及，伤亡一部。三五二团彭仲韬政委组织部队打散装甲车。这时，三五〇团六连连长铁占山挺身而出，抢先扑向第一辆装甲车，将其炸毁后壮烈牺牲。我军趁敌混乱，发起冲击，将敌歼灭。

三五二团从和平门南侧投入战斗后，迅速向纵深攻击前进。15日2时许，三营获悉残敌一个营回窜至铃铛阁，即向该敌进攻。八连主力突入南楼，将敌压缩，通过喊话，迫敌300余人缴械投降。营主力占领铃铛阁中学，全歼守敌。尔后，三五二团主力沿北马路向东发展，一营会同三五〇团一部攻占了青年会大楼，俘敌400余人，随即又占领了中央银行，肃清残敌400余人。

我一五二师入城后沿佟家楼、邵公庄、十间房向东攻击前进，沿途俘敌千余人。在协同三四五团歼灭酒精厂敌人后，分兵多路向东、向北扩大战果，先后肃清了南运河、海河与子牙河之间残敌。随后渡过子牙河，与一一五师包围了敌一五一师残部。15日凌晨3时，一一五师、一五二师部队攻至金仲桥西侧寿丰面粉公司厂房附近时，遇敌一五一师师部及其直属队和两个团的阻击。一一五师三四五团几次攻击均未奏效，后一五二师四五六团从侧后配合三四五团攻击，同时对敌展开政治攻势，迫敌一五一师投降，俘敌少将师长陈桓、少将教育长李上达以下官兵3534人。

一一六师按三四八团、三四六团、三四七团的顺序尾一一七师入城。三四八团（欠三营）沿忠庙大街向东推进。一营进展迅速，在三益胡同歼敌一部后，14日18时进至大丰桥，歼灭守敌两个排。随后，在运河北侧三四五团的配合下，相继攻占了金华桥、金钟桥，全歼金钟桥守敌170余人。15日凌晨，一营插至金汤桥。三连沿途打下了3个地堡，俘敌150余人，二排经火柴公司、转盘街，于15日凌晨攻抵金汤桥。

桥头堡守敌固守顽抗。

副连长葛永高令五班长谢永林带8名战士，避开敌火力迂回到南侧桥头堡侧后，二排长赵永发带9名战士迂回到北侧桥头堡侧后，同时从两侧发起攻击。敌弃堡逃窜，五班乘势猛追，夺下桥西端碉堡，并利用敌工事连续击退敌两次反扑，控制了金汤桥。

金汤桥之敌由于援军被我击溃，孤立无援，被迫投降。

占领金汤桥后，一一六师师前指随即到达金汤桥，将这一消息上报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天津前指即于3时20分通电前线部队：

我一一六师已攻占金汤桥，各部迅速向金汤桥会师。

此后，桥东友邻部队占领对岸阵地。至此，我三十九军完成了

拦腰切断天津守敌任务，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

三四六团入城后，因部队多，队形拥挤，无法快速前进。三营遂穿墙打洞，肃清忠庙大街、老城北及运河南侧之敌，向金汤桥攻击，在太平街，协同三四八团歼敌一个连及一个师部。

15日5时以后，团主力沿罗斯福路西侧向中原公司攻击前进，攻占银行和医院，俘获甚多。10时，他们和三四七团协同我军主力攻击中原公司敌核心阵地及敌警备司令部。

担任助攻的第一五二师四五四团、野司警卫团亦从北运河西侧突破防御，沿桃花街堤进入市区向东南扩张战果，并与四十五军一部会师。

15日晨，天津守敌已被我分割成数块，我各部队乘胜穿插迂回，攻打残存据点。三五〇团在三辆坦克配合下，沿罗斯福路向南发展，7时进抵耀华中学，遇敌抵抗。该团以一营和团警卫连炸开围墙发起攻击，突入校舍，歼敌千余人。又经阵前喊话，迫敌2895人投降，缴获火炮30余门。三五二团向中原公司攻击前进，一营占领张庄桥，俘敌600余人。三四九团攻击至南门外大街，共歼敌1400余人。一一六师主力会同兄弟部队歼灭中原公司敌警备司令部。天津战斗中，全师共俘敌1.3万余人。

至15日15时，历经29小时的天津战斗胜利结束，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我三十九军共歼敌28065名，并俘敌六十七师师长李学玉、一五一师师长陈桓、三二六师师长柴玉峰、副师长吴继元、教育长李上达等将级军官5人；缴获各种火炮290门、轻重机枪748挺、长短枪10985支、汽车85辆、坦克2辆、装甲车3辆和各种炮弹13604发、枪弹77万余发以及大量通信器材和军需物资。我伤2834人，亡1200余人。1200多位英雄的生命在同一天辉煌于同一次战斗。他们牺牲的姿势都是向前倾倒的，他们用自己的身躯，用战士钢铁般的脊梁，铺出一条通往人民共和国的胜利之路。

写到这里，笔者想谈点趣闻，那就是金汤桥。

金汤桥位于天津的中心，现在改名为解放桥。平津战役发起

前，刘亚楼在作战会议上曾郑重宣布：金汤桥是东西对攻部队的会师点，谁先占领金汤桥，就授予“金汤桥部队”的光荣称号。遗憾的是，这一诱人的称号至今仍没有授给任何一支部队。原因很简单：参加战斗的各路大军一半以上，都有自己的理由认为是自己的部队最先占领了金汤桥。为此刘亚楼将军只好搁置不提了。

## 第十八章 向前、向前、向前

### 节一 猛打穷追过沅江

钟山风雨骤然停息了下来，长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大厦上的青天白日旗在暮色降临之前飘落在地。

1949年4月23日，是个令蒋介石至死耿耿于怀的日子。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三十九军在第四野战军编成内，奉命向华中南挺进，以摧枯拉朽之势，乘胜前进，追歼残敌。

4月28日，全军从平津驻地出发，经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徒步跋涉45天，到达汉水北岸集结。

7月，四野在西线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在东线发起湘赣战役，以期歼灭国民党宋濂部。但由于敌人溜得快，加之山多路窄，雨季道路泥泞，我军装备笨重、行动迟缓，未能抓住敌人主力，仅歼敌后卫一部。至7月底战役结束，三十九军由沙市渡过长江，转入休整。

这次休整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前阶段连续行军和作战，干部普遍缺乏在南方自然条件下组织行军、宿营的经验。战士大部分是北

方人，对南方水土、气候不适应，加之时值雨季，一下雨道路泥泞，雨一停天气又酷热难当。吃不香、睡不好，指战员被弄得疲惫不堪，疟疾和痢疾迅速在部队蔓延开来，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已将近1/3。

三十九军的情况如此，整个四野南下部队也大致相同。为此，从8月1日起，四野部队全军转入为期40天的休整。部队开展了以防病治病和增强人员体质的“强兵壮马”运动。

到9月初，三十九军经过休整，完成了组织上、思想上及战术上的转变，以新的姿态投入到解放湖南、广西的战斗中去。

9月13日，衡（阳）宝（庆）战役发起的当天，三十九军由集结地域湖北公安一带成两路纵队向湘西挺进。右路为一一五师、一一六师，向黔阳进发；左路为一一七师和一五二师，取道澧县、常德、溆浦，直插江口。

9月末，左路的一一七师进入敌占区后，大坪、湾溪等沿途地区的反动武装闻风而逃，部队没能抓住敌人。这一带山势险峻，峭壁陡岩，行军极为困难。10月2日午后，部队进至江口。

4日晨，抵达安江，与右路一一六师三四八团会合。

右路一一六师向怀化前进途中，怀化，芷江守敌一〇〇军已向安江溃逃。师主力随即向安江发起追击。前卫三四八团经100公里的强行军，10月3日逼近安江。带队的吴国璋师长发现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在混乱中抢渡沅江，立即令三四八团发起攻击，并组织师山炮连和化学迫击炮连火力支援。战士们跳入江中，从敌人手中夺过船只，涉水抢渡，占领了安江。

三四七团随即占领了洪江，歼敌一个连。接着又追出22公里，在分水坳歼敌一部。余敌向岩脚、会同方向溃逃。

一一六师在向安江追击的同时，就部署了一支迂回部队——由副师长蔡永带领三四六团，沿山路插至洪江至会同的公路上，断敌退路。10月3日清晨，三四六团由榆树湾出发，下午进至双喜铺。一路上，雪峰山连绵起伏，坡陡林密，山路崎岖，荆棘遍布，山涧



里溪水潺潺作响，若是在平时，这绝妙的景色，定能让冰雪地域来的北方人流连忘返。然而，此时谁也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一心想的就是赶路追上敌人。

沅江汹涌的激流，劈开西山，横断了三四六团前进的道路。对岸上敌人已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企图借助河水的拦阻，阻击我军过江。

蔡永副师长和张峰团长等领导商量一下。决心强渡沅江。

强渡开始了。只见三营突击队员划着几只小划子，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奋不顾身地向对岸冲击。当小划子划过江心深水区后，八连、九连的战士即纵身跳进滚滚急流之中，冲向对岸。失魂落魄的敌人见大势已去，即向岩脚、会同方向逃跑。

涉水追击的战士们接连翻过5个山头跑步追击。汗水和江水交融在一起，衣服上的水流了一路。

部队追到岩脚，终于撵上了敌人。

战士们精神大振。忘了脚酸，忘了腿疼，也忘了一夜行军的疲劳和饥饿，迅速逼近敌人。敌人发现了我军的尖刀班，打来两枪，二营营长立即令六连抢占岩脚东西两侧高地，其他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五班班长李海峰带领李有富小组首先冲上去，抓到了一群俘虏。六连的迫击炮、机关枪猛烈响了起来。吓破了胆的逃敌东躲西藏，龟缩成一团。我军的一发迫击炮弹正落在敌人车队的首辆车上，这辆卡车倾覆在一面是陡壁、一面是悬崖的狭窄公路上，后面大队汽车无可奈何，只好停下来。

二营把几个连全都撤了出去，乘敌混乱，拦头击尾，齐腰斩断，一顿猛打猛冲，使惊慌失措的敌人乱作了一团，在我军“缴枪不杀”的喊声中，纷纷举手投降。

这时，一一六师尾敌追击的三四七团也已逼近。疲于奔命，首尾难顾的敌一〇〇军直属队，一〇三军一部以及从长沙逃出来的伪湖南省政府人员等共4000余人全部被俘。

## 节二 最后一次攻坚战

10月2日，在右路军占领芷江的同时，中路大军开始从正面向衡（阳）宝（庆）地区的白崇禧集团的主要防线实施攻击。

武冈是湘西重镇，是进入黔、桂的交通要道。环城有一道高5米、底宽10米、顶宽2米的石砌城墙。当年日寇侵华时，国民党守军曾凭借坚固城防，顶住了日军的猛攻。现在，小小的县城里聚集着国民党十四军的部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

10月6日，一一七师接受了东进武冈的任务。当夜，全师再翻越雪峰山，向武冈疾进。

9日清晨，部队按时到达武冈城郊。

通过勘察，张竭诚发现城北地形对我攻击较为有利。距城墙500米左右就有起伏地。站在高处可以瞭望武冈城，起伏地与城墙之间没有障碍物，坡缓势平，且是黄土地，便于挖交通壕接近城墙。“突破口就定在这里！”张竭诚果断下达命令：“主攻的三四九团由城东北角突破，向城东半部发展进攻。”明确了任务，张竭诚和李少元带着作战科长廖振铎来到一五二师师部驻地，和罗华生师长、邱子明政委共同商讨了部署和准备情况。罗师长，邱政委完全同意张师长，李政委的部署，并说：“我们师集中力量对付三〇五师。”张竭诚说：“好！明天一定要把红旗插在武冈城头上！”

天亮了，攻击部队的交通壕一直通到了敌人墙下150米左右，各级指挥所和战士们已进入指定位置，大炮昂起了炮口。8点40分，开始炮火准备，三颗绿色信号弹从师指挥所腾空而起。顿时，几十门大炮和重机枪暴风骤雨般地响了起来。浓重的硝烟弥漫了武冈城的上空。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飞上了天，城墙也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炮火还没有延伸，两侧阵地的尖刀分队就开始向前运动，准备冲击登城。9点10分，师指挥所发出了5发红色信号弹，总

攻开始了。火力组、爆破组、架梯组、突击组在强劲的冲锋号伴随下，扑向敌人阵地。

激烈的巷战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入城后，部队分数路向纵深猛插，很快就把守敌割成一块一块的，搅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敌人失去指挥，无法协调，信心动摇，丧失了抵抗能力。敌城防总指挥、副师长黄范也被三四九团抓住了。没多久，两个团即正式向张竭诚报告，城内守敌已被全部肃清，战斗胜利结束。张竭诚看了看手表：还不到10点50分。从9时10分发起进攻，才1个半小时多一点，枪声沉寂了，代之而起的是欢呼声、鞭炮声。乡亲们从房子里、藏身洞里跑出来，从城外拥向城内，拥向身上挂着硝烟和征尘的解放军战士。经过清点，三四九团共俘敌2094人，缴获5辆汽车、火炮21门和长短枪1600余支。在三十九军歼灭了竹篙塘、石下江之敌后，四野中路大军亦聚歼了衡宝地区敌4个整师。至此，衡宝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湖南全境，将白崇禧赶向了广西老巢，为我解放广西奠定了基础。三十九军4个师共歼敌1.23万余人。

### 节三 五战五捷

四野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摧毁了白崇禧的“湘鄂联合防线”，湖南、广东宣告解放。白崇禧被迫退回广西老巢，海上的逃路和求援通道也被封闭。解放军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部的有利态势。解放军一鼓作气，西、中、南三路大军立即挥师入桂，发起广西战役。

广西是白崇禧桂系军阀赖以起家的老巢，总计有正规部队19万人，另有10万余众的地方武装，组织了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及其两侧地区所谓的“西南防线”。但敌人由于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十分低落。

四野首长认为：广西作战，关键是勿使敌逃走。因此采取大迂回战术，首先切断敌人往西南退云南、往东南退雷州半岛、往南退钦州湾（可从海路逃走）等3条战略通道，然后再调整部署歼灭敌人。根据这一构想，决定以西路2个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人滇之路。以南路3个军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阻敌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而后视情况向南宁或钦州方向发展，中路3个军待西、南两路切断敌退路后，从正面压过去。

11月6日，西、南两路大军开始行动。三十九军与三十八军组成西路军，沿黔、桂边之苗、侗地区隐蔽入桂。计划第一步至广西西北部，切断黔桂铁路、公路，断敌人黔之路；第二步向桂西百色、果德前进，断敌人滇之路。

湘、黔、桂边均为高原及原始森林地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多林密，古树参天，盘根错节，遮天蔽日。部队跋涉在山峦密林之中，迷失方向和掉队的事情时有发生。战士们发明了在必路口、拐弯处及草木丰茂的地方刮掉树皮作标记的办法，效果很好。军司令部将这一办法在几个师中全面推广，减少了迷失方向和掉队现象。进入大苗山的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后，一路上阴雨连绵，山高路险，道路崎岖泥泞，部队在没踝的烂泥中艰难行进，于1949年11月15日，三十九军全部进入广西境内。

18日夜，左路前卫一一五师攻占古宜，歼敌一部。次日，前卫三四五团跑步前进，抢占了珠玉塘渡口，搜索船只，保证主力渡过清江。这一地区亦很复杂，山形陡峭，溪流密布。带队的师参谋长颜文斌和团长程国璠、政委尹培良也都无法骑马，和部队一起在羊肠小路上步行。追击到下午三四点钟，师侦察队回来报告，前方县城发现敌人保安队。在距县城二三里时，颜文斌参谋长和团长、政委组织干部简单看了一下地形，迅速部署了战斗。命令前卫三营从两翼向敌侧后迂回，将其包围。当部队正在行动中，被敌人发现并抢先开火。程团长立即令全团9门八二迫击炮，4门九二步兵炮和6门六〇迫击炮猛烈还击，两翼部队迅速迂回到位，接着部队从

四面冲上去，一鼓作气把敌人打乱，俘敌 700 余人，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20 日下午，他们又截住了一股敌人，很顺利地解决了战斗。通过这几仗，三四五团摸索到经验，敌人只顾逃命，意志垮了，已没有多少抵抗力了。所以追歼敌人，主要是争取时间。几天来，部队很少休息，每天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走 70 公里，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21 日，部队深夜两点多钟就出发了。为了争取时间，每天都是带着两顿饭行军作战，利用行军或战斗间隙时间匆匆吃一顿。

有时干脆就边走边吃。这天，刚走到拂晓，就发现了敌人。有的敌人在做饭，有的在睡觉，还放了警戒。程国璠看到敌人没有发现我军，认为不会马上逃跑。颜文斌参谋长没有急于组织打，他召集干部们看了地形，明确了任务。8 点钟，部队按计划行动。两个营一冲上去，很快就把敌人这个团解决了。

当夜，程国璠团长令二营与团侦察队、师工兵连编成先遣支队，连夜奔袭柳州城北 45 公里处的沙埔，抢占渡口，架设浮桥，保障师主力通过。翌日顺利向柳州开进，团主力随后跟进。因为当时已得到情报：柳州守敌为迟滞解放军南下，掩护其他主力撤退，急调其十四军十师于 23 日到达沙埔河一线组织防御。必须乘敌立足未稳仓促设防之际渡过沙埔河，争取时间歼灭柳州之敌。行至 24 日凌晨 4 时多，部队在沙埔河北山顶村地区与敌接触。师侦察科长组织侦察分队捕获了敌人哨兵，指挥员从中了解到山顶村地区大约有敌一个营的兵力，沙埔河水深不能徒涉。根据这些情况，行军中颜文斌和程国璠团长、尹培良政委等人进行了研究，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歼灭山顶村地区之敌，攻占岸边要点。第二步，渡河消灭沙埔镇敌团主力。并强调动作要快，否则敌人就跑了。

二营担负了攻击山顶村之敌的任务，副营长刘兆把主要方向上两个连的冲锋枪集中到一梯队这个排。攻击开始，冲锋枪火力又准又猛，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了。二营三个连从不同方向大

胆穿插，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只一个多小时，就把敌人这个营消灭，控制了沙埔河渡口。这时，一、三营的渡河准备也就绪了，每班扎了一个竹排。事先，团领导了解到河下游 20 里处有一条河堤可以通行，就派二连轻装前进，绕路从河堤过河，迂回沙埔镇；团主力进攻时，从侧后配合，阻敌逃跑，防敌回援。颜文斌命令二连必须两小时内到达沙埔镇。这两小时要走 40 多里路，任务相当艰巨。二连毫不犹豫，一直是跑步前进。不想，当渡过河堤后，突然遭到敌人一个连的袭击。他们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打退了敌人的袭击。二连终于按时插到了敌人侧后。这一招出乎敌人意外，他们遭到二连的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了手脚，无力他顾。这时，团主力开始渡河攻击。3 个营从正面和东、西两侧同时渡河。从 8 时半激战至 13 时，全歼了沙埔镇守敌一个团，毙、俘敌千余人。敌一部南逃，三营随即猛追，使得逃敌炸毁一座大桥的企图也来不及实施了。

我军长驱直入，凯歌高奏。

三四五团在团长程国璠、政委尹培良的率领下，在师领导的指挥下，从 20 日到 24 日，五日五战，五战五捷，为解放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40 多年过去了，当年年轻而英俊的指挥官程国璠同志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1996 年清明节，应柳城人民的邀请，他和本书的作者之一缪维丝同志参加了沙埔烈士纪念碑的揭幕仪式。重访故地的程国璠竟显得有些沉默。

从松花江到镇南关（今睦南关），战士打了一路，血洒了一路。一幕幕往事仿佛就在眼前。面对一往情深的沙埔人民，老军人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怀着激动的心情，程国璠为柳城，也为长眠在柳城的战友，留下一段动情的话语：

同志们、朋友们：

有幸参加沙埔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非常高兴。回忆

47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衡（阳）宝（庆）战役取得胜利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广西、广东挺进。我第一一五师三四五团担任师前卫团。爬山涉水，在湖南通道奔袭三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五日五战、五战五胜，歼敌1000余人，解放沙埔，我团牺牲71人，负伤约200余人。

今天，柳城县人民为缅怀先烈，建立烈士纪念碑，使之成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基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你们高举科教兴国的旗帜，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这样，不久的将来，柳城必将步入全国百强县行列。希望在即，目标在望。

为解放沙埔而牺牲的三四五团战友们，你们将永远活在柳城人民心中。

烈士永垂不朽！

#### 节四 战场上的“短平快”·柳州解放纪实

过了沙埔镇，一一五师把三四四团换到前卫，沿公路向柳州方向追击。

当年，在这个团任政治委员的韩明曾老人，目前住在北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来，仍充满着按捺不住的豪情：

在柳州的大门——沙埔解放之后，11月24日，我们团奉命由本队改为师的前卫。团里决定二营为前卫营，向广西的心脏——柳州挺进。

当夜，二营在沙塘以北，歼灭了敌二十九军后方警戒的两个排，部队宿营在沙塘。

第二天，东方还是黑糊糊的，部队就出发了。

师的意图，本来是叫我团先进抵柳州以北的欧阳、奉观、凉亭一线高地，查明市内情况，待师主力到达后，统一组织围歼敌人；但如果市内无敌主力据守，或敌企图撤出，团可相机攻占柳州。

途中，二营俘敌一名谍报组长。据俘供称：白崇禧命令市内部队在今天上午全部撤退完毕。团派出的侦察班回来报告：柳州敌人企图撤退，不过还不知道我们已进抵柳州城郊。

洪有道团长立即命令二营：撂下背包米袋，以最快的速度向柳州急进，占领柳州车站，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我亲自骑马赶到了二营，对二营营长戴书德、教导员陆效成同志说：“你们要在两小时内占领柳州车站，动作越快越好！”随后，我们又分别派骑兵通信员传达命令：一营，直插柳江浮桥，三营，肃清市内残敌，保护车站。团指挥所带着警卫连紧跟在二营后面。

这时，天已大亮，柳州市内火光冲天，不时传来爆炸的巨响，敌人又在破坏仓库了。部队本来跑得够快了，但忽然听到前方有“嗡嗡”的飞机起飞声，更像飞了起来，脚不沾地，恨不得一步跨到柳州。有个大个子战士边跑边着急地催促着前面的人：“快，快！别让白崇禧这个王八羔子溜了！”难怪他发急，很多同志都有这种想法。后来据俘虏谈，白崇禧这个自称“小诸葛”的家伙，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插进他的老窝。

40里路程，只用了1小时40分钟，由副团长徐鹏同志率领的前卫营，就攻进了柳州城。接着分开两翼，沿柳江逼近车站，以勇猛的动作击退了敌人车站前沿的抵抗。有个侦察员张传发，单身冲入敌人阻击阵地的侧翼，表现了我们战士无比勇猛向前的精神。与此同时，一营由东门



攻入柳州，粉碎了敌人沿街的顽抗，占领了柳江北岸的大部市区。

战斗在市区继续发展，枪炮声此起彼伏，指挥所一步一步挪进城里。从指挥所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手榴弹弥漫的硝烟里，端着枪，隐现在市区的街道中……

忽然，二营通信员报告：车站上一列来回游动的装甲火车，用火力向我们不停地射击，使部队不能接近。副营长王明和同志，带一个班在铁轨一端阻击敌人，不幸中弹牺牲。

这的确是个不幸的消息！我跟徐鹏同志很快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对付死硬派，就要比他更硬！经过几次不留情的爆破，装甲车里终于乖乖地挂出了投降的白旗。原来这列车里是敌十四军十师师部以及二十九团一部，里面还坐着他们“尊贵”的长官和太太们呢……他们以为凭着这个钢铁怪物，就能逃出柳州，可惜打错了算盘！

解决了装甲车，火车站全部归我控制，敌人铁路联络完全被我切断。现在就看一营的了。我有些担心地注视着，洪团长在柳州市区详图上，用红蓝铅笔勾出的横跨柳江南北两岸的红色箭头。要是敌人把浮桥炸掉，那就会增加我们许多渡江的困难。

正在这时，一营长孙辅臣同志报告——部队已经抢占了柳江浮桥。南岸敌人仓皇迎战。见我军来势勇猛，掉头就跑。许多满载物资的汽车，还没来得及开动，我们的勇士就跳上了汽车，用枪口逼住了司机……

这条柳州南北市区唯一的交通要道，是用许多船只、木板联结起来的可以通行汽车的较坚固的大浮桥。敌人本来已经在桥上安置好了炸药，只要一点导火索，就会把桥炸碎。但是我们一营同志勇猛迅速的动作，给了敌人一个

措手不及。枪响人到，连敌人拉导火索的时间也没有了。

战士们在抢占了柳江浮桥后，随即在营长的亲自率领下，乘上刚缴获的汽车，一直向南追去，俘虏了100余名逃敌。在城南10里处，与敌人一个掩护营接上了火，孙辅臣同志大腿负了重伤，还坚持坐在地上指挥，激战15分钟，歼灭了这个营的大部。

听到这个消息，洪团长和我不断地称赞这个青年指挥员的勇敢。他个子高，腿又长，走起路来像阵风；行军中从来不骑马，总是把马给病号骑；打起仗来又勇又猛，是我们心爱的一个指挥员。

市区里的枪声，逐渐转向中心，而且相继稀疏下来，三营已经完成了肃清市内残敌的任务。柳州，这个白匪的老窝，广西的心脏，最后结束了国民党匪帮几十年的反动统治。

连队将俘虏一群一群地向团部送来，大街小巷，拥出了不少观看俘虏的人群，个个眼里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懑和仇恨。这时，已经是快要掌灯的时候了。

整个战斗从打响算起，不到半天，歼灭了敌四十八军约2000多人，缴获大批枪弹物资，仅军用汽车就有250辆。

正在我们召集团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的负责干部，布置城市接收工作，强调执行城市政策的时候，师后续部队已经相继进入柳州市区。师长王良太同志骑着那匹我们非常熟悉的紫骝马，奔驰到来。他那坚毅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一仗打得漂亮！部队打出一个‘快’字！”

## 节五 镇南关上红旗飘

三十九军奉命向南宁方向追击，配合主力歼敌。全军合成一路纵队，12月3日越过昆仑关。次日，前卫一一六师抵南宁，当夜解放南宁。

解放南宁后，三十九军将主力分成数路，追歼残敌，迅速扩大战果，一直打到中越边境线上，最后占领了镇南关，标志着这个军参加解放战争战斗的胜利结束。

这段往事一直萦绕在参战老人们的心头。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姜石修同志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回忆文章，题目就叫《熊鲍被俘记》。现呈给读者：

我们每天以100多里的速度向南兼程前进！

沿途，我看见公路旁的电线杆上，小镇街道十字路口的石板路上，墙壁上，画着很多向南指着的箭头，写满了“淑卿：向前走，我在××等你”之类的留言，一些零零散散的国民党掉队的士兵和无人收管的伤员，全身不挂一点衣服，仅用稻草围着下身……我们战士都叫他们是“广西装备”。

国民党军的官太太们害怕被广西人民给换上“广西装备”，一碰上我们部队就紧挨着我们一步也不敢掉队，部队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伸手要点吃的。

我们团部来到了南宁北一条河的北岸。

河边拥挤着100多辆燃烧着的国民党军用运输汽车，堵住了渡口。渡口的一座小桥被国民党白匪军逃跑时拆毁了，河中间停泊和沉没许多船只，上面歪斜地装载着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和私人的大小皮箱、洗脸盆、洗脚桶……

我们有的从用船只与门板搭成的便桥过去，有的徒涉过河。为的是追歼逃敌，迅速解放祖国大陆。

我们部队途经思乐向明江、宁明前进的一天里，遇到了这样两件事，团主力在团首长的率领下，快到西长镇之前，看见两个穿便衣男人和我们团部的队伍一道走着。一个是高大个子，约有40多岁；另一个小个子，约有20多岁。他们穿的衣服很不合身，那个大个子的裤脚小得紧缩在小腿上，上衣仅仅能掩住肚子，就好像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似的，他们的脸好似有许多日子没洗过了，又瘦又黑，疲惫不堪，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不像是走过长路的人，当时，就引起了我们团部许多人的怀疑。但走不多远，他们就掉在我们后面很远了。

离西长镇二里多地，我们大家休息了。

团长洪有道、政委韩明曾、副团长徐鹏几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谈起了今天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可疑的人。正谈着，远远的看见那两个家伙赶上来了。团长把他们喊了过来，叫二股长和刘参谋在他们身上搜查一下。在大个子身上搜出一块刻有“军用赤金一两”的金砖，在小个子腰带中搜出一些金砖和金条。

这时，警卫员陈玉铭来了。他一看见这两个家伙就愣住了。

“喂！你不是国民党军的长官熊新民吗？”

此刻，那个大个子脸色马上变了，但他还是装作镇静的样子说：“兄弟，你恐怕认错人了吧？”

熊新民，原是国民党军七十一军军长，在东北常和我们打交道。1947年当我对敌发起夏季攻势时，他是八十七师师长，在我大军南下湖广之际，他本该随陈明仁和平起义，后来他又为追逐高官厚禄叛变了祖国人民，投靠了白匪崇禧，遂即升任了什么兵团副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

难道这个家伙真是熊新民吗？

又争辩了一阵，他还是不承认自己是熊新民，一口咬定是个买卖人。

“把钱参谋找来！”团长去找队列参谋钱大同去了。

我们知道钱大同是和陈玉铭一起，从八十七师解放过来的。

第二个见证人——钱大同来了。

“你不就是熊大鼻子吗？”钱参谋第一句话就说出了熊新民的外号。

这时，那个大个子愣了一下，马上故意装做自然的神情说：“老弟，别开玩笑了吧！我不是什么熊新民熊大鼻子，我是个经商的人。”

“副司令官先生，你真健忘呀！你不记得了吗？你在东北当八十七师师长的时候，还在平台子给我们训过话呢？”钱参谋幽默地说。

至此，那个大个子把头低下去了，于是韩政委就向他说明了我们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和部队纪律，让他放心：不会枪毙，我们也不会要他的金子。

就这样，熊新民被俘了。

此时，熊新民才承认自己是白匪某兵团副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那个小个子是他的干儿子兼随从副官。

也是在同一天的进军中，师长王良太命令我团派一个营步兵伴随师的炮兵，尾随师主力跟进。团长和政委在那一天叫我带步兵一营执行这个后卫的任务。

行至思乐，忽与七十一军败退的散兵们一个加强连相遇。敌人已被我们团团围住了，我正要组织部队对敌攻击，命令三连长高希成向左翼迂回敌人时，从小山头上的敌群中走出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大个子军人，他直向我指挥所那个小山的倾斜面走来，凭着国民党军向我们投降的

经验，我命令部队停止射击。这个大个子走到我们不远处就说话了：

“我是七十一军副军长，叫鲍志鸿，我带一个连人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在此地与贵军相遇，为了弟兄们不在贵军炮火下牺牲，我前来向贵军缴械投降！”说到这里，他从腰里拿出自己崭新的马牌手枪递给我们，“我个人的手枪先缴给你们。”

老奸巨猾的国民党特务鲍志鸿比熊新民来得干脆点，不过这是在我们的枪口抵住他的胸口的时候，他不得不放下武器的。

从此，这两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兵团副司令熊新民和副军长鲍志鸿在同一天同一条路上，走了进俘虏群中。

镇南关，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有名的关口。此关设于明初。清雍正年间，关门两旁增筑城墙百余丈，顾名思义，其作用就是为了保平安，是我国边防要隘。1953年，为了表示对越南人民的友谊，新中国政府将其改为睦南关，1965年再改为友谊关。

但至今，这个部队的老人仍改不过口来，仍称其为镇南关。

如今生活在大连市的韩守一老人，当时是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宣教股长，至今那第一面五星红飘扬在镇南关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回忆令人倍感清新而惬意：

我们每天以120里的速度向久已向往的镇南关兼程前进！

在这些战斗行军的日子，每到休息的时候，行军序列里总是相互询问着：

“离镇南关还有多远？”

“快到镇南关了吧？！”

每到宿营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军用地图来，看一看离镇南关还有多远的路……

离镇南关只有一天半路程了，部队的前进速度增加到每小时20里，发现了南逃的敌人时，战士们就扔下背包跑步猛追。行军中的小休息取消了，只有在大休息的30分钟里，战士们才能拾些树枝，架起了自己的小饭盒煮点饭吃，吃完就又前进了。

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这是离明江不远的一条小河，河上一座不大的木桥燃起了火，河这边堵塞着十几辆汽车和炮车，上面堆满了笨重的军用物资和乱七八糟的家具衣服……这一切都说明了国民党从这儿逃走不久。

突然，3匹健壮的快马，从着火的桥上冲了过去，从他们的背影里，我看出是副师长黄经耀、副团长要清川和组织股长陈砚田。

工兵在河水中扑灭桥上的火，一、四两个连已经从桥两侧趟过河，直追下去了。我们随着团指挥所，也冒着火焰从桥上跑了过去。

12月11日，这是要到镇南关的最后一天。

黎明前，我随着二营四连从距离镇南关约150里的宁明出发了。

行至墟塘，天刚拂晓。

“哪部分的？”一个哨兵站在庄子口前大声吼。

“三三的！”四连长苏太成答道。

“你们是哪部分的？”副营长上前一步，厉声问。

“我们是三三的，你们不要动，我回去报告我们长官！”哨兵说完就往庄子里跑去。

“是敌人！四连长，快冲上去！”副营长郭奎武命令道。

原来，我们碰上的这股敌人是国民党九十三军三十三

师的，我们团的番号是三四三，简称三三。

好几天没有追上敌人痛快地打一下，部队精神立刻振奋起来。四连一排占领了南面山头，二、三排顺公路直插虺塘街里。

敌人正在睡觉。街里摆满了军用卡车，头对头，屁股对屁股，上面布满了枪眼，遍地扔着敌人的各种军用物资。我们的战士冲进街里，很快便解决了这里驻扎的敌后勤部的官兵。

庄子外面的敌人发现我们，战斗在一个山头打响了。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小时，五连从敌人屁股后抄过去，才把敌人消灭。

等我们和政治处主任王国英同志来到这里的时候，虺塘的清晨呈现一片战场景象：到处都扔着敌人的背包、枪弹，在山沟里、公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我们的部队，三五个人就押着一大群俘虏……在一个洼地里，我们看见十几个呻吟着的国民党伤兵，一看见我们就哀求着：

“长官，行行好吧！”

“救救我们吧！”

“等着吧，会有人抬你们的！”我说了一句。

“多谢长官了！”伤兵们不再呻吟了。

从虺塘出发，就下了大雨。我们顶着滂沱大雨，踩着滑滑的稀泥路向镇南关挺进。

不料，在离镇南关 10 里路的噬口镇，溃逃敌人的两挺重机枪，架在一座小石桥后射击了。据师、团首长判断：敌人在绝望的前一刻，企图堵住我们，跑出镇南关。

四连三排长耿飞命令一个班的战士，从火网下爬过去，摘掉这两挺重机枪。第一个战士爬过去负伤了。

“停住！等着我！”这个勇敢机智的排长立刻意识到刚才的命令太冒险，他便自己带两个战士，从右侧坟地里绕



过去了。

我从望远镜里看见：他在大雨中匍匐前进，爬到一个坟包前，离敌人机枪只有20米了，就用冲锋枪瞄准了敌人射手，“叭、叭、叭……”一梭子子弹打出去，重机枪不响了，他和两个战士，弓着腰猛扑上去；夺下了这两挺重机枪。

这时，大雨还在哗哗下着。副师长黄经耀来到我们团指挥所，他命令：“部队不要休息了，顶着大雨追下去，把企图逃古镇南关的残敌，一把抓住！”

三营几乎是跑步前进，于下午6点30分，解放了祖国的西南重镇——镇南关。

团部驻在离镇南关10里路的啞口镇。

虽然是冬季，这里却呈现出一片早春的景色：岭南岭北，开满了灿烂的野花，田野里是一片碧绿吐穗的稻子，山上橘子林里，香甜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

一缕轻烟，在这清新明朗的早晨，袅袅升起，这是镇上人民为我们后续部队烧开水的炊烟，也是我们事务处的同志多少天来，第一次埋锅造饭的炊烟！

人们这天起得都很早，小街上显得拥挤起来。学生、居民们，把欢迎我们的标语，纷纷张贴在新编的竹墙上，有的还在欢欣地唱着：

“解放军向南开，  
我们受苦的老百姓，  
天天盼望你们来！”

来来往往的人，个个都是笑脸相迎，喜气洋洋。人民挑选了最好的橘子来慰问我们，黄澄澄的、翠绿绿的，堆得我们宣传股满楼都是。

这里是我们的老游击区，游击队的领导人是一对年过40艰苦朴素的革命夫妇。当后来我随要副团长和王主任

去见他们时，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民眼巴巴盼着你们来，今天你们真的来了！”

早饭后，我们政治处、宣传队的一些同志，随同团首长来到了久已向往的镇南关。

站在上面，向南望去，那是清朝大将冯子材曾经以落后的武器，打败法国侵略军的谅山。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来回走动在中越边境线上的法军哨兵。回首北眺，那是我们昨天才解放的村镇和原野。关上长满荆棘野草，两壁山头耸立着几座古炮台。城墙年久失修，多已倒塌。这里的居民，由于受不了法越反动派和国民党匪帮的掠夺，大都逃往他乡，现在只有八九万人还在这儿居住，过着困苦的生活。

我们怀着一种严肃、激动而又自豪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第一面我们亲手做成的五星红旗，在古老的镇南关上，在碧蓝的晴空里，庄严地徐徐升起。

古老的镇南关啊！百年以来，你被腐朽的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解除了你的戎衣。如今，你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站在你古老城头和炮台上的，是千锤百炼忠于人民的英雄儿女！他们发誓要恢复你原来那伟大、庄严的面貌，让你永远英雄地屹立在祖国的西南边境。

## 节六 黄师、梁师与吉祥号码

称谓对每个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即便是不刻意取名的家长，也要让子女有个叫着顺口、听着顺耳的名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名字越来越被人看中，有人甚至将此当作一种学说来研究。

称谓对部队来说却似乎有些随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沿革名

称，都是应运而生的，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红军的称谓不言而喻，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八路军则是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产物。至于排到某支部队的番号下更随意不过了，排到哪算哪。那时不讲什么叫吉祥数字，不过一个部队的番号随着岁月的积累，往往变成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精神力量。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三十九军的番号经历了新四军三师——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等3次大的变动。

东北部队番号的统一、规范化，是从1946年7月开始的。此前的番号常常令人眼花缭乱。

比如“三师”就有“华中三师”和“山东三师”两个，同为“三师”，实力却相去悬殊。一个是按整个新四军序列排下来的“大”三师，有4个旅3万余人，几乎占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1/3，实际是“军”的建制；一个是山东军区的“小”三师。山东解放军有8个师的番号（不算各军分区的部队），7个来到东北，规模与华中三师的旅相当。为了区别，称号上有时冠以领导人姓名，如“黄师”——黄克诚三师、“梁师”——梁兴初一师；更多的冠以“原产地”说明，如“华中三师”“山东一师”。像林彪指挥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就是由“华中三师七旅”彭明治部与“山东一师”梁兴初部各7000人进行的。

刚入东北时，除华中三师编有旅外，其他也还有旅的编制。三师部队在1946年9月整编以前，番号无大变化。其他部队就不甘寂寞了。一是东北划分了各军区、军分区，有的下边辖纵队，有的下边辖师、旅或保安旅；纵队下边有的是师，有的又是旅。二是有的部队迅速扩大，原来的“小师”底下也辖上旅了。所以，到了四平保卫战时，“旅”就随处可见。比如“七旅”就有两个，一个是华中三师七旅；一个是第三纵队的七旅，由原山东解放军第三师（山东三师）改编的。

不仅番号不易分清，指挥系统也不完善，不统一。像华中三师

的4个旅，虽还在三师名下，但黄克诚到东北后不久，就把部队交给林彪直接指挥，此时有的直接听令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有的归辽西军区的邓华、洪学智指挥，三师师部已与西满军区机关合编。最有趣的是三师独立旅，来到东满时，同时收到五家上级机关的电令：林彪的总部、西满的三师、辽西军区、东满三纵和辽东军区。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这几个旅才又陆续回到三师——辽热（西满）军区旗下。

不久，东北民主联军首次统一整编。把全部主力部队编成规模差不多的5个纵队，每个纵队辖3个师。另有少数独立师。原来的第三、第四纵队不变；华中三师部队多，调出了一个旅又三个特务团，其余编为第二纵队；其他主力部队编成了一纵和六纵。

从此，东北部队有了统一番号，纵队所辖师、团番号都是按“三三制”自然排列下来的。二纵队的3个师是第四、第五、第六师。折算到团，最大号的是“三六一十八”第十八团，最小号的就是接一纵三师（三三得九）后边的第十团了。

以后，部队扩大，增编到第十二纵队，师、团番号就照此办理。

再后来，全国解放军排大队，二纵排到第39号。39×3，最大数是117，前面的两个就是116，115。于是，八路军一一五师这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首位“吉祥号码”，不经意之间落到了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头上。而当年这支部队恰巧又是林彪那个一一五师的重要一支。

乃意外之喜，又似乎顺理成章。

解放战争，三十九军的战斗序列是：

新四军三师（1946年9月以前）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辖七、八、十旅、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6年9月至1948年11月）

司令员：刘震    政治委员：吴法宪

辖第四、第五、第六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1948年11月以后）

军长：刘震 政治委员：吴法宪

辖第一一五、第一一六、第一一七师；另辖第一五二师，1949年12月调出。

此外，还有过炮兵团、骑兵团。

到抗美援朝以后，番号序列就没什么变化了。

另缀一笔：东北部队，1945年10月起，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起，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简称“东总”。1948年1月起，称东北人民解放军；8月，主力12个纵队等称东北野战军，简称“东野”，另有东北军区；11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



参加抗美援朝。1950年11月，第一次战役云山战斗中，被俘的美军。这张照片刊载于12月《人民日报》上，是国内媒体刊发的第一张来自朝鲜前线的图片。



1950年11月8日，志愿军收复平壤，这是116师进入市区。



115师343团在龙城洞战斗中突击班表决心。



1952年临津江两岸阵地防御，志愿军战士在构筑“无敌坑道”。



1952年7月，117师350团1连6班在190.9高地守备战斗中，在坑道里召开临时支部大会，战士们宣誓要与敌战斗到底。



第四次战役横城大捷，117师首创志愿军一个师一次战斗俘敌2500余人的最高纪录，受到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文工团给战士们表演“莲花落”。



1952年9月四打老秃山战斗中，343团7连4班荣获一级英雄班称号。



# 第四部

## 为和平而战

## 第十九章 弯弓射狼云山下

### 节一 毛泽东注视着三十九军

三十九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从大别山走来，血浴山川，把一切都融入了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多年的奋斗终于有了正果，古老的山河在新的黎明中露出笑容；年轻的国家在太阳升起的时刻注目着民族的卫士，为有一支英雄的军队而骄傲和自豪。

硝烟初散，这些一路艰辛的身影何尝不疲惫呢？那些曾高呼过“打老蒋，保家乡”的士兵们何曾没做过化剑为犁的甜梦呢？然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角又吹响了。于是，这支部队就有了新的称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中国人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国军人甚至用不着太多的说教，只要党一号召，说“祖国需要你”，就会慷慨高歌走上又一个新的战场。

1950年深秋的夜晚，没有忽啦啦的大旗作前导，没有嘹亮的军歌壮声威，中国人民志愿军悄没声地入朝了，那样子有点隐蔽接敌的味道。而且每人身上不许带一点可证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西，包括香烟盒和残破的带中文的纸片。

当云山一战结束后，美国人才知道，中国军队上来了。可到底

是哪支部队过了江呢？美国人心里又没有底。于是，忙坏了美国情报局，调动了一切手段凑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把最精锐的部队投入了战斗。当他们顺着这支部队的沿革追根溯源时，更令杜鲁门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是第四野战军的三只“猛虎”出山了！

三十九军出国首战告捷，毛泽东脸上露出微笑。在统帅部的筹码上，再没有比首战告捷更重要的了。可这个军的将领露出的却是怀憾的苦笑：这一仗没打出三十九军应有的水平。当几年之后，人们议论抗美援朝的全过程中，惟有这次战斗最成功，歼敌最多的时候，三十九军的领导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打得不理想的战斗，不经意的面对这曾令美国人当惊世界殊的赫赫战功。

如今，云山已易名为将军洞了，三十九军在朝鲜战斗过的幸存者大都年老了或已不在人世，能知道云山战斗的往事的人就更不多了。当人们看到一些当年的战斗故事被编成电影、电视放映时，哪里知道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幕后呢！

那年作者应邀到某省访问，新结识的朋友是位研究军事题材的读者，他收集了有关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大量出版物，对几个野战军的战绩如数家珍。我们理所当然谈起鸭绿江那边的战斗。当谈到三十九军时，他说，可惜三十九军在朝鲜战绩不多，首战云山××军先和美国人打的，好厉害哟。经询问才知道，他是从刊物上看到的。笔者笑了，笑得有点像哭。这就是通俗出版物的作用。它流行，它快捷，它先人为主地抢占了读者心中的位置。

云山之战是三十九军在朝鲜的初战，也是志愿军第一个比较有规模的胜利。出于对首战的重视，这次战斗，差不多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有时甚至具体指挥到师的动作。从能查到的资料上看，抗美援朝战场上，由毛泽东亲自发电报指挥到师是不多见的。

1950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第四十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而敌人已占领了三十九军的预定防御地带。三十九军在23日和24日处于没有接到志司的电报，同时也没有接到前进的命令

和没有敌情通报的情况下。24日，心急如焚的军长吴信泉立即命令军前卫部队一一七师师长张竭诚抓“舌头”了解敌动向。一一七师很快就抓了两名美军俘虏，经审讯得知美二十四师已进犯到宁边、博川地区了。25日，吴信泉又派司令部作战科长左勇到四十军与敌交锋的一二〇师了解敌军作战特点，并把敌人的飞机、坦克和步兵的作战特点归纳成文后，致电志愿军司令部。

10月25日，三十九军才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进至博川地区准备阻援的电报，尔后，又收到军委关于三十九军派一部阻击美、英军的电令，内称：

据伪二师师长25日称美×师以碧潼为进击目标。又悉：美八军总部已撤销，韩军以外国军队应停止于朝鲜北部国境64公里线上之命令等情。为了保证出国第一仗的侧翼安全，应令三十九军之得力一部，对敌作有力阻击，以辖制该敌，请考虑。

10月26日，毛泽东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是啊，和美、英军正面交手，这毕竟是第一次，应该集中扫清路障——歼灭送上门来的韩六、韩八师，吃掉软柿子，然后才去啃硬骨头。

已是凌晨4时许了，毛泽东又拟好了这样一份电文：

彭邓并告高：

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已在新安州一带渡过清川江。请令三十九军勿去龙山、宁边，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胶着。而应由泰川向云山及其以北方向前进寻伪一师作战，与四十军、三十八军配合，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如伪一师与美英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一师，待伪六、伪八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如何，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10月26日5时

此电是26日下午由志司传到三十九军军部的，顿时军心大振。当然，更令人振奋的还在后头。大约就在与此同时，毛泽东急令三十九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线，使三十九军官兵知道了这支部队在领袖毛泽东心中的重要位置。此电全文是：

彭邓韩洪并告高：

10月26日7时电悉。美二十四师向碧潼，英二十七旅向新义州，这是过去几天的计划。今后几天则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伪一师被我围歼时向北增援伪一师；第二是按照原计划进攻碧潼、新义州不变；第三是在博川一带观望形势。我应以第一种可能为基点，令三十九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线，以有力一部隔断伪一师与美英军的联军，以主力配合四十军一部保证迅速歼灭伪一师（战斗力较强，且有四个团），然后改向南面防御，待伪六师、伪八师均被我歼灭后，看情况再定对英美作战的部署。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0月26日16时

在战斗中，虽有主攻和助攻之分，可在统帅眼里，每个环节都是重要的。地图前的毛泽东又把红色箭头画在了一个关键的部位。于是，一支战功卓著的红军部队，改变了原行军路线，向着领袖给他们指定的方向去捕捉战机，续写新的篇章。毛泽东的这个电文如下：

彭邓并告高：

据志司报称，博川敌进至长山西，在泰川以南与我一一五师接触等语，果如此，则极好。请令一一五师北撤，

在定州、宜川、秦川、龟城一带之有我部队，兵站人员，一律西撤，让该敌深入秦、龟、定、宜区域，以利尔后歼击。

毛泽东 10月28日23时

那时还没有流行“毛主席指示我前进”这句话，可是上级指到哪我们打到哪，早已是这支部队的老传统了。

在云山，三十九军的战斗分两个阶段。一是云山外围的5昼夜战斗，一是围攻云山的战斗。三十九军在外围之战中的作战对象是韩军。从27日至31日，一一七师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6人，由于前卫三四九团的顽强阻击，挫败了韩一师十五团试图增援韩六师的企图，减轻了四十军的压力。一一六师抗击了韩一师十二团的10余次进攻，制止了敌北进企图。同时，夺占了有利地形，为总攻云山，准备了良好的冲击出发阵地。

一一五师（欠三四四团）于26日进至云山以西龙兴洞一线后，三四三团位于明堂洞，三四五团抢占了阳站前沿阵地，与韩一师十一团形成对峙。三四四团于秦川以北之北安洞地区，控制了北安洞公路要点，准备阻击美二十四师北犯。

29日9时许，向龟城、朔州方向进犯的美二十四师先头部队乘汽车进至北安洞南侧公路我三四四团前沿阵地附近，我出其不意，突然开火，毙其一部。接着，我军又连续击退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2次攻击，击毁敌自行火炮三辆。30日夜，师根据上级诱敌深入的部署，令三四四团让开秦川至龟城公路撤至龙城洞地区。使美二十四师继续向龟城方向冒进，以利友邻六十六军寻机歼灭该敌。

从10月27日至31日，我三十九军进行了共5昼夜的云山外围阻击战，粉碎了韩一师北进东援的企图，确保了四十军围歼韩六师的胜利，并从西北、东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云山之敌形成了包围，拉开新的战斗序幕。



此时的云山，已是战云密布，正在我三十九军进攻云山战斗部署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批准的时候，云山的敌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韩一师遭我军坚决抵抗，前进受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遂令位于平壤的美军预备队骑兵第一师向云山增援，接替韩一师继续向朝中边境推进，以实现“迅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10月30日，美骑一师第八团开始进占云山，同时，韩一师第十一团及第十二团主力相继由云山向东南方向转移。美骑一师第八团在云山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第一、二营接替韩十二团分别配置在鹰峰洞和龙浦洞附近地域，三营接替韩十一团配置在云山西南的上下立石、诸仁洞地区为预备队，团指挥所配置在云山街内的小学校，团属坦克第七十营（有坦克72辆）以连为单位配属到各营作战，团属榴炮第七十营及榴炮九十九营两个连（155榴炮12门）配置在九龙江两岸和化翁洞以北地区。

美军的武器装备远胜于我，进攻云山的三十九军要直面美国最精锐的部队，与其展开殊死的较量。

毛泽东多次打来电报是否有预感呢？

战局的发展把三十九军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刻。

就这样，在朝鲜与美军交锋首战告捷的部队，就是当年与日军首战告捷的主力部队之一，是某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呢？

当年曾唱着“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部队又该填新词、唱新歌了吧？

## 节二 美军的丧钟被提前敲响了

敌变我变，三十九军原本就是善于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部队。愈是与强敌交手，就愈能够超常发挥。三十九军出国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造就的。于是，军长吴信泉立即调

整了部署。经请示志司首长，决定于11月1日19时30分发起总攻。

15时30分，我一一六师师指和前沿观察人员发现，云山西北方向敌步兵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不断作前后运动，师长汪洋、政委石瑛判断敌人可能发现我们意图，准备逃跑，为抓住战机，立即向军指报告并建议提前发起攻击，军长吴信泉当机立断，决定乘敌后撤混乱的有利时机，提前对云山发起总攻。

提前半个小时进攻，就是为了侵者提前敲响了丧钟。

主攻部队一一六师的战斗部署是：以三四七团配属师山炮三连，沿三滩川西岸经龙浦洞向云山发起攻击；以三四八团配属师山炮一连，沿三滩川东岸经涧洞向云山东部发起攻击；三四六团配属师山炮二连为师预备队，尾三四七团后跟进，随时准备支援两团作战。为弥补三四七、三四八两团之间过大的空隙，以三四六团一个营沿三滩川从两团之间插进云山，歼灭敌指挥机关，配合正面进攻，穿插时间由师掌握。师炮兵阵地在鹰峰洞地区的三滩川两岸。为了既保证炮兵的对空安全，又不贻误战机，配属一一六师的炮兵于31日晚每个炮连以1门基准炮先进阵地，其它火炮11月1日黄昏进入阵地，副师长张峰随三四八团行动。

这是一支在战火中磨砺出的尖刀，是百战百胜的先锋部队的旗帜，是一声呼啸就震得山动地摇的猛虎。7时，猛虎下山了！只见三四七、三四八团4个突击营8个突击连，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同时发起进攻。

战士们早就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时，只有这时，才是英雄用武之地，才是劲旅扬威之时。

右翼三四七团二、三营突破敌前沿后，其二营在龙浦洞北山遭敌人火力严密封锁，前进受阻。团长李刚迅速调整部署，集中团营火力，1个小时后重新发起攻击，一举攻占北山。随后，该营直插龙浦洞，在龙浦洞及其南山与敌进行1小时的激战，攻破了敌防线，向云山街发展进攻。三营在277.4高地与敌发生激战，前进受

阻，该营以九连与敌争夺，营主力绕过该高地，直插云山，进至云山西北角时，遭美第八团二营的猛烈阻击。该营利用雨裂沟隐蔽接敌，突然开火，将敌击溃。2日2时许，该营七、八连分别从北、西两个方向攻进云山，七连由北面向南攻击，进至西街十字路口时，发现敌3辆坦克引导十余辆满载步兵的汽车向东逃窜。该连立即冲了过去，敌被杀伤一部，其余弃车南逃。七连乘胜追击，一举攻占云山南侧无名高地。八连沿街由西向东猛攻，2日3时许，于中街路口与三四六团四连、三四八团七连二排会合，歼敌一部。此时，三四七团一营和三营九连也攻入云山，在云山东北角大院合歼美军一个榴炮连。

左翼三四八团一、二营突破敌前沿后，其一营转为团预备队，二营继续向洞洞方向猛攻，进至262.8高地时，遭敌顽强的阻击。该营令五连与敌争夺，主力由该高地东南发展进攻。五连在进攻中，遭敌猛烈火力抵抗，伤亡很大。危急时刻，指导员傅荣山赶到后，查明了情况，组织连队从正面佯攻，自己亲率一个班从敌后摸了上去，将敌全歼。22时，二营主力在副团长周问樵带领下，攻占朝阳洞。这时，团将二梯队三营于朝阳洞投入战斗向云山攻击，二营主力则向云山南实施迂回。2日1时30分，二营主力进至云山南2公里的公路交叉口时，发现敌坦克掩护约一个营的兵力南逃，该营立即抢占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令六连向南、四连向北阻击敌人。

四连五班副班长李运贤以两根爆破筒敏捷地将敌先头坦克炸毁，堵住后面的车辆。四连连续打退敌人3次攻击后，乘势冲入敌群展开白刃战，歼美军百余人，缴获坦克4辆、汽车30余辆、榴弹炮9门，余敌溃逃。该连一排还乘胜攻占了云山东南的敌临时机场，缴获1架炮兵校正机，3架从日本飞来的运送慰问团和记者的轻型运输机（这4架飞机在天明后均被敌机炸毁）。

三四八团三营于朝阳洞投入战斗后，沿三滩川东南向云山南攻击。2日2时，该营的七连二排率先突入云山东街口，与被三四七

团从西面压下来的 300 余美军相遇，二排不顾敌我力量悬殊，顽强顶住敌人，毙伤俘敌百余人，击毁坦克 1 辆、缴获汽车 10 辆、榴弹炮和化学迫击炮各 3 门。

2 日 3 时，三营主力进至云山东南 5 公里处，切断了云山至上九洞公路，而后继续向上九洞攻击前进。为截击云山逃敌同时保障营主力后方安全，三营令九连四班于西迂洞附近阻击敌人，四班在公路两侧选择了良好的阻击阵地。不久，敌一个榴炮营约 300 余人沿公路向南逃窜，待敌接近，战士范吉太勇猛跃出阵地，炸毁敌装甲车 1 辆，堵住了后面的汽车 10 余辆。敌弃车突围，四班集中火力打退了敌人 3 次冲击，毙伤敌 60 余人，最后与敌进行白刃战。正在刺刀见红之际，在三营后尾行进的八连与机枪连赶到，和四班一起将敌大部歼灭，缴获汽车 12 辆，榴弹炮 8 门，余敌溃散。

1 日 22 时许，三四六团二营在副团长李德功指挥下，从一梯队两团的接合部投入战斗，沿三滩川向云山猛插。进至云山城边，全营立即展开：以四连为尖刀连，从云山城东北侧插入城内；五、六连在背向云山方向正面进击，保障四连侧翼安全并准备配合一梯队战斗。

2 日 2 时许，四连在连长王振斌的带领下，以迅猛的动作，突然从云山城东北侧的公路大桥插入街内，与街内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同时，以一个班迂回到桥西敌迫击炮阵地，用刺刀解决了正在向我三四八团射击的敌人。随即，四连一、二排占领了东十字街口，截住敌重型坦克引导下的 10 余辆满载美军的汽车。他们以猛烈火力杀伤车上敌人。敌重型坦克横冲直往，疯狂射击，企图掩护敌汽车撤退。四班副班长赵子林在战友的配合下，机智地用爆破筒炸毁坦克，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战斗中，四连一部顺着敌电话线摸到了美骑八团二营指挥所，用手榴弹将其捣毁。2 日 3 时许，四连与三四七、三四八团在街区汇合，至此，二营及其四连出色地完成了穿插任务，毙俘敌 70 余名，击毁坦克 1 辆，汽车 10 余辆，有力地支援师主力作战。

2日3时30分，一一六师从东、西、北三面攻入云山街，敌大部被歼，余敌争先恐后夺路逃遁。一一六师遂结束云山街区战斗。

一一七师的仗打得同样漂亮，他们的部署是：以三四九团、三五〇团并肩攻占三巨里以西，然后向云山攻击，配合一一六师攻击云山之敌，以三五〇团攻占三巨里，尔后向上九洞穿插，切断云山敌人的退路。

11月1日17时，该师发起攻击。三四九团正要由泥踏洞向三巨里以西攻击时，韩十五团一部突向该团实施攻击，该团与敌激战20分钟，将敌击溃，迟20分钟参加总攻。

三五〇团由柯树洞徒涉温井川向三巨里以西攻击前进，温井川西岸地势平坦，不易隐蔽，部队一度受敌火力阻拦，指战员交替掩护，击溃阻敌，迅速投入进攻三巨里以西的战斗。该团九连利用夜暗插入敌后，以强袭手段，捣毁三巨里以西美骑一师第八团一个迫击炮连阵地，歼敌6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化学迫击炮6门、汽车6辆。为此，三五〇团受到了军的表扬。

2日1时许，三四九团、三五〇团在攻击前进中，与一一六师左翼在洞洞会合，随后两团继续向云山城发展进攻。

三五〇团由马场洞涉过温井川向三巨里快速突进，二营从正面，一营从左翼冲向温井川西岸的211高地。激战1小时，一口气夺占了211高地及其附近4个山头。随后，该团以三营换下二营由东北向西南猛攻三巨里，经2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巨里被攻克。共毙伤韩十五团200余人、俘20余人，缴获汽车4辆和物资大批。又在前进途中击溃一小股英军，俘虏9人，缴获坦克3辆。

毛泽东电报中重点提及的一一五师，位于事关云山之战成与败的关键部位。他们的任务是：以三四五团夺占324.2高地、诸仁桥等要点，歼灭该地区守敌，切断云山之敌往博川方向的退路；以三四三团在博川至云山公路之间的龙头洞阻击由博川增援云山之敌，三四四团仍留在龙城洞阻敌，保护军侧后安全。

11月1日15时40分，与云山西南之敌对峙的三四五团，发现敌有撤退征候（实为韩一师十一团与美骑八团三营换防），经请示师批准，提前于行进间向骑八团三营（当时仍以为是韩十一团）发起攻击，并迅速突破了敌前沿阵地。随后，左翼三营沿云（山）泰（川）公路北侧山地向324.2高地方向攻击前进，右翼二营沿南面川（今龙兴江）南岸向诸龙桥方向迂回，一营紧随二、三营之后也投入战斗，沿南面川北岸向诸仁桥方向攻击前进。

2日1时许，左翼三营击溃沿途敌阻击后，进至324.2高地北的松岬洞，即以八、九连从东、西两面向324.2高地发起进攻。10分钟激战，全歼守敌一个排，占领了该高地。随后，三营以八连就地向云山方向警戒，营主力向东南进至立石下洞。

与此同时，一营沿南面川北岸进至324.2高地西山，其二连拦击了一股向南机动之敌，迫使美骑八团第三营20余人投降。三连在324.2高地西南侧发现约一个连敌人在坦克掩护下向诸仁桥方向运动，立即从翼侧向敌发起冲击，并与敌展开白刃战，毙敌大部，击毁坦克两辆。右翼二营在南面川南岸歼敌一个排的阻击后，四连于2日1时30分占领了诸仁桥，切断了敌往博川方向的退路。这时，美骑一师第八团指挥机关和第三营为避免被我围歼，开始集中全部兵力以坦克为先导，拼命向南突进，妄图通过诸仁桥向博川方向逃窜。四连在连长周仕明率领下，凭借桥头两侧有利地形，予逃敌以顽强地阻击。同时，三营七连新战士罗亮涵以两根爆破筒炸毁一辆对我威胁最大的敌重型坦克。敌在我两面夹击下，被迫麇集在诸仁桥以北、立石下洞公路以西的河滩开阔地上。

4时20分，三四五团完成了对开阔地之敌的包围。8时起，河南岸的二营以全营轻、重机枪组成严密火网，在四连的坚决顽强抗击下，连续打退了开阔地之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的多次进攻，牢牢守住了诸仁桥阵地。下午，敌突围未逞遂拼命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当日夜，二营四连、五连及军侦察队、师警卫营先后对开阔地之敌发起攻击。由于协同不好，兵力分散，冲击3次均未奏

效，拂晓停止进攻。

3日上午，团长要清川率各营干部反复勘察了地形，研究了敌情，在副师长颜文斌指导下重新作出部署，集中了火力、兵力，于18时再次发起攻击，二营四连、六连在团迫击炮火力掩护下，从南面向敌实施主攻，一、三营各一个连从西、北两侧助攻，敌在我猛烈攻击下，见突围无望，被迫投降。

至此，该团全歼美骑八团直属队及第三营共742人（美骑八团团长被直升机救走，免于被擒），击毁与缴获坦克14辆、汽车75辆、各种炮16门及大量物资。

### 节三 志司的第一份嘉奖令与彭总的总结

就在我三四五团将美骑一师八团三营包围在上下立石洞的环形防御圈内时，美骑一师急令位于博川的骑五团和骑七团1个营，配属155榴炮1个营、105榴炮2个连迅速增援云山，企图解救被围之敌。

担任阻援任务的三四三团接到团侦察排的报告后，迅速由明堂洞向龙头洞开进，11月1日3时许，该团前卫九连在团长王扶之直接指挥下，连长李庆祥率全连以迅猛的动作，先敌前卫连（美骑五团一营二连）一分钟抢占龙头洞以北的185.8高地。仅仅是一分钟，决定了一次战斗的成与败。九连先敌开火，毙伤敌30余人，迫其退守龙头洞。随后，全团在九连掩护下迅速展开战斗队形：一营在龙头洞东北公路两侧高地，组成主阵地；三营占领龙头洞西南诸高地，从侧翼威胁敌人；二营在一营之后，阻击云山逃敌，并作团预备队随时增援一营战斗。

当日晚，三四三团为扩大敌我之间缓冲区，改善防御态势，决定以一营和三营八连，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歼灭敌前卫连，夺取龙头洞。

22时40分，主攻连一连向龙头洞之敌发起突然攻击，与此同时，八连在龙头洞北面佯攻，三连插至龙头洞南切断敌前卫连与营主力的联系。二连为该团的预备队。当战斗发展到村中小学校时，部队被敌校内工事的火力压制。关键时刻，一连三班战士李富不顾身上已多处负伤，带上一束手榴弹，只身奔向敌工事。前进中，他左肩中弹，脚被弹片划伤，他忍着剧痛，顽强接近敌人，用手榴弹炸毁了敌工事，为战斗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由于全连指战员猛打猛冲，仅50分钟即胜利地占领了龙头洞，全歼敌前卫连，毙伤敌8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

11月2日，三四三团乘胜迅速调整部署，以一营坚守龙头洞北山为营主阵地，将三连前伸到龙头洞南2公里处公路两侧，建立前进阵地，以迫敌过早展开和迟滞敌进攻速度；三营仍在龙头洞西山和185.8高地组织防御，保障一营右翼安全；二营为预备队。各营迅速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敌大举进攻。

2日10时，敌后续部队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向我三连前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三连给敌人大量杀伤后撤回营主阵地。

13时，敌重占龙头洞。随后，敌以此为进攻出发地，在10余架强击机和重炮、坦克的支援下，向一营主阵地发起大规模猛烈进攻。我阵地被敌炮火、汽油弹炸成一片火海，大部工事被摧毁。一营在三营侧翼火力的支援下，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一营二连，一直坚守在主要方向上抗击敌人的进攻，全连伤亡近百人。在“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勇敢顽强地坚守住了阵地，对营主阵地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

该团不愧为红军团，从10时至17时，共打退敌营团规模的5次进攻，敌第五次进攻曾一度突破了一营部队阵地。团长王扶之命令团属炮兵集中火力封闭突破口，团预备队二营五连实施反击；三营一部向敌侧后出击，终于将敌击退，恢复了阵地。同时，三营迫击炮排以猛烈火力袭击阵前500多米处敌指挥所，不久，1架直升飞机降至指挥所接人逃跑。17时，敌见增援云山无望，遂向博川



方向退去。龙头洞阻击战，检验了三四三团的综合作战能力，在美国王牌军空中和地面炮火支援进攻下，英勇顽强守住了阵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毙伤美骑五团团长以下 400 余人，俘 40 余人，挫败了敌人增援云山的企图，有力地保障了云山围歼战的胜利。该团一连受到志司通令嘉奖。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奖励，原文如下：

各军、师、炮司并报军委、东司：

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一连，1 日在龙头洞（云山西南）歼灭美骑一师第五联队一个连。从此作战中可以看出，我军指战员的战斗素养与作战精神比敌人强，我一个连即能歼灭美军一个连，特此传令嘉奖，并号召志愿军全体同志，学习该连坚持勇敢作战的精神，歼灭更多的美国敌人。

志司 2 日 18 时

至 11 月 5 日，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三十九军在云山战斗中，共歼灭美骑一师第八团大部和美骑一师第五团、韩一师十二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美军两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连大部，共毙俘敌 2200 多人，其中美军 1880 人，缴获飞机 4 架，击落飞机 3 架、击毁与缴获坦克 28 辆、汽车 176 辆，各种炮 119 门及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器材。

美军第一骑步师在独立战争时期成立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最早的骑兵师。骑一师成立后，一直在美国本土担任警卫任务。1943 年 7 月，骑一师进驻澳大利亚，参加了对日太平洋战争。出国前，骑一师改为步兵师，但为了保持传统，仍沿用骑兵师的番号。它没有一匹马，但在全师的汽车、坦克上印有马头标记。重机枪、无后坐力炮都安装在吉普车上，每个官兵左臂上带有三支吗啡，负伤后自己注射止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骑一师先后参加

阿德米雷耳提群岛、雷依泰——三马岛、吕宋岛等战役，共伤亡4000人。战后，骑一师在日本充当占领军。

骑一师自1943年出国后，一直进驻远东、太平洋地区。美军吹嘘它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拳头”、“麦克阿瑟将军的宠儿”。骑一师别名是“第一队”，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进占马尼拉，第一个进驻东京，朝鲜战争中第一个侵占平壤等地而获名。

11月13日，在朝鲜平安北道的志愿军总部，召开了志愿军入朝参战后20天来第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作战室里坐着彭德怀、金日成、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以及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等。

这次会议给吴信泉老军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甚至记住了谈话的细节：

彭德怀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开会喽，先由邓华同志讲讲第一次战役的情况。”

只见邓华站起来，手中拿着一张纸，那是各军报上来的战况。他走到作战地图前面，指着地图讲道：“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仓促入朝投入战斗的。由于我们指挥正确，达到了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加上战役指挥正确，能够根据战场上发生的变化不断改变作战计划。同时，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经过持续12昼夜的英勇奋战，给韩六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美军骑一师、韩一师和韩八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初胜。此战役共计歼敌1.58万多人。收复了清川江以北的全部地区和清川江以南的德川、宁远地区，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于今后的仗怎么打，我们心里有数了。”

彭德怀站了起来，大家的眼睛注视着他，他说：“我们志愿军出国第一仗，胜利了！毛主席接到我们的报告很是高兴。起初，我

仍还担心在没有制空权的形势下，和美韩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在看来，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缺少大炮、坦克，一样可以打仗，而且打了胜仗。看起来，美国军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只打了韩军，也打了美军骑一师嘛！三十九军包围了云山的美军骑一师第八团，使其大部分被歼，击溃了增援云山的美骑一师第五团，打得好！”

彭德怀接着说：“今天美国的王牌部队骑一师吃了败仗嘛，败在我们三十九军手下了。”

#### 节四 中国式的葬礼

云山战役中双方交战的时间虽短，可留给现代战史研究家们的话题却经久不衰。当然，打到谁身上谁知道疼，所以谈论最多的是美国人。

美国记者罗素·斯泊乐在《韩战内幕》一文中写道：

迄今为止，美第一骑兵师已经历了朝鲜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代价十分惨重。在攻克平壤后，麦克阿瑟将军曾视察了一个200人的分队，他要求3个月前参加过釜山战役的人出列，结果只有5人跨出队列，并且其中3人曾负过伤。

1950年11月1日下午，第一骑兵师师长霍伯特·R·盖伊少将意识到第八团的处境危险、它侧翼的南朝鲜各师即南朝鲜的最精锐部队，正迅速崩溃，数千名惊恐万状的士兵正在向南方逃窜，抛弃了大量的装备和辎重。在盟军进攻法国时，将军曾任巴顿将军的总参谋长，他从不习惯撤退的行动，进攻是他的一贯信念。此时，战事发生了急

剧变化，他备感无力应付局面，要求撤离云山，但遭到拒绝。这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向围困于云山的伙伴靠近的增援部队发现，敌军已在周围的小山上修筑了工事，并阻塞了通道，炮火和飞机都无法支援他们。到夜幕降临时，第八团已陷入被优势敌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下面是这个美军记者叙述美国骑一师遭到三十九军沉重打击的情景：

1950年11月1日，在不明身份敌军的打击下，第一营的防线很快被瓦解。步枪班——认定不是北朝鲜人后——仓皇退回稻田里，司机和机械人员也急忙拿起卡宾枪，跳入战壕，21时，攻击者突破防线，这时美军的弹药已基本用完。一股股的敌军冲向云山城，并扑向稻田，切断了美军的退路。

美军被这锐利的攻势所震惊，他们从未经过这样的战斗。黑暗中，敌人像猫一样向他们扑来。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靠近阵地，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准确地插入防线的薄弱地带。这种战术的运用似乎是经过仔细推敲的，虽然他们也遭到了一些迎头的反击，但是，袭击者全然不顾伤亡，不断地冲上来。全部行动是由军号、哨音和偶尔的锣声指挥的。一位见识颇广的美国士兵似乎辨认出了这可怕的声响，他惊恐万状的喊道：“上帝，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葬礼！”

第二营随即也遭到攻击，幸存者潮水般的逃向云山，其中混杂着数百名惊魂未定的南朝鲜人，他们向西溃逃，渡过了三潭江。第一营的败兵也加入了这伙人群，他们已精疲力竭，武器早已丢失。指挥官约翰·米利金少校来回奔跑，企图重新组织起防线。但是，包围圈进一步在缩

小，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月亮已经升起，一些熊熊燃烧的卡车和房屋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米利金命令未带武器的车辆开上南逃的道路，第一营和第二营的卡车队随即拉着一些火炮，越过稻田，从浅水处逃过河去，在他们后面跟着一群逃窜的败兵。

在云山南面或大道上，大约有 100 辆被丢弃的吉普车和卡车，并混杂着近 10 门炮。米利金少校等军官正在重新召集八团一营和二营的士兵，凌晨几个小时的混乱，已把他们分为几段。他们试图冲出中国军队的包围，向南部的安全地带突围，但是，在困境中侥幸生存下来的第三营官兵，已完全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战后许多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编写了《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书中引用了世界战史中的许多著名战例，但是引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战例，唯独只有《中共军队在朝鲜云山的包围战》，并配有战例图一篇。

此文摘引如下：

### 中共军队在朝鲜云山的包围战 (1950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6 日)

中共第三十九军（基于力量三个师）受命“迅速挺进云山，熙川地区，与北朝鲜部队换班，阻击向鸭绿江推进的联合国军”的任务后，向云山、熙川地区集结。从 10 月 24 日开始，三十九军的先遣部队与担负“经云山向鸭绿江突进”任务的南朝鲜第一师进行战斗，出现拉锯状态。美八军军长沃克中将看到，10 月 28 日位于南朝鲜第一师东面的南朝鲜第二军正面受压开始后退，因而南朝鲜第一师突出孤立，难以继续前进，便决定起用第一骑兵师

作为第一梯队。29日第八骑兵团与正在同中共军队激战的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一团、十二团）换班，占领了云山周围半圆形阵地。中共第三十九军发现第八骑兵团和南朝鲜第十五步兵团脱离主力，企图以两个师的兵力将其歼灭。他们首先派出大约5个营的兵力在云山以南约9公里处构筑阻击阵地，用来阻击第一骑兵团的增援和切断第八骑兵团的退路。同时，在云山周围的森林里放起大火以防止主力的行动被美军空中侦察发现。这样，中共第三十九军到31日为止就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第八骑兵团，从北部正面包围了南朝鲜第十五步兵团。11月1日下午，中共军队首先向最脆弱的第十五步兵团发起进攻，22时将其消灭，接着切断了云山南部的三岔路。而第八骑兵团23时才收到师的撤退命令，午夜开始行动。一营和二营遗弃了大量的装备好不容易突围出去，而第三营却突围失败，其主力被歼。

对中共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而且这支部队也缺少山地作战经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圆满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李奇微的《朝鲜战争》一书里也写道：

联合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除李承晚外，联军应位于二线，距中国边境40—60公里处。可是，当李承晚军节节败退之际，为了挽回失败的势态，这时麦克阿瑟和第八军军长沃克中将决心起用位于二线的王牌师——骑兵团第一师。这个师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并且

在独立战争中是常胜师，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号称常胜师。该师技术装备先进。然而，他们被小米加步枪、加点小炮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打败。这是麦克阿瑟和沃克用兵不可预测的惨败。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八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

战争结束以后，朝鲜人民为了纪念云山战役的历史性胜利，为了永久铭记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云山修建了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纪念亭，将云山以南的立石洞改名为“战胜里”，把云山以西的南山改名为“激战里”，让子孙后代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 第二十章 收复平壤

### 节一 诱敌深入·彭德怀用兵如神

战斗中能够领会上级意图，稳打稳扎，战则必胜，这是一支部队在成熟期特有的素质。为此，三十九军在传统教育中，常用这样的口号自豪着那澎湃的军魂：“让祖国放心，让人民放心。”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伊始，敌人摸不清我军的底细，而我军也出现过判断失误。出国前，一位首长在动员时说，我国只要一出兵，3个月的时间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打败美帝国主义。朝鲜方面也持极乐观态度，他们的报纸评论更让人觉得乐观轻松，其中一条醒目的标题：在近期迎接朝鲜的统一。

匆匆上阵的志愿军部队，在兵力配备，尤其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准备，战争一打起来，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好在入朝部队的素质好，应变能力强，统帅部门迅速做出调整，很快就适应了这新的战争形式。

要说中朝军队是准备不足的话，敌人的判断就是自不量力。侵略总指挥麦克阿瑟竟然宣布，要在圣诞节前进攻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

准备不足的可以充分准备，可错误判断导致的自我膨胀，只能



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二次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兵不厌诈，是专为自我膨胀的对手设陷阱的兵法。为了迷惑敌人，使其判断错误，彭德怀决定放回一部分美国战俘，去“通报情况”，让他们觉得中国仅有一小部分军队投入战场，进而诱敌冒进。

三十九军司令部里，一片繁忙景象。

为贯彻志司“诱敌深入”的这一作战方针，我三十九军于11月6日，北撤至泰川以北地区布防：一一五师、一一七师为第一梯队，一一六师为第二梯队，一一五师驻泰川至云山之间新民里、龙城洞地区，一一七师驻云山至妙香山之间的古城洞、曲曲岭地区，一一六师进驻泰川以北、新德里以东地区，军指驻泰川郡龙水洞，军直驻龙凤洞、杨川里、青山场地区，并开始构筑工事。同时，第一线团均派出小部队始终与进攻之敌保持接触，实施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夜间则派小分队袭扰敌人，以达到疲惫、消耗敌人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诱敌放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志愿军首长于16日电令各军继续北撤，并停止向进攻之敌进行反击。为此，三十九军于20日继续北撤数公里。

在后撤时，根据彭总的指示，为瓦解敌军，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军令各师将不便押送的美军重伤员（共计100余人）进行救治后，用担架抬到公路上于阵前释放。这次释俘行动给敌军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有力地宣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揭穿了敌人污蔑我虐待、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并在第二战役中取得了效果。

果然，敌人在我诱惑下，错误判断我是“怯战退走”，并断定我之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势力”和其所实施的“空中战役”发挥了作用。于是全线加快了进攻速度，并于24日开始了“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就这样，敌人一步一步走进了志愿军设下的陷阱，走向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圣诞之日。

## 节二 黑人连给白宫一个耳光

25日黄昏，敌进入我志愿军预设战场。我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军于清川江以东，乘敌立足未稳，突然向德川、宁远地区的韩第七、第八师发起猛烈的反击，拉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帷幕。

26日，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德川、宁远地区打开了战役缺口，并迅猛向侧后迂回，战场情况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迅速发展胜利，彭德怀当机立断，分别电令清川江以西的三十九、六十六、五十军，立即包围并歼灭当面敌人一部，并积极牵制其行动，不使逃脱。

三十九军当面之敌美二十五师下属美第二十四、二十七、三十五团和坦克第六十五营、榴炮第一五九营、工兵第七十七营，做如下部署：右翼上草洞、上九洞方向为第二十四团，中间上草洞至桂林洞方向为第三十五团，左翼龙山洞方向为第二十七团，师指在宁边。

按志司意图，三十九军首长决心，三个师全部过九龙江，围歼较孤立突出的上九洞地区之美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团。

26日夜，各师开始行动，攻击前进。至27日拂晓，一一七师先头占领了桂林洞，一一五师占领了垌洞、上草洞公路隘口等地，各歼敌一部。一一六师分三路，向上草洞、柴山洞、南山洞一带攻击前进。

三四七团担任一一六师左翼进攻，前卫四连进至大菜洞西南公路时，发现敌约一个连正准备渡九龙江向南逃窜。连长石万海、政治指导员周凤鸣立即指挥部队，以猛烈火力封锁敌人退路，并迅速抢占了路东小高地，控制了渡口。敌虽组织了两次反击，但都被我击退，为了防止敌突围，营又派出左右迂回部队，将敌四面包围起来，经周密调整火力后，我再次对敌实施猛烈的火力压制，敌开始

惊慌失措、混乱动摇。指导员周凤鸣趁机向敌发动政治攻势，利用俘虏对敌喊话，交待我军对俘虏的政策。

27日7时，在我军事压力和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美二十五师二十四团三连连长斯特莱带着115名黑人士兵缴械投降，此次战斗共歼敌148人，迫使美军一个连投降。美军黑人成建制地投降，震动了白宫上层，此后不久，美军决定调整编制，撤销黑人单独建制，将黑人混编到白色人种的部队中去。

此战后，《人民日报》以《一个被解放的黑人连队》为题作了详细的报道。

### 节三 怀憾上九洞

26日23时，三四六团涉过九龙江后，一营先后攻占了944高地和上草洞以北2公里处的小村庄。因为村也叫上草洞，该营误以为此处即师指定的上草洞，因未发现敌人，遂撤回。团发现这种情况后，急令二营接替一营原来的任务向指定的上草洞攻击。此时天已拂晓，不利进攻，二营即在上草洞以西的山地集结，派出六连监视上草洞之敌。但该连仅派出一个班进至公路右侧400米的山头上，因未切断公路，致使上草洞之敌南逃。

三四八团前卫一营于桂林洞东北桥头歼敌一个排20余人，俘2人。27日4时许，三四八团涉过九龙江。5时许，该团二营准时到达师指定位置，占领了上九洞至立石里公路附近的3个高地，并与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取得了联系。二营尚立足未稳时，美二十四团一部即向其发动全面进攻。二营依托山坡有利地形，卡住上九洞至立石里公路与敌人展开激战。其四连于110高地附近的公路两侧尚未部署完毕，上草洞南逃之敌2个排即开始向四连攻击，企图夺占要点，掩护主力突围。四连三排以猛烈火力将敌击退。6时40分，敌以3辆坦克，掩护步兵1个连，再次向四连阵地进攻，三排爆破

组长陈彦昌，以两根爆破筒，将敌先头坦克炸毁，乘敌混乱之机，四连实施猛烈射击，将敌击退。

此时，三十九军各部队都已到达预定的位置，占领了有利的进攻出发阵地，对上九洞的美二十四团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一一六师建议：目前我军处于极有利的歼敌态势中，可采用白天小分队保持与敌接触，黄昏发起总攻，全歼所包围的敌人。然而军领导鉴于已完成了志司交给的歼敌一部，并拖住敌人，使其不能支援主战场任务，且我防御正面太宽，遂决定将各师撤回。

一场可能再次引起人们震惊的战斗，与三十九军失之交臂。

历史，是一部怀憾的书。战争史是什么？是大量无法弥补的遗憾的回忆。

三十九军的战史内涵丰富，也包括反思中的浓浓惆怅，尤其老军人在失去战场的年代里，这种失去战机的遗憾像火烤一样煎熬着那颗本不平静的心。

从27日9时起，上九洞之美二十四团以整排整连的兵力在坦克的引导下开始轮番向南突围。与此同时，立石里之美二十五师二十七团约两个连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北援美二十四团。两股敌人对我三四八团二营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对四连阵地的攻击尤为猛烈。13时许，突围之敌又增至一个营的兵力，在14架飞机、3辆坦克的配合下，向四连阵地猛攻。四连因两面受敌，局部阵地被敌突破，大量敌人拥入阵地。连长和指导员、排长相继牺牲了，全连只剩下70人。在此关键时刻，他们在教导员王林指挥下，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搏斗中，通信员石春木用炸药包炸毁了领头突围的坦克，尔后，从地上拣起一支敌人丢下的卡宾枪，向敌射击。子弹打光了，他又端起枪刺，与包围连指挥所的敌人激烈拼杀，前后共毙敌20余人，最后不幸中弹牺牲。16时许，敌被歼一部，美二十四团大部向东绕过二营阵地逃窜。

27日下午，志司电令说：

“三十九军应于今晚歼灭当前包围之敌后继续向院里、龙潭里进攻，务求得于二十八日晚到达。”

据此，军决定当晚以一一六师协同一一五师向宁边、立石之敌攻击，一一七师进至五峰山、诸仁下洞一带包围龙头洞之敌。

27日18时，一一七师三四九团沿云山、价川公路追击，于龙头洞东南216高地以北与美二十五师三十五团一部接触。该团前卫七连遂令三排于高地北侧以火力钳制敌人，一、二排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向敌攻击。战斗中，打坦克组战士王后山沿公路东侧隐蔽接近敌坦克，以迅猛的动作，用爆破筒连续炸毁两辆坦克。战士白万年乘敌坦克拐弯之机，将履带炸断，并飞身跃上坦克炮塔，将手榴弹投入车内，只听“轰”的一声，坦克报销了。经6小时的反复争夺，七连击溃216高地之敌并占领了高地，共毙敌40余名，俘敌20余名，炸毁坦克3辆，缴获汽车4辆。

28日2时，三四九团警卫连于325.4高地东侧的石城洞与敌接触，警卫连在一营一连的配合下，两面夹攻，勇猛突入村内，将敌击溃，毙敌50余人。

27日18时许，三五一团进至龙头洞公路西侧，与三四九团取得联系后，该团即以一、三营分两路，攻占了公路西南侧的一列小高地，俘敌40余人。随后，两营会攻387高地。攻击中，面对约一营韩军的拼命抵抗，我一、三营夺占了387高地，毙伤俘敌200余人，并乘胜向南追击逃敌。此后，团令二营进占387高地并控制了公路。不久，敌一个连乘汽车在坦克引导下沿公路赶来增援。团令四连插到援敌后面发起猛烈攻击，将公路切断。激战中，敌一辆坦克妄图逃跑，打坦克手王兴国经两次爆破将其炸毁，堵住公路。敌后退不能，慌忙以坦克围成一圈，用来面守待援。

28日拂晓，敌在飞机支援下继续突围，我二营全部投入战斗，经奋力堵击，将美二十五师三十五团一个连大部歼灭，俘美、韩军50余人，缴获坦克2辆、汽车8辆。

#### 节四 平壤城头，曾流过中国士兵的血

28日，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军于德川地区歼灭韩七师、八师主力，四十军于球场附近击溃美二师。敌为摆脱困境，开始全线溃退。12时，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亲拟命令：

三十九军协同六十六军围攻宁边之敌，得手后在军隅里附近渡河沿铁路向安州方向攻击前进。

当晚，各师按部署向宁边攻击前进。

一一七师三四九团前卫二连经远距离追击，一口气超越了敌人，先敌抢占了宁边南105.2高地，与企图沿路南逃的美二师一部展开激战。敌急欲逃脱，先后用飞机、坦克、大炮对我二连一排只有18人守卫的小山丘实施猛烈炮击和轮番轰炸，曾一度突入我军阵地。我二连一排的勇士们顽强不屈，奋勇拼杀。机枪射手杨玉鼎端起机枪，向爬上阵地的敌人猛扫。敌集火射击，杨玉鼎连中6弹，虽然扑倒在地，但他仍趴在地上忍痛还击，直至牺牲时还保持着射击姿势。战士鲁福山操起爆破筒冲到离我阵地前沿2米远的石头上，奋勇跳进躲在石头背后的敌群中，拉响了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黄昏，我阵地上只剩下8人，敌人终于顶不住了，向南逃去。二连随后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29日早晨，我军收复宁边。当晚，全军进至偃武洞北肃剿残敌。

30日夜，按志司命令，我一一七师涉过清川江，继续向傅岩里、平院里前进，配合三十八军、四十军歼灭军隅里之敌。三五〇团前卫七连经细深站至三浦里地域一个高地时，发现军隅里敌约一个排在航空兵、炮兵火力和烟幕掩护下企图撤退。三营立即令三排

迅速出击。三排机智地躲过敌机的轰炸，紧紧咬住敌尾部前进。在打退敌多次小股反击后，于军隅里以西、三兴站以东的稻田地里全歼向马场里逃窜之敌。此战，生俘 24 人，毙敌 26 人，我仅牺牲 1 人，伤 4 人，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成功战例。战后，三排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次战斗的消息。随后，三五〇团一、二营向军隅里发起进攻，一举突入街内，歼美军一个连，俘美二师九团一营长亨利尔少校以下官兵 100 余人。同日，三四九团、三五一团在追击中也俘敌 100 余人。

12 月 1 日，一一七师退至价川以西的龙渊里地区，开始执行搜山任务，共搜捕美中校参谋麦克以下残敌 200 余人，缴获汽车 100 余辆，天亮后汽车全被敌机炸毁。

12 月 2 日，全军奉命进至龙潭里一带集结。

敌军在我东、西两线沉重打击下，被迫放弃在平壤、谷山、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阻我南进的企图，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于 12 月 4 日指示志司：“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据此，彭德怀司令员于 4 日 24 时调整部署，以 3 个师分三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之企图。如果敌守平壤，准备以 1 个师和人民军 1 至 2 个师佯攻平壤，而集中 5 个军首先歼灭成川、江东、遂安、谷山、新溪地区之敌；得手后，主力南进威胁汉城，调动平壤之敌南撤，乘敌南撤之机，在运动中追击、侧击之。

三十九军根据志司部署，令一一六师继续前进。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勇猛前进。5 日，进抵舍人场。6 日 14 时，师前卫三四六团冒着敌飞机的轰炸，率先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市。7 日，与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在大同江边胜利会师。至此，第二次战役结束。

此役，三十九军共歼敌 1854 名（俘敌 813 名）缴获各种炮 52 门，击毁与缴获坦克 19 辆，汽车 105 辆，击落飞机 1 架，与兄弟部队一起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及“三八线”以北地区，粉碎了敌

“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狂妄计划，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战斗中，我三十九军共伤亡1796人。

平壤收复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朝鲜人民政府首相金日成及朝鲜各政党、社团纷纷致电、致函慰问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并表示深切的感谢。祖国人民为志愿军寄来大量的慰问信和慰问品。《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社论，庆祝志愿军收复朝鲜首都平壤的伟大胜利。平壤市人民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首都解放。

平壤收复后，三十九军主力集结于平壤和龙田地区进行休整，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一一六师奉命担负平壤市的卫戍任务。11月8日，一一六师部队进入平壤，受到了平壤市人民的热烈欢迎。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长朴宪永、内务相朴一禹、人民军一军团军团长李权武欢迎并宴请了一一六师副师长张峰和政治部副主任陈绍昆同志。在平壤期间，一一六师认真执行志愿军政治部关于人城的有关纪律和规定，派出纠察部队保障市区的安全，清查敌人遗弃的大批物资，还主动将缴获的罐头食品送给朝鲜人民军和当地的朝鲜群众。同时，师里组成工作组，到朝鲜群众中宣传我军的政策，派出大批指战员为朝鲜群众做好事，并及时处理了少数人随随便便使用群众的柴火做饭未留借条的问题。一一六师的模范行动，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为此，志政于12月26日发出“第一号政工通报”表扬了该师。

在平壤，副师长张峰当了7天“卫戍司令官”，在玄武门和牡丹台上，又留下了中国士兵的足迹。

面对平壤的断壁残垣，人们不会忘记半个世纪前，甲午中日战争中发生在这里的激战和血流在平壤市的中国士兵们。

在那一次抗日援朝的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部设在沈阳，指挥一支支部队从当地出发，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1894年7月，清朝驻奉天（今沈阳）军事将领左宝贵奉旨率部东行，与其他三路大军进抵平壤。左宝贵在主帅叶志超消极防御、企图撤退时，大义



凛然力争抗战，并率部坚守平壤主战场，在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等处，奋勇抗击日军，为保卫平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 2000 多名中国士兵。

不知一一六师的志愿军战士在平壤的那 7 天里，是否见到过左宝贵的英魂所在。但可想而知，左宝贵的在天之灵是欣慰的。中国军队的强大，当是历代中华名将的心愿吧！而中华民族从备受欺凌到用实力捍卫自己的尊严，雄赳赳、气昂昂与当世最强大的敌人较量一番，并取得胜利，也是多少代炎黄子孙的热望吧？

## 第二十一章 解放汉城

### 节一 临津江岸“静悄悄”

美军连遭我军打击后，被迫退至“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企图凭借临津江天险设置阵地，进行防御，以恢复元气，再图北犯。他们组织了所谓联合国军和韩军的 13 个师另 3 个旅，约 20 万兵力，在朝鲜半岛 250 公里正面，60 公里纵深组成了两道基本防线。

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大量消灭敌有生力量，迅速扩大战果，争取朝鲜战争的主动权，彭德怀司令员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决定集中 9 个军实施进攻，相机占领汉城、江陵一线，彻底打破敌人在“三八线”设置阵地防御的美梦。

就这样，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打响了。

12 月 13 日，一一六师在平壤附近，受领了在高浪浦里东南地区突破临津江的战斗任务。部队即在师长汪洋、政委石瑛的率领下，抢渡大同江。接着又穿越了朔风呼啸的山林，踏着厚厚的积雪，5 天跋涉 400 余里，直插临津江。

临津江是汉江的支流，位于汉城以北 75 公里处，为朝鲜主要的河流之一。如今，它横贯于敌我阵地之间，水面宽 150 余米，水深 1 至 1.5 米。对岸矗立着蜿蜒起伏的峭壁陡崖，高约 5 至 10 米，

不便攀登。

时值严冬，积雪很厚，平均气温低于零下 $-20^{\circ}\text{C}$ ，有的江段已结冰，冰层厚度约15厘米；有的江段因江心水深流急，仅在靠近两岸的地方结冰，这段江面正是一一六师勇士们进攻的突破点。

南朝鲜《京乡日报》曾夸耀这里是“铜墙铁壁的临津江”。的确，这是一条易守难攻的天然防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向部下下达固守“三八线”的命令时说：“这是关系我们生命的重要线”，“决不后退一步”。他命令他的部队“以尸体做阵地，与阵地共存亡”。

12月19日夜，经过6天急行军的一连提前赶到了临津江北岸的高浪浦里。这是一个被美军飞机炸得剩下很少几座民房的村落。一连接受守备高浪浦里的任务后，经过动员，全连同志不顾几天来行军的疲劳，连夜构筑工事。

20日拂晓，当敌人发现这个对他们有着严重威胁的高浪浦里被我军占领时，就集中大量的炮火向一连阵地猛烈轰击。接着，以一个多排的兵力从浮桥上冲了过来。担任守卫桥头的战士，在班长沉着指挥下，待敌人摸过江心，全班火器一齐开火，当即击毙一部分敌人，余敌狼狈逃回。

敌人出击失败后，就整天以飞机、大炮向一连阵地轮番轰炸、炮击，企图拔掉这个“眼中钉”。

不管敌人的炮火多么凶猛，飞机多么疯狂，高浪浦里的阵地仍然在一连勇士们的手中。连长负伤了，通信员挂彩了，司号员车喜珍就主动看守在电话机旁和上级保持联系。他不断地到一排长那里去了解情况，向副团长屈太银和教导员张耀报告，并负责传达上级的命令。电话线被炮弹打断了几次，他就冒着炮火及时把它接通。房子烧着了，他从火里爬出来，怀里仍抱着电话机，直到指导员带着三排赶来，始终没中断和上级的联系。二排许洪德的工事旁落了一连串的炮弹，但他没从阵地后退一步。三排八班的机枪组虽然一天没同排里联络上，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连续轰击下，他们仍寸

步不离地坚守着桥头阵地。当指导员晚上到阵地上去慰问时，他们满怀信心地告诉指导员：“请放心！我们一定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

21日1时，敌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飞机、大炮把刚修起的阵地炸毁了。勇士们就把枪架在树杈上继续射击；迫击炮工事炸塌了，他们就将炮拖出工事射击。敌人连续6次冲锋都被打退了。阵地遍是弹坑，到处都在燃烧，但是勇士们在“人在阵地在”的坚定誓言鼓舞下，坚守住了上级交给的阵地。一连坚守高浪浦里10天，共毙敌150余人，使敌人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为主力部队突破临津江，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为了选择好突破口，汪洋师长带领团以上指挥员在前沿反复勘察了敌情、地形，经分析、对比，确定将突破口选择在水道凸向敌军阵地处。该地段是韩一师十一团与十二团接合部，从地形上说，这里水流速度慢，易于徒涉。从敌方地形、兵力、兵器配置上看，对岸是天然峭壁，地势险要，利于敌防守，正因为如此，敌人防备疏忽，工事不强，兵力兵器配置较弱。从我方阵地来说，地形为中等起伏地，地形复杂，便于我配置直瞄火炮和迫击炮发射阵地。进攻出发阵地沟多且有部分小松树林，稍加人工改造即可隐蔽第一梯队两个步兵团及加强炮兵。这样使我突破部队能接近到敌前沿最近距离，缩短接敌运动时间。

经军首长研究，同意他们这个突破方案。

27日21时突击部队全部进入到麻田里地域。敌人的炮弹不时从南岸飞过来，落在北岸的阵地上，战士们毫不理睬炮弹的爆炸，照常有序地构筑着工事。24时，师部召开了以突破临津江为中心内容的党委会。汪洋师长听完与会委员的发言后，迅速做出部署：以三四六团或三四七团为师第一梯队，并肩在新岱南300米处至上井南约800米地段实施突破，向积城、马智里、于议洞、大村、直川里方向突击，歼灭舟月里、栗浦里、147.7高地、192高地地域之敌；三四八团为二梯队，该团第三营尾随三四七团之后先渡江，

向舟月里及以东地区进攻，接应兄弟部队渡江，尔后师主力分2路合击马智里之敌，继续沿于议洞两侧向武建里、梧里洞方向发展进攻。

三四六团于土井南突破后，向192高地、235高地、武建里方向发展进攻，三四七团于新岱南突破后向147.7高地、马智里、大村方向发展进攻，师以野、榴炮两个营组成炮兵群，支援全师战斗。

为保证突破成功，师长汪洋、政委石瑛分别把副师长张峰、参谋长薛剑强派往三四六团和三四七团加强指挥。

配属一一六师完成突破任务的炮兵第二十六团、四十五团，于28日至29日分批到达集结地域。

师山炮营营长杜博，亲自组织观察敌机和炮火每天活动的情况，他发现每天早上临津江畔雾散后敌机开始活动，晚上江面起雾前离去。根据这一活动规律，师长决定将攻击发起时间定在黄昏敌机离去，江面没起雾之前。因为白天发起攻击，部队会受到敌空中轰炸、扫射，夜间影响炮兵直接瞄准，于是攻击时间定在16时40分。

为了保证战役的突然性，发起全线进攻，总攻的时间定在1950年除夕。

严冬的临津江畔，东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扫过大地，风雪过后，显得格外洁白，光亮。要不是战云密布，这里的世界该是多么怡然、静远啊。谁能会想到这里即将是血与火的交织之地呢！

敌人为了防止志愿军强渡津临江，不断有炮火对我进行骚扰，然而志愿军却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全力奋战，为突破临津江，做着准备。

如何使部队迅速跃过百米宽的江面？如何使主攻连队在水中徒涉？一个群众性的出点子、想办法的临战准备在全师部队中广泛展开。

在石瑛政委的带领下，师机关深入到战士中间，认真听取广大

指战员对突破临津江的正确意见。战士们打制了草鞋，解决了在冰面打滑的问题。在水中涉渡，战士们用雨衣缝制了防水袜子，人可在水中浸泡 15 分钟，身上抹猪油、吃辣椒解决了水中防冻问题。

攀登峭壁，制作了防滑梯子。

排雷，制作了扫雷杆、破雷带。

跨越冰洞、冰缝，借来群众的门板、原木。

为了有效地发挥炮火的威力，使火炮进到射击位置，大家在远离炮阵地的上游组织火力佯攻，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夜间的枪炮声，盖住了我运炮的吆喝声和马蹄声，使火炮顺利地进到了炮位。一连炊事班长王长发，组织全班积攒了许多空铁罐头盒，当尖刀连进入阵地潜伏时，他送了每人一个。勇士们接过铁盒子，都会意地笑了，原来勇士们要在阵地上隐蔽整整 32 个小时，这小小的铁盒解决了大伙发愁的大小便问题。后来战士们给这个小铁盒起了一个名字叫“救急盒”。

为了保证部队发起进攻的突然性，部队在距敌前沿 150 米至 300 米的地段上，利用自然沟的侧壁，构筑了 316 个掩蔽部和可容纳 3000 余人的堑壕，壕的侧壁挖掘了大量的防炮洞（每隔 1 米 1 个），80 余个炮兵发射掩体、50 多个弹药掩蔽所和器材储备室，18 个可容纳 200 至 300 人的营、团指挥所及 6 个山、野、榴炮营和 8 个步兵炮连阵地，包括全部师、团、营指挥机构，共约 7500 余人，70 余门火炮和大量的弹药物资，都能转入地下隐蔽。

突破部队于 12 月 30 日 24 时前全部进入进攻出发阵地。12 月 30 日夜晚，军长吴信泉亲自来到一一六师看望了全体指战员，并在师长汪洋的陪同下，专门到阵地上进行了全面检查。

我军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进行的。至此，已万事俱备了，敌人竟毫无察觉。为防止中国军队集结兵力发动新的攻势，李奇微命令空军部队加强了空中侦察。31 日这天，他本人也乘坐飞机做了一次低空飞行，对临津江北岸乡村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山岭，每一条河流都进行严格的巡查，未发现任何迹

象。

战后，李奇微对中国军队的隐蔽惊讶不已，他说：“真没想到中国人在这片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他们的元旦攻势。”

## 节二 九野山上徐鹏率领着光荣的团队

突破临津江之役，战前准备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看来，只要组织我军炮火压制封锁敌火力，就可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两军对阵，并不完全是实力的对抗，有时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智力的较量。三十九军的指挥员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堪称智勇双全。为了隐蔽战役的企图，牵制迷惑敌人，尽可能创造战斗的突然性，确保军主力突破任务的胜利进行，吴信泉军长命令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在军主力突破地段右翼敌认为我军最可选择的突破地段，临津江北岸高浪浦里和通往议政府、汉城公路的两侧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积极地以兵力、火力佯动，袭扰牵制敌人，对临津江组织假强渡，以暴露自己，将敌空军、炮兵、坦克的火力、兵力及注意力尽量吸引到该团阵地上来。此举，充分显示了一个战役指挥员的才能。这样，军、师给该团突破“三八线”之前的任务，实际上是要他们站在九野山上挨打。

为了全局的胜利，团长徐鹏愉快地接受这个干挨打而不会有更多收获的任务。

1950年12月27日午夜，徐鹏带前卫分队到达高浪浦里。在临津江北岸人民军构筑的堑壕里，见到了军先期派到该地区进行武装侦察的先遣部队高克团长，没想到高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他带香烟了没有。战争年月没有固定的后方日用品补给，弄包烟是很不容易的，徐鹏当时恰好也没有烟抽，他摸来摸去，在口袋里摸到了半支烟。他们俩在堑壕里点燃后，用手捂着轮流深深抽了几口，似乎这几口烟一下子驱逐了长途行军的劳累与黑夜的困乏。高克将了解

的敌情和地形情况向徐鹏做了介绍，把防务移交给三四四团后，即率部队向左边师主力靠拢。徐鹏团长按军、师命令首先肃清了临津江北岸元常里一带的残余敌人，完全控制了江北岸。

为完成军、师交给的掩护军主力顺利做好突破“三八线”的准备这一艰巨任务，徐鹏在团党委会上说：“我们要不惜伤亡，积极佯动，以吸引敌火力和注意力，将二营摆在前面，二营把六连摆在元堂里以南的87高地，向江南警戒。”同时，他派副营长带小分队去侦察临津江渡口的结冰情况。

30日13时，江南斗二里、舟月里的敌人约一个连在炮火、航空兵的支援下向我六连阵地进攻，被击退。30日夜，为掩护军主力向前运动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六连移到更易触动敌人“神经”的九野山。

九野山全是坚硬石质的岩石山，没法挖掘工事。但它是江湾突出部的一个制高点，可有效地牵制敌人和俯视敌阵地。又在通往议政府、汉城公路的右侧，地形险要，是楔在敌阵地前的一颗钉子，对敌威胁极大。江南韩一师十一团拼命想夺占这个高地阻我进攻。六连控制九野山后，指导员白义即对全连进行深入动员，连长张忠芳带正副排长仔细勘察研究了地形，周密地布置了各排、班的任务。

31日是最紧张也是打得最苦的一天。敌人发现我军控制了九野山，从早晨开始，集中空、炮、坦克火力对九野山我六连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投掷凝固汽油弹和炸弹。一刹时弹片加岩石碎块像暴雨般满天飞。13时10分，敌人在炮火支援下从排到加强连的兵力分路向六连阵地冲击。

这时，徐鹏在三伏洞团指挥所看着九野山六连阵地挨敌炮火轰击，挨敌机投弹、扫射，火烧，非常着急。可是他们团除本单位火器和配置的少量炮火可以支援六连外，左翼军突击集团中有加强的炮兵二十六团、四十五团6个山、野炮营和8个团属炮连近百门火炮，也只能瞪眼看着九野山阵地挨打。为了绝对隐蔽，不暴露战役



企图，这些炮火无法给予支援。当时军、师、团都没有装备高射火器，此时他们只能用轻重机枪对付低空投弹、扫射的敌机。

敌人冲上来了。

六连战士以岩石做掩体，沉着应战。他们把敌人放到距前沿30米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大量杀伤了敌人后将其击退。尔后敌人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六连伤亡不断增加。14时40分，敌人又从左侧向六连三排进攻，当三排九班只剩下赵永山一人时，他仍沉着应战，以冲锋枪、手榴弹迎击敌人，当他发现侧后一个敌人举着手榴弹逼近时，他纵身一跃猛扑向敌人，与敌扭打在一起，此时敌机枪向他们射击，赵永山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和他扭打在一起的敌兵亦被击毙。战后发现赵永山同志牺牲时还咬着这个敌人的耳朵。

九班全体同志在九野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英雄的三四四团官兵，一直坚持到17时30分我军突破临津江“三八线”的战役总攻击开始，没让敌人越过九野山一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消耗了敌人大量炮火，为战役付出巨大代价。

一一六师在距敌150至300米、东西宽2500米约3.5平方公里范围内，隐蔽的7个步兵营、6个炮兵营、8个团属炮连及师、团指挥所约7500余人，在两昼夜间敌人却毫无察觉。其中除他们师的严格伪装指令和防空纪律，又有老天爷30日下了一夜小雪的覆盖帮忙外，还有军首长令三四四团以积极佯动吸引敌火力、注意力的明智部署。

战后，六连受到军通令嘉奖，六连三排荣立集体二等功，荣获“九野山守备英雄排”的光荣称号。并为赵永山、杜守山二同志追记特等功，王长有荣记一等功，沈杰、王俭等13人各记二等功。此外，一一六师汪洋师长、石瑛政委还专门写了信，表扬了三四四团并为他们请功。

三十九军军史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写道：“三四四团为主攻部队做好突破准备，起到了重要作用。”

### 节三 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

1950年12月31日16时40分，汪洋师长一声令下，临津江北岸的山顶上升起5颗信号弹，炮击开始了。顿时，一片片闪动的红光，撕破了战场周围的死寂，隐蔽在山峦上的近百门火炮齐声怒吼，上万发的炮弹像冰雹似的砸向临津江南岸敌人阵地。临津江南岸浓烟四起。炮弹在敌人的地堡上、工事里爆炸着，地堡被打翻了，铁丝网飞上了天。敌人的炮火被我军压住了，浓烈的黑烟弥漫着临津江的彼岸。山头、江边杀声震天，步兵终于盼到了开始出击的时刻！

当炮弹的炸点延伸到敌人阵地纵深处，突击队就像尖刀一样，锋利地插向南岸敌人所吹嘘的万无一失的防线。一队队的突击队员紧握手中武器，准确地接近目标，从江的北岸冲向江面，进至江心，消失在烟雾、炮火中……

曾吹嘘为“铜墙铁壁”的敌临津江防线被我英雄的一一六师勇士们突破了。师指挥所随即前进。当登上江南岸后，组织指挥突破临津江的年轻指挥员汪洋和石瑛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副师长张峰看着部队的勇士们一个个身上结着冰凌，忍不住同他们开玩笑说：“怪不得我们冲锋这么猛，原来你们已经换了装，成了‘铁甲’部队啦！”

临津江南岸我一一六师以风卷残云之势，继续扩大战果。

三四八团右翼从突破口渡江，三营攻歼舟月里之敌，接应兄弟部队渡江，团主力随三四七团前进。第一梯队攻占敌基本阵地后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三四七团在三四六团一连的协同下，于22时攻占马智里，歼敌一部。

三四六团向雨中方向发展进攻中，遭敌阻击，二梯队三营行进间一拳歼敌，推进到340高地，激战1小时，歼敌大部。

1日6时许三四七团进占卢坡洞、大村及以南高地。三四六团占新村、直川里地区，胜利完成了突破任务。

由于我军及时突破“三八线”，从而保证了后续大部队顺利投入战斗。

在我强大的攻势下，敌人于1月2日全线撤退。一一六师奉命切断议政府敌退路。师决心以三四六团由北向议政府进攻，三四七团向釜谷上里插到议政府南面断敌退路。

3日3时，三四七团奉命进至釜谷上里，他们得知英军三四百人守在学校附近，团决定以一营实行强攻，一、三连从两面对敌攻击。三连迅猛接敌，以冲锋枪、手榴弹杀伤大部，俘敌60余名，击毁、缴获坦克、汽车40余辆，歼敌两个连。这时，敌占领的几处高地开始反击，一、三连加强防御。

天明后敌以约一个团兵力（后来查明均系英29旅皇家来复枪团），多次发起进攻，三连一天中击退敌3次进攻。尽管伤亡较大，但坚守住了阵地。

为了尽快歼灭敌人，七连于5时占领学校东侧高地，敌从7时30分起连续攻击。荣立七大功的王凤江，为掩护团参谋长不幸牺牲。七连连续打退敌3次反扑，阵地上班以上干部大部伤亡。在敌人发起第4次反扑中，司号员郑起主动代理指挥，在敌三面火力的压制下，他号召大家：“为牺牲同志报仇，坚决守住阵地！”待敌进至50多米时，他们以手榴弹、爆破筒击退敌人第5次进攻，毙敌60余名。10时击退敌第6次进攻后，郑起果断地将另一高地的一排集中到二排阵地，将全连19人编为3个组，他带领第一组守东南角，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方向，并抓紧抢修工事、收集弹药。

15时30分，当他们击退敌第7次进攻后，郑起召集战士骨干统一思想，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将剩下的10人重新编组。16时，敌1个营在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我3挺轻、重机枪被击毁，战士李来福迅速将坏损的机枪拆开配成一挺继续射击，待敌进至20多米时，所有7名战士用最后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弹投入敌

群。

敌人又冲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郑起急中生智，鼓起勇气吹响了冲锋号。敌人闻声，不知所措，纷纷向后撤退。此时已接近黄昏，团主力发起总攻，七连胜利完成了防御任务。毙伤敌200余名。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郑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记特等功。他当年那把坑坑洼洼的黄色小铜号已被北京军事博物馆当作重要历史文物而收藏、展览。

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师参谋长薛剑强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团政委任奇智、参谋长王如庸负重伤。

3日凌晨，副师长张峰率前卫三四六团尾随追击，进至议政府以北地区。张峰发现，在部队前进的路上不时地从隐蔽处飞起一颗颗照明弹。他立即判断，附近一定有敌人，遂命令部队严密搜索。果然，在一个山凹里，发现美军约1个连，正在鸭绒袋里睡大觉。那些照明弹是美军设的绊发式信号筒放出的，意在指示志愿军进攻的位置，或许是这些敌人太疲倦了，连照明弹频频升起也未察觉，在睡袋里便做了志愿军的俘虏。这时一名战士跑到张峰面前，说：“报告副师长，前面地上发现‘十’字形红绸布。”张峰来到近前，见战士正想用刺刀去挑地上绸布，忙说“别破坏它，留着可能有用处。”果然这些红布是（对空联络布板）“告诉”敌机，这是自己的阵地，不要投弹、射击，结果一路追击，敌机一批批在头顶飞过，始终没有扫射、投弹。

部队追至回龙寺，与美军二十四师二十一联队1个营遭遇。经一场激战，打掉美军1个前卫连，余敌败退。随即部队向汉城挺进。

4日16时，三四八团和三四六团前卫分队分别从东北和东南攻入汉城，占领了总统府。志愿军攻占汉城，敌人惊恐万状，弃城逃跑。

朝鲜战争初期，汉城曾被朝鲜人民军解放。美军于1950年9月30日仁川登陆后重占汉城，美国总统杜鲁门称赞麦克阿瑟的

“辉煌成就”，认为“朝鲜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就会完结了。”他们何曾想到3个月后，他们又被赶出这座城市。为庆祝这一胜利，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发布命令：于1月5日20时（平壤时间）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人民军以240门大炮，一齐鸣放24响，进行庆祝。

1月5日夜，三四八团主力渡过汉江向南追击。6日，三四八团占领水原，缴获满载弹药物资的火车一列。

1月6日，志司来电嘉奖突破临津江的部队。电报指出：“突破临津江尤以一六部（一一六师）三六（三四六团）、三七（三四七团）最为出色。”

#### 节四 张峰的汇报

1月28日，在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中朝军队的军和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交流三次战役的经验。张峰和另两位师级干部被特约参加这次会议。准备让张峰在会上介绍突破“三八线”（临津江）作战经验。

说来也怪，张峰在战场上似虎入羊群，可这会儿要让他在中朝高级领导人和那么多著名将领面前讲话，他却打怵了。没经过这种大场面的他，急得不知所措。谭友林副军长见状，就诙谐地与他说笑，开导他放松些，叫他怎么干的就怎么说，把经验介绍给大家，就是完成任务了。

进入会场后，张峰坐在最后一排。这个会场设在大山洞里，能容纳几百人。前边有个像戏台模样的讲台。人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同志宣布会议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张峰。

一听叫到自己的名字，张峰走上讲台，一眼望见彭总正襟危坐讲台下，还有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陈赓、解方、杜平

等。会场里鸦雀无声，越是静，张峰越紧张，早已忘记口袋里还有个发言稿。稍一定神，他想，反正是上台来了，不讲也不行啊，反正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怎么做的就怎么说吧。

于是，张峰操着安徽口音，从“三八线”敌阵地设防情况讲起，讲到战前准备工作，一直讲到突破作战的主要经过。这些都是刚刚办过的事，讲起来驾轻就熟。看到下面的首长们都听得那么认真仔细，张峰的紧张拘束全打消了。这一清醒，才想起口袋里那个讲稿，赶紧掏出来又照着讲。就这么一气儿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大超出了大会给他 50 分钟的限定时间。

张峰发言当中，首长还不时发问。当张峰讲到在汉城东门外被敌坦克围住，与上级联络不上时，彭总大声问道：“那是怎么搞的，怎么联络不上？”

张峰回答：“高地四周都是高山，又是矿区，发报机受干扰。”

彭总默默点了点头，没再问话。

当张峰讲到部队买猪时，高岗表示惊奇，问：

“你们买猪干什么？”

张峰解释说：“天气太冷，临津江都结冰了，战士要趟过 200 米宽的冰水，为了不使冰水渗进汗毛孔，冻坏腿脚，我们就想办法用雨布改做防水袜。雨布不够，就用凡士林涂抹在腿上，没有那么多凡士林，就只好买猪炼油来代替。”

发言完毕，张峰走下讲台，坐在中间位置的陈赓副司令员急步迎上来，说：“张峰，把讲话稿给我。”话音未落，他已把讲稿拿到手了。

吃罢晚饭，邓华、韩先楚、宋时轮、陈赓等又把张峰拉到屋里，饶有兴趣地让他再详细讲讲。张峰见这些高级指挥员对作战和部队的情况如此关心，又都是那样和蔼可亲，就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所知的情况又讲述一遍。小屋里你问我答，有说有笑，气氛十分活跃，就像是在开一个小型的战术研究会。

这天晚上，张峰兴奋得难以入睡。他感到，志愿军有这么一些

体察实况、了解下情的高级指挥员，打仗何愁不胜啊！

会议结束后，张峰带着首长的鼓励和嘱托回到部队，投入了下一次战斗。

## 第二十二章 横城大捷

### 节一 离弦之箭

在朝鲜战场上，三十九军另一个之最，是在横城大捷中创造的。此战毙伤不计，生俘敌就达 2500 余人，其中美军 800 余人，创志愿军师级单位（7000 余兵力）一次战斗中俘敌最多的纪录。2500 人如果排起间距为两米的纵队，也够绵长的了。美国士兵素有善于打仗更善于投降的特点。他们的口袋里装着的往往不是誓言和遗书，而是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投降后让对方多关照的拜年话。美国军队也不歧视被俘过的人员，当然他们这个民族也并不是不重视气节，而是有别于东方民族的另一种活法。然而举手投降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凶残的侵略者有颗比豺狼还狠毒的心，恃强凌弱更是他们的本性，让“豺狼”举起双手谈何容易。所以，无论昨天和今天，无论在战场上或者在和平的年代，中国人要想活得有人格，就要靠自己国家强大的实力来赢得尊严。

横城的山山岭岭不会忘记，中国军队是怎样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奇观。

1951 年 1 月中旬，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志愿军部分军、师、团的主官回国到沈阳集训，研讨如何在现代战争



条件下陆空协同作战问题。当时任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师长的张竭诚，带领三四九团团团长薛复礼、三五〇团团团长赵先顺和三五一团团团长王德雨参加了这次集训。2月3日，集训突然中断。主持集训的志愿军解方参谋长在紧急会议上说：“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进攻，志司指示，提前结束集训，要同志们立即返回朝鲜前线指挥部队作战。”

张竭诚和三位团长立即驱车登程，于当晚过江，又一次踏上了饱尝战争创伤的朝鲜大地。汽车趁夜暗沿着不平坦的公路，由北向南疾驶。经连续3夜的奔驰，恰巧在人朝作战后的第一个春节——2月7日晨返回议政府西北部的都内里。议政府，又称扬州，位于汉城正北20公里，此时为我三十九军休整地区。第三次战役后期，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看穿了敌人大有诱我深入达到作战企图之势。加之，战线南移，我运输线延长，物资供应发生了新困难，我军将士们士气很高，但减员较大，急需休整补充，遂果断命令部队停止追击，主动撤至汉城以北，以一部兵力于仁川、利川、横城、平昌以北地区，占领有利地形，转入防御，抗敌北犯。同时掩护主力在高雄、议政府、加平、金城等地区进行休整。

当天上午张竭诚就去军部接受任务，军首长们正在悬挂的地图前研究着作战部署。室内烟雾缭绕。

“报告！”

“噢，老张。”吴信泉军长大步迎上来，紧握张竭诚的手说：“你赶得好快呀，一路辛苦了！”

“还好。”

吴军长拉着张竭诚一起坐下后，冲着大伙乐呵呵地说：“大年初一就让我们调兵遣将，这美国佬还真会凑热闹啊！”几句话说得在场的领导同志都笑了起来。

吴军长从身边参谋长手中接过一份电报，边看边说：“志司命令昨天已到，第四次战役已全面打响。敌人从1月25日开始发动进攻，战斗逐步在全线展开，我预置在前线的防御部队，正以机动

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为我主力集结歼敌创造了条件。志司决心选择敌人实力比较弱，又冒进突出的中线的右翼，也就是横城地区的敌军，狠狠地敲它一下，争取消灭一两个师。为此，命令你们一一七师担负穿插迂回任务，配合正面反突击集团围歼敌人。”说到这里，吴信泉看了看张竭诚，说：“志司决定，你师暂时配属四十二军作战。”

李雪三政委接着说：“这次穿插任务十分艰巨。远距离地插到敌人腹地，将要四面临敌，独立作战。因此，必须做好思想动员，打好这一仗。”待其他军首长说完，沈启贤参谋长向张竭诚交代说：“为了抢时间，昨晚，李少元（师政委）和韩曙（副师长）他们已带部队先上去了，预计明晚过北汉江，你还得快马加鞭赶一程啊！”

2月7日晚，张竭诚一行就从都内里出发，于第二天早晨在北汉江北岸赶上了部队，张竭诚与李少元等同志商定由韩曙副师长立即前往四十二军汇报部队情况和初步的作战设想，受领具体任务。傍晚，他们就指挥部队安全渡过北汉江。又冒着严寒经连续两天的夜行军，穿过黄龙山区，于2月10日黎明前，抵近汉城以东约50公里的龙头里前线。

冬天的太阳落得早，才下午4点钟，天就见黑了。2月11日，部队白天睡足觉，提早吃罢晚饭，进行了轻装。全师部队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炮兵携带八二迫击炮、六〇炮和少量山炮，步兵带足子弹、药品和5天的干粮，各级指挥均提前一级编入序列，这种越级指挥，能做到及时处置情况和下定决心。火器也作提前配备，加强第一梯队的火力和突击力，全师上下均左臂系白毛巾，天刚黑就出发了，于16时40分，来到穿插出发地——龙头里以东约3公里的儿柴里。

“隆！隆！隆！”17时整，隐隐地听到我军反突击集团的炮声响了起来，一排排炮弹闪电般地射向敌阵地。

张竭诚立即命令：“前卫团，出发！”

全师成一路纵队，趁夜向东疾进。由于地貌、路标模糊不清，

前卫团一度曾走错方向。师首长立即命令采取应变措施，寻小路取捷径，直插预定地域。指战员在朔风刺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奋力攀越横亘在路前的高山。至次日拂晓前，一一七师全部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的穿插位置，抢占了要点，完全切断敌韩八师三个团和美二师一个团的南逃道路和横城敌人的北援通路，圆满地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为我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时，张竭诚的胸中涌动着一股豪迈之气。是啊，敌人失算了，他们过低地估计了我军的胆略和战胜困难的力量，没有想到我们一夜之间就能插到他们的腹地，突然出现在横城城下。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视杀气腾腾的战场，轻鄙地想：美国佬，这回要你好瞧的。

## 节二 美军横尸在横城

12月7时以后，从正面战场向横城败退的敌人越来越多，突围的能量也越聚越大了。北至新村，南至大谷，约6公里的公路上，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一向应战沉着顽强的三五一团首当其冲，担负着阻击逃敌的艰巨任务。他们面临的战斗场面是十分严峻的。

8时许，新村一带炮声大作，紧接着横城方面敌机起飞，坦克出城，敌人有组织的突围和增援开始了。被困于夏日的美二师第九团的两个营和新村的韩八师两个营，沿公路向横城方向突围。

同时，横城之敌两个营，在航空兵、坦克兵的掩护下，出城接应南逃之敌。张竭诚从望远镜里看到两股敌军形似地图上的两支蓝箭头，妄图在公路上对接，情况很紧急。他立即让师指挥所将此敌情火速通报各团，要求各部队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沉着应战，坚决巩固既得阵地，扼住公路，不让两股敌人靠拢，粉碎敌人突围企图。

激烈的战斗展开了！美二师第九团的两个营，向三五一团二营阵地发起进攻，二营凭借夺占的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猛烈进攻。四连打得最艰苦，击退敌人10余次冲击，最后只剩下指导员、通信员、炊事员3个人，仍顽强奋战，守住了阵地。始终坚持在第一线阵地指挥作战和进行战地鼓动工作的教导员邹锦章壮烈牺牲。后撤到新村的韩八师2个营，以8辆坦克为先导，掩护10余辆汽车和步兵，向南实施突围。三五一团第一营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大量杀伤了敌人，将敌击退。与此同时，在夏日公路两侧的我三四九团一营也迎头痛击逃敌，迫其龟缩，该营迫击炮手李长海在无炮架支撑情况下，手扶炮身向密集的敌群射击，3弹命中2发。康应中政委当场宣布要为他报请二等功。

10时以后，战斗更趋紧张、激烈。坚守公路以东高地的三五一团二营战斗吃紧，该团领导为了减轻二营的压力，防止敌人从东面的上、下加云方向突围，遂令位于公路西侧的一营主动出击。连续占领536.7高地东南的3个山头，咬住了敌人。韩八师为解后顾之忧，慌忙抽调两个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全力向三五一团一营疯狂反扑。一营一面坚守已夺占的阵地，一面从敌侧翼实施反冲击，连续打退敌人7次进攻。但该营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全营仅剩下100余人。营长赵希刚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率领部队多次反冲击，不幸中弹牺牲。

彭仲韬政委与其说是一名政工干部，莫不如说是一位深得干部战士敬佩的指挥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又善于指挥战斗。值此紧急关头，彭仲韬和团长王德雨一起把握着全团的战局，他立即令团警卫连支援一营战斗，牢牢地控制了阵地。战至中午，敌遭我重大打击，伤亡惨重，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

能攻善守的三四九团与三五一团背靠背作战，主要任务是一面卡住并坚决消灭逃跑的敌人，一面打击横城增援之敌。

考验同样是严峻的。三四九团穿插到位后，抢占高地，使横城之敌顿觉鲠骨在喉，从7时30分开始，就与我反复争夺303.2高

地。起初，因对我实力不摸底，先以2个排的兵力在3辆坦克掩护下，作试探性进攻，被二营击退，毙敌十余名。9时，敌又以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连续向我三四九团二营占领的大谷、303.2高地发起攻击。二营坚守阵地，将敌放至阵地前二三十米处，抵近射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大量杀伤敌人，将敌击退。敌人恼羞成怒，一下子出动12架飞机，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扫射、投掷燃烧弹。为减少伤亡，指挥员决定除留几名警戒监视敌人外，其余全部撤至山腰隐蔽。10时30分，敌又出动1个多营，在航空兵、炮兵的掩护下，以10辆坦克为先导，分3路向二营阵地再次攻击。敌主要目标是五连扼守的303.2高地。五连经几番交战，已减员大半，但他们英勇顽强，傲视群敌，面对数倍于己之敌，沉着应战，待敌挨近，突然开火，一批批敌人倒在阵地前沿。在紧迫时刻，炊事班也投入了战斗。经1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五连终将敌人击退。此次冲杀，二营共毙俘敌210余人。

三五一团和三四九团经半日紧张激烈的战斗，已歼敌1000余人，使敌南逃不成，北援受挫，进退维谷，陷入困境。张竭诚从望远镜中看到夏日地区之敌被三五一团打得很混乱，有一部分向琴堡里方向运动，即让韩曙通知赵永胜、王秀法，按部署立即占领阵地展开兵力待敌。三五〇团已歼灭了美空降一八七团的警戒分队。估计该敌可能已出横城了，对我军的情况又不摸底。张竭诚让韩曙转告赵先顺，坚决把敌人堵击在才三里以东地区。

至12日13时，我英勇的一一七师已将南逃之韩八师及美二师第九团的残敌共1000余人，压缩在夏日与鹤谷里之间的狭窄地段。然而，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负隅顽抗，企图伺机逃脱失败的命运。张竭诚清楚地知道敌虽败局已定，但实力犹在，他们占有坦克、火炮的优势，特别是拥有制空权。敌机数架一批，轮番轰炸、扫射，威胁颇大，且经半日激战，我实力已受较大削弱，如在白天与敌作最后较量，必将增加我军伤亡。因此，

只有坚持到太阳落山，以夜战歼敌。他命令各团坚守阵地，堵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突围得逞。并逐步压缩包围圈，注意隐蔽防空，待黄昏后向敌人发起总攻，彻底歼灭敌人。同时令三五〇团密切监视美空降一八七团和原州之敌的动向，随时准备参加围歼战斗。

由于一一七师扼守要点，“引而不发”，敌进退不得，惶恐万分。14时10分，被困于夏日之敌多次拼命地向我三五二团阵地猛攻，10余架敌机对我阵地前沿狂轰滥炸，连续投掷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一团团浓烟烈火腾空而起，战场被浓重的硝烟所笼罩。三五二团的几个阵地，几乎被炸弹和炮火夷为平地。部队伤亡很大。逃敌趁机做困兽犹斗，亡命突围。我三五二团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顽强阻击。四连二排阵地是敌人主攻目标，全排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一度占领二排阵地。四连指导员冯书贤在关键时刻，组织全连包括炊事员、通信员、司号员、文书在内的10余名战士反击突入阵地之敌，最后在六连的支援下，夺回了阵地。战后，冯书贤荣立一等功。

三五二团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虽奋力阻击，但敌先头部队还是于15时左右通过了夏日。随后，像脱笼而出的野兽一般，叫嚣着，狂奔着，向三四九团扼守的鹤谷里阵地冲来。张竭诚一边用望远镜追踪这股敌人，一边担心着：三四九团腹背受敌，压力够大了，薛团长、康政委他们能顶得住吗？能顶得住！他们能攻善守，信得过。想到这里，他为防万一，立即命令师炮兵营集中火力拦阻敌突围之先头部队，又令三四九团派爆破组炸掉敌开路坦克，并通知原抽调来师作预备队的三四九团三营八连火速归建，以加强我鹤谷里桥头阵地，坚决把敌人拦在桥北！

冲过三五二团阵地的这股敌人，被我炮火拦截在夏日至鹤谷里的半路上，仍拼命突围。他们先以重炮轰击我鹤谷里桥头阵地，尔后，以坦克掩护步兵发起冲击。三四九团三营果敢地冲下公路，以侧射火力猛烈拦击敌步兵，派爆破手炸毁了敌开路坦克，终将敌阻于鹤谷里公路以北。

在这股敌人实施突围的同时，横城敌人出动两个连兵力，以6辆坦克开路，沿公路向鹤谷里进攻，企图接应突围之敌。三四九团二营五连和三营七连前伸至公路两侧阻击敌人，经30分钟激战，把敌人两个步兵连击退了。但因公路未破坏，敌坦克还是沿公路向鹤谷里冲来。在第一线指挥的薛复礼团长见此情景，立即令他亲自掌握的团预备队——八连的一个班，携带爆破器材，在3分钟急袭火力的掩护下，沿路沟迅速接近火舌四射的坦克，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敌先头两辆坦克被炸得“趴窝”了，后边的4辆坦克慌忙开下公路，经稻田地绕过我英勇的爆破组，窜过鹤谷里桥，也顾不上掩护步兵了，轰轰隆隆的声音也变了调，独自向夏日方向逃命。

张师长通过无线电话找到了薛团长。师长在电话中对薛复礼说：“你们要继续组织反坦克小组，在路口炸毁它！卡住它们的去路，最主要的就是截住敌人步兵，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们千万要沉住气，依情况调整兵力、火力，与三五一团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夹击敌人。”随后他问：“八连上去没有？”薛复礼说：“上来了，正是节骨眼儿。”然后，他用坚定的口气说：“请师长放心，有我在阵地就在！”

与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这种身先士卒，与阵地共存亡的精神面貌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军见突围无望，把韩八师师长等人用直升机接走了，至于师以下的“炮灰”，就不管了。

冬天的16时，天即将黑了下來，周围群山的影子渐渐模糊了。从师指挥所看战场，已是只见枪炮火光，看不清人与车的踪影了。敌人的飞机也不像白天那么猖獗了。张师长守候在电话机旁，不时地检查督促聚歼敌人的各项准备工作。

被困于鹤谷里桥北之敌，趁天色尚未全黑，企图重整旗鼓，再次挣扎。方法还是老一套，只不过更加疯狂罢了。他们先以猛烈的炮火向我阵地轰击，继之步兵在坦克的引导下，以密集队形向我桥头阵地反复冲击。三四九团三营八连在薛团长直接指挥下，据守着

桥头这个关键阵地。他们将敌人放近，组织各种火器突然开火，一批批敌人像被收割的高粱纷纷倒地。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与突入阵地之敌展开白刃格斗，喊杀声连成一片。由于敌我打成胶着状态，敌机在天上直转悠不敢投弹，敌人的大炮也哑巴了。我八连全体指战员在一营等部队的积极支援下，奋不顾身，寸步不让，连续打退敌人3次猛烈的进攻，守住了桥头。敌人在桥头以北尸横遍地也未能跨过桥头一步。在鹤谷里桥头这场鏖战中，我三四九团共毙敌400余名。

### 节三 午夜凯歌

天黑了下來，聚歼残敌的时刻终于到了。17时30分左右，三四九团和三五一团均向张师长报告，残敌1000余人及100多辆汽车、几十门大炮，在猛烈射击、交替前进的数辆坦克的引导下倾巢出动，一股脑地沿公路向南冲来。这是垂死挣扎的敌人最后的一招了，也是我军全歼残余敌人的好时机，张竭诚立即命令部队全线出击：三四九团由鹤谷里向北攻击，三五一团从夏日附近公路两侧实施攻击，并派一部由北向南反过来打敌之尾部。同时，我六十六军一个营也赶到，由西北方向投入战斗。打蛇须打头，三四九团一营和三营八连处于战场正面，他们在师团炮火的有力支援下，迎头痛击敌之队首。此招显然奏效，敌先头一辆坦克冲过鹤谷里公路桥，衔尾而来的一辆吉普车刚上桥，即被我守桥部队打中起火，敌第2辆坦克发疯似地将这辆正在燃烧的吉普车撞翻到河里。紧紧跟随这辆坦克的几辆卡车，还未等上桥就被打得爆炸起火，瘫在桥头，堵塞了公路。在我猛烈火力射击下，残敌及百余辆汽车拥成一团，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我攻击部队乘胜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将敌斩成数段，分块围歼。可敌人仍很顽固，火力还相当强。他们利用汽车、路沟等作掩护，节节抵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两三公里的



公路上打得“开了锅”，急骤而暴烈的枪炮声，短促而尖厉的冲锋号声，小喇叭联络声和我军那激昂的喊杀声，汇成一个巨大的声团，伴着硝烟冲向夜空，回荡在山谷之中……

围歼战于午夜全部结束，被困于夏日、鹤谷里残敌 1000 余人，终被全部彻底歼灭掉了。

三五〇团预置在琴堡里的一营和师后勤部，截获了大量逃敌。12日上午，敌韩八师后续部队一部，在我正面反突击集团的打击下，见前队受阻于夏日，沿公路南逃无望，即由上草院里以南山地，落荒而逃，直奔琴堡里而来，妄图经此向原州方向逃窜。三五〇团一营和师后勤机关，在副团长王秀法和师后勤部长赵永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早已占领了琴堡里周围唯一的一个制高点——村东侧的小山包，设好伏后，待敌就范。12日上午10时许，一营派出在琴堡里以北一个山梁上的警戒班，与逃敌接触了，该班且战且退，顷刻间，只见上千名敌人黑压压一片翻过山梁，冲下山来，待警戒班将敌诱至小山包前，我一营抓住战机，猛烈开火。敌遭迎头痛击，晕头转向，虽在混乱中组织了几次反扑，但已是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我军乘敌混乱之际，勇猛出击，并配合外语喊话，瓦解敌军，不少敌人见大势已去，就举手投降了。此役，我一营以很小的代价即俘敌 900 余。其余 100 多敌人也未逃出多远，就在昆矣洞附近，被我三五〇团三营一个连和师指挥所警卫分队截获。当日下午 4 时许，三五〇团一、三营在才三里附近也截获一些零散逃敌。

至此，我英雄的一一七师经一昼夜的激战，毙伤敌人 850 余名，俘敌 2500 余名。其中美军 800 余人。共歼敌 3350 余名，击毁和缴获敌汽车、坦克 200 余辆、各种炮 100 余门。

13日，一一七师继续搜山、捕捉零散隐藏之敌，打扫战场，清理缴获的装备物资，转移伤员和俘虏，部队集结在便于隐蔽的地方，继续控制和监视横城之敌。

张竭诚师长站在朝霞映照的山岗上，环视硝烟尚存的战场，胸中涌动着胜利的豪情。不想这种情绪被惊人的一幕给冲淡了。只见

10余架美国飞机飞过来，疯狂地向夏日至鹤谷里之间的公路上轰炸、投燃烧弹，把他们那些被打得东倒西歪的坦克、汽车、火炮等炸成一条火龙，十几里外清晰可见。战士们嘲笑说：“美国佬毁灭战败的罪证倒挺积极的！”更有甚者，当我军押着800多名美国俘虏转移，正在山上休息时，忽然有几架美机追袭而来，我押送部队迅速疏散隐蔽，而俘虏们抬头看看是自己的飞机，就不以为然地原地坐着，喊也不动，没曾想美机竟向他们俯冲扫射下来，打得俘虏们嘴里骂娘，抱头鼠窜。美机洋洋得意地走了。我军清理了一下俘虏，竟死伤100多。

也许美军飞机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吧，不过这种做法也够“损”的了。

英雄部队的战绩，传遍了四而八方。当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政治部就发来了嘉奖令：

此次战役，你师能圆满插断横城以北敌退路，并俘敌2000余人，坚决阻击了横城北援之敌，对整个战役起了重大作用。此种作风，堪值嘉勉。望激励你部为歼灭更多的美军而努力！

此役后不久，张竭诚升任为三十九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彭仲韬升任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再后来，张竭诚升为三十九军军长，彭仲韬则亦任过该军的政治委员。横城大捷，打出了一代勇将，打出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星。一一七师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指挥人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指挥员。

## 第二十三章 磐石颂

### 节一 地下长城·上浦坊的枪声

在阵地防御战中，用“守得顽强”来形容三十九军的业绩已难以令人满意了。他们首创的立体工事已达到了令对手“望洋兴叹”、无可奈何的程度，为“坚不可摧”一词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注释。

1951年12月1日，三十九军接替了四十七军防务，担负的区域西起临津江，东至孝龙堡，均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和长满茂密灌木的丘陵地。

四十七军在这20公里长的防线上，曾修筑了猫耳洞、交通壕、马蹄形坑道等一般性野战工事。随战争的发展，这些工事难以适应长期作战，积极防御，有计划地打击敌人之目的。为此，吴信泉军长决定逐步建设成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说干就干，三十九军历来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在学习兄弟部队的经验基础上，吴军长委派一一六师师长汪洋组织三四八团构筑了一个加强连的典型坑道工事，又以此为经验精心地制定了防御阵地整体工事构筑规划。吴军长亲自绘制了甲、乙、丙三种支撑点式阵地坑道平面图、立体图，确定了标准及实施方法，印发部队。

修筑20公里成一体的防御工事，工程浩繁，在我军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凭着战士们那双能移山填海的手，在山石中开凿出各种作战和生存空间。只是一声令下，全军上下便无不奋勇争先。在“建设好阵地就是夺取胜利”的口号鼓舞下，昼夜不歇，锹镐不停，凭着简陋的工具，在正面 20 公里、纵深 15 公里左右的防御地幅内，构筑了一条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坚固防线。其中，坑道 3380 条，总长 90 余公里，堑壕、交通壕约 390 公里，各种掩体 7715 个，人员隐蔽部 8537 个，马匹隐蔽部 280 个，汽车库 450 个，总出土量 120 万立方米。完成以坑道为核心，以堑壕、交通沟、掩体相结合的完整防御体系。建成了攻不破、打不烂的“地下长城”。全军 90% 以上的人员、武器、装备、物资全部转入地下，大大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十九军，这只“动如脱兔”的部队，此时成了名副其实的穿山甲，造成了轰动效应。1952 年 5 月，张竭诚副军长到志司专门为兄弟部队介绍了阵地构筑和阵地管理的经验。陈赓、解方等首长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志司机关还在三十九军召开了现场会，向全志愿军部队推广了经验。

三十九军构筑的坑道工事，对敌人产生了威慑作用，使他们感到沮丧。1952 年 12 月 2 日，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前线观察所，通过望远镜观察我方阵地和听取了汇报后，感慨地说：“看来他们（指志愿军）已经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的办法……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是的，这座可令世界惊诧的地下长城，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吴信泉曾在他的回忆中做了这样的譬喻：总出土量如果修成宽高 1 米的低墙，能达 1200 公里长，可从朝鲜的三八线连绵到祖国首都北京。超过著名的法国马其诺防线和历史上的芬兰曼诺林防线。

自三十九军进入防御阵地后，敌人就没停止过进攻和袭扰，企图蚕食我阵地，消耗我方力量，以达将我阵地向北压缩之目的。

1951年12月9日，敌人开始了罪恶的挑衅。美三师六十五团先后以2个排至1个加强连的兵力，向三四三团八连三班防守的上浦坊南山前沿阵地发动疯狂进攻，大有必夺之势。八连三班在连主阵地的火力支援下，机智灵活、英勇顽强，连续打退敌人3次冲击，歼敌146人。12月23日，二班接替了三班防御。不久，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先后以1个排至1个营的兵力，再次向该阵地发起了连续而猛烈的进攻。二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放敌到20米时，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后只剩下副班长梁庆有和翟维金、林青山3个人了。

梁庆有成了这个特殊战场上的指挥官兼战斗员。那还是这次战斗结束不久，他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惊人心魄的一幕：

天亮以后，上浦坊南山阵地硝烟还没有散尽，敌人又发起了第5次冲锋。漫坡上，二三百个敌人，成散兵队形向山头接近。当时，二班据守的宽阔的正面阵地上，只剩下了翟维金、林青山和我；而林青山还要分出去把守那两个坑道口，在表面阵地上迎击敌人的光是我跟翟维金了。我们两个隔着十多米远，各自负责打一面。我一边大声喊着鼓励他，同时用加拿大机枪朝着敌人猛烈地扫射。对面山上敌人五六挺重机枪企图压制住我，子弹也像雨点般打来，一颗子弹把我的棉袄穿了个窟窿。敌人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向翟维金那边吐出一股股红色的火焰。20多个敌人趁势疯狂地往上冲。翟维金身上已经被炸伤3处。我看见他的衣服上冒烟了，但他还是敏捷地向敌人投掷出一颗颗手榴弹。我也拼命地用火力支援他。

刚把翟维金那面的敌人压下去，东面突然又冲上来一股敌人，离我只有十多米。眼看打手榴弹不济事了，我拿起3颗手雷，连着向冲上来的这股敌人扔过去。一阵震耳

欲聋的轰响之后，十多个敌人被炸躺在地上，冲上来的敌人也都退了回去。

我们的枪支里大部分灌满了土，打不响了，手榴弹成了唯一的武器。可是堑壕里的手榴弹也快打完了，存放手榴弹的洞子离这里还有40多米远。

翟维金跳出堑壕跑着去取手榴弹，没跑上几步，就叫敌人机枪打着了背部，牺牲了。

我的心头一阵热辣辣的发烧，把战友的遗体安置好，赶紧继续跑到北面的洞子里抱出4箱手榴弹，把它们全搬到了东面阵地上，准备着继续打击敌人。

这时候，浓烟和尘土凝聚在空中，把日头都遮暗了。对面山上炮声隆隆，敌人的20多辆坦克炮，正向我身后面的阵地射击。透过烟雾还可以望见西边开阔的山谷，那是七连的前卫排阵地，那边枪声响得正紧，到处都在战斗着。我一面拧着手榴弹盖，一面望着脚下这座远远伸向前面来的小高地。在这块突出到敌人鼻尖下面的阵地上，我们的兄弟部队曾经打出来多少个英雄单位啊！我清楚地记起了连首长对我们二班说过的话：“这个阵地，是我们师的大门，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它，剩一个人也不能放掉这个阵地！”

现在，阵地上真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往南去堑壕是不通的，不知道李廷福在那儿怎样了。不管怎样，我要钉在这儿，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以后，就蹲在半人深的战壕里，注视着山脚下的敌人，心里窝着一股子火。

敌人的攻击屡次失败，伤亡一大堆，于是改变了方式，以一个排到一个连的兵力，一拨接一拨地又发起了连续冲锋。我在从东到北这条30多米长的堑壕内来回奔跑着打，直打得两只胳膊酸痛得快举不起来了，可是敌人的攻击仍然一起接着一起，对面山上敌人的重机枪也发疯似

地叫啸起来，掩护着一大群敌人往上冲。我正挺着劲地往下砸手榴弹，猛听见身后脚步响，回头一看，3个敌人从高处跑下来，已经快接近我的堑壕了，好危险！我连忙把扣出弦的手榴弹甩出去，撂倒了他们。但是后面的仍在陆续地蜂拥下来。我猛地省悟：山头的地面工事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坑道就在我的身旁，里面还有伤员！这是我们最后的防御阵地，必须坚决守住坑道，保卫受伤的战友。我拿着最后一颗手榴弹退进了坑道。

敌人紧接着把几个洞口都堵住了，机枪、手榴弹没命地往里打，待不多会儿，东面的坑道口就被炸塌了，堵得严严实实。这下倒好，省得防守了。于是我立刻转到北面坑道口上，在这里找到了林青山，协助他共同守住西、北的两个口子。

敌人打了一会儿枪，在洞口上大喊大叫，我和林青山抓个空隙突然冲到洞口，砸向敌人一颗手榴弹，敌人不再嚷嚷了，又使机枪、卡宾枪往洞口里一个劲地扫射。

我们俩蹲在两条坑道会合处的拐角地方，我让林青山守着朝北的那个洞口，我守朝西这面的，几步之外就是敌人。我问他还有多少手榴弹，他说：“不多啦，坑道里储存的一箱已经快打完了。”

我望着这个还没经过几次战斗的广西来的战士，他倒一点不显得慌张。我问他：“小林，你害怕吗？”

“怕什么！”他回答道，“副班长，我想要争取做一个青年团员。”

啊！在这样危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心里想的却是这个。我觉得心里滚烫，眼眶子都发湿了，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说：

“小林！现在正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党会了解你的。”

考验，是的，再困难的考验我们也经得起啊。

坑道口上冒进一股红火，接着又是一股，两个口上都着起火了，烟雾弥漫了整个坑道，窒息着呼吸，敌人向我们坑道口放火了。勇敢的小林，猛地钻进那浓烟中，打了一阵手榴弹，把烟和火都震灭了，敌人也被吓得离开了坑道四周围，一时不敢再接近我们。

我们赶紧扑灭了身上和洞口的火苗子，准备着应付敌人更加恶毒的破坏。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我们只剩下3颗手榴弹，往外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坑道里原有一部步谈机，在清早就被炮弹震坏了。

我对林青山说：“不要紧，没有弹药，我们还有枪托跟刺刀，反正不能叫敌人打进坑道。现在离天黑只有几个钟头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能坚持到天黑，上级一定会派部队来援助我们的！”

林青山回答我说：“对，一定要坚持，我们有一口气就要和敌人拼到底。”

在这种时候，有这么硬的决心，真比武器还要宝贵。我把最后的3颗手榴弹掂在手里，心想：这点子弹药已经用不着两个人来守卫了，便对林青山说：“你到里面照管照管伤员，洞口交给我吧，我来包干！”

敌人还在外面嚷叫着，隔一会朝洞子里打一阵枪。我一只手提着一颗手榴弹柄，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胆怯的敌人光吵叫着打枪，却不敢靠近洞口。时间在紧张中慢慢地过去，不多时，敌人的叫声听不见了，枪声也逐渐稀少起来。狗东西们又要出什么鬼点子！我诧异着，正想设法去侦察一下，猛然听到洞外一片吵嚷声，仔细一听，声调那么不同，不像先前那些吱哇刺耳的外国话，是亲切悦耳的语言。啊！难道是我们自己人来了吗？

我满怀着兴奋心情，轻轻地爬到西头的坑道口上去观



察。没有两秒钟，堑壕外沿上露出一个人影，那熟悉的草绿色的棉军帽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哈！果然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上来啦！我赶紧向洞里大声喊叫林青山。没等他答话，七班的李明兴和王宝金首先跳进堑壕里。多高兴啊，我简直是一步就蹿到了坑道口的堑壕，差点把他们两个撞倒了。

原来在晌午的时候，团里发现我们山头上已经全是敌人，起初认为我们二班已经全部牺牲了，因此，决定将反击改到夜间进行。以后七连的观察哨报告：坑道里不断往外射击，山上敌人非常混乱，于是团长又命令三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山头立即反击夺下来。就这样，12月23日午后3时，反击部队和我们胜利会合了，这座上浦坊南山小高地上，顿时腾起一片欢呼。

战后，梁庆有荣立了特等功。还光荣地参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受到了毛主席及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照片和事迹，还登在了《解放军画报》上。

和梁庆有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的还有三四四团九连战士赵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命运，朝鲜战争刚结束就回乡种地去了。梁庆有在辽宁、赵旺在河北，他们原本都是农民。离队前，赵旺在扫盲中因记不住生字，被戏称“照忘不误”。这位在横撇竖捺的阵势前显得胆怯的老实人，在战场上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汉。

赵旺的事迹曾在惜墨如金的师史中重重记了一笔：

五班战士赵旺在一个班的敌人冲入阵地，该班阵地仅剩他一人时，他机智勇敢地用枪托砸死两个敌人。在兄弟班配合下，毙敌6名，打退突入之敌，守住了阵地。

当笔者见到这位久仰的英雄战士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

了。他曾是这个部队的一等功臣，又被授予“战斗旗帜”的称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原以为魁伟高大的英雄，竟然个子矮矮的，体型瘦瘦的，站在悬挂着自己那幅身上挂满缴获的敌军武器的照片前，却怯生生的显得如此的腼腆，笔者难以把他同那个抡起枪托一下子砸死仇敌的勇士联系在一起，不禁用不恭的口吻问道：“就您这个头儿，能打过身高马大的美国兵吗？”赵旺没加思索，却是慢慢地说：“就是，就是看了战友都牺牲了，都打死了，就、就……”说到这里他却低垂了眼皮，像是在说件无所谓的事情。其实赵旺的事迹也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原以为谁也不知道就算了。是友邻部队在战后向三十九军的一位干部说：哎呀，你们那个阵地的战士才叫勇敢呢，用一个大木棒子两下子就打死两个美国鬼子！

难怪兄弟部队如此钦佩。三十九军的守备战打得相当出色，三四四团一连就在赵旺立功后不久的华川湖机动防御战中，打出了闻名世界的“288.4高地守备英雄连”。

那是1951年4月间，第四次战役开始不久，敌人继续北犯。按照“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说法，这是他们的“撕裂者行动”——将我军部署在汉江一带的防线撕开，实现他们推进到“三八线”地带的战略企图。

我军为了迟滞敌人的推进，展开了逐山逐水的节节阻击，总称为机动防御或运动防御。三四四团一连连长赵志立率全连坚守在位于华川鹰峰山以北的288.4高地上，同推进到该地的美陆战一师三团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从9日到13日，赵志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4天4夜，依托战前构筑的坚固工事，打退了敌人从1个排增至1个营兵力的10余次疯狂进攻，毙伤敌400多名。阵地始终在英雄连队手里，岿然不动。战后，军部授予他们连“288.4高地守备英雄连”光荣称号。连长赵志立荣立二等功。然而，敌人却称他们是“死硬部队”，而且认为这起码是一个加强营，而不是一个步兵连。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了。在板门店有一

个记者；就是曾经报道美陆战一师三团在华川湖战斗失利的美联社记者，在板门店谈判过程中非要看一看这个“死硬部队”的指挥官是什么样的人不可。

那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我方工作人员介绍说：“记者先生们，这就是华川湖战斗守备在288.4高地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长赵志立，诸位有何问题可以提出来。”此刻，众多的各国记者看到的是一位刚从战场拼杀中来到这里的中国军人，竟是那么威武而年轻，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位英雄的形象留在了他们的相机里。

赵志立面对这么大的陌生场面和这么多的外国记者，难免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赵先生，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像你这样优秀指挥官一定是个营长，而不会只是个小小的连长吗？”第一个发言的是美联社记者，逃逗地提问道。

“我15岁当兵，今年21岁，是一个步兵连长。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我算不上优秀指挥员，像我这样的年龄怎么能当营长呢？”

赵志立如实而严肃地回答。

“NO！NO！赵先生，你是营长而且是加强营的营长。否则，你们怎能阻止我们美陆战一师三团的1个营在航空兵与炮兵支援下的多次进攻呢？不可能！不可能！”还是美联社的记者吵嚷着。

“各位记者先生，我们就是1个连打败了美军1个营，这是铁的事实。如果不相信的话，请看看288.4高地的地形地貌吧：它位于鹰峰山以北两公里，东靠华川湖，西为北汉江，北有大水坝，南有春川至华川的公路。高地正面不足500平方米，只要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里只能部署1个连的兵力，根本不可能摆开1个营，更不可能是加强营了……”赵志立言之有据，有条有理地答辩着。

会场顿时出现了暂时的寂静。

“赵先生，听了你的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历史上西班牙人和美

国人争夺的直布罗陀半岛。你所指挥的288.4高地战斗，和当年的直布罗陀战争所起的作用一样啊……”最后，这位外国记者激动地发出了这样一种心服口服的感叹！

三十九军善打攻坚战，更善打防御战，从司号员郑起、副班长梁庆有、战士赵旺，到连长赵志立，英雄的形象如座座丰碑，铸写着军魂。

然而，梁庆有和他的战友在上浦坊南山的守备战，只是这支部队阵地防御战的序幕，精彩之笔，当然还是在以后的战斗中。

## 节二 阵中日记

面对美军的不断袭扰，位于一线之三十九军严阵以待，并依托工事，给敌以狠狠地打击，留下一串串赫赫鲜明的战绩。还是让我们看看那难忘的时间记下的英雄壮举吧。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凝练得不能再删简的记录了。其中，哪个情节展开，都是一部长长的《战争与和平》式的鸿篇巨制。

1951年12月11日。

20时40分，美三师六十五团以两个班的兵力企图偷袭我三四五团五连三班守卫的168高地，当即被三班以猛烈的火力击退。21时30分，敌约两个排的兵力在机枪火力掩护下，三面包围过来，再次发起了攻击。面对7倍于我的敌人，三班毫不畏惧。副排长马永林在左肩负重伤的情况下，指挥战斗小组左右机动，不断交换射击位置。经30分钟激战，敌第二次冲锋又被打退了。22时40分，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三班阵地。接着又以两个排的兵力，从四面向三班猛攻过来。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马永林沉着冷静，指挥各战斗小组不断变换位置向

敌射击。首先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正面和左侧之敌，新加强三班的一个战斗小组又打退右侧之敌。团、营的炮火封锁了残敌的退路，拦击后续梯队，给其重大杀伤。敌攻击未成，放出烟幕狼狈溃退。三班乘胜出击，勇敢追杀。经两小时顽强战斗，毙敌40余名，缴获部分武器，胜利完成防御任务。

1951年12月23日。

8时30分，美四十五师一八〇团在飞机、大炮、坦克、重机枪掩护下，以2个班至1个连的兵力向我三五一团五连八班守卫的宋村洞西无名高地连续发动6次攻击。八班在营、连炮兵支援下，依托坑道，用手榴弹和各种火器沉着应敌，经40分钟激烈战斗，毙敌50余人，炸毁敌坦克1辆，缴获重机枪1挺，保证了连主阵地的安全。

1951年12月30日。

9时许，美四十五师一八〇团约1个连的兵力由346.6高地向我三四九团九连防守的下朔谷东南无名高地发动进攻。五班在排长段纯山指挥下沉着冷静、隐蔽待敌。当敌进到距我30米时，全班火器突然开火，将其击退。为防止敌炮火报复，全班转入坑道隐蔽。9时50分，敌约两个排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和浓密的烟幕掩护下，由石岬洞北山和将军洞北山同时向我进攻。五班迅速占领阵地，待敌逼近前沿，全班火器一齐开火。机枪组长邓集琦奋不顾身，跃出堑壕，端起机枪向敌猛扫。在五班的猛烈打击下，敌扔下20多具尸体又溃退下去。11时许，敌再次向五班阵地炮击，并发射3发毒气弹。随后，步兵向五班发起第3次进攻。由于遭我前两次打击，敌心慌胆怯，不敢轻举妄动，边攻边小心翼翼地以机枪步枪火力向我射击。

为诱敌就范，五班逐渐减弱火力；最后停止射击。敌误以为我已无力抵抗，遂大胆地发起冲击，肆无忌惮地接近我前沿阵地。五班神枪手李洪斌首先将敌指挥官击毙。接着全班一齐开火，20余名敌人应声倒下，余敌见状，仓皇逃窜。此次战斗，五班共歼敌50余名，我无一伤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1952年1月12日。

拂晓，美军四十五师一八〇团3辆坦克成前三角队形向我三五一团九连二排防御的孝龙堡北高地开进时，被我二排预先埋设的防坦克地雷和三角形雷群炸毁两辆，16时敌坦克牵引车前来拖运，又触雷炸毁。

同日3时许，敌1个营利用夜暗偷偷向我三五一团四连守卫的芝山阵地接近，敌先头连避开我军游动哨，迂回到芝山北侧五里亭我四连四排的坑道口附近时，被我二排六〇炮班长发现，他英勇机智，只身一人手持炮，简便射击，连续发射10余发炮弹，毙敌20余名。当1个排的敌人突入我阵地时，他继续用简易方法射击。他的耳朵被爆炸声震聋，血顺面颊流了下来，但他全然不顾，不断射击。在四排、侦察排猛烈侧射火力配合下，把敌人击退。4时15分，敌偷袭不成，转为强攻。敌营主力在7辆坦克、2辆自行火炮的支援下，分3路从芝山东侧向四连发起总攻。四连连长张守高镇定指挥，果断命令二排四班和侦察班抗击北路之敌。二排五、六班抗击中路之敌，一排二班、二排九班机动至芝山东南侧击南路之敌，重机枪转移到芝山东侧的前沿阵地。同时，向炮兵发出信号，引导炮兵以准确的火力向敌射击。4时30分敌虽经我轻重火力沉重打击，但依然仗着优势的兵力逼近我芝山各前沿阵地，部分敌人已临近我前沿坑道口七八米远。连长张守高

一面鼓励战士，一面与大家一起奋勇杀敌。在干部的带领下，四连连续打退敌人3次冲锋，毙敌150余人。5时40分，敌被迫停止攻击，不得不龟缩回去。

各防御部队在战斗中，除依托阵地顽强坚守外，还经常抓住有利战机，适时实施反击，积极主动地杀伤敌人。

1952年1月13日。

拂晓时分，美三师六十五团百余人向三四三团七连二排上浦坊北山阵地偷袭，我发现后先敌开火，敌转为强攻，以7挺机枪及4辆坦克掩护，分三路向二排冲击。二排顽强战斗，连续击退敌多次进攻。9时许，敌采取“添油战术”，兵力增加到200余，五班阵地即将被突破的情况下，七连副连长芦纪秋当机立断，迅速组织反击，他一面命令六班抗击佯攻之敌，一面令二排火器向进入五班阵地的敌人猛烈射击；同时指挥连六〇炮、机关枪压制无名高地敌火力，在我奋勇反击下，敌150余人被歼，其他仓皇溃退。

1952年2月6日。

美三师六十五团三营以1个连兵力向三四五团七连八班旧岱洞东南山7号阵地进攻。八班以近战火力打退敌3次进攻后，趁敌混乱，跃出工事，发起反冲击，毙敌34人，俘3人，坚守住阵地。

1952年2月28日。

12时30分，美三师六十五团以一个连兵力两次进攻三四三团一连五班上浦坊南山阵地。该班在营、连炮火和连主阵地机枪的支援下，待敌接近，冲出坑道口向敌反

击，连续战斗3个半小时，英勇击退了敌人进攻，并粉碎了敌以喷火器、毒气杀伤我军的企图，毙敌60余人。

就这样，自1951年12月至1952年3月，我军前沿各部队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依托阵地，按照任务、敌情、地形等情况合理配置火器和兵力；采取近战、夜战等多种战术，抓住战机，灵活歼敌，粉碎敌从班到营规模的40多次进攻。我军阵地越来越巩固。敌弃尸丢枪，损兵折将，始终没有在我阵地前越过“雷池”一步。

### 节三 坑道战从这里开始

许多中年以上的人们都不会忘记那次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还有那首“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曲。当上甘岭的名字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的时候，人们可曾知道，先于上甘岭之前，发生在190.8高地那场惨烈的坚守坑道的战斗呢？

190.8高地是敌我缓冲区中，我军突出伸向敌阵地前沿的一道狭长高地，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敌常以小分队于此对我军进行频繁的袭扰活动。1952年5月15日，我一一七师三五〇团一连挤占了190.8高地的周围5个小高地，并以二排在8个炮兵连支援下与敌形成近距离的对峙。

5月18日至21日，美四十五师一七九团在空、炮、坦克的配合下，最多时以1个营的兵力，由葛花洞向190.8高地连续猛攻10余次，我军在一连长陈玉连的率领下，沉着应战，将敌放至阵地前沿，以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经反复争夺，毙敌270余人。190.8高地，傲然屹立在我军前沿。

敌遭我连续打击后，被迫停止进攻。为了抗击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副师长韩曙令三五〇团利用战斗间隙，调整部署，并加修战



壕、交通壕、防炮洞和坑道，准备充足的弹药、干粮和水。并在我前沿阵地埋设了防坦克、防步兵地雷。

6月12日晨，新换防的美四十五师一八〇团，在52架飞机、34辆坦克及纵深炮支援下，先以1个连佯攻三四九团防守的新村南山，接着以两个连的兵力，分3路向190.8高地发起多次猛攻。我一连在师、团强大炮火支援下，依托有利地形，待敌接近，各种火器突然开火，经5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毙敌200余人，毁伤敌坦克7辆。

10时，敌进占190.8高地东南无名高地，一连五班面对群敌临危不惧。当敌突入阵地时，全班勇猛冲入敌群，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终因寡不敌众，除一人脱险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一连六班在班长高云和的带领下，凭借交通沟、坑道，以各种火器交替射击，沉着应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14时许，数倍于我的敌人切断了六班撤退的通路，将他们三面包围起来。为了保存实力，寻机歼敌，班长高云和果断指挥全班转入坑道，然后迅速将进入坑道的六班、连机枪班、六〇炮班的10余名同志组成3个小组，并指挥各组依托坑道，不断出击，灵活袭扰敌人。

当晚，团长王秀法组织三连4个排在师4个炮兵连火力支援下，利用夜暗进行反击，消灭敌人1个排，但未能将敌驱逐，三连连长李汉友等5人也进入坑道与六班等会合。

李连长的到来，使高云和备受鼓舞。其情其景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描绘的。有关坑道中发生的故事，还是让我们听听他本人的述说吧：

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高兴呢？虽然头顶上的炮弹咚咚直响，可是谁也不去管它。大家热烈地握手，互道辛苦，坑道里就好像开庆祝会，连重伤员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李连长来了，带来了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和指示，我们的胜

利信心更加强了。

我把情况向李连长作了汇报，他又清查了人数、弹药，询问了许多事情，给我们重新区分了任务，并调整了组织，他把自己带来的5个同志另编成一个组，和我们原来的六班分头守卫着两个坑道口。

天亮后，我和副班长芮朝寿各带一个小组，分两路摸到附近敌人正在睡觉的交通沟跟前，用手榴弹干了一顿，又炸死了好些敌人。敌人没有料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还大胆而主动地打击他们。

我们盘算敌人，敌人当然也会盘算我们。

中午时分，坑道口忽然响起了两声不大的爆炸声，两道黄烟紧跟着涌进洞来，呛得人们直咳嗽，闭着眼睛还流眼泪。我明白这是敌人的毒气弹，连忙告诉大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卫生员胡国清也大声喊着：“没有防毒面具的，快用浸过尿的手巾堵住嘴。”黄烟还是一个劲往里窜，火箭炮班的卢长明中毒晕倒了，我连忙招呼大家使劲往外扇风。

黄烟慢慢地散了，卢长明也被救醒过来，敌人的毒辣手段没能奈何我们。

李连长老是那么镇定，他经常在考虑问题，他要为我们每个同志负责，他的担子是沉重的。他发现不少同志在进入坑道之后，滋长着一种和敌人拼命的情绪。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这种情绪更加发展起来，如果不立刻纠正，就会影响整个战斗任务。于是，当天下午，在他的建议下，召开了党的会议，并吸收青年团员和非党同志也都参加。

会上成立了党的临时支部，由李连长担任支部书记。他首先讲明我们坚守坑道的意义，接着批判了主张和敌人拼命的错误思想。最后，党支部号召大家：克服一切困

难，战胜敌人，坚持到最后胜利。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表示了坚守的决心，连伤员同志也都表示一定要坚持战斗，和大家一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党，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党也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坑道里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最后，李连长传达了上级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指示：不能光叫敌人把咱困在坑道里，干挨打，要瞅空子主动出击，要信心百倍地在坑道里坚持，等待配合主力部队的大反击，这样才能争取更多消灭敌人，发挥坑道战的积极作用。

这天晚上，敌人又想来破坏我们坑道。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我们又组织了一次出击。

我们还是分两组偷偷地爬了出去。我在右边一响枪，趁敌人正发愣的时候，芮朝寿就带着张承恩、张宝富等几个同志呼啦一下冲到敌人跟前，手榴弹、冲锋枪一阵猛打，打死了六七个敌人，接着我们沿交通沟分两路向外发展，一面打手榴弹，把敌人弄得蒙头转向，山梁上的鬼子哇哇乱叫，不辨东西南北地朝交通沟里乱躲乱藏。我们用冲锋枪、手雷、手榴弹痛痛快快地干了一阵。之后，因为山顶上就是敌人的机枪阵地，不能再恋战下去，便带着战利品返回了坑道。

这次出击缴获了两门完完整整的六〇炮和成箱的炮弹，还有许多枪支、罐头。原来敌人正在我们坑道口修工事，打算架炮轰击我们205高地，可是他们的梦想叫我们这次出击打破了。

胜利的道路是艰难的，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没有水喝了。

打从我们转入坑道之后，里面的存水本来就不多，后

来坑道里又增加了人，而且又是夏天，闷热使人渴得要命，虽然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节省饮水，可是到现在，水桶里再也舀不出水来了。

到14日，也就是进入坑道的第3天，缺水的困难更严重了。每个人都光着膀子，背靠着湿润的墙壁，胸前抱着几颗手榴弹，有的人渴得受不住，吃起牙膏来了，有的人已经偷偷在喝尿，可还是渴！渴！渴！

我曾经几次跑到水桶边去张望，用手去摸，可是除了稍微潮湿一点之外，水肯定是没有了。我再一次地把桶翻倒，把桶底那些湿泥巴用小碗盛着，很久很久才沉淀出半碗泥水来。

我把半碗泥水端到连长面前，让他润一润喉咙，他摆手拒绝，要我送给伤员，可是伤员们也不肯喝，每个人只在唇边上沾了一下，又递给第二个人，半碗泥水传了老半天，依然是半碗泥水。后来还是连长下命令，大家这才一口一口分着把这半碗泥水喝光了。水喝到伤员的口里，我心里也感到了一阵清凉，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整体，成了一个人了。

这天下午，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发出急促的喊声：“班长！班长！”

我知道出了事，不顾一切地提着冲锋枪冲向坑道口，可是靠外边的人都像一堵墙似的往里面倒，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上紧张起来，但不管情况如何恶劣，我必须到外边看清楚。

我立刻感到呼吸急促，身上热得难耐，坑道口的木柴燃烧得正旺，浓烟和火苗子呼呼地窜进来，坑道口已被熊熊的烈火包围了，而且火势越来越猛，有些人的眉毛和头发都烧焦了。

外面的火苗子还不住地扑进来，我们一时竟想不出办

法来对付这严重的情况，大家光是呆呆地看着发急。有几个同志端起枪，要求连长准许他们冲出去和敌人拼。

“不准冲！”我听到连长声色俱厉地喊着，我也连忙喊：“进去！进去！”连长和我不约而同地一人堵住一个坑道口。

这时候副班长芮朝寿从人群中挤上来，把一个手雷使劲朝火中扔去。

手雷爆炸时的气浪和飞溅起来的泥土，把火苗震灭了。我心中一喜，也跟着扔出两个手榴弹，敌人这最毒辣的一着，又被我们粉碎了。

我们继续用泥土扑灭了坑道口的余火，修复了烧坏的工事，大家这才松过气来。

坑道口附近一连落了几发炮弹，这是上级按照我们在步谈机里提出的要求，开始用炮火来保护我们的坑道口了。从此，每5分钟就有1发炮弹落在我们坑道口附近，敌人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在我们坑道口附近活动了。

这天黄昏，从步谈机传来了师首长的声音，师首长告诉连长：师党委慰问鼓励我们，并命令我们继续坚守坑道，等待配合主力的大反击。

首长的指示和勉励给我们以极大的兴奋和鼓舞，整个坑道里喧腾起来了。我们觉得这个小小的坑道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我们整个战线的各个阵地连在一起的；敌人并没有隔绝我们，师首长就在身边亲切地注视着我们。

打这以后，我们又打退了敌人好多次进攻。进坑道已经4天4夜了，我们很少合一会眼，特别是这两三天来，没喝过一口水。疲劳和干渴严重地困扰着我们。可是大家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情绪，胜利的信心，使我们忘记了一切艰苦。

终于我们熬到了这预期的一天，16日的黎明来到了。

终于，我们所迫切期待着时刻到来了，5天5夜在坑道里积压下来的仇恨就要向敌人清算了。

成千发的炮弹排山倒海般地飞来，我们的火箭炮也在排射齐放，到处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到处是火光在闪耀，190.8高地被包围在一片浓烟烈火中。

炮火一停，漫山遍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时坑道里的每一个人都把枪握得紧紧的，我们又焦急，又紧张，又兴奋。枪声越来越近了，真叫我们难以等待，连长刚喊出：

“冲呀！”……

大家便冲向那焦头烂额的敌人，手榴弹和冲锋枪为我们开路，踏着敌人的死尸，我们和反击部队胜利会师了。

高云和离开部队时的职务是该师政治部副主任。不知为什么，战斗英雄往往不能成为和平时期的主要领导干部，看来治军者与英雄、功臣的结合有着相当难以接轨的磨合期。

高云和如今住在某部营口市干休所安度天年。人们忘不了他和六班及守在那座坑道里的战士们。三十九军军史中做如下的记载：

守卫190.8高地的三五〇团一连六班，坚守坑道5昼夜，战胜敌8次坑道口爆破，5次凿顶爆破、2次施放毒气、3次火焰喷射等多次进攻，有计划地出坑道反击20余次，杀伤敌30余名，首创朝鲜战场坑道战范例。战后，志司给六班荣记集体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二级英雄班”称号，给班长高云和记特等功一次，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同时，军授予三五〇团一连二排“顽强守备”锦旗一面，并荣立集体特等功。

## 节四 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 侦察的英雄团长

无名高地位于我上浦坊阵地以东约400米。222.9高地东南数百米，西北紧靠驿谷川，海拔230米，面积约6.7平方公里，是敌人缓冲区一个重要的制高点。由于它高于周围的山头，可鸟瞰我上、下浦坊南北阵地，对我威胁极大。

1952年6月6日夜，美四十五师一七九团五个排进占该高地，并不断补充弹药、器材，构筑工事，企图固守，以保障其主阵地的安全，并控制我方的行动。为了保持我上、下浦坊阵地的安全，我一一五师决定歼灭该敌。6月8日21时42分，三四三团六连在师炮火的有力配合下，分成西、南、北三路向敌发起猛烈攻击。三排迂回到敌后，勇猛冲上主峰，与敌展开肉搏战；二梯队适时投入战斗，逐个搜索地堡、隐蔽部，围歼残敌。经8分钟激战，全歼守敌35名，俘敌2名。战后，该高地交给了三连一排防守。

战斗结束后，军长吴信泉及时打电话提醒一一五师，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要做好与敌反复争夺的准备。同时指出，能守则守，守不住时则退或藏，作再进攻的准备。

6月27日，敌以1个排的兵力，进行3次试探性攻击，结果被我击退了。26日，敌以航空兵、炮兵对无名高地猛烈轰击，2小时后，以2个排至2个连的兵力，连续发起冲击，由于敌众我寡，防御分队被迫转入坑道。后虽经2次争夺，敌仍占领表面阵地。

三打无名高地结束前，一一五师代师长王扶之、政委沈铁兵鉴于三四三团已较好地完成了8个月的临津江防御任务，遂令三四五团接替三四三团防御。但三四三团要清川团长、王国英政委等团领导考虑到3打没打好，这时撤下来，不利于部队战斗作风的培养，要求第4次攻打无名高地。他们向师党委表示：“不打好无名高地，

决不下阵地！”

这一请求得到了军师首长的批准。师长在交代任务时对要清川说：“我们的部队是勇敢的，但是，只有确实掌握敌情，缜密组织战斗，再加上勇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

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可如何在进攻前，把敌人的兵力分布、工事构筑、指挥位置、后方交通和增援等搞清楚呢？

要清川提出要去敌后侦察。开始上级不同意由团长去，后经他一再请求，终于如愿以偿。于是，这位年轻的团长踏上了深入敌后之路。

要清川临行前，团政委王国英握着他的手说：“团长深入虎穴，是破天荒的事情，为了战斗，这完全必要，祝你成功，至于全团上下的士气，由我来鼓动！”

在离开朝鲜后的日子里，要清川不止一次回忆这段往事。如今他定居在大连，他的最大爱好是钓鱼。在清静的水面上垂钓时，眼前常常掠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他说：

同我到敌后去的有我们一营营长姜玉清和师侦察参谋孙振冀，一共3个人。我们都穿上了服装，每人掖上两颗手榴弹，一颗是打敌人的，一颗是和敌人共用的。要知道一旦被敌人发现，我们就没有回来的可能。在临出发时，我还着重地指出：“拼，不是我们的目的，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这样做。但为了我们整个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盲动。”

天是那么黑，距离又是那么远，又完全是在草丛和小沟中行走。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我们不但举步落脚都像小猫捕鼠那样动作，就连出气也要抑制一些。不知怎么的，精神越紧张，咳嗽就越止不住。过河时我们用脚底板轻轻地擦着河底走。终于涉过了驿谷川，还有一片沼泽地、3条小河和敌人的火制地带，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时，已经



是夜晚 10 点多钟了。

师的侦察排长和 3 个侦察员在等我们，他们的任务是先去侦察情况和掩护我们。排长的精神由于过度的紧张，以致向我报告情况时，他身上竟颤抖起来，可是他不是害怕，他的确是为我担心。在他接到我的命令临走时，还轻声地告诉我：“首长！你要注意呀！”

感觉到夜很短。我们想尽量隐蔽好，想准备得十分妥善，但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我们开始观察了。从草叶的空隙中，用望远镜看清了敌人的一切，看见了敌阵地腰部一筐一筐新翻出来的鲜土，他们挖的是朝天洞。遇到下雨，敌人会像老鼠一样被灌出来的。我把这意思告诉了姜营长，我们都不禁好笑！

我们还看见 20 多个用麻袋垛起来的地堡，分布在山凹间。其中一个较突出，顶上竖着两根铁杆，分明是无线电天线。这个地堡常常有人往返，姜营长告诉我：“一定是指挥所！”他的估计是对的。

早被我们打坏了的 3 辆坦克，成一路歪斜在山坡。“很好，这可作为我们攻击时的指路标和方位物。姜玉清，你要记着！”我这样地告诉一营长。“不过这不是个死东西，敌人还可能把它们拖走的。”我又反过来这样说。我的意思是，指挥员必须善于应付实战中时刻变动的情况。

我们核准了无名高地敌人的部署，又根据敌人的来往运输车辆计算，知道了敌人固守这个山头的是一个加强连。又根据地形道路情况，更具体地确定了我们的战斗部署。应该是把阵地夺下来，还要坚守的部署，是要利用这个山头化作“钓鱼台”，来杀伤更多敌人的部署。

整整大半天，我们的精神都集中在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上，我们没有闲心去管别的事，甚至连我们背后四五十米高处敌山头阵地也忘了。可是一到下午观察完了的时

候，考虑的问题就多了，精神也更为紧张。有一只斑鸠飞落在我们所在的树林中，站在树枝上好像望着我们，我们甚至不敢对它引起任何惊动，为了掩护我们，我们的神炮手不时地送出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阵地上。记得在吃早饭时，我们的炮正在进行着间歇射击，一个敌兵犹疑地从洞内4次伸出头来，最后乘炮击空隙匆忙地钻出来，没走出2米远，就蹲下来大便。轰的一声，我们的炮弹在山坡上爆炸了，吓得他连裤子也没有提起来，就光着屁股缩进了洞里。那些开着履带运输车的司机，在我眼前驶来驶去，一听到炮响，哪怕离他很远，他就把脑袋钻到驾驶盘下面，慌慌张张，狠命地往回开。要不是在熟悉的道路上，他一定会把车子开翻到山沟里去的。

“团长，你把着那个树枝休息一会吧，一晚上没有睡了。我监视敌人。”姜营长以亲切的口吻对我说。

我哪里能睡，我闭上了两眼，却在想着回到部队后立即要着手做的准备工作，想到很多战友正为我们担心，想着夜晚的到来。感觉到这一下午的时间比平常的3天还要长。草叶中有成群的蚊子飞绕在身旁，一爬到腿上，就隔着裤子狠狠地叮一下。

忽然，姜营长拉了我一下：“你看，那两个家伙在朝我们这里望呢！”他指着山脚道路上的两个韩军。

“不要紧，注意一点，他们不会发现我们。”我虽然这样安慰他，但是我也感到有点紧张。

敌人终究未发现我们，我们每一颗紧张的心，也随着太阳的西沉渐渐平静下来。

我们沿着原来的道路往回走，四周是那樣的沉静。有一件事到现在回忆起来，还不禁使人发笑。我们还没有走出无名高地的山脚，突然小孙从前面喊叫着跳了起来。我当时气极了，上前责备他时，他说有一条蛇钻到他的裤腿

里了。以后我们研究起来，认为他是用脚踩着蛇头，蛇翘起尾巴缠到他的脚上，再沉着的人，也受不了这种袭击的，幸而他没有大叫，终于把蛇甩开。

当我回到第一线连指挥所时，电话机就忙起来了。师首长和我团的王政委都在电话中热情地慰问我。我把他们急于要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

侦察的结果，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和准确地“设计”这次的战斗。炮兵计算了无名高地上每一个地堡的方位和距离。在沙盘的作业中，每一个担负攻击的班以及担负打援的班，都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道路、位置。班、排、连的干部两次去看了地形。从我到战士，都熟悉了应付各种情况的预战方案。

胜券已操在我们手里。

7月17日21时，三四三团以一、九连和团警卫连一排为主攻，在二连、师侦察队的配合下，在14个炮兵连的火力支援下对无名高地实施了有重点的多路攻击，仅28分钟战斗，全歼守敌美二十三团五连250余人，一举攻占了无名高地。

## 节五 无名高地的著名英雄·无名高地有了名

在三十九军的英雄人物中，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代表当属倪祥明了。如今，他长眠在沈阳的烈士陵园里。在一片青松间，与黄继光烈士相依相伴着。倪祥明的牺牲是气吞山河的壮举，震撼力本该传播四方，可是和黄继光、邱少云相比仍显得默默无闻。如今大家都熟知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到底从哪里来？三十九军的老兵们不会去考证他与倪祥明的关系。可历史会相信，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其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要比银幕上的形象更英勇、更

丰满。倪祥明牺牲后，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是啊，在一个无名高地上所产生的一级战斗英雄，显然不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是真实的存在。

在我们生活空间中，生活着英雄壮举的目击者——其实他本人也是一位英雄。

这位老人如今住在营口市的部队干休所里。笔者入伍后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师司令部直政科的科长。和善的面容，平静的表情，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件件部队的日常工作。只是眉宇间有股与众不同的豪气在凹下的纹路中蕴藏，他就是原三四三团七连班长刘佐才。在被志愿军总部命名的一级英雄班后，他是第一任英雄班长。

至今，倪祥明牺牲时高呼的那句口号，仍那么清晰地响在他的耳边。于是，才有了如下这段沉重的回忆：

我们固守着4天以前刚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无名高地。经过这几天的激烈争夺后，战场上暂时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沉寂。

黑夜，战士们在防炮洞里，抱着枪，互相依偎着躺在湿漉漉的地上打瞌睡。外面下着小雨，凉风带着雨点子吹进洞口。我和排长史林河同志靠着洞口坐着。黄昏前，团观察所已经发现敌人约1个营在宜兴洞沟口集结，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是不能大意的。可是战士们多么疲劳啊！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在战斗空隙里，哪怕是片刻的休息也好啊！

副班长倪祥明同志没有睡着，他把自己的大衣给睡着的战士们盖好以后，走到我身边，把嘴贴着我的耳朵说：“班长，你进洞里一会儿吧！”我不肯，他又到排长那边要替换排长，排长也不肯。他就拿着一套衣服和自己留下来的两块压缩饼干，悄悄地走出去了。坑道外边是战士周元德和葛方明在放哨。

我隐约听见倪祥明和周元德在低声说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副班长，留着你自己穿吧！”

“天冷了。把枪给我，穿上吧！”倪祥明又嘱咐了一句：“今晚要特别小心！”之后，他就走到哨兵葛方明那边去了。

风雨越来越大，我望着洞口边上，想着倪祥明这个同志，不论什么时候都在关心别人，都在那样细心地对待每一件事，现在，在这个和敌人相距不到数十米远的山头上，有他这样一个副班长作自己的助手，什么事都可放心了。

倪祥明回到洞口，黑暗中没看清，踩了我一脚，他又要换我，我还是不肯，他只好又去休息了。

深夜，“轰”的一声爆炸，接着，外面哨兵周元德喊道：“敌人上来了！”

我们全班立刻跳起来冲出洞子，各自进入战斗位置。我刚跳进工事里，就看见离交通沟十多米远的山坡上，一堆一堆的黑影子在蠕动，发亮的兵器有的还碰出响声，我心里明白：这回敌人是乘夜偷袭上来的。

“同志们，狠狠地打呀！”排长命令着我们。机枪、冲锋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手榴弹一个跟着一个飞出去，落在黑影子堆里，闪出耀眼的火光。主峰连指挥所那里的重机枪也开火了，曳光弹似在山坡的一条棱线上安出一道火墙。敌人正在躲开正面的拦阻，向山梁子两侧退下去，看见敌人有那么多，我心里不禁紧张了一下。

从正面上来的敌人刚被击退，忽听见侧后方传来很重的脚步声和钢盔撞击的响声，我转过身一看，另一批敌人又从后面偷袭过来了。排长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我赶紧带着5个战士顺交通沟绕到侧后进入工事。在这里正好打击

从后面上来的敌人。排长和副班长倪祥明，仍在带着轻机枪射手王义和战士葛方明打击正面的敌人。

敌人一层接一层地往山顶上冲，从我们班扼守的这个山梁子的两侧向我们迂回，左侧五班阵地上枪声也非常密集，黑夜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只知道战斗在全排的阵地上激烈地进行着。

天漆黑，风雨还没有停止，在我的工事对面十几米的地方，“哒哒哒……”吐出一串一串的火苗，从我头上擦过。敌人机枪架到这么近，决定搞掉它！可是我一摸身边，没有反坦克手雷了。我想起吴永珍身上带有这家伙，我就趁敌人机枪换梭子的时候，一滚滚到交通沟里，正碰在战士吴永珍身上，他没吭声，我把手放在他嘴边一摸：他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上想别的，我把他往隐蔽的地方靠了靠说：“永珍同志，我去替你报仇！”黑暗中我摸着解下了他身上的两颗反坦克手雷，转身又滚回自己的工事里，把两颗反坦克手雷朝着敌人机枪那里扔了过去，红光一闪，把敌人的机枪炸飞了。正面王义那挺机枪也不停地响着。连主阵地上的迫击炮支援过来了，打得满山敌人哇哇地乱叫唤。

狡猾的敌人偷袭未逞，变为硬攻。炮火猛烈地轰击我们的工事，我们都进入掩体内隐蔽，硝烟和尘土包围了我们，交通沟被打浅了一多半。

炮火渐渐稀落下来。我叫了几个战士的名字，没一个人回答我。我看见战士葛方明把身子斜卧在一个土坎上，但他也不吭声。战斗中，战士们挂了彩不愿下火线，都爱这样隐蔽着。

“排长牺牲了！”副班长倪祥明同志跑过来突然向我报告，使我打了一个寒噤，指挥的重担落在我身上了。

山下敌人的机枪又猛烈地打过来，子弹在坍塌了的工

事土坎上嗖嗖地跳动，接着一排子手榴弹在眼前爆炸了，敌人已快冲到我们工事边沿上。我们的机枪突然没有了声响，我赶忙到机枪工事那里去看，年轻的射手王义一动也不动地倒在土坎上，我用手推了推他，问：“王义，怎么样？”王义腿上负了重伤，苏醒过来了，向我说：“班长，我还能打。”他又扣动了扳机，向冲上来的敌人猛射起来，敌人立刻又倒下了一大片。我看到战士葛方明倒着身子用嘴咬开手榴弹盖，困难地一颗一颗地往外扔。我正要接近去给他包扎伤口，他却冲着我用力嚷：“没咋的，班长，别管我！”弹药眼看快打光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前额也负了伤，当我去坑道口搬手榴弹箱子时，觉着头上汗水直流，用手揩了一把，粘糊糊的是血，接着我就昏倒在交通沟里。等到我苏醒过来时，才发觉王义、葛方明他们都和我一起躺在坑道里，敌人也被击退了。

“还有几个人？”我问副班长倪祥明。

“3个人。”

我一看，全班只剩下倪祥明、周元德、宋成久3个人伤势轻点，还能够坚持战斗。我的头部流血过多，有些昏迷，想说话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但我心里却非常明白。

“班长，你放心吧，我们3个人一定能够守住阵地。”倪祥明同志握了握我的手，半像安慰我半像表示自己决心似的跟我说。然后他们就分了工：倪祥明、周元德守这边洞口，宋成久一个人守着那边洞口。倪祥明把剩下来的手榴弹分给了其他人。

一阵昏迷，使我又失去了知觉。昏迷中，我隐约听见倪祥明猛喊了一声：

“敌人又上来了！”

我一惊，用力地睁开眼睛。敌人已经到了洞口外面，朝我们洞里扔开手榴弹，一颗手榴弹落在倪祥明身边，他

用脚踢了出去，趁着爆炸的浓烟，这个浑身是胆的人冲出去了。接着，周元德拿了两颗手榴弹也冲出去了。剩下宋成久一个人在警戒着洞口，保护着全班伤员。

“班长！副班长和周元德，跟五六个敌人摔起跤来了……”守卫在洞口上的宋成久忽然焦急地告诉我。

我想冲出去，但是身子好像被什么拴住了似的，一点儿也动弹不了。心里呢，却像刀戳一样。我用了全身力气才爬动了一下，宋成久看见了，急忙过来一把按住了我。

“又有几个敌人围上来了！”宋成久刚说完话，忽然，从洞子外面传来了激奋的、高昂的喊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洞口闪了两次火光，接着发出两声巨响，跟着到夹的是一片可怕的沉寂。我突然意识到：两个亲爱的战友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伟大的战友的最后的呼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山头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压不住内心的激动，挣扎着爬到洞口，负伤的战友们一个个都抓起手榴弹，准备保卫坑道，敌人如果冲进来，我们就只有坚决拼到底。

但是，敌人却再也没有敢接近我们的洞口。我们扼守着洞口，直到天亮。

拂晓，连的反击部队上来了。反击上来的同志们在洞口外面不远处，找到了我们亲爱的倪祥明和周元德两位烈士的遗体。他们死后还用臂膀紧紧地钳住敌人的脖子，用牙齿咬着敌人的耳朵；倪祥明身底下压着一个敌人，脑浆迸裂出来，显然是被倪祥明用手榴弹砸死的；周元德背上的一个敌人，全身衣服都被撕得稀烂，头发也被拔掉了几络。在他们身旁不远的地方，敌人的尸体铺满了山坡。



敌我双方在无名高地激烈争夺，惊动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他乘坐飞机在空中视察时看到了无名高地被炸得光秃秃的样子说：“这是什么无名高地，简直成了老秃山了。”从此，无名高地有了“老秃山”的名字。这个名字随着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因而，和敌人拼杀在老秃山上的英雄名字也传遍四方。

我们的战士，原本是善良的农民、工人、学生。他们理应把力气用到土地上收获粮食，用到车间里制造机器，把手洗干净了后去握住来自另一些国度的朋友。是战争，把善良的中国人推向了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搏杀，去格斗，去和野兽抗争，以展现人本不该展示的另一面。中国人酷爱和平。那个时代人们看到最多的一幅宣传画，是两个少先队员抱着鸽子那可爱而天真的形象。中国人企盼世界的永久和平，中国军人不怕战争可更加向往和平。

在朝鲜，三十九军光荣负伤 10254 人，牺牲了以倪祥明为代表的 7298 名烈士。流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士兵的血不会白流。他们曾经为和平而战斗过。

还是让“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旋律永远留在昨天的歌声中，让和平的风吹拂掉硝烟和战尘吧！

愿人类的和平“坚如磐石”。

## 节六 蒙难与脱险

这是一位老人讲的故事。其实笔者也很熟悉故事的主人公，可提起这段往事来，还是他讲得精彩。

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志愿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程国璠。程国璠说：

1952年8月2日上午9时25分，晴天霹雳，一颗重磅炸弹投中一一五师梨木洞师指挥所，把王扶之代师长及

作战科的同志们都压在20多米厚的土石下，指挥所全部塌陷。全师悲恸之极，“能不能化凶为吉呢？”这个念头牵动着全师指战员的心。

早在1951年11月下旬，我们一一五师由江东地区进至朔宁临津江以东驿谷川两侧，接替四十七军一三九师阵地，进行阵地防御，主要任务是以各种积极防御手段，粉碎敌人的进攻，选择适当时机，举行反击痛歼敌人。刚上阵地几个月，利用一切条件与可能，在四十七军防御阵地的基础上，加固和发展坑道工事。一切战斗、生活、娱乐活动等都钻进群山峻岭中的坑道内，以抵消敌空、炮、坦克的优势，指战员称之为“地下长城”，战线稳固。为了今后培养、储备干部，一一五师颜文斌师长于1952年4月回国学习深造，由副师长王扶之代理师长，政委沈铁兵，我作为副师长兼参谋长协助他们工作。颜师长走后，细谷洞基本指挥所与犁木洞前指合并，我们三人同住在师指挥所隔壁十多米处坑道内，同心协力，共同处理军政大事，亲密无间。

王扶之同志在阵地守备战期间，积极主动地组织了许多战斗，战绩显著。

9个月的阵地防御，有许多经验，扶之同志很重视总结，8月2日上午8时许，他叫我去作战科研究作战经验。我说洪水季节，驿谷川河水暴涨，我去工兵连研究做些木筏，以保障前面两个团的弹药粮秣供应，以及伤员后送，你亲自总结比我更好。我就急匆匆地向驿谷川河边工兵连驻地走去，当时晴空万里，只见几片白云在高空飘荡着，隐隐约约听到敌机马达轰鸣声，但看不见飞机。忽然间，我听到两声飞机投弹的爆炸声。警卫员颜丰风趣地说：瞎了眼的飞机，你能命中目标吗？我说，美帝有的是钢铁，让他去丢吧！我们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进。到了工兵

连，召集连排干部开会，研究确保洪水季节供应问题。

刚开始讨论，只见师部一名警卫员跑来，神态十分慌张，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师指挥所被飞机炸弹炸塌了！王师长压在里面，沈政委只露出一条腿在外面。我从未见过这样惊慌失措的战士，深感情况严重，立即把布置工作会议变为动员会，我严肃地说：时间就是生命。大家立刻带锹镐等工具，随我向师指挥所跑步前进！

我心急火燎，恨不能插翅飞到梨木洞。快到指挥所时见沈政委低着头在炸塌的深坑周围来回走动，悲伤的神态令人看到更感心恻。我想他不是被压在洞内只露出一条腿么？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有些缓和。他沉痛地对我说：扶之等同志被压在里面了，完了！

当即急电志司，并同时报军。我立即察看弹坑，直径约4米，深约3米。沈政委作了简短动员说：同志们快动手！要尽一切可能来抢救王师长等同志，争取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我立即布置工兵连迅速挖掘，因场地狭小，采用三路并进，不分昼夜轮流挖掘。同时调高炮连布置在师指西侧后山梁上，对空监视以防敌机空袭。通知各团加强战备，对部队保密以免影响军心。

一切安排就绪后，沈政委与我商量今后怎么办？他说：告诉警卫连找几个朝鲜人盛咸菜用的大罐子，尸体肯定炸烂了，装在罐子里便于运回祖国。我补充说：要给扶之同志做口棺材，并把他爱人曾毅同志（师卫生部医疗队副指导员）找来。

曾毅来了，她结婚才1年零1个月，情思绵绵，仍处在热恋高潮时期。她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用发抖的手清理了扶之的照片、来往书信、笔记本等。

沈政委主要掌握战斗情况，我在现场指挥挖掘，土石想像不到竟有这样多，口子总算愈挖愈大，但屡有塌方。

敌校正机在天空盘旋侦察，发现了目标，3日上午10时许，4架F-84敌机向我指挥所扫射、投弹，我高炮连立即迎头痛击，击中敌机1架，当即坠毁在我阵地附近，余皆仓皇逃走。大家虽不言语，继续埋头深挖，但信心不足，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活的希望不大了，但不挖出遗体绝不收兵。按志政规定，师团干部遗体要送回祖国。傍晚时，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向我报告，发现几只苍蝇从挖掘坑道狭缝里飞出来。我分析这个重要情况，有苍蝇必有空隙，有空隙必有空气，有空气人还有活的可能，我立即报告沈政委，他来动员鼓励大家加速挖掘。

志愿军彭德怀总司令对此事非常关心，指示：不论死活一定要挖出来。事后得知当时彭总也感到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志愿军总部干部们的花名册上作了“王扶之已牺牲”的注记。

3日下午7时许，发现一个较大的斜缝，听到里面哼哼声音。啊！确实有希望了。我察看了斜缝，现在是关键时刻，如不慎发生塌方，便有可能造成死亡。我立即报告沈政委，并与工兵连的同志们一起在现场研究挖掘方案。最后决定，逐步扩大斜缝，挖进一点，加固一点，严防塌方，把斜缝扩大到80厘米时，选一小个子战士，带着绳索，慢慢地爬进去，要求他把绳索捆在压在里面的同志的腿或腰上，慢慢地把他们拖出来。于深夜11时30分，第一个拖出来的是作战参谋陈志茂，他说，王师长和苏科长还在里面。接着拖出作战科长苏盛轼，胸部压伤较重，他说王师长还在里面。我们大家小心翼翼地扶之同志拖出来。他用巨大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件事。作战科张釜山参谋、杨书记、测绘员小梁、新华社记者刘鸣、侦察科刘参谋5位同志都不幸牺牲。他们压在坑道内约38个小时又5分

钟。

在挖掘期间，吴信泉军长很关心，多次打电话询问抢救情况。

当他得知扶之已经挖出、伤情不重时非常高兴，立即命令、迅速把扶之同志送到军部休息几天，然后回祖国治疗。并叫曾毅同志陪去好好照顾。我把吴军长的意见转告曾毅同志，出人意料是她表示要坚守岗位，不回去！口气很坚决。我为难了，又报告吴军长，吴说：“你告诉她，这是我的命令，不去，就把她捆来。”但待王师长回国治疗时，她经王师长向吴军长说情，又回到前方工作岗位上。王师长到军部后，吴军长把自己住的房子（坑道）让给王师长住，并一日几次探伤问暖，十分关切。使大家，尤其使王师长万分感激。苏盛轼科长、陈志茂参谋也同时送回国治疗。

在驿谷川待渡时，迎面驶来一只木筏，上面放着一只小型棺材。扶之同志问道：“这是干什么的？”战士答：“为你准备的。”扶之同志笑了。风趣地说：全师的同志哪一个不知道我王大个子！做这样小的棺材，怎么装得进去呢？战士说：沈政委还要我们准备朝鲜人装咸菜用的坛子把你装进去哩。

程国璠同志曾将他亲自指挥抢救蒙难战友的过程撰写成文，收进他即将出版的《烽火岁月》一书中。

如今，王扶之同志离职未离休，他连任全国政协常委，为祖国的振兴继续工作着。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40周年，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建立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开馆的时候，王扶之同志被邀参加。当原志愿军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同志将他这段遇难经过，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时，胡锦涛同志握住他的手说：

“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位当年红二十六军的红小鬼，是我军 20 世纪 60 年代授予的最年轻的少将。他的征程，使陕北红军那坚定的脚步跋涉得悠远而深邃。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我们的人民和军队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是啊，有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祖国一定坚如磐石。

## 节七 《立功》报上的重要新闻

1952 年元旦刚过，三十九军政委李雪三奉命来到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亲切地对他说：

“雪三同志，志愿军党委决定，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归国代表团，让你带队当团长。你们的任务有三条：第一，代表志愿军全体官兵，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向全国人民汇报朝鲜前线的战斗情况；第二，代表我们全体指战员慰问回国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同志，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第三，把祖国的经济建设、增产节约、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成就带回来，鼓舞和勉励我们前线的同志们……”

彭总说到这里，又委托李雪三带给祖国人民一封自己用毛笔写的答谢辞。

“请彭总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志愿军首长和全体战友的重托，竭尽全力做好这次归国的工作，坚决完成好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李雪三代表 170 余名志愿军归国代表说。

李雪三回到军部，把这一切告诉了吴军长。吴信泉非常高兴，他说：

“雪三同志，这是对你的最高奖赏嘛！”

“不！我被指定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主要是因为有三十九军这支英雄部队。这份最高的奖赏应该归功于三十九军嘛！”李

雪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很快，《立功》报上发表这样一条重要新闻，题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已组成，李雪三政委任代表团团长》：

我军政治委员李雪三荣任代表团总团长，此次归国代表团由各军代表各组成一个小组，各兵团各组成一个分团，分赴全国6大行政区，向祖国人民报告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战斗事迹……

我们三十九军参加这次归国代表团的代表有6人，已于本月9日启程归国，他们是：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八连二班副班长、特等功臣梁庆有，一一六师三四八团二营模范医务工作者、五大功臣沈日光，一一七师三五一团三营副营长孙崇新，军后勤部汽车驾驶员、一等功臣卞溶晖，一一六师宣传科干事李森（女），一一六师三四八团政治委员周问樵。

这条十分惹人注目的新闻，立刻传遍了我们军纵横几十公里的阵地上，这一期的《立功》报可读性最强，干部战士抢着阅读，上上下下都在兴奋地议论：这是李雪三政委的殊荣，也是我们三十九军的殊荣！

是啊，朝鲜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连着祖国人民的心，那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不仅如此，卫国保家的战士的情操和壮举，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勃发向上的力量和象征。因而，志愿军的代表人物就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当党中央决定组织志愿军回国代表团向祖国人民汇报时，那代表团的团长就更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了。

当志愿军总部授命三十九军政委李雪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时，对这支历尽艰辛的红军部队的军心和军魂该是多么大的慰藉呀！透过那面血红的军旗，人们仿佛看到了那血沃大别山下和长眠

在陕甘高原间及苏北、东北大地上的烈士们脸上露出了微笑。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三十九军，所向披靡，成为一支如日正中天的忠贞之旅，为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写着无怨无悔的奉献之歌。

是的，当国内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那刀光剑影还没来得及成为难忘的回忆的时候，在邻邦的土地上，有我们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在流淌，有我们将士的青春在闪光，有一支支劲旅在延续着辉煌。而当这一切都汇入祖国与人民热望和期待的海洋中的时候，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啊。

当时李雪三政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最高的奖赏应归功于三十九军。”



## 后 记

三十九军征战纪实的第一稿完成于1997年3月。转眼6年过去，远去的烽火使昨天的战斗岁月更加珍贵了。

遗憾的是，在这几年里，一些在这支部队指挥过战斗的指挥员和参加过战斗的老兵相继过世了，使原本鲜活的历史痛失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曾与我为邻的张竭诚副司令员、远在上海的程国璠副军长，还有石琰、汪洋、任茂如、蔡永等都在一片痛惜中离去。他们的离去不仅使本书的出版痛失了一批读者，更使我失去了许多忘年之交的朋友。

在半个多世纪里，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许多部队整军、整师、整团地被裁减掉了，三十九军是幸运的，尽管也有单位被裁减，但是，编制保存得基本完好，昨天的征战纪实仍然会有新的传人在捧读。还有一点还要在这里说清楚，本书所用图片均由本部队宣传处提供的。因年代久远，原摄影者无法查清。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著书者有一个愿望，希望书中的主人公——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永远活着；更希望这支部队军魂永驻，再续辉煌。

李人毅

2003年9月4日于北京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喋血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征战纪实

作者 =

页数 = 4 2 5

SS号 = 1 1 2 2 5 5 2 3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踏板

序.....	艾虎生陈国令序章方舟与
第一部黄土如血	
第一章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节一    洪荒的暗示	
节二    陕北人的领袖	
节三    23岁的少将	
节四    英雄不是天生的	
第二章灰蒙蒙的天上红红的旗	
节一    从宁夏到保安·摠下葫芦起来瓢	
节二    青年王世泰眼中的刘志丹	
节三    谢子长——一个比刘志丹资历更老的人民领袖	
节四    这一仗把谢子长、刘志丹打开了窍	
节五    和误解、冤情相伴的人	
节六    党内有个灾星叫社衡	
节七    千古憾事——火烧香山寺	
节八    “党的化身”包装着一个叛徒	
第三章保卫家园的人们	
节一    杨虎城和刘志丹摆开决战的架势	
节二    在谢子长有话无处说时，刘志丹来了	
节三    陕甘边这盘棋让刘志丹下活了	
节四    历史性的拒绝才使中央红军有了家	
第四章野火过后的“种子”们	
节一    野火烧不尽	
节二    因为有了吴焕先	
节三    周恩来留下的伏笔——程子华来到红二十五军	
第五章吴焕先与北上先锋军	
节一    只带了三天干粮的长征	
节二    仅有七位女兵参加了长征	
节三    一行鲜明的脚印	
节四    独树镇，政委吴焕先挥刀杀敌	
节五    喋血庾家河	
节六    中央红军的向导	
节七    纳河悲歌	
第六章中国革命大功臣	
节一    再寻“徐老虎”	
节二    先锋军的艺术	
节三    疾风知劲草·军心上的定盘星	
节四    历史性的会师	
节五    志丹的胸怀和海东的无奈	
第七章并肩陕甘眺昆仑	
节一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辛苦了	
节二    奠基礼	

- 节三 在舵手身边
- 节四 毛泽东的借条
- 节五 彭德怀的怀表
- 节六 “军团长，我们不怨你”
- 节七 毛泽东穿着刘志丹的鞋
- 节八 高福源的作用和杨虎城的请求
- 节九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的由来
- 第二部干城如斯
- 第八章哀兵血战平型关
  - 节一 过黄河，陕北的子弟兵想起了刘志丹
  - 节二 全连90人，下来只剩30人
  - 节三 喋血平型关
  - 节四 徐海东的心事
- 第九章黄公的伟略与直言
  - 节一 黄克诚——焦点人物
  - 节二 刘伯承发出的嘉奖令
  - 节三 进谏为大业
  - 节四 进军华中·黄克诚的第三个意见
- 第十章又见同侪并马归
  - 节一 会师盐城
  - 节二 曹甸·黄克诚弹出不和谐音
  - 节三 三打郑潭口
  - 节四 大将风度
  - 节五 佃湖阻击战
- 第十一章走进《辞海》的“盐阜反扫荡”
  - 节一 黄师独有一部电台之“谜”
  - 节二 刘老庄——一段共有的荣誉
  - 节三 单家港——世明港
  - 节四 二十三团的“告别演出”——陈集之战
  - 节五 三团之功
- 第十二章血染淮阴城
  - 节一 金井中队葬身林公渡
  - 节二 血战淮阴城
  - 节三 徐佳标舍身堵枪眼
  - 节四 孤胆英雄张昌义
  - 节五 八年，那来时路上的辙印
- 第三部从松花江到镇南关
- 第十三章指针向北·安家冻土
  - 节一 黄公慧眼
  - 节二 还得有个“家”
  - 节三 秀水河子叠映平型关
  - 节四 流血的谈判桌
- 第十四章江南·江北
  - 节一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上）
  - 节二 违抗林彪命令的人（下）
- 第十五章黑土地·虎师扬威

- 节一 新“虎头”·刘震的勇与谋
- 节二 不打法库打彰武
- 节三 陈林达的困惑
- 第十六章喋血辽沈
  - 节一 林彪的七条指示
  - 节二 攻克锦州（上）
  - 节三 攻克锦州（下）
  - 节四 沈阳·蒋军兵败如山倒
- 第十七章津门浩歌
  - 节一 天津城外的激战
  - 节二 红军团入关第一仗
  - 节三 虎啸津门
- 第十八章向前、向前、向前
  - 节一 猛打穷追过沅江
  - 节二 最后一次攻坚战
  - 节三 五战五捷
  - 节四 战场上的“短平快”·柳州解放纪实
  - 节五 镇南关上红旗飘
  - 节六 黄师、梁师与吉祥号码
- 第四部为和平而战
- 第十九章弯弓射狼云山下
  - 节一 毛泽东注视着三十九军
  - 节二 美军的丧钟被提前敲响了
  - 节三 志司的第一份嘉奖令与彭总的总结
  - 节四 中国式的葬礼
- 第二十章收复平壤
  - 节一 诱敌深入·彭德怀用兵如神
  - 节二 黑人连给白宫一个耳光
  - 节三 怀憾上九洞
  - 节四 平壤城头，曾流过中国士兵的血
- 第二十一章解放汉城
  - 节一 临津江岸“静悄悄”
  - 节二 九野山上徐鹏率领着光荣的团队
  - 节三 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
  - 节四 张峰的汇报
- 第二十二章横城大捷
  - 节一 离弦之箭
  - 节二 美军横尸在横城
  - 节三 午夜凯歌
- 第二十三章磐石颂
  - 节一 地下长城·上浦坊的枪声
  - 节二 阵中日记
  - 节三 坑道战从这里开始
  - 节四 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侦察的英雄团长
  - 节五 无名高地的著名英雄·无名高地有了名
  - 节六 蒙难与脱险

后记 节七 《立功》报上的重要新闻